武俠世界

奇堡風雲（新派俠情倫理哀艷故事）　東方瑜·著

無怨不成夫婦，無仇不成父子，這一雙武功高絕的異人夫婦，因爲互不相讓各持已見，而至成仇結怨。使雙方門下見面時尷尬非常，後來男的門下爲女的所擒，使到男的不惜一切委曲求全以救門下，而弄出一段江湖血淚史。令到雙方含恨終生……



第２７年



編者話 今期選刋一部俠情倫理哀艷故事：「奇堡風雲」。由東方瑜執筆，內容講述一雙武功高絕的異人夫婦，爲了一點事故，互不相讓，各持己見，因而成仇結怨，各走極端，使到雙方門下見面時尷尬非常，後來男的門下爲女的所擒，男的不顧一切委曲求存拯救門下，弄出一段江湖血淚史……過程哀艷感人，最後終於令到雙方含恨終生，詳情請閱今期本刋第3頁。

*　*　*

黃鷹自從結束「雲飛揚外傳」後，已有數期作品睽別讀者，由今期起，他特別爲各位撰寫一部詭異奇情中篇「幻魔」刋出，是篇題材不但奇詭秘奥，陰森可怖，而且對幻想奇情的構思也有獨到之處，愛好他作品的讀者們幸勿錯過今期本刋的刋出。

*　*　*

下期山貓王森傳奇故事「半張鈔票」，是敘述王森在火車上遇到一宗偷竊案，因而使他更番遇險，心寒胆顫。後來終於知道此宗竊案是由半張鈔票而引起的，到底這半張鈔票有何秘密？包含着一些什麼奇事？請看下期本刋便知分曉。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5期
（總號134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奇堡風雲

新派脫俗湖海恩仇錄

馬行空·文
可　飛·圖

神秘莫測的奇堡

這個地方有人叫它「奇堡」，亦有人叫它「棋堡」。

之所以叫作「奇堡」，是因爲它的確太神奇了。

「奇堡」堡後三面環山，山高聳入雲，萬丈峭壁，不要說人，就連靈捷過人的猿猴，也無法從這裏出入。

「奇堡」的通路，就只有堡前的一片樹林，樹林並不很闊，過了樹林，一條小河橫列在前。可以講，如果你要入「奇堡」的話，一定要渡過小河，穿過樹林。

但小河並算不上什麼天險，因爲它實在小得可憐，只有數丈寬闊，連二、三流的武林人士也不把它放在眼裏。

隔河相看，你根本不覺得有什麼奇妙，但一旦過了河之後，你便不知不覺地陷入一個玄幻的奇陣之中。

這地方之所以又叫「棋堡」，乃因爲那裏的玄幻奇陣就叫做「棋陣」。顧名思義，「棋陣」的佈局只不過與我們日常間下棋的棋盤一樣，看上去庸庸無奇，但一動車馬之後，其演變何止千變萬化。

「棋堡」的主人當然就叫「棋王」。

「棋王」與「棋堡」一樣，三年前根本沒有人知曉，但三年後今天，「棋堡」就成爲一個可怕的地方，「棋王」也成爲一個神秘莫測的人物。

×　　×　　×

三年前，「棋堡」才向江湖上宣佈，有一個這樣的地方，但最吸引人的是「棋堡」同時公開道，堡內有一個「棋陣」，誰人能破的話，獎以萬金！

一萬両黃金，這的確是一個不小的數目。

有許多人，自祖父起，一直到自己的孫，也賺不到這個數目。

於是，不少人爲了這一萬両黃金，來到了棋堡，可是他們渡過了小河進入樹林之後，便如泥牛入海，不見回頭。

亦有一些自命不凡的世家子弟，他們並不稀罕這一萬両黃金，但是，他們以爲自己棋琴書畫，樣樣精通，刀槍劍戟，萬般皆能，區區一個「棋陣」，又怎能難倒他們呢？誰知他們一去亦如黃鶴，不知所踪。

也有一些人，他們一不是爲錢，二不是自命不凡，但却是犯了一般人極易犯的毛病，他們只是好奇，於是亦想來見識見識。不過，他們最後的結果，也和上面兩種人一樣，莫明其妙地失踪了。

這樣一來，「棋堡」不奇就怪了。

失踪的人，有的是名門大派的弟子，有些是雄霸一方的世家後輩，即使是一般的武林中人，亦會有他們的親友，朋友。

從「棋堡」面世第三年開始，來這裏企圖破陣的人就越來越少。相反，來這裏找失了踪的弟子、親友的人就越來越多。

但無論是來破陣也好，來找人也好，必定要渡過那條小河。小河一點玄妙也沒有。但他們一過了小河之後，就像掉到無底深潭一般，再也不見他們在江湖上出現了。

到了「風塵三友」在「棋堡」中失踪之後，「棋堡」開始震驚整個武林了。

「風塵三友」是當今武林後起一輩出類拔萃中人的表表者。

老大「無影劍」呂泉，武當俗家弟子，不但快劍無影，而且八卦兩儀萬變陣勢，亦無不精通。

老二「無風鐵拳」何猛，少林長老「無風大師」關門子弟，一身武學盡得師承之八九，一雙鐵拳揮舞起來無風無勢，但碎鐵破石在眨眼之間。

老三「無力腿」南宮病。南宮世家少主人，南宮病人如其名，看上去有如病壞書生，其絕招亦不是威懾武林的南宮劍法，只是一套不知從何處學回來的「無力腿」。「無力腿」看似無力，但兇猛無比的「華北三狼」以三敵一，卒之一一死在「無力腿」之下。

「風塵三友」走在一起，連黑道上的

魔頭也忌其三分。這幾年來他們闖燕山除八怪，入巢湖逮五妖，又破幽靈堡，消滅幽靈教，在江湖上名聲大噪。

偏偏今天却糟在「棋堡」之中。

他們是受師門所託，到「棋堡」來查探失踪了的師門弟子，但失踪的人未找到，他們自己也失踪了。

「風塵三友」的失踪，開始驚動到老一輩的武林名宿。「無影劍」呂泉的師傅武當護法「駱駝道人」，少林「無風大師」以及南宮掌門人南宮驥，一齊來到了「棋堡」。

於是，不少在「棋堡」失踪了的人的親友也聞聲趕來。

因爲人失踪了，雖未知生死，但一去不回頭，恐怕也凶多吉少，現在有這些武林前輩出頭，他們又怎麼樣不想隨去看個究竟呢？

他們起初也如失踪了的親友一樣，對「棋堡」只存在一份誘惑，好奇。但現在却漸漸感到這裏的可怖，繼而就是感到可恨。

「駱駝道人」等的出頭，足可以除去他們心中的恐懼，因此，這消息一傳出去，他們都爭先恐後地來到「棋堡」小河對岸。

頓時間，這本來清閒幽靜的地方變得熱鬧起來，浩浩蕩蕩的武林大軍還是小心翼翼地渡過了小河。

誰也料不到，連身經百戰的老江湖「駱駝道人」、「無風大師」、南宮掌門也沒一個能够安恙回來。

就此一役以後，「棋堡」就變成了聞

之生畏的「奇堡」了。

「奇堡」有什麼秘密，沒有人知曉。

「棋王」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人物，更沒有人知道。

× × ×

飧夜，風雲高湧，蔽月掩星，一片漆黑。

但少林達摩院內却燈火通明。

圍着少林方丈「無雲大師」坐着的八九名少林長老，正在商量着大事。

當今武林的大事，莫過於「棋堡」，看他們個個面色沉重，少林寺已經好幾十年沒有這樣隆重其事了。

「無風大師」在「棋堡」失踪，使少林這武林北斗也感到極之棘手。

「無風大師」的武功及江湖閱歷，與方丈「無雲大師」不相伯仲，如今竟然失踪，而且是不知所措的失手。

「阿彌陀佛。」良久，「無風大師」才一聲佛號打破沉默。「『無風』師弟今次出事，看來『棋堡』的出現並不是那麼簡單的。」

達摩院主持道：「我亦有同感，『棋堡』的確有其陰謀。」

少林方丈道：「這是一種企圖雄霸武林的新手法，『棋王』這個人可算得老謀深算，陰險過人的人。」

羅漢堂主持道：「歷來越陰險毒辣的人，就越隱蔽得深，但這次敵人却擺明車馬，但我們却無法知道它一鱗半爪。」

少林方丈想了想道：「近十年來，黑道上有那一個魔頭是突然消聲匿跡的？」

大家又沉思了好久，沒有人知道。

最後還是藏書閣主持道：「實在無法知道『棋王』是一個怎麼樣的人物。」

達摩院主持又道：「『棋王』可算得一個神秘又高深莫測的人物。『無風』師弟失踪之後，我曾到『棋堡』小河對岸觀察了三天三夜，依然看不出個端倪。」

「無雲大師」嘆了口氣道：「看來，本座要去找一個人來……」

藏書閣主持道：「莫非是費東南？」

「無雲大師」默默地點了點頭。

璇璣宮宮主

費東南，璇璣宮宮主。

璇璣宮亦是江湖上一個神秘的地方，只不過它絕少與江湖中人來往，所作所為亦屬於名門正派，所以江湖中人對璇璣宮只存着一份敬畏，但絲毫不感到它可怕。

璇璣宮是幻變機關，奇形怪陣的鼻祖，要破「棋陣」，看來非請璇璣宮出馬不可。

× × ×

「無雲大師」來到璇璣山下時，突然感到不妥。

山林之間，鴉雀無聲。

「阿彌陀佛。」隨同「無雲大師」一起上山的達摩院主持「無雨大師」禁不住道：「記得五年前師弟來過這裏，那時滿山走獸，滿林飛鳥。」

「無雲大師」道：「但現在連隻癩蛤蟆也不見到一個，奇了。」

「無雨大師」道：「璇璣宮以未卜先知著稱，難道今回費東南無意見掌門師兄你？」

無雲道：「師弟錯了！」接着不禁眉一皺。

無雨道：「除非璇璣宮亦有重大事情發生。」

無雲合掌道：「阿彌陀佛，希望不是，不過，師弟可見那守山大蟒？」

無雨隨即望去，一條二、三丈長的大蟒已僵硬倒掛在一棵大樹枝上。

無雲又道：「師弟此番千萬要小心為重啊！」

無雨尚未答「知道」二字，西南遠處已揚起一片黑烟，黑烟滾滾向他們飛來。

好快的滾滾黑烟，無雲、無雨才分辨清楚黑烟中挾着馬蹄之聲時，一道寒光劃破了黑烟，直向「無雲大師」頭上。

「無雲大師」急忙一閃，避過寒光。

這一次他們看清楚了，黑烟中，黑馬、黑衣、黑布蒙面。

黑衣人很快就調過馬頭來。

這次他們更加看清楚了，黑騎士的來勢並不是直綫衝過來，而是「之」字形衝過來，不要看東飄西動，比起一般直衝過來可還快得多，黑烟中寒光又起。

突然間，東面不知什麼時候又冒起一團白烟、白馬、白衣人、白布蒙面。

白烟比黑烟還要快，「無雨大師」剛閃過黑烟中的寒光，白烟中的金光已到。

無雨一聲「來得好！」這次他不閃避了，一掌迎去。

無雨一生最恨那些殺手，為了錢，任何傷天害理的事都幹得出的殺手，他這一掌已動了殺機，非同小可的一掌，足可以劈山碎石。

但是他這一掌却打空了，白騎亦如黑騎一般，一個「之」字形飄過了。

無雨不禁叫了一聲道：「好詭秘的身法！」

黑騎、白騎這次沒有再轉回來了。

無雨望着他們遠去，「哼」了一聲，「憑他們這樣的身手，可殺得了我們？」

無雲道：「師弟千萬不可大意，恐怕對方並不止這麼一點技倆。」

黑烟、白烟遠去，這裏又恢復平靜，但當他們回過頭來的時候，禁不住吃了一驚。

記得黑、白二騎尚未出現的時候，他們面前只有一條上山的通道，但現在出現眼前的通道却有五條之多，每一條路都一模一樣，而且居然每一條都有一條死去的大蟒掛在樹上。

「無雨大師」眉頭一皺道：「『璇璣宮』歷代宮主都有與少林交往，真不明白費東南為何要這樣對付我們？」

「無雲大師」想了很久，才道：「這一點連本座也想不涌。」

又道：「看來，只有見到費東南之後才可分曉。」

無雨道：「眼前這個陣勢雖然玄妙，但却難不倒我們的！」

又道：「五條道之中，只有左面第一條才是真的。」

無雲點頭道：「師弟說得不錯。」

兩位大師尚未起步，左面第一條路上「轟隆」一聲響，一黃一青兩輛方形車子順着山勢滾了下來，來勢比黑白二騎還要兇猛。

無雨道：「這種車子好像是戰國時代的戰車，現在距那時已千多年了。千多年前的戰車現在居然會出現，眞是百思不得其解。」

無雲道：「師弟這次錯了。」

無雨道：「掌門師兄是說戰國時代的戰車是用馬來拉動，而眼前的戰車却無任何畜牲拉動？」

無雲道：「不單如此，看來戰車裏面的人，是一個暗器高手。」

無雨道：「唔，說得不錯，戰車的每一面，恐怕至少隱藏着十幾種暗器。」

又道：「『璇璣宮』的確名不虛傳，車子沒有馬匹拉動，竟然能滾得動，而且動得不慢。」

「無雲大師」正想講些什麼，但戰車已經不容他再說下去，只見黃車在前，青車在後，已來到面前，兩位大師不敢怠慢，全神貫注迎敵。

戰車突然加速，青色戰車甚至凌空飛起。

方形箱子一般的戰車上這時候已多了一個人，人亦照例未說半句就施殺手，兩柄紅纓槍如毒蛇般竄出。

兩位大師不知對方實力，不敢硬接，當下左右一閃，避過鋒芒。

紅纓槍一刺不中，又閃電般收回來，當第二度寒光亮起的時候，紅纓槍已變成兩柄大關刀，關刀如風捲落葉，橫掃兩位大師腰間。

無雲、無雨兩位大師早已騰身飛起。

但空中突然飛來不知多少蚱蜢。

這當然不是真的蚱蜢，倒是從戰車中打出來的暗器多如蚱蜢。

好在兩位大師早有防備，這些蚱蜢再多，也傷不了少林高僧。只見僧袍飛舞，「蚱蜢」紛紛落地。

戰車上的青衣人、黃衣人見三擊不中，趁着無雲、無雨打落暗器之際，一聲不响地走了。

但青衣人、黃衣人想不到，無雲大師、無雨大師也想不到，這裏除了他們四個人之外，還有一個人。

說得清楚些，還有一個和尚。

這和尚並不是別人，正是失踪了多時的「無風大師」。

「無風大雨」擋住了戰車的去路，大喝道：「那裏逃！」

喝聲落，雙拳起，任你戰車是堅木，精鐵而造，也無法抵擋他這一下「無風神拳」。

「嘩啦」一聲，戰車應聲而碎。

無雨大聲喝道：「好！」但隨即他又皺起眉頭來。

他之所以會皺眉頭，是因為戰車碎了，居然還會動，它好像根本不理會無風那凌厲的一拳。

事實上戰車碎了，亦沒有碎了，戰車中有戰車，外面的戰車碎了，裏面的戰車却沒有碎。轉眼間兩輛戰車消失了。

× × ×

「參見掌門。」無風合掌道。

無雲沒有作聲，這刹那間的變化，連這位得道高僧也如丈二老剛——摸不着頭腦。

黑白二騎，青黃二車，還有眼前的「無風大師」。

他總覺得在這裏見到「無風大師」有些不妥，雖然他來璇璣宮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揭開「棋堡」之謎，找回無風。

現在「無風大師」突然無恙地站在眼前，他本來應該很高興，但「無風大師」沒有理由在這時候出現，於是不解就自然代替了高興。

他望了望無雨。

無雨亦是一片疑惑的表情。

無風似乎看出他們的心事道：「掌門師兄莫非不相信在下就是無風。」

無雲緩緩地搖了搖頭，無風與他在一起最少已經有五十年，他對無風太熟悉了，即使天下間的易容術有多高深，亦不能夠證明眼前這個「無風大師」是經過易容的。

無風又道：「掌門師兄看來是不解在下為何會此時此地出現？」

無雨終於開口：「無風師兄……」但他又不知如何說下去好。

無風又道：「當天羣雄闖『棋堡』能夠回來的，的確只有在下一個。」

無雲大師越來越覺得不妥，但又說不出怎樣不妥。

無風接着緩緩道：「在下無恥，無法闖過奇陣……」

「無雲大師」沒有聽他講完，一聲「快避」打斷了無風的話。

無雲、無雨雙雙齊飛，「轟隆」一聲巨响，好厲害的炸藥，在無雲方才站處炸開來。

濃烟中，「無雲大師」一聲慘叫。

無雨急忙看去，只見無雲手捂胸口，步已踉蹌，一口鮮血噴了出來，「無風……你……你……這……叛徒。」

「無雲大師」覺得不妥，不妥不是來自不知誰發出的炸藥暗器，而是無風的眸子，他突然感到，無風的眸子怎麼好像變了，變成好像黑白二騎，青黃二車的眸子那樣。

「可惜你發現得太遲了。」無風冷冷地道。

無雲大師的發現得太遲了，若不然就不會被無風打中一掌。

無雨憤然道：「無風！你好狠毒！」

無風在冷笑。

無雲强作精神，問道：「黑白二騎、青黃二車是你一手安排好的？」

無風不答。

無雲又道：「說！他們是什麼邪教中人？」

無風終於開口：「你這個問題簡直多餘，這裏是什麼地方？」

無雨幾乎驚呼出來：「是璇璣宮中的人？」

無風道：「正是！」

無雨道：「我們一早就應該想到，像『棋堡』這樣的奇關怪陣，除了璇璣宮中人，又有誰能造得出來呢？」

無風哈哈大笑：「對！對極了！對極了！」

無雨怒極了，大喝：「叛賊看掌！」

無風突然變了，變得軟弱無能，連避也不會避，無雨正暗暗吃驚：莫非這叛賊煉成了什麼厲害的武功？

這一次又令他出乎意料之外，無風毫不招架之下被他一掌打個正着，當堂飛出數丈，接着象枯木一樣跌下來，死了。

那一邊無雲再一次大叫：「快閃！」打破了無雨的沉思。無雨急忙中一個翻身，躍出數丈之外。

但聽「轟隆」聲再响，無雲大師被濃烟淹沒。

他身受重傷，沒法逃過再次打過來的炸藥，血肉之軀頓時變成血肉模糊。

「掌門師兄！」無雨大叫。

但無雲已經死了。

無名小子

無名小子實際上有名，他叫方方。

方方只知道他叫方方，而不知道他到底姓什麼，或許他就是姓方。

他自小就沒有爹娘，是他師父在路邊把他檢回來，撫養成人的。

「有事莫問」無名氏就是他的師父。既然自稱爲「有事莫問」的人，自然不用說他準是一個怪人。

但方方一點也不覺得師父就是一個怪人，反而覺得他十分可敬、可愛。

他心目中的師父無所不知，無所不曉。詩詞歌賦，琴棋書畫，沒有一樣不能的，至於武學方面，方方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別看他六、七旬的年紀，上樹如猿猴，下水似游魚，一手「無名劍法」可斷大樹，可追飛鳥，可挑蠶絲，亦可驅虎豹。

但是他有一個怪脾氣，就是有事莫問，百問不知。但方方並不覺得怪，因爲他想知道的，不用問師傅亦會教他，告訴他，假如不告訴他的話，一定是事情他不應該去知道的，他也無謂去問啦。

× × ×

方方今天玩得很高興，無名山中的無名瀑布是他最愛去玩的地方。

晨早，他練完功，總愛來這裏洗個澡。瀑布的水清涼得很，洗一個澡，一身精神爽利。

今天的陽光很特別，方方揚起水花，在陽光影射之下，顯現七彩之光。方方起初無意中發現，覺得很美。於是禁不住又潑起水花來。

他還是一個小孩子，小孩子總愛玩，他潑起的水花越來越有技巧，起初只是一連串的小點，後來可以形成一道水弧，水弧在陽光下就像天上的彩虹。漸漸水弧又變成了水環，就像一個個七彩的光圈在空中飛舞。

玩得開心，禁不住詩興大發，於是運起金剛指功，在石壁上刻了首詩：

嵯峨高山徠翠影，
漪漣秀水晃金光，
粼粼一串彩虹環，
該隨飛瀑去何方？

方方正在得意。「好一句『該隨飛瀑去何方？』」師傅不知什麼時候站在他的背後。

方方嚇了一跳，但他始終沒有出聲，雖然他很想問：爲什麼四句詩中，師傅偏偏獨讚這最後的一句。但是他知道問是沒有用的。

他笑了笑，望着師傅。

師傅亦笑了笑，却雙手圈在背後，走了。方方隱若聽師傅在遠處的聲音：「天意，天意。」

× × ×

「該隨飛瀑去何方？」無名氏這一天不知多少次重復着這麼的一句。

方方第一次覺得他師傅是一個怪人。好幾次想開口問他，但終於是師傅首先問他。

無名氏道：「方方，你今年多大？」

方方答道：「十七歲了。」

無名氏又問：「你可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

方方又答：「無名山。」

「無名山的瀑布流到那裏去？」

「流到無名山之外去。」

「無名山之外又是怎麼樣的地方？」

「不知道。」

方方覺得師傅今天的問題實在太玄妙，但無名氏却不管他在想什麼，繼續問。

「無名山之外的地方好嗎？」

「不及無名山。」

「錯了。」

無名氏停了會兒又道：「『山外有山』你知道是怎麼意思？」

「一山還比一山高。」

無名氏點點頭：「這次對了。」又問道：「你可知道什麼山比無名山高？」

「不知道！」

「你該去知道了！」

「弟子不明白。」

無名氏道：「你來到這裏足足十五年了，十五年來，爲師能够教你的都全部教了你，在這裏，你能够見識到的都見識够了。」

方方實在不明白師傅的意思。

但無名氏却又道：「你是否很想問爲師？」

方方點點頭。

無名氏道：「問吧！今天你可隨便問，你有問我必答。」

方方今天不但覺得師父很怪，也覺得自己很怪，不知道爲什麼，他突然之間的確有很多東西想問。

於是他毫不客氣地問道：「莫非師傅想徒兒下山？」

無名氏答：「不錯！」又反問道：「你不想？」

「想，也不想。」

「說老實話，我也捨不得你離開，但是……爲師老了，但你還年輕，你正需要知道更多的東西，學更多的東西，去闖你自己的世界。」

「徒兒知道。」

無名氏又道：「你說得好，『該隨飛瀑去何方？』你的確要像流水一樣，去尋找你的天地。」

方方連忙說：「徒兒的詩，並不是這個意思。」

無名氏道：「萬物是心靈之本，世上先有萬物，始有心靈，飛瀑雖是死物，但可構思，你又何必自責。」又輕嘆道：「大概此乃天意，你已有闖出去之心，不過你自己可能還未知道罷了。」

「師傅！」方方一時之間感到滿眶熱

淚。

「傻瓜！爲師又不是叫你一去不返，下山去只會對你更好，你又何必猶疑不前呢？」

× × ×

所謂天下無不散之宴席，方方終於遵從師傅的訓導，離開了無名山獨自闖天下去了。

遼濶中原，萬種景色，人間冷暖，千般感受。而一恩一仇，盡在天地之間。

半年來，他曾經手刄太行八虎，因爲太行八虎正在打家刦舍，已經殺去了杜家莊八十一條人命。

他亦曾連夜走了三百里，請來太原府的名醫，救了一個病得半死的山區小童。

他有一次隻身在首陽山闖了三天三夜，終於力斃那頭危害百姓猛虎。

但是，今天，却是他下山以來最令他尷尬的一天。他遇上了一個如花似玉的少女。

他見到那如花似玉的少女時，少女正被三名拿刀的大漢圍攻。

三名大漢雖然兇悍，但不是少女的對手，少女手中的劍似游龍，在三名大漢當中穿來穿去，五十招過後，三名大漢已被劍勢迫得手忙脚亂。

但後來又有兩名道人加入戰場之後，情況就大大改觀了，兩名道人的武功，都比大漢高出好多。

少女開始處於下風，好幾次差點被道人狠毒的劍刺中。

方方就在這個時候出手，他只三招就迫退了五個惡人。

於是，其中一個惡道就高聲喝問：「那裏來的臭小子？」

方方答：「無名山無名小子。」

惡道一怔道：「你爲何多管閑事？」

方方反問道：「五個男子漢欺負一個弱質少女，這還算閑事？」

惡道說：「我鷹道人，鶴道人要做的事，在這裏恐怕亦難找到敢理的人。」

方方道：「至少還有我敢理。」

鷹道人、鶴道人與那胡氏三兄弟都是黑道人响噹噹的人物，如今竟然有一個自稱無名小子的人敢頂撞他，當下氣得面色大變，掄劍就殺過來，他們實在咽不下這口氣。

鷹、鶴二惡道的劍劃破長空，胡氏三兄弟的刀却橫掃遍地。

方方「哼」了一聲，躍起數尺，避過三刀，迎向空中兩劍。

「鏗」的一聲，三劍在空交擊在一起，激起火花無數。

鷹、鶴二道一聲「好」，二劍化作六劍。

但方方却一劍化爲七劍。擋住了六劍，第七劍一沉，反腕刺向胡氏三兄弟。

胡大應聲倒地，一手捂肩膀，面色大變。

鷹鶴二道的面色變得更難看了，兩招才過，五人聯手，竟然就有一個受傷，若不是方方手下留情，胡大早已喪命了。

胡二、胡三見兄長受傷，大怒，竟不知厲害，掄起大刀，又殺過來。

方方橫劍擋刀，胡二飛腿踢人。

但他的腿還未起，整個人已被人踢起，像皮球一樣連滾十幾尺。

鷹鶴二道這時出手了，他們看得很準，方方的劍正纏着胡三的刀，方方的腿正踢起，他們二劍就如毒蛇一般竄出來，一劍取目，一劍刺咽喉。

連在一旁還喘着氣的少女也驚叫起來了。

但方方早就料到有此，身形一挫，翻滾在地。

鷹鶴二道劍勢不減，如猛鷹撲兔，再刺向方方。

豈料方方有如神龍冲天，惡道的劍未到，他人已在半空，在半空出招。

兩惡道心中大叫不妙，已經遲了，鷹道人挨了一掌，踉蹌退走了十幾步才能住脚，鶴道人更慘，後心被人的劍抵着，動也不敢動。

五個人只有胡三還敢出聲，因爲他是唯一未受傷又是最怕死的，他竟忙棄刀道：「不打了！不打了！大俠武功高强。我們不是對手。」

方方又指着少女道：「好！不打了，我現在來問你，你們爲什麼要追殺她？」

胡三道：「是因爲……因爲她打傷我一個師弟。」

方方又問：「無端端打起來？」

胡三道：「因爲……因爲……」這一次他說不出所以然，還是鷹道人够滑頭，連忙接着說：「是她偷了人家的東西。」

偷了別人的東西，連三歲的小孩子也知道不對，方方當場呆了呆。但馬上就清醒過來，因爲有人突然出手。

方方的劍一翻，架着刺過來的一劍。出劍的是那位少女，但她不是刺向方方，而是刺向鷹道人，方方不喜歡無端端殺人，所以他便出手架着了來劍。

「你……唉！」少女的劍被架着，氣得說不出聲來。

「姑娘偷了人家的東西，還要傷人，這可是你不對了。」方方正經道。

少女怒道：「你這笨蛋！我……」

她再「我」不下去了，因爲五個惡人已逃去無踪，她賭氣把劍一摔，坐到地上來。

這下子可叫方方發呆了。當他知道事情的眞相是這幾個劣徒見色起淫心，並不是少女偷了別人的東西的時候，又如何令他不尷尬呢？

方方解嘲道：「姑娘天姿國色，也難怪那幾個淫賊起淫心了。」

少女面色一紅，跟着把手一揚，「啪」的一聲，方方竟然不識避閃，一個巴掌打個正正的。

連少女都感到意外，嗔聲道：「你爲什麼不閃？」

「既然是笨蛋就該挨打，」方方道：「既然該打，又何必閃避呢？」

少女偷偷望了他一眼，唉，這個呆頭呆腦的傢伙就叫人又好氣又好笑。

少女又道：「喂！笨蛋，你叫什麼名字啊？」

「無名小子。」

「難道你眞的無名無姓？」

「我眞的不知姓什麼，只知道我叫方方。」

少女的面色更紅了，因爲她的名字叫做圓圓。

這回到方方問了：「圓圓姑娘，爲何你一個女孩子家，到處亂跑，不怕遇着壞人嗎？」

圓圓的面不紅了，但眼睛却紅起來。

圓圓複姓南宮，正是「無力腿」南宮病之小妹。如今她父兄在「棋堡」失了踪，生死未卜，她乂怎能安坐家中呢。

方方聽罷，也爲圓圓感到十分不安。他問：「南宮姑娘，可否告知『棋堡』在那裏呢？」

圓圓望了他一眼：「方公子武功超羣，但『棋堡』却詭秘玄奇，連『無風大師』、『駱駝道人』及家父都有入無出，恐怕那裏並非單憑武功可以解決得來的。」

方方點頭道：「南宮姑娘說得對，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棋堡』的秘密，難道天下無人知道？」

圓圓道：「小妹只是知道，進了『棋堡』的人，沒有一個能够離開那裏，看來要知道其中的秘密，非要到一個地方去不可。」

方方問：「璇璣宮？」

圓圓道：「正是。」

費甜甜

費甜甜是璇璣宮宮主費東南唯一的女兒，她與南宮圓圓一樣，生得嬌俏動人，一顰一笑之間，足可以令天下間英雄好漢動心。

但當方方、圓圓見到她的時候，她却是一身孝服，滿面憂淒，兩目淚瑩瑩。

她並不是出來接見方方及圓圓，她並沒有發現他們，她接見的是怒氣冲天的和尚，這個和尚當然就是「無雨大師」。

別人在吵架，方方他們也不便現身，況且他們吵的架，令人聽起來既不可思議，乂聞之驚心，而且乂是他們正想知道的事。

「無雨大師」怒道：「費東南死了嗎？他怎麼不出來見我。」

甜甜道：「大師是出家人，怎麼說話無半點慈悲？」

無雨道：「慈悲？我掌門師兄死在你們璇璣宮山下，你作何解釋？」

甜甜一驚，問道：「『無雲大師』死了？」

無雨道：「假如你不知道這件事的話，叫費東南出來好好說清楚。」

甜甜道：「這件事恐怕連家父亦難以解釋。」

無雨更怒，問：「爲什麼？」

甜甜長嘆一聲，兩眶淚滴，道：「大師難道不見小女子身披大孝嗎？」

無雨一怔，忙問道：「費東南眞的死了？」

甜甜淒淒道：「家父三天前死去。」

無雨哼了一聲：「死了，早不死，遲不死，偏偏這個時候死了？」

甜甜可火了，怒道：「枉你爲少林高僧，如此刻薄之說話也能說出口。」

無雨亦知自己說得太過份，他自做了和尚以來，從沒有今天這樣大火氣，這一下子被甜甜駁得啞口無言。

在暗處的方方悄悄對圓圓道：「這個和尚可眞不講理。」

圓圓却說：「他是少林高僧，他如此憤怒，一定有他的原因。」

方方道：「既然是高僧，就更不該對一個女孩子發這麼大的脾氣。」

圓圓道：「我看你有些偏心才眞。」

方方還想說什麼，只聽到無雨大師乂說道：「好！暫且不提你的家事，我就先問清楚，你們爲何在璇璣山下設陣伏擊我們？」

甜甜疑惑地反問道：「眞的有這麼一回事嗎？我的確不知道啊！」

無雨道：「難道我說假話？」

甜甜道：「大師錯了，璇璣宮的規矩是大喪期間完全撤除宮外的一切機關陣勢，就算宮內，除了密室及靈堂之外，也沒有任何機關，這樣做是保持這裏的一切自然，以對死去的人表示尊敬。大師說我們設有暗殺，眞令小女子不解。」

無雨大師乂沉不住氣了，厲聲道：「施主可會狡辯，我問你，少林叛賊『無風』一事乂如何解釋。」

甜甜一怔，道：「『無風大師』？」

無雨咬牙道：「『無風』那叛賊在璇璣山下暗殺了掌門師兄，這件事顯然是與你們有預謀！」

甜甜呆了一呆，道：「貴派『無風大師』從來沒有上過璇璣宮，乂何來預謀之事呢？」

南宮圓圓聽到提起「無風大師」，幾乎想衝出去，「無風大師」就是與他父親南宮驥一起在「棋堡」中失踪的，如今「無雨大師」說「無風」是叛賊，他父親豈不是中了別人的圈套嗎？

但方方一把拉住了她，道：「現在還不是現身的時候。」

圓圓狠狠地望了望他，咬牙說道：「你……」

方方道：「不要吵，一吵什麼也聽不到，你冷靜些好不好！」

圓圓只好靜一些了。

「無雨大師」這時乂道：「哼，想不到你小小年紀，倒會裝傻。」

甜甜道：「大師之言，小女子實在不明白。」

無雨道：「連無風那賊也承認，策劃暗殺掌門師兄的是你們璇璣宮作的。」

甜甜說道：「那麼『無風大師』又何在？」

無雨道：「死了。」

甜甜冷笑道：「一面之詞，乂怎能當作事實？」

接着乂說道：「我只知道『無風大師』與南宮掌門，以及武當『駱駝道人』目前在『棋堡』失踪了，怎會出現在我們這裏，大師所言，豈不是神話般？」

無雨被她氣得面色大變，道：「『棋堡』的出現，起初我還以爲邪魔是甚麼惡道搞的鬼，到現在我才明白，哼！」

甜甜打斷了無雨的話：「大師是指，『棋堡』是璇璣宮一手製造的？」

無雨得勢不饒人，說道：「除了你們璇璣宮，江湖上還有這樣的邪門左道來的麼？」

甜甜說道：「大師不可忘記，璇璣宮歷代以來，從來沒有站在邪派魔教的一邊的。」

無雨道：「在沒有來璇璣宮之前，老衲也不相信璇璣宮會做出這樣的事情來，但『棋堡』的出現，無風、駱駝道人、南宮掌門的失踪，璇璣宮前佈陣暗殺了掌門師兄，還有無風叛賊親口承認，這怎樣解釋？」

甜甜無話可話，她的確無法解釋。

無雨繼續道：「費東南早不死，遲不死，偏偏這個時候死。」

他乂重復了這一句曾經說過的話。

甜甜可忍不住了，大聲道：「你不可污衊家父！」

無雨不理她，乂說：「哼！費東南其實沒有死，他製造了『棋堡』乂勾結叛賊無風，殺害了駱駝道人、南宮掌門。」

圓圓聽到了這裏，再也忍不住了，她懷着滿腔的怒火，跳了出來。

圓圓一上來，就大聲道：「前輩何必再與這妖女費唇舌，假如她再不放出失踪的武林朋友，先殺了她，再毀了這個魔巢，看費東南那個老賊出不出來。」

「無雨大師」合掌一聲佛號：「阿彌陀佛，老衲今天眞的要動殺戒了。」

甜甜見突然出現的南宮圓圓，不分青紅皂白，一上來就喊打喊殺，不由得也火了：「未請教這位姑娘，璇璣宮不是來撒野的地方。」

圓圓劍出鞘，高呼：「我南宮圓圓，今天特來爲父兄報仇。」

劍隨聲而閃動，聲使劍更威壯。如流星直刺費甜甜。

「鏗！」的一聲，圓圓的劍刺不到費甜甜，却刺中了兩把劍的交叉點。

一直站在甜甜身後的紅衣、綠衣兩位丫環，雖然自始至今都沒有出過一句聲。但是圓圓亮起劍的時候，她們亦跟着亮起劍。

甜甜長嘆一聲，道：「大師，南宮姑娘，假如你眞的不相信本姑娘所說的，我也沒有什麼辦法了。」

無雨大師冷冷地道：「好！就讓老衲來見識見識璇璣宮的厲害。老衲先讓你三招。」

甜甜苦笑道：「我根本不想與老前輩你交手，叫我如何先攻你三招呢？」

無雨聽了很不是味道。面前是個十多歲的少女，總不能讓自己先出手，而且乂講明先讓三招，如今人家不出手，眞叫他不知如何是好？

圓圓與青、紅二婢正打得難分難解，她想不到璇璣宮連丫環也有一身不俗的功夫，一時之間佔不到絲毫便宜。

那一邊，「無雨大師」遲遲不出手。

眞是急煞她也。

她靈機一動，邊戰邊叫：「前輩，把璇璣宮毀了，還怕那妖女不出手。」

這一招可絕極了，費甜甜眞的不得不出手。璇璣宮的機關玄奇，璇璣宮的劍法也玄奇。

甜甜的劍有如幻影，但看在方方的眼裏，不禁暗暗爲她嘆氣。

劍勢雖然變幻、飄忽、閃速，但劍中毫無殺氣。

沒有殺氣的劍招在舞台上表演還可稱一絕，但用來對付那江湖的老前輩就不行了。

無雨的掌却充滿殺氣，起初他還不大習慣甜甜飄忽的劍招，但二十招一過，他血肉之掌已頻頻穿過甜甜的劍網。

無雨的雙掌就像兩枝棍棒，「無雨大師」本來就是達摩院的主持。少林的「達摩棍法」本來就是鎮山絕招。

「無雨大師」雖然手中無棍，但心中有棍。現在他雖然只有雙掌，但打出的一招一式，却是棍法。

甜甜被他迫得連退好幾步。她銀牙一咬，劍招連變，這次有殺氣了，如飛鷹、如狂飈、如閃電。

這一次是「無雨大師」被她迫得連退好幾步。

但「無雨大師」沒有再退了，因爲甜甜的劍乂沒有了殺氣。

方方看在眼裏，他知道甜甜一定會敗落，她現在這樣的打法，不但不能逼退無雨，而且太消耗自己的體力。

甜甜果然又被迫得節節後退了。

無雨的「棍」却絲毫不饒人。

甜甜乂變，這次不是劍招變了，而是步法變。

眼看她被「無雨大師」迫得退無可退，但見她身形一閃，竟然從「棍」影中跳了出來。

但是她消耗的體力太多了，香汗滿佈額前，步法越來越不自如了。

方方不斷在想，他該不該出手呢？這個問題他問過自己好幾拾次，但依然找不出答案。

突然之間他見到甜甜全力攻出一招，跟着三、兩個閃身，繞到了一幅掛畫前。

掛畫是畫着「昭君出塞」，好不淒涼，但方方沒有心情去欣賞這幅掛畫，因爲他的心就在這個時候突然驚起來了。

甜甜右手持劍，左手已搭着掛畫，咀裏却不斷喘息。

甜甜像在做什麼，但乂猶豫不決。很快她就沒有機會再去做了，她一猶豫，無雨的「棍」就打中了她的腰間。

甜甜嬌呼一聲，跟蹌後退，無雨的第二「棍」乂到了，甜甜好容易才閃開，但却閃不了第四「棍」。

這一「棍」狠狠地打在她的腕上，手中的劍飛出。

方方再也不敢猶豫了，他終於現身，而且擋住了無雨的第五「棍」。

這個突然的變化使在場的人都呆住了，五個人十隻眼一齊望着他。

圓圓更是睜大雙目，怒道：「哼，我還以爲你是個好人，誰知你與那妖女是一夥的。」

方方連忙道：「大家先不要打……」

無雨大師却打斷了他的話，問圓圓：「他是什麼人？」

圓圓道：「他叫方方。」

「方方？」無雨怎也想不起江湖上有這麼一個小子，居然能擋得住他剛才淩厲的一「棍」。

無雨又問圓圓：「他是與你一起來的嗎？」

圓圓面一紅，道：「只不過是路上遇着的。」

方方說道：「前輩，我看事情有些曉

蹊。」

無雨道：「你可敢說『棋堡』的事，與璇璣宮無關？」

方方道：「我現在不敢。」又說：「可是前輩亦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璇璣宮製造出『棋堡』來。」

無雨道：「璇璣宮暗殺了掌門大師，這還不是證據？」

方方道：「璇璣宮若眞的要暗殺『無風大師』亦不會選擇璇璣宮前這地方。」

無雨一怔：「但無風親口講出這是璇璣宮一手安排的，這又何解釋？」

方方沒有正面回答無雨的問題，他道：「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恕晚輩斗胆問一句，無風大師何時剃度呢？」

無雨想了想，才答：「他自幼上少林，計有足足五十年有餘了。」

方方道：「古語云：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無雨大師』若是有心暗殺掌門人，他亦無須等到他在『棋堡』失踪了，又出現的時候，也無須與璇璣宮互相勾結了！」

無雨道：「這件事老衲在這之前，亦萬萬料不到，無風師兄平日正直、慈悲、得人敬重，唉，但知人口面不知心。」

方方道：「大師所言錯了，有語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無風大師』若有心背叛少林，他絕不會五十年無絲毫之蹟象。」

「無雨大師」眼前亮起不久前發生的慘劇，有人暗中發出炸藥，無風趁這個時候出手，掌門無雲大師受暗算重傷，跟着他自己擊斃了無風，他像無動於衷地挨了一掌而死的。

無風之死，整個情事最令人費解似乎是在這一點上，當時他怒不可當地出手，但無風却沒有閃避，任他一掌打死！

他問自己，假如無風是有心背叛少林，爲何在殺了掌門師兄之後就站在那裏等死呢？他十分了解無風的武功，即使他受了重傷，亦不致於連一招也招架不了，何況那時無風根本沒有受傷的跡象。

方方繼續道：「大師，恕晚輩言重，還有一點，就是難道大師看不出，費姑娘剛才與大師對招，她的劍法雖然玄妙，但根本沒有一招殺着，假如璇璣宮是要對付少林寺的，她會這樣做嗎？」

無雨聽了，面上不禁現出愧色。

方方又道：「如果晚輩沒有看錯的話，那幅掛畫之後，隱藏着一個極之厲害的機關。費姑娘剛才被大師逼得退無可退的時候，她本來可以打開這個機關，但她沒有這樣做，因爲她始終不忍心傷了大師，她寧願挨了大師一掌。」

「無雨大師」更加慚愧了。

但甜甜聽來却十分感動，又十分敬佩與驚訝這突然而來的青年人。

無雨閉目，苦思良久，方長嘆一聲：「阿彌陀佛！方施主你所言有理，但老衲尚有一個問題請教。」

他望了費甜甜一眼，才道：「費施主，令尊眞的是魂歸極樂？」

甜甜凄然輕嘆，道：「大師眞的不相信？」

無雨正想說什麼。

甜甜已雙手向上一揚，只聽見「咦」的一聲，他們身旁的一堵牆突然分開，緩緩向兩邊移去。

大牆後面，香火瀰漫，赫然是一處靈堂。

靈台上寫着：璇璣宮第二十三代宮主費東南之靈。

靈台之下，放着一副琉璃棺材，在場各人均清楚地看到，費東南已經眞的死去了。

無雨無話可說了。

南宮圓圓亦無話可說了。

一個死人，又怎會是兇手呢？

只是方方倒有一種感覺，這並不是一種好奇，而是一個正直，熱血的青年都該有的念頭，這個念頭就是，爲了江湖正義，爲鏟除邪魔鬼怪，自己應該盡其全力。

謎中謎

「無雨大師」走了，臨走時放下十粒「培元丹」給甜甜療傷，以表歉意。

南宮圓圓亦走了，她是不辭而別，誰也不清楚她什麼時候走的。

圓圓的走，方方很不是味道，雖然他連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有這樣的想法。她與他一起來，走時却一聲不說地去了。他又担心她孤孤單單一個人去闖「棋堡」。

但方方沒有走，這幾天來，「棋堡」的事像謎一樣，他總覺得「棋堡」的事情不是與璇璣宮毫無關係，而且大有瓜葛。但一時之間他又不知從何問起。

至於費甜甜，也不想他離去，千方百計把他留下來。

× × ×

璇璣宮可算得一片世外桃源，亭台樓閣，小橋流水，幽雅脫俗，宮中奇花異草，珍獸靈鳥，更是世上難求，難怪歷代璇璣宮中人，都不願過問江湖中的恩怨。

夜臨仙境，倍覺淸麗，方方却沒有這種閒情雅緻，他在這裏已經第三天了，但三天來除了第一天見過甜甜之外直到目前再沒有見過她了。

問起小紅、小青二位丫環，她們總是答：小姐傷勢未癒。但說到要去採望她的時候，丫環又笑着說：不必了，小總很快就會康復了。

突然遠處傳來陣陣琴聲，驅走方方胸中一片惆悵。

他禁不住走出住房，隨那優美的韻律緩緩走去。

他感到很驚訝，驚訝不單止是那琴音的美妙，而且是眼前的一片景色。

這裏原是一鏡平湖，日間他不知來過多少遍，但眼前的平湖，不但張燈結綵，而且不知什麼時候，湖心多了一座小樹。

琴聲就是來自小樹。

方方心中暗讚許，璇璣宮不愧是璇璣宮，雖然這一切都十分玄奇，但他知道沒有絲毫惡意。

琴聲一變，奏出一首「銀河水」。

銀河之水輕輕拍岸，激起水花微濺，如細雨烟烟，好不凄凄。

方方輕嘆，奏者在懷念不幸的親友，親人啊！你何處去，泣泣不斷，你又如何聲到呢？

突然旋律又轉。

狂風起，銀河浪，一去千里。銀河在憤怒，銀河在咆哮，銀河之浪，誰人能抵擋？

方方呼了一口氣，好一個巾幗英雄，爲死難的親友，爲武林的正義，不畏上刀山，下火海，好不悲壯。

旋律再變。

風平，浪靜，涓涓柔水，旖旎情懷。銀河閃閃，向你細訴，君豈知烟烟水花滔滔巨浪？

方方輕輕搖頭，兩個倩影，入他心扉，一個嬌蠻野性，活潑動人。一個溫柔沉着，聰明可愛。

難道自己已墜入情網？

琴聲突然終止，方方從沉思中驚醒。他臉一紅，笑了笑。當下身一躍，向湖中小樹飛身而去。

幾個飛躍，借湖中蓮荷之力，他已平平穩穩脚踏幽雅小樹。

小樹燈光華麗，却無一人，只有一桌書案，上面放有古瑟一面，一看就知非凡之品。

雖然無人在此，但是名瑟在前，方方不禁雅與大發，再輕撫弓弦，音律清妙無比。

方方坐下，仔細想了想，璇璣宮眞是太奇妙了，方才聽到的是琴聲，來自這小樹之中，但現在眼前，不見弄琴之人，只見古瑟一面。他很快就不去想了，璇璣宮的事，不是那麼容易看得透，他又何必浪費腦汁呢。

他撫瑟撥弦，奏出一首「戰沙場」。

千軍萬馬，沙場鏖戰，鳴鏑起，戰鼓搥，戰馬狂奔趕日月，壯士雄心鬥邪魔，風冽冽，塵滾滾，寶劍何在？不殺狂魔誓不回。

「好豪壯的一面。」嬌聲起處，但見一艘翠帘小舟，輕輕搖來。

小舟前，甜甜兩目汪汪，正望着他。

方方頓覺兩頰緋紅，連忙起身迎接：「費姑娘過獎，那裏及得姑娘那首『銀河水』。」

甜甜低眉一笑，過：「『不惜歌者苦，但悲知者稀』，想不到方公子是個知音人。」

方方實在不知再說什麼才好，直到甜甜上了小樹坐下，才開口道：「姑娘傷勢可已痊癒呢？」

甜甜答道：「公子有心，早已不碍事了。」

又道：「這幾天因大孝在身，招呼不到，望公子多多原諒。」

方方忙答：「那裏那裏。」

甜甜道：「方才小妹因爲被琴聲所引，禁不住冒昧而來，打破公子的雅緻，眞是罪過。」

方方道：「姑娘言重，在下未得許可，擅闖貴境，又忍不住亂彈一番，才是罪過呢？」

甜甜一笑道：「公子音韻之造詣，小妹實在佩服得很，可否再彈一曲？以飽小妹耳福。」

方方道：「在下班門弄斧，實在貽笑大方。不過姑娘如此賞識，在下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他既然實在不知說什麼好，就不如去彈琴了。

他這次彈了首「謎中謎」。

琴聲如千絲萬縷，不知從何而解，似入奇宮，似進幻景，撲朔迷離。不是仙山妙處，却是幽靈鬼殿。任他邪魔佈「棋陣」，我須携手點明燈，但却疑題處處是，尋頭抽緒有誰肯？

一曲旣終，甜甜笑道：「公子莫非有許多問題想問小妹？」

方方亦笑道：「姑娘果然亦是個知音人。」

甜甜說道：「這次難得公子相救，又令璇璣宮不蒙受不白之冤，小妹正不知如何報答公子之大恩，如今如果小妹有什麼地方可以助公子一臂之力的，小妹誓死不辭。」

方方道：「姑娘言重，在下只不過有一些疑問，但又不知好不好請教姑娘。」

甜甜道：「公子是想問，我爹是怎樣死的？」

方方心中暗想，這位姑娘可算得聰明絕了。當下亦點了點頭。

甜甜幽幽道：「我知道公子遲早會這樣問我，這的確是一個難題。」

方方道：「難道姑娘亦不清楚？」

甜甜反問道：「南宮姑娘可是公子的朋友？」

方方點點頭。

甜甜又道：「公子與南宮姑娘相伴到此，我想，你們應該相識不少時日了。」

方方不解，却道：「姑娘錯了，我們相識不過五天。」

甜甜「哦」了一聲，面却紅了，她道：「公子不知，璇璣宮有一條規矩，就是掌門人的死因不能夠對外人洩漏。所以，假如公子一定要知道的話，除非……」

她現在不但面在紅，而且熱得很，令到她不知如何說下去好。

還是在旁的小紅帮了她一把，她道：「小姐的意思是，除非公子成爲璇璣宮主人。」

方方這回却很自然地說：「姑娘聰明美麗，在下實在受寵若驚，但現在江湖上正面臨大風暴之前夕，又豈是談論兒女私情的時候呢。姑娘不妨細想，如果我沒有估錯的話，令尊的死，極可能與『棋堡』有關連。」

甜甜這時亦恢復自然，她點頭道：「公子言之有理，我亦考慮過很多次，璇璣宮這條規矩，原來是不想江湖人介入，亦不想介入江湖而訂的，如今看來，假如我再不說出家父的死因，恐怕不但不利於江湖，亦不利於璇璣宮。」

又道：「不過，自從那天得公子出手相救之後，小妹對公子實在極之傾慕，或者今日之言實在太冒昧了，望公子千萬不要放在心裏。」

方方想不到方才如此嬌羞的女孩子，如今竟然一派正經不諱，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方方又怎能不感動呢？

他的手已經不知不覺緊握着甜甜的手，他感覺到他的心在跳，亦感覺到甜甜的手很熱。

可眞是：此時無聲勝有聲。

直到小紅、小青「噗哧」一聲笑，才急忙放開甜甜的手。

過了好一會兒，還是甜甜首先打破了

沉默，她道：「我們應該談那些正經事。」停了一下她才說：「爹的死是被『棋堡』中人殺死的。」

方方道：「『棋堡』殺手在璇璣宮伏下暗樁？」

甜甜回答道：「不是，是爹去闖『棋堡』。」

方方道：「那麼說，令尊是闖『棋堡』的唯一生還者？」

甜甜道：「爹亦終於傷重而死了。」

方方道：「我不明白了，令尊不是一向不問江湖中事的，怎麼他又會去闖『棋堡』呢？」

甜甜道：「因為璇璣宮的一個人突然失踪了。爹認為是『棋堡』中人的作為，因此他去了。」

方方想了想道：「璇璣宮一共有多少人？」

甜甜道：「除了爹與我以及小紅、小青之外，現在還有六個人，他們都是專門製造機關的技工。」

方方道：「那麼失踪了的那一個人，亦是技工？」

甜甜道：「不是，他是璇璣宮唯一的護宮使者，他叫杜雄。」

方方又問道：「杜雄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甜甜道：「杜雄本來是一個黑道魔頭，十三年前來璇璣宮企圖盜走『百花神丹』，結果誤入九宮陣，幾乎喪命，後來爹救了他，並替他治好了傷，之後他便跟隨了爹，在這裏住下來。」

後來她又補充道：「十多年來，他對爹都極之忠心，但不知道為什麼，他突然失踪了。」

方方問：「他又是在什麼時候失踪的呢？」

甜甜道：「大約一年半前。」

方方道：「這就奇了，杜雄一年半前失踪，怎麼令尊直到日前才認為這是『棋堡』所為？」

甜甜道：「不是，杜雄失踪之後，爹起初到處找他，但足足找了半年，連屍體也找不到，後來他也漸漸放棄了，但是到了半個月前，爹突然收到了一封信。」

方方道：「那是『棋堡』還是杜雄的信？」

甜甜道：「是『棋堡』的。」

方方道：「那信上又寫些什麼呢？」

甜甜道：「那一封信我曾經看過，信裏面全部是璇璣宮不傳的佈陣法以及破陣法。」

方方道：「所以你爹就認為，這些秘密是杜雄洩漏出去的。」

甜甜道：「一個可能就是杜雄存心背叛我爹，另一個可能就是杜雄落在『棋堡』手中，被逼供出這些秘密。」

甜甜接着道：「信上還威脅阿爹，說除非他能破了『棋堡』，否則他會將璇璣宮的秘密公佈於世。」

方方道：「這一招够毒！璇璣宮的秘密一公佈於世，璇璣宮就失去了存在的能力，而且這秘密落在黑道邪派手中，那時天下就大亂了，所以令尊不得不前去『棋堡』。」

甜甜道：「本來我是想跟隨爹一齊去的，但爹死也不肯讓我去，這樣就在爹去了的第三天早上，我一起來就見到了大廳上盡是血漬，我順着血漬來到密室，見到了爹躺在地下，他已經死去了。」她說到這裏，禁不住又嗚咽淚下。

方方亦沉重地道：「你爹臨死之前沒有留下什麼東西給你？」

甜甜拭淚道：「我想他亦有這樣的打算，但他沒能够做得及便死去了。」

方方想了想道：「令尊臨死之前走去密室，我想他要拿的東西應該就在密室裏面。」

甜甜道：「密室以前是用來放着璇璣宮的最機密的東西的，但自從杜雄的事發生之後，爹為了預防萬一，把這裏面的東西全都轉移到另一個地方，那裏實際上只是一間空房間。」

方方道：「那就奇了，令尊一定有他的理由才會拚死走到那裏的。」

甜甜道：「我也曾像你這樣想過，但我很仔細地找遍了整個密室，也發現不了什麼東西。」

方方皺了皺眉頭，一時也想不出所以來。

甜甜却道：「可能我天資愚鈍，無法打開那裏的秘密，公子不如隨我走一趟，也許會有些收穫。」

方方又想了一陣，道：「既然得姑娘如此信任，我們再去查一遍也好的。」

× × ×

璇璣宮密室，天下最神秘的地方，但現在與最普通的房子沒有兩樣，這裏早已變得空空如也。

甜甜倒也冷靜，雖然數日前唯一的親人，把她撫養成人的父親就在這裏悄悄地離開她。

她帶引方方來到這裏，很詳細地講述當日她所見到的一切。

方方道：「照理由令尊能够逃出『棋堡』，多少也會知道『棋堡』中的秘密。因此，『棋堡』中人可能不會放過他，在回來璇璣宮的途中，一定少不了追殺，截擊。」

甜甜道：「我也曾經考慮過，會不會有人殺了爹爹後，把他移屍這裏，但絕對沒有這種可能，第一，我曾經仔細檢查過璇璣宮上上下下，除了發現爹一個人進入璇璣宮之外，再沒有發現其他任何的痕迹了。第二，璇璣宮密室的機關，除了爹及我兩個人之外，沒有任何人知道了，連杜雄亦不會知道。第三，如果有人殺死了，移屍這裏，他的目的又是什麼呢？他最大的目的不過是企圖巧取璇璣宮的秘密，但是他假如得不到這個目的的話，他又何必把爹的屍體留下了，假如他收起來，用來對我們要脅的藉口，不是更好嗎？」

方方道：「姑娘講得有理，既然我們肯定是令尊受了重傷，但依然能回到璇璣宮，但他第一件事不是去找你，而是來到這裏，問題的關鍵就是：他來這裏肯定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非要立即去做不可。」

甜甜道：「我也是這麼想，但是直到今天，我仍然解不了這個謎。」

方方道：「姑娘的寢宮在璇璣宮的後面，而密室就在這最前面，會不會令尊知道他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去找你了，才

會來到這裏，因此他的目的可能有兩個，第一，是要找一些什麼，第二，是要留下一些什麼。」

甜甜默默地點了點頭。

方方又問：「令尊是躺在那一個位置的？」

甜甜指着密室的中央說：「爹就是俯臥在這裏，我們發現他的時候，他頭向東方，面側向南方，左手伸向前面，右手則彎曲壓在身體之下。」

方方道：「照你的描述，令尊來到這裏，已經支持不住，他的姿勢着爬着要走向東方，我想秘密可能就在東方一角。」

甜甜道：「不！他的姿勢的確像爬行向東方，但我曾經仔細看過，他實際上也曾經走到東面的盡頭，後來又折回來，因為我發現在那邊亦有爹的血漬。」

方方「哦！」了一聲，但他仍然不死心，他慢慢走向東面，雖然他不放過一塵一土，但一直走到盡頭，依然沒有發現任何東西。他又仔細把牆壁看了好幾遍，也沒有絲毫頭緒。

突然之間，他好像想起什麼，快步奔回來，甜甜正感到奇怪，他已經躺身在地面上。一面道：「姑娘，請你看一看，我躺的位置與令尊當時的情形對不對。」

甜甜也明白過來，於是憑她的記憶幫助方方校正。

方方躺在那裏，先順然向南面看去，看不到什麼，他又改變了一下，向東面看去，仍然沒有什麼，他再把眼光移向北面，他終於感到失望了。

最後，他乾脆什麼也不看了，閉上眼睛，躺在地上，苦苦思索。

這地面是凉的，但經過他身體的溫度相傳，漸漸熱起來了。

突然之間，他感到有一種很微妙的感覺，來自地面上。這地面是由花崗石舖成的，照理由它的溫度是一致的，但方方身體所接觸到的，似乎在某些地方有很微細的差異。

這種感覺使他一咕碌爬過來，這微細的差異好像就在費東南曲着被壓在身下的右手的地方。

方方集中萬二分精神，注視着這個地方，一面又用手撫摸着這裏。

甜甜在一旁也沒有出聲，她知道這時候是不應該擾亂他的思維，她只令小紅、小青把燈火移近。

燈光下，這裏與其他地方仍然好像沒有什麼異樣，但當方方再加二分勁力撫擦時，花崗石上就有了變化，有一些地方由於受不住掌力的侵襲，開始低陷下去了，最後竟然出現了六個排列得很奇妙的小凹孔。

方方道：「看來這是令尊病死前用指力戳成的，他那時真力已經不足，只能把花崗石戳軟了，而不能把它打穿。但這六個小孔又代表什麼呢？」

甜甜道：「好像是一種武學步法。」

方方依照小孔的排列一步一步施展起來。別看來來去去只有六步，但六步却包含着許多變化。方方越走便越覺得神奇。

甜甜突然道：「啊！是六合步法。」

接着又告訴方方：「六合步是璇璣宮不傳之秘，只有掌門人才能够學。」

方方道：「看來令尊知道自己已不行了，病死前把這套步法傳給你。」

甜甜却搖搖頭道：「不！我所知道，這套步法我爹原來亦不懂的，璇璣宮六合步法傳到爺爺那一代時，已經失傳了。」

方方「哦」了一聲道：「看來這套步法是令尊從闖『棋堡』之後才悟出來的，可惜他……」

他再沒有說下去了。

但甜甜却冷靜地說：「爹病死前來到這裏，把六合步法刻在地面上，可能並不是為了傳授給我這麼簡單。」

方方道：「對！」

現在雖然有些眉目了，但一切還像一個謎。

棋局

三天很快便過去了，三天以來，方方與甜甜沒有離開密室，但密室的秘密始終沒有被打開。

到了第四天，璇璣宮竟被一個蒙面人悄悄地闖了進來，而且他還一直闖到密室來了。

蒙面人一見方方、甜甜，竟然像瘋了似的一聲不响便持劍殺過來。

方方、甜甜三天以來，為打破密室的秘密而絞盡腦汁，正身疲神倦。

蒙面人翻腕動臂，一上來便一連十三劍，劍劍狠毒，却又十分高明。

方方、甜甜一個措手不及，加上心疲力盡，竟然避不開蒙面人的十三劍，雙雙掛了彩。

幸好這只不過是皮肉之傷，並無大礙。蒙面人十三劍一過，又攻出三十六劍。

方方、甜甜亦劍出鞘、刃帶怒。尤如兩隻猛虎，給蒙面人還以顏色。

蒙面人在劍的造詣極之高，比起「無雨大師」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力戰方方、甜甜二人，竟然未落下風。

方方、甜甜吃虧在於三天來沒有好好休息過，第二就是一開始便受了傷，功力多少受到影响，第三蒙面人簡直太瘋狂了，他每一劍都只攻不守，這種拚了命的打法加上他極高的武功，使方方、甜甜很快就覺得支持不住了。

蒙面人越戰越狂，手中的劍亦越來越快，甜甜好不容易才窺到一個破綻，她咬牙欺身，手中之劍隨身而上，一上就是七劍，七劍又包含了十八個變化。

蒙面人「哼」的一聲，一招迫退方方，迴劍再戰甜甜，他連閃甜甜六劍，却毫不理會甜甜的第七劍。

甜甜第七劍刺中了蒙面人的腰間，但她不但沒有高興，反而面色大變。

蒙面人不避她第七劍的原因是他亦在這個時候刺出了七劍，比甜甜七劍還快的七劍。

甜甜雖然刺傷了蒙面人，但劍勢已去盡，如何來得及抽回來招架，她萬萬想不到蒙面人會寧願挨她一劍而出招。

甜甜唯有棄劍急退，蒙面人絲毫不肯放過，甜甜退三步，他直逼三步。

三步中甜甜至少避閃過他二十一劍，劍劍險象環生。

甜甜再退七步，蒙面人這次却狂進九步，甜甜已退無可退，蒙面人劍中的殺氣

越來越重。

突然，蒙面人大喝一聲，手中之劍化作千劍萬劍，甜甜一額冷汗，不知何處閃避。

正在緊急關頭，甜甜眼前閃過一股寒光，寒光去勢如虹，蒙面人的劍網竟然被他衝破。

只聽「鏗錚」交擊，火花四射，一瞬間不知對拆了多少招。蒙面人竟然大叫一聲連退好幾步。

衝破劍網的不是別人，正是方方。他見甜甜危在旦夕，情急之下，施展起剛剛學會的六合步法，連人帶劍，衝進劍網之中。

連他自己也不相信，他不但能衝破了劍網，而且能刺傷了蒙面人。

但是他手上、肩上已多了幾處傷口，鮮血直淌。

「用六合步法！」六合步法如此奇妙，使他又驚又喜，頓時已忘記了自己受了傷。

甜甜見心上人滿身鮮血，心痛極了，亦憤怒極了。這時她已取回長劍。亮起劍花，直刺蒙面人。

蒙面人胸中一劍，他不但沒有逃走之意，反而變得更瘋狂。

方方恐甜甜再有所失，不敢怠慢，亦揮劍上前助陣。

這一次他們有了勝敵的方法，形勢就大大改觀了，六合步法的奇妙處就是進攻時六合爲一，防守時一化作六。

起初他們還不很熟習這套步法，但六六三十六個身形之後，蒙面人已經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擊之力。

再一個三十六步之後，蒙面人已經絕望了，這時候方方與甜甜要取他性命，易如反掌，但這時他們却冷靜下來，要打破這謎中謎，殺死這亡命殺手對他們毫無好處。

他們不願殺死蒙面人，蒙面人却要自己殺自己，他自絕的時候，與拚命時一樣那麼瘋狂，方方、甜甜亦無法阻止他頭顱與身軀的分離。

方方終於吁了一口氣，甜甜却深情地望了他一眼。

別看她剛才活像一頭雌老虎，但現在却溫柔得像一隻小羔羊。

她小心地帮方方包扎好傷口，一面心痛地問道：「你覺得痛嗎？」

方方笑道：「本來很痛，但現在不痛了，」

甜甜不解問道：「爲什麼？」

方方道：「難得有一位美人兒帮我包紮傷口，即使再傷也不痛了。」

甜甜面紅頓現，道：「想不到你這個人這麼壞的，居然會找人便宜。」

她口中說人壞，人却越挨近那「壞」的人。

戰場裏同生死，共患難，這種熱血裏所建立的誼情，足可以使他們的心連在一起。

甜甜挨着方方，方方自出娘胎以來，從未嘗受過這番柔情，他不禁輕輕把甜甜擁進懷裏，雙雙沉醉在如水柔情之中。

好久，方方才問：「假如現在再來了一個殺手，你怕不怕？」

甜甜望了他一眼，道：「有方哥在，我什麼也不怕。」

一聲「方哥」叫得方方亦雙頰緋紅，他撫摸着甜甜的秀髮，忍不住低頭吻她。

甜甜忙掙扎道：「不要！你不怕讓小紅、小青她們見到？」

不提起小紅、小青由自可，一提起她倆、方方、甜甜心頭不禁一驚，自從蒙面殺手出現之後，一直沒有見過她們，難道她們有什麼意外？

甜甜與她們自幼玩大，雖身爲主婢，却視如姐妹，甜甜忙奔出密室。

還好，小青、小紅二婢只不過是被人點了穴道，並無受傷。

甜甜連忙解開她們的穴道。

小青小紅連忙跪下道：「奴婢無能，請小姐處罰。」

甜甜扶起她們道：「你們何必自責，對手實在太高了，我與方公子兩人，亦幾乎不是他的對手。」

小青道：「方才我正在弄厨，小紅姐走來告訴我，說好像有人闖陣，於是我們兩人便出來看看，誰知一出來便給人點了穴道，幸好小姐現在已無事了，否則我倆死了亦無顏見人了。」

方方道：「照情形看，這個人對璇璣宮相當熟悉，否則不會如此輕易直闖璇璣宮。」

小紅道：「會不會又是『棋堡』的人呢？」

甜甜道：「啊！我們還沒有看清楚那蒙面人的眞面目呢。」

此語一出，她與方方都面紅了，方才只顧着卿卿我我，幾乎連大事都忘記了。

× × ×

當他們看到蒙面人的廬山眞面目時，每個人都不由自主吃了一驚。

這瘋狂的殺手不是別人，而是在「棋堡」中失了踪的武當「駱駝道人」。

怪不得他功力如此深厚，劍術如此高明。

大家都呆了，呆了好久。

方方才說：「奇了！先是『無風大師』，然後又有『駱駝道人』！」

小青道：「莫非正如『無雨大師』所道，他們是與『棋堡』一夥的叛賊？」

甜甜道：「照情形看，無風的出現，是針對少林掌門，而駱駝道人，却是專程爲我們璇璣宮而來的。」

方方道：「他們都是叛賊，或者有這樣的可能，但是還有一點疑點，就是他們不可能對這裏一切了解得這麼清楚。」

甜甜道：「哦？難道眞的是杜雄搗的鬼？」

方方道：「就算杜雄知道璇璣宮的所有秘密，但他不會知道我們現時在密室，更不可能知道我們在密室三天三夜沒有休息過。」

甜甜道：「公子所言，莫非懷疑璇璣宮內有內奸？」

方方道：「或許這是巧合而已，不過我想再請教姑娘你，據你所說，璇璣宮另外還有六個人，怎麼我在這裏好幾天了，從來沒見過一個呢？」

甜甜道：「公子可能不知道，他們都是天生瞎子，而且自幼沒有了親人，所以

爹便收留了他們，並教他們機關的技術。可能他們盲人心比較靜，因此在這方面不但做得很好，而且有許多新的創作，但是他們都不愛到處走動，整天在後院西邊的諸葛樓內，除了工作，吃飯，就愛睡覺，下棋。」

「下棋？」方才實在對那個「棋」字太敏感了。

甜甜道：「自從爹出了事，以及『無雨大師』來璇璣宮之後，我對宮中的每一個人都認眞考慮過，亦細心觀察過，但到目前爲止，還沒有發現可疑之處。公子若想見見他們，我現在就去召集他們來這裏好不好？」

小紅突然說道：「小姐，奴婢幾乎忘記了一件事，昨天小姐與方公子正在密室裏面的時候，舒華來過前院一次，當時我們不在意，現在說起來，似乎他是有些問題。」

甜甜「哦」了一聲，道：「走，我們現在就去看看！」

方方却阻止她，道：「我們先不要理他，這裏好像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呢！」

接着又對小紅、小青道：「煩二位姑娘到外面小心留意，千萬不要被任何人接近這裏。」

小紅小青走後，甜甜道：「方哥，你是不是指剛才與『駱駝道人』激戰中，發現了一些可疑之處。」

方方笑着說道：「璇璣宮的人不愧是江湖上最聰明的人，看來你會比我更清楚了。」

甜甜道：「方哥你不要讚我了，有許多地方我還沒想到的你已經想到，我實在對你敬佩得很，」說到這裏，她又面紅起來，但她還是說下去：「是了，剛才我們與『駱駝道人』交手時，最後施展起六合步法才能勝他，這六合步法的妙處，好像不單止可以勝敵這麼簡單。」

方方道：「對！每當我們走到六六三十六步最後一步的時候，好像發覺東西牆壁有一些什麼似的，但這一步走完之後，那裏又不覺有什麼異樣了。」

甜甜道：「這可容易啦，我們現在重新演一遍六合步法，看看是否可以找出些什麼來！」

方方於是施展起六合步法來，這一次他可留意了，當第三十六步才一起步的時候，東面牆壁近角處突然有一點不很明顯的紅光閃了一閃，但馬上就消失了。

方方很興奮，他對甜甜道：「這可能才是你爹留給你的秘密呢。」

一面說，一面他已把劍拔了出來。

他再運行起六合步法……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他人如箭離弦，劍如鶴冲天，紅光一閃，長劍已到。劍光與紅光交在一起，只聽見「轟隆」一聲重响，尺多厚的石壁坍裂了，方方却被一股强大的反彈力抛離十數尺遠。

甜甜又驚又喜，喜的是這謎中謎終於打開了，驚的是方方不知有沒有因此而受傷。

她急忙跑過去，扶起方方，幸好，他一點事都沒有。

× × ×

石壁之後，原來是一堵門，進了門，裏面是一個不很大的石室。

他們環視了石室一周，石室中央，放着一座靈台，靈牌上寫着：璇璣宮開山鼻祖璇璣上人之靈。

靈台前還有一石案，甜甜與方方先恭恭敬敬跪拜了璇璣上人的靈位之後，才敢上前，只見石案上有一卷舊得發黃的白緞。打開白緞，上面寫道：「遵先師遺訓，璇璣宮鎮宮三寶，贈有機緣之人。」

石案之下，有一個黃金造成的箱子，打開箱子，裏面果然有三樣東西。

最令人注目的一柄寶劍，劍未出鞘，已覺劍氣迫人，不用說，必然是一件稀古寶物。

甜甜取劍在手，失聲道：「啊！飲泉劍！」

「飲泉劍」相傳是璇璣上人所佩帶的寶劍，是當年「劍王」與璇璣上人鬥法，結果敗得心服口服，於是以劍相贈，從此歸隱。

第二件寶物是用一小錦盒裝着的，甜甜打開錦盒一看，裏面有丹丸兩粒，甜甜想了想，這次更驚喜地叫起來：「難道是『璐露丹』？」

盒內還有一張白絹，甜甜再把白絹打開一看，果然是「璐露丹」。

白絹上面還寫道：「璐露丹，採萬年之玉千年之露，合製而成，服之可百毒不侵。」

唯獨是第三件寶物最令人費解！那是一幅畫有棋盤、棋子的棋局圖。

棋局實際上只有半邊，上面是一方棋子的開局，其走法是：

象三進五　馬二進四　車一進一
馬八進九　車九平八　炮八平六

這只是一個極之平常的開局，方方也曾不知多少次這樣開過局，假如在平常見到這張棋局圖，他不會這般留意，但現在是出現在寶箱之內，他們就不得不百般重視了。

方方道：「姑娘能否看得出，這其中之妙處呢？」

甜甜搖了搖道：「看上去似乎是一個陣勢，但是這個陣法根本上不見得很妙啊！比起璇璣宮其他陣法來說，只能算中下之品，可能我們還未能參悟透其中的眞諦啦！」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就在這個時候，小青突然跑了進來，人還未停下來，嘴裏就嚷：「小姐，不好了！」

甜甜與方方一怔，忙問道：「出了什麼事呢？」

小青喘着氣道：「舒華死了。」

× × ×

甜甜一衆來到後院諸葛樓，舒華躺在自己的房間裏，他全身發黑，七孔流血，很明顯是服毒而死的。

房間裏的桌子上，還放着一瓶只剩下少許的毒液，除此之外，沒有再發現其他可疑之物品了。

小紅守着房間，正不知如何是好，諸葛樓的另外五名技工亦聞聲到來，現在他們個個面色沉重，雖然他們看不到什麼。

小紅一見甜甜就急着報告：「剛在我與小青突然聽到後院有大聲慘呼之聲，便立即與小青前來看個究竟，當我們進入這裏時，舒華巳毒發身亡了。」

甜甜看了一下舒華的屍體道：「看來好像是服毒自殺。」

小青道：「難道他眞是……」她原來想說些什麼，但一接觸到甜甜的眼光，又沒有說下去了。

甜甜望了一下五個技工；問道：「各位叔伯，你們有誰知道舒華爲什麼要自殺嗎?」

其中之一個名叫曹林的答道：「小姐，這幾天來我總覺得他有些不妥的了，整天悶悶不樂不愛出聲，但想不到他會自尋短見。」

方方望了望他，只見他人雖盲目，但人生得神高神大，五、六十歲年紀了，還精神飽滿，出聲如牛，一望就知是一個粗豪硬直的漢子了。

甜甜又道：「張申大叔，你平日與舒大叔最要好，不知道你曾經聽過他說過些什麼嗎?」

張申是五人中年紀最輕的一個，平日他說話最多，但現在只會一個勁搖着腦袋，好久才喃喃道：「沒有可能……他爲什麼要自殺呢?」

但是另外一個打扮得像個書生般的中年人却說道：「依我看，舒華是畏罪自殺的。」

甜甜「哦」了聲，道：「周明大叔，你又有何依據呢?」

周明道：「講依據我說不出，但是自從宮主身亡之後，每個人都心情十分悲痛，但舒華却好像若無其事，後來蒙面殺手出現之時，他好像暗暗高興，但一聽到檬面殺手死了之後，整個人就不大自然了。我懷疑他是璇璣宮的內奸。」

甜甜點了點頭，又望了一下璇璣宮中最老資格，亦是五個人之中唯一的女性史姥姥。

史姥姥一直沒有出聲，彷彿在想些甚麼似的。

她巳經六七旬年紀了，曾經追隨璇璣宮前後三代，甜甜平日最信服她，這時候她好像覺得甜甜一直在等她說話似的，於是慢慢道：「老身覺得周師傅所言，都有些道理。」

甜甜長嘆了一聲，吩咐處理好舒華的屍體，與方方一同離去了。

× × ×

夜靜人闌。

璇璣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叫甜甜怎能安然入睡呢，方方巳經多番相勸，甜甜仍然一笑置之。

方方見她執意旣堅，只好告辭了。

但甜甜一把拉着他，笑了笑道：「方哥，你猜猜我爲甚麼不去睡呢?」

方方被她這一下子弄得啼笑皆非，甜甜却道：「如果你想知道的話，最好留下來。假如我沒有估錯的話，你很快就會知道的了。」

她妙語剛落，門扉巳閃出一條人影，人未到聲先到：「姑娘實在太聰明了，璇璣宮不但有救，而且後繼有人了。」

來者正是史姥姥，別看她雙目失明，不但行動自如，而且一身輕功極之高明。

甜甜連忙讓坐道：「姥姥請坐，姥姥實在太誇張我這個丫頭的了。」

姥姥道：「你又怎知道老身今晚會來呢?」

甜甜道：「我亦是亂估一番的，不過我總覺得，姥姥今早所說的，並不是心裏想的。」

姥姥道：「唉！如今璇璣宮連續出事，老身我也不得不小心點。」

方方道：「前輩，莫非你亦覺得舒華之死，極有疑問?」

姥姥道：「舒華這幾天雖然的確是悶悶不樂，不多言語，但却不能證明他就是內奸，實際上自宮主死了之後，這裏每一個人都心情十分沉重。」

甜甜道：「請敎姥姥，最大的疑點是甚麼呢?」

姥姥道：「最大的疑點是那一瓶毒液，那瓶毒液雖然足可以毒死十個舒華，但問題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死去了。」

方方道：「姥姥是說，舒華在未服那一瓶毒藥之前，巳服過一種更加厲害的毒藥?」

姥姥點點頭：「老婆子雖然眼睛了，但鼻子還算可以過得去，而且對用毒方面，多少有些研究，所以才敢下此斷語。」

甜甜道：「假如舒華是被殺而不是自殺的，那問題就更加複雜了。」

方方道：「據姥姥所觀察，下毒的人是璇璣宮內的人還是外面的人呢?」

姥姥答：「應該是璇璣宮內的人。」

甜甜道：「那麼誰是內奸呢?」

姥姥嘆了聲道：「假如老身知道的話，就不用今晚這樣偷偷摸摸來這裏了。」

甜甜也嘆了口氣道：「看來，璇璣宮巳在別人暗中監視之下了。」

姥姥道：「璇璣宮巳經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了。」

甜甜問道：「那麼我們應該如何應付呢?」

姥姥道：「離開這裏，璇璣宮雖然可以被人監視，但天下這般大，他們決不可處處監視你們。」

甜甜點點頭道：「對！與其呆在這裏找臥底的人，不如先把他引出璇璣宮。」

姥姥道：「姑娘暫時離開這裏，臥底的人亦會放鬆警惕，那麼老身再多加留意，不怕他不露出尾巴來。」

甜甜說道：「那麼這就要厤煩姥姥你了。」

姥姥道：「甚麼說話，好了！老身亦要告辭了。」

方方却道：「前輩，煩你留步，晚進還有一些事情想請敎前輩。」

姥姥停住了脚，說道：「好！你快問吧！」

方方道：「我想知道，杜雄是如何失踪的?」

姥姥望了望方方道：「少俠莫非懷疑杜雄是破壞璇璣宮的主謀嗎?」

方方道：「我不敢肯定，但這可能是一條綫索。」

姥姥道：「杜雄這個人，雖然是黑道出身，但是自從改邪歸正之後，一直都極之忠於堡主，堡主感其眞誠，才破例讓他作了璇璣宮的護宮使者，但是一年半前他說回鄉祭祖，於是離開了璇璣宮，誰知一去不見回來。」

又道：「宮主見他久久不回，也曾到他家鄉調查過，鄉裏的人說他的確曾經回鄉，但巳走了多時，之後宮主又四處調查，仍然沒有他的下落。」

方方道：「一直到『棋堡』寄來了那封信之後，宮主就開始懷疑杜雄可能叛變了，是不是呢?」

姥姥點了點頭。

方方又問道：「杜雄的家鄉在甚麼地方?」

姥姥答：「湘北松樹鎭。」

方方再問：「前輩，據你老人家所看，杜雄是否有問題呢?」

姥姥道：「事情到了如今，他的確是令人懷疑的。」

× × ×

湘北松樹鎭，地如其名，方圓幾十里，一片松林，自山上到山下，連成一片。

方方與甜甜以及青紅二婢一行四人，喬裝打扮，來到這裏巳經好幾天了。

杜雄巳經沒有任何親人了，連遠房的叔伯兄弟都沒有一個。

方方與甜甜曾經詢問過不少人，但同樣只得到一個結果——杜雄曾經回來過，但沒有幾天就走了。

於是他們只好也走了。

松林連遍，隨風搖動，恍如綠海波濤。偶然幾隻松鼠、猴子枝上嬉戲，逗人歡喜。而百鳥爭鳴，更是動聽。

但他們都沒有心情去欣賞此番景色，他們心中實在太多東西要想了，但又一直都沒有得出一個答案來。

但很快，一種感覺打破了他們的沉思，不容許他們再想下去了。

他們感到，松林中突然多了許多人，而且這些人很是特別，不是和尙、便是乞丐。

和尙與乞丐，風馬牛不相及，現在他們却走在一起，而且，這些人看來都極之憤怒。

好幾十個和尙與乞丐好像在搜索甚麼，當他們發現方方一行時，便一窩蜂似的把他們圍住了。

爲首一名老和尙，正是少林寺長老「無雷大師」，在他身旁的一名中年漢子，好像是丐帮中人。

和尙與乞丐，很少會走在一起。

但少林寺與丐帮，則經常有來往。

少林稱爲天下第一大派，而丐帮則是天下第一大帮。

第一大派與第一大帮今天勞師動衆，顯然就是有不尋常的事情發生了。

方方初出道不久，當然沒有甚麼人認識他，但是甜甜却與少林高僧都有一面之緣。

他們不明白的事尙未得出結果。不明白的事又再出現。

他們不明白少林寺與丐帮的人爲甚麼要把他們圍起來。

於是甜甜施禮問道：「無雷大師，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情呢，更不知貴派爲何要把我們團團圍着呢?」

無雷大師合掌道：「阿彌陀佛，原來是費施主，眞是出人意料之外。」

甜甜聽他這麼一說，同樣是出人意料之外。

「無雷大師」仍然沒有回答甜甜的說話，反而問：「費施主不在璇璣宮，却來這裏玩耍。倒眞有閒情雅緻。」

甜甜聽了更奇了，不知爲何，如今見到的高僧，出言總是不善，不過，她還是很平心靜氣地回答道：「大師之言，小女子不明白。」

無雷却道：「目前敝派掌門及無雨師兄，可曾到過貴宮。」

甜甜嘆了口氣答道：「的確有，不過貴派掌門因受『無風大師』的暗算，不幸身亡。而『無雨大師』亦回去了。」

無雷極之沉重地道：「掌門師兄不幸，我亦知道了，無雨師兄巳着人把他的屍體運回少林寺，可是……」

方方搶着道：「難道『無雨大師』又出了問題?」

無雷望了他一眼，道：「這位施主不知如何稱呼呢?」

方方答道：「在下叫方方。」

無雷又問道：「方施主可是璇璣宮中人?」

方方道：「不是。」

無雷望了他好幾眼，又繼續道：「無雨師兄着人帶口訊來說，他隨後便到。誰知道我們一等就等了七天，依然未見他回來。」

甜甜道：「所以你便懷疑咱們了?」

無雷道：「就在這個時候，丐帮的兄弟來告之，說是無雨師兄在湘北松樹鎭出現，我們唯恐師兄有失，於是便連夜率衆趕到。」

方方問道：「不知大師可否找到『無雨大師』的呢?」

無雷大師突然厲聲道：「人沒有找到，屍體却找到了一個。」

方方與甜甜互相望了一眼。

無雷說道：「兩位施主，想不到你們年紀小小，不但心狠手辣，而且都很會裝傻。」

方方輕嘆了一口氣，道：「大師若懷疑是咱們殺害了『無雨大師』的話，那麼起碼要拿出一些證據來才是啊！」

無雷道：「好！你們要證據嗎?你們跟我來。」

方方、甜甜隨「無雷大師」來到不遠的一個地方時，他們驚呆了。

「無雨大師」眞的死去了，身上中了七、八刀，還滲着血水，看來是剛死去不久。

而更令他們驚呆的是「無雨大師」身旁的另一個死人，他不是別人，正是方方他們要找的杜雄。

他們還有什麼說話好講呢?

看情形是「無雨大師」遭杜雄一衆伏擊，暗殺了「無雨大師」，但他亦打死了杜雄。

無雷道：「哼！你們還有什麼說話好說?」

甜甜搖頭嘆道：「大師，這件事的確與我們無關。」

無雷哼了一聲，指着杜雄道：「這個人你不敢承認他是璇璣宮中人?」

甜甜道：「他的確是璇璣宮的人，但在一年半年前神秘失踪了，我們這次來，便是專程來查探他的下落的。」

無雷道：「現在有誰信你們呢？無雨師兄死在這裏，你們又出現在這裏，還有，杜雄既然是失踪了，爲什麼又會與你們在一起？」

此番眞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了」。

這顯然是一個陷阱，他們千方百計想找杜雄，但却萬萬想不到是如此找到的。

怎辦好呢？眞的不知怎麼辦才好。

「無雷大師」合掌再道：「阿彌陀佛！證據確鑿，你們無法再抵賴了，乖乖地隨老衲回少林寺，否則我們對你們就不客氣了。」

要逃嗎？人家已重重圍困，恐怕不易，要打嗎？一打雙方必然有死傷，他們又能够這樣去傷人嗎？

「無雷大師」亦不想再等下去了，他一步一步走過來。

正在這個時候，只聽見一聲高呼：「且慢！」一條人影已飛到。

來的不是別人，正是南宮圓圓。

南宮圓圓向「無雷大師」拱手道：「各位前輩，這件事的確不是他們做的。」

這麼一來，大家的眼光都不由自主地集中在她身上去了。

「無雷大師」唔了聲道：「南宮施主，你怎麼知道與他們無關呢？」

「因爲整件事我都親眼看到。」

方方道：「這樣好了，南宮姑娘，你將整個過程說出來吧！」

圓圓幽怨地望了方方一眼，道：「我想在未講這件事之前，有些話要跟費姑娘講的。」

說完，便不理別人同意不同意，大步上前，拉着費甜甜走到一邊小聲地說了起來。

方方眞不知她們兩個攪什麼鬼，只見甜甜聽完了圓圓的說話之後，面色突然變得很激動，很快又變得很悲痛，但最後又回復了自然，她呼了一口氣，終於對圓圓點了點頭。

她們兩個走回來的時候，「無雷大師」已經不大耐煩了：「南宮施主，該說了吧！」

圓圓即道：「當天璇璣宮的事，我亦在場，後來我先『無雨大師』一步走了，下了山之後，我正不知何處去好，這時候『無雨大師』亦下山來，他見了我，便說不如一起回少林寺再作打算，我也就答應了。」

她停了一下又道：「這時天已近晚，我們便到不遠的一家客棧投宿，誰知半夜之間來了十多名蒙面殺手，『無雨大師』掩護我逃出重圍，他雖然也殺了不少蒙面人，但因寡不敵衆，慘遭殺害了。」

聽到這裏，少林和尚都禁不住沉重地呼了一聲：「阿彌陀佛。」

圓圓繼續道：「蒙面殺手的武功實在太高了，我自知不敵，所以逃出重圍之後，只好暗中監視他們，他們把『無雨大師』的屍體裝上了馬車，一直運到這裏來，於是我亦悄悄跟踪來到。

「來到這裏之後，一等數天，依然是不見有什麼動靜，我正想離去，誰知又見他們把『無雨大師』的屍體運到這裏松林來。」

方方問道：「那麼杜雄呢？」

圓圓道：「就是這個人嗎？他也是像『無雨大師』一樣，早已死去了，屍體才被運來這裏的，這件事根本與方公子他們無關。」

「無雷大師」聽聞之後，人已平靜很多了，但仍然問：「南宮施主，不是老衲不相信你，但是這仍然是一面之辭，你可否拿出證據來呢？」

圓圓道：「大師可能覺得，一個人死去了，爲什麼屍體經過數天之久，仍然絲毫未變。好像剛剛才死一般，這件事我亦感到很奇怪，也沒法解釋，大概是用藥製過之緣故吧！

「但是大家有沒有留心一點，已經死去數日的人是不會有血流出來的，那些在杜雄和『無雨大師』身上的血，實際上不是人血，而只不過是鷄血而已。」

大家經她這麼一說，果然很仔細地再次檢查兩具屍體，把鷄血滴在死人傷口的人顯然是一個大行家，起碼這一點他做得很巧妙，如果不是親眼看過他這樣做的，則很難發現。

大家又發現杜雄的身上，還有不少刀痕。

只不過這些刀痕被衣服裹着了，不解開來是看不到的。

「無雨大師」一向不用刀，杜雄顯然不是「無雨大師」所殺的，既然如此，他們又何曾打鬥過呢？

闖「棋堡」

眞相終於大白了。

少林和尚以及丐帮弟子別去，南宮圓圓却留了下來。

松樹林又回復平靜。

方方這時萬分感激地對圓圓道：「今日眞是多得南宮姑娘，否則此結不知從何而解。」

圓圓一笑不語。

方方道：「看來這次我們估計錯了，杜雄已證實不是璇璣宮的臥底，『棋堡』的事也與他無關。」

甜甜點點頭，沒出聲。

方方又道：「顯然有人企圖把『棋堡』製造成是璇璣宮所爲，這樣他們在外面殺人，罪名就落在璇璣宮身上。」

甜甜亦點頭同意，依然沒出聲。

方方接着道：「剛才又是一個陷阱，看來『棋堡』的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陰險非常，我們雖然離開了璇璣宮，但一直在他們監視之下。」

甜甜仍然沒有出聲，點了點頭算了。

方方覺得很奇怪，若在平時，她會熱烈與他一起討論互相的看法，但今天却一語不發。他突然想起剛才南宮圓圓拉着她走到一旁不知說了些什麼。

於是他問道：「姑娘是否有什麼不妥呢？」他亦看到甜甜的神情有些異樣。

這一次小青小紅却想說些什麼，但甜甜顯然在阻止她們這樣做，她們已到了咀邊的話不得不吞了下肚，換來滿面怨色。

而圓圓却在這時瞪了他一眼。

甜甜很快便從沉靜中回復正常，她笑了笑道：「沒有什麼，只不過覺得有些疲倦了。」

方方說道：「想來這些日子實在太過傷腦筋了，我們亦應該找個地方好好休息了。」

甜甜道：「方公子，我……」她又說不下去了，「還是明天再說吧！」

× × ×

雖然連日來奔波勞碌，方方也够疲倦了，但大敵當前，加上甜甜那突然而來又百思不得其解的情緒，又敎方方如何能睡得着呢？

他在床上翻來復去，突然之間，他聽到了一些奇怪的聲音，好像有誰在飲泣似的，他正要出去看個究竟，三條黑影在窗前一閃而逝。

他急忙奔出房外，黑夜茫茫，繁星在閃，却不見有任何動靜了。

他放心不下，來到甜甜主婢三人寢宿的房間，在門板上輕輕攪了下，裏面一點反應都沒有。

「費姑娘！」方方又叫了聲。

依然不見有人答應。

方方大急，用力推開房門，裏面空空如也，甜甜三人不知何處去了，方方點亮了油燈時，房門前已多了一人，她不是甜甜，也不是小紅小青，却是南宮圓圓。

方方只望了她一眼，沒有吭聲，因爲他看到房中桌子之上，有一件令他十分矚目的東西。

桌子上放着一柄寶劍，這正是當日在璇璣上人靈位之前發現的，璇璣宮三件鎭宮之寶之一：「飲泉」寶劍。

令方方矚目的不是這寶劍，而是寶劍之下壓着的一張字條，字條上寫道：

夢前別公子，
飲泉贈與君，
繚繚三丈虹，
留作有情人。
費甜甜留字。

方方看着這張字條，半晌出不了聲。

「美人贈寶劍，眞是浪漫極了！」南宮圓圓却冷嘲道。

「你……」方方氣得滿面通紅，大喝一聲。

圓圓從來沒見過他發這麼大的脾氣，當場嚇得連退兩步。

方方閉上了眼睛，他有些明白了，他問道：「你快老實告訴我，今天在松林時，你拉了甜甜去了一旁，到底說了些什麼來？」

圓圓嘟着嘴道：「好，我告訴你，我對她說，我愛你！」

「所以你便向她提出條件，否則你便不把事情的眞相說出來，是不是？」方方怒道。

「誰叫你有了她便忘了我！我愛你，怎麼樣？」圓圓亦不示弱地大聲道。

「你……你無恥！」方方亦覺得自己從來沒有這樣憤怒，尤其是在一個女孩子面前。

女孩子的心，有時就像天上的星星那樣難以捉摸，她們可能爲了愛一個人，而不惜一切手段來達到。

圓圓已經「哇！」的一聲哭了出來，這次她沒有後退，反而直奔前來，一面哭着道：「你殺了我吧，既然你說我無恥，你就殺了我好了！」

今日松林中，即使甜甜不答應把方方讓給她，圓圓可能亦會把眞相說出來的，因爲她的敵人只是「棋堡」，「無雷大師」與方方自相殘殺的話，對她有什麼好處呢？

可是她發現自己太愛方方了，她從來沒有看上過任何人，但方方那充滿男性的魅力使她覺得不能沒有了他，但偏偏出現了一個甜甜，但亦萬萬想不到甜甜這麼容易就答應了她，令她後悔也來不及。

甜甜，甜甜，你在何處呢？她爲了大局着想，也看出圓圓實在太愛方方了，所以她答應離開方方走了，她又何曾不痛苦呢？

方方長嘆了一聲，本來圓圓是他自出娘胎以來第一個認識的女孩子，他對她的印象亦相當之深，可是今天的事，實在太令他傷心了。

他呆了似的向圓圓道：「你走吧！」

圓圓沒有走，反而搶前奪過「飲泉」劍，「鏗」的一聲，劍已出鞘，寒光一閃，她竟然想尋死去了。

這下子不容得方方再思考的餘地了，他急忙左手抱着圓圓，右手已把寶劍奪了過來。

圓圓哭得更厲害，她伏在方方的肩膀上，淚水已把他的衣服弄濕了一片。

愛本來無罪，但她實在過份了一點。

方方現在不知怎樣做才好。他一直呆着，任圓圓在他懷裏痛哭。

好久，圓圓不哭了，她也冷靜下來了，她緩緩離開了方方。

她拭目道：「方公子，我知你心中只有甜甜……唉！我太錯了……我走了！」

「你不要走了！」想不到方方會這麼說，「唉，我們的敵人太多了，夜茫茫你一個女孩子又何處去呢？」

圓圓又哭起來了。

× × ×

棋堡。

這神秘的地方，曾經吸引過無數自命不凡或者好奇的江湖中人。

但現在神秘的地方變成了可怕的地方，像「無風大師」、「駱駝道人」南宮掌門這些江湖上一流的人物，也一去不回頭，還有誰敢輕易再踏足這個閻王殿呢？

即使像少林、武當、丐帮這樣的大門派，他們亦毫無把握闖進去，至少他們現在不敢輕舉妄動。

但並不是說，天下間再沒有人敢來這裏了，起碼現在小河的對岸，就有兩個人來了。

他們是方方以及圓圓。

他們在這裏已經隱蔽了兩天兩夜，但却沒有發現任何蛛絲馬跡。

方方之所以會來到這裏，是因爲他知道甜甜一定會來這裏的。

圓圓呢，她現在變得像羔羊般那麼馴良，她其實不是個不明事理的人，她一直跟隨方方來到這裏，一方面當然是想知道父兄之下落，另一方面亦希望助方方一臂之力，尋回甜甜。

× × ×

方方覺得不能再等下去了，他實在担心甜甜，她比他們先走了一步，會不會她已經被困在裏面呢。

方方吩咐圓圓道：「南宮姑娘，現在我們就要闖進去，你可以小心跟在我身後面。」

圓圓感激地點了點頭。

他們來到了河邊，一切平靜如常。

他們過河了，但仍然看不出有什麼異樣。

但是當他們過了小河還沒有走了幾步，圓圓已失驚的叫了起來。

圓圓拔劍，但方方的劍更快。

其實他早比圓圓發現有兩條黑影閃了出來，因此他的劍當然要比圓圓快。

「飲泉」寶劍一出，殺氣迫人，兩個幪面人來得快，亦死得快。就這麼的一招，就一聲不响地死去了。

方方正覺得奇怪，棋堡既然傳得這麼可怕，但是這兩個人却那麼不堪一擊。

方方挑開了幪面人的黑布，想不到圓圓却認得這兩個人。他們是「太行雙英」白江、白海。

圓圓驚奇地道：「白江、白海亦是闖棋堡時失踪的江湖人士之一，想不到他們做了蒙面殺手。」

方方的驚奇並不在這裏，而是在白江、白海的後面一片情景。

這裏明明是一條小河，剛才他們明明是渡過這條小河而來的，可是給兩個幪面人這麼一攪，小河不知何處去了。

方方道：「好一手掩眼法。」

這兩個幪面殺手的目的，主要不是來殺他們。但他們的注意力自然會落在他們身上，所以無論他們的一擊是否成功，他們都要陷入一個陣勢之中。

棋堡果然是棋堡。

許多人就是這樣第一步踏進來，已經不知怎樣辦。

「怎麼辦呢？」圓圓亦是如此。

「這暫時還難不倒我的！」方方道：「既然闖進來，我們就只有向前進。」

「可是前面有五條路，我們怎樣走呢？」圓圓又問。

這五條路亦是在白江白海兩兄弟出現的時候突然「變」出來的。

方方仔細看了一遍，已經看出些端倪來，他雖然不是璇璣宮中人，但他的師父「無名氏」又何曾不是一代奇人，對於這一般的奇門怪陣，還是難不到他的。

方方道：「好一個假假眞眞的，這五條路其實每一條都是路，相反，剛才我們所看到的那一條才是假的。」

圓圓道：「我可不明白了。」

方方道：「你仔細看看，在第一條路上有一隻松鼠，第二條路上有一條蛇，而第三條路上也有一隻蚱蜢，第四路上呢，什麼都沒有，至於第五條路呢，亦有一隻小鳥。」

圓圓看了看，點點頭，道：「我看到了，但這又怎能證明這五條路都不是幻影呢？」

方方道：「所謂幻影，就是假象，假象是眞象所反影出來的，因此假象必然是與眞象一模一樣的，現在我們所看到的，五條路都有很微細的不同點，所以，我們看到的不是假象。」

圓圓又問道：「人家說，棋堡中盡是奇門怪陣，可是現在他們放着奇棋不擺，却把眞正的路讓我們走，這又是什麼道理呢？」

方方道：「所以我說：棋堡這眞眞假假是極之高明的，棋王他不但精通佈陣，而且十分了解人的心理。」

又道：「剛才白氏二兄弟來一攪，在我們前後的陣勢發動了，目的是困着我們。但更重要的是打亂我們的思維。

「因爲我們剛從小河過來的，因此不用想就知道小河突然不見了，其實我們是被一種幻象遮蔽了。

「從這一種心理出發，我們很自然也把前面的五條路都當成了幻象，但棋王却擺出眞的五條路來。」

圓圓道：「我有些明白了，這五條路雖然是眞的，但人們的心目中却是假的，因此造成很大的心理威脅，再走下去的時候，便會草木皆兵，假如每一條路有一個人守着的話，闖進去的人即使武功不會輸給對方，但心理已經輸了。」

方方道：「姑娘說得對！其實你亦是一個十分聰明的女孩子。」

圓圓聽方方讚她，心裏一甜，說道：「公子見笑了，假如今天沒有你，我現在眞不知如何是好！我有什麼可以比得上你呢？」

方方道：「不！只不過你對奇門怪陣接觸得少，所以不容易看破，但你們南宮世家的人，對於江湖中的任何武功，只要兩三招便可以分辨出來，這一點我可比不上你！」

圓圓笑了，雖然她身在虎穴，但是自從父兄失踪之後，她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開心過，她好開心地望了方方一眼。

這時方方又道：「啊！我幾乎也看錯了，我們面前實際上不只五條路，在五條路之間，還有四條路。」

圓圓經他這麼一說，也已經看出來了，道：「那四條路掩蔽得很好，而且太黑暗了。」

方方道：「人們的眼睛最容易被光綫所吸引，亦最容易被黑暗所衝破，特別是一明一暗的時候，往往更容易只把精神集中到光明之處了。」

圓圓道：「五條明道充滿了殺機，我看走暗道似乎好些。」

方方想了一陣道：「好吧！我們就試一試走暗道吧。」

暗道名符其實是暗道，走進了這裏就像走進了黑暗。

黑夜有時還有星星，這裏沒有星星。

黑夜有星星的時候是滿佈天際，而這裏却突然出現了四顆星星。

「是人，是兩個人的眸子！」方方急道。

四顆眸子從兩面飛來，兩條人影亦隨着閃過來，兩個黑衣人手中兩把刀，一如以往，一聲不吭便殺過來。

黑衣人佔盡天時地利及先機，一上來便一連十八刀，刀刀似旋風。

方方與圓圓每人接着一個，方方還可以應付得來，但圓圓就感到有些吃力，她一連招架了十七招，才有機會與黑衣人拚了一招。

黑衣人十八刀一過，交叉換位，第二個十八刀又掩沒過來，刀刀如暴風。

方方接着了前十刀，從第十一刀開始，他已經習慣了對方的招數，他不但接着了以後的八刀，而且亦把黑衣人逼退了三步。

圓圓却越戰越吃力，十八刀雖然沒有傷着她，但她已嬌喘着，一連退了三步。

這十八刀過後，兩個黑衣人突然跳到一起，肩並肩，刀貼刀，但却沒有出招。

方方亦後退，退到與圓圓在一起。

圓圓道：「他們好像是『風刀』門的人，怎麼會出現在這裏呢？」

方方道：「他們一招比一招厲害，現在看來又要出什麼更凌厲的招數了。」

圓圓道：「第一次十八刀叫『旋風十八刀』，第二趟的叫『暴風十八刀』，第三趟的亦是最厲害的『狂風十八刀』。」

語聲方下，狂風十八刀已經使出，兩個黑衣人像迷失了本性似的，刀似狂風，人也似狂風。

狂風十八刀比剛才的暴風十八刀的威力，又何止勝過十倍。

但方方的「飲泉寶劍」，却頓時化作一堵劍壁，在狂風中屹立不倒的劍壁。

他完全接過了三十六刀。

圓圓呢，她好像與方方有默契那樣，在方方的劍壁之後攻出了三十六劍。

圓圓是南宮世家之後，武功本來就不錯，但她一開始就心怯了，女孩子天生怕黑，圓圓也不例外。

如今有方方護在她前面，令她精神大振。她刺出了三十六劍，其中三劍已刺進了一個黑衣人的身體。

一劍在腰，一劍穿胸，那個黑衣人當然活不成了，另一個黑衣人見同伴倒下，稍一遲疑，「飲泉」劍一揮，已令他身首異處。

又回復黑夜般的平靜。

方方道：「南宮姑娘，你應該看得出，他們是什麼人？」

圓圓道：「『風刀』門能够使出狂風十八刀的當今只有兩個人，難道他們是風刀老人、風刀老二？」

方方又問：「聞說『風刀』老大及老二是正道上鐵錚錚的好漢！怎麼會走到這裏來與棋堡同流合汚呢？」

圓圓道：「我也覺得奇怪，到目前爲止，我們所遇到的對手，都是黑衣蒙面，而且一上來便一聲不吭殺了過來。」

方方道：「而且他們都是闖『棋堡』之後失了踪的正道中人。」

圓圓道：「是不是他們生怕別人認出他們的本來面目呢？」

方方道：「有這樣的可能，不過我覺得他們更像迷失了本性一樣，只知道殺人，可能他們被逼吃了一種藥。根本一切都受人控制似的。」

圓圓聽聞，心裏一驚，她父兄在「棋堡」中失踪，假如也是被逼吃了迷藥，這豈不是黑衣蒙面人當中有她父兄倆？

她道：「方兄，爹他們會不會……」

方方連忙道：「我們今後要小心點，對那些蒙面人最好不要下殺手。」說完之後亦長嘆一聲。

他們又前進了十幾步，他們又看到了蒙面人，這一次不止兩個，而是十多個。

十多個蒙面人一見他倆，就像一窩蜂一樣衝過來。

方方大喝一聲，劍光四起，一招迫退了蒙面人之後，招呼了圓圓一聲「退！」

圓圓還呆在那裏不知如何是好，大概她還希望在十幾個黑衣人當中發現自己的父兄，方方的招呼她一點也聽不到。

十幾個蒙面人又殺過來，十幾種兵器，十幾種武功。

方方大急，右手揮劍，把殺過來的刀劍一一擋回去，左手已環腰一抱抱着圓圓，人已後掠十幾步。

一直退到路口才停下來，而蒙面人却好像劃下了禁區似的，人退出了禁區，他們就不追過來了。

方方放開了圓圓，說了聲：「南宮姑娘，對不起！」

圓圓這時也驚醒過來了，聽方方這麼說，面龐當場紅了起來。

她自幼刁蠻野性慣了，樣樣好玩好勝，很少去想到什麼是嬌羞，現在她好像知道了，起碼，她很少在一個男性面前馴得像一隻小羔羊似的。

她低頭望了望方方道：「方公子這是什麼話，剛才不是你救了我的話，恐怕現在我已經沒機會見你了。」

方方見她這般神態，知道她在想什麼，連忙岔開道：「既然我們不想與蒙面人自相殘殺，所以唯有先退出來。」

圓圓道：「眞奇！至今爲止，我們還可以說未遇到過一個眞正的棋堡中人。」

馬炮卒殺手

方方道：「現在仔細想一下，似乎我們不應該走暗道呢。」

圓圓道：「爲什麼？」

方方道：「這也是按照人的一般心理而分別設了明暗二種不同的路，胆大的人會走暗道，胆小的人會走明道，通常來說，胆大的人會比胆小的人武功會高，因此暗道的伏擊亦可能會比明道的厲害，但棋王掌握了人的這種心理，情形又大大不同了。」

圓圓道：「公子說得對，但面前明道有五條，我們應該走那一條呢？」

方方道：「按照對方如此的佈設，假如一個聰明人會走那一條呢？」

圓圓道：「當然選旁邊的一條啦，所謂避其鋒芒嘛。」

方方道：「對！沒頭腦的人只會正衝直闖，而沒頭腦的人當然要比聰明人容易應付，從這一種心理出發，其實當中的一條才是最弱的一關！」

果然，那當中的一條道，只有一個人在把守，這個人沒有穿黑衣，亦沒有蒙上面。

他好像意料不到有人居然會從當中的這條路闖進來一樣，呆了一呆，才匆忙應戰。

「好！爺爺好久沒有發市了！」他居然會出聲。

「你是棋堡中人嗎？」方方問。

「當然是。」他直認不諱。

圓圓厲聲問道：「你乖乖地就說出我

爹南宮驥，我兄長南宮病在那裏，否則本姑娘將你碎屍萬段。」

那漢子一身黃衣，頭大，眼小，一副淫相，他聽圓圓這麼一說，笑嘿嘿地道：「唉喲！你老子及你兄長我可不知道那裏去了，不過你老公呢，我就知道了，他不是在這裏等你來嗎？」

圓圓氣得目中冒火。

黃衣漢又嘻皮笑臉道：「唉喲，我的俏娘子啊！你爹可不是我岳父大人嗎？我又怎樣敢虧待他老人家呢？嘿，嘿嘿。」

圓圓銀牙一咬，嬌喝一聲，使起南宮劍法，直取黃衣人咽喉。

黃衣人不敢怠慢，掄刀招架。

圓圓劍身一滑，滑到刀下，刺向黃衣人。

黃衣人反應不慢，刀一沉，仍然擋住了圓圓的劍。

圓圓的劍一觸刀身即退，未等黃衣人還手，已亮起幾道劍光，黃衣人週身上下，都被劍花圍着了。

黃衣人居然不慌亂，舞刀護着渾身左右。

圓圓的劍刺得更急。

黃衣人的刀也舞得更密。

方方看這黃衣人，雖然刀法不很凌厲，但却守得十分穩，南宮劍法也算是厲害，也一時攻不進去。

在此之前，他們所遇到的對手，都是只攻不守，但眼前的黃衣人，却是只守不攻。

圓圓終於找到一個空隙，她絕不會放過這一個機會，她的劍一迴，已經突破刀網。

黃衣人也似乎知道自己的刀網，封不住圓圓的劍，既然封不住了，他就乾脆不封。

他的刀就在這個時候變了，不是刀本身變，而是招變，一變變再劍招，亦刺向圓圓。

圓圓只好撤招，劍身一圈，把刀擋開了，跟着劍又直刺入刀網。

黃衣人急退，連退七步，終於避開了圓圓的劍。

圓圓不容他喘氣，一招「直取黃龍」誓不饒人。

黃衣人這時使出幾招十分奇異的招式來，只見他刀向地一點，人已翻身在空，避過圓圓的劍。

圓圓急退，因爲這次黃衣人不守了，他在空中猶如一隻惡了的鷹，掄爪直撲而下。

黃衣人足一踏地，圓圓的劍又圍住了他，黃衣人的刀又化爲刀網，依然只守不攻。

方方心裏想，只守不攻，必有一失，黃衣人不會這麼蠢，他必然有殺着。同樣，久攻不下，必然心燥，趁這個時候反攻就最好了。

黃衣人的打算的確如此，圓圓亦開始心急了，開始她攻中帶守，即使黃衣人的反攻凌厲，她也足可以應付得來，但現在一味狂攻，這樣假如被人突然反擊的話是十分之不利的。

黃衣人的殺招使出來了，他突然大喝一聲，刀形隨聲晃動，晃開了圓圓的劍，跟着揪身挨上，左手不知什麼時候已多了把匕首，匕首刺向圓圓的胸膛。

圓圓大驚，劍已被刀纏着，一時回不來，只好身一側，倒翻在地，避過匕首。

匕首刺空了，但刀跟着劈下，這一招「泰山試石」黃衣人運足十二成功力。

方方大叫不好，正要出手相助，但想不到圓圓左手裏不知什麼時候亦多了一柄劍。

黃衣人的刀快，但圓圓的劍更快。

黃衣人的刀落下來，但不是砍向圓圓，而是掉落一旁，因爲他的心已經被一劍穿過了。

方方抹了一額汗，圓圓笑了笑道：「你是否覺得這一招很險？」

方方點點頭。

圓圓道：「假如我貞的要急燥起來的話，這一下子貞的完了，其實他只守，其目的完全是好讓我急燥起來，他便有可乘之機了，於是，我何不來個將計就計。」

方方道：「哈！居然學會揣度對方的心理了！」

圓圓瞧他一眼道：「還是在你身上學的呢。」

方方又道：「這一次似乎我們找對了對象，這黃衣人必定是『棋堡』中人無疑了。」

說罷，把黃衣人的身體翻過來，只見他腰間繫着一個銅牌，銅牌上刻有一個「卒」字。

將車馬炮仕象卒的「卒」。

方方一見，急忙大叫一聲：「圓圓，快走！」

這次圓圓的反應亦够快速，兩人左右翻身滾開。

說時遲，那時快，他們剛滾開，「轟隆」一聲，方才他們站着的地方冒起火光濃烟。

「好險！」方方望了望卒殺手那被炸得血肉塊塊的屍體道。

圓圓道：「方公子！我又不明了，爲什麼你知道有人在襲擊我們呢？」

方方道：「這個我亦是靠估計的，」他停了一下道：「你懂下棋嗎？」

圓圓答：「懂！」

方方說道：「下棋時，棋子與棋子之間，有一定的互相聯系，這就是所謂有『根』。」

圓圓答：「對！」

方方問：「假如對方吃了你一隻卒，你會怎麼辦？」

圓圓「哦」了一聲，說道：「我明白了，棋王把棋堡當作棋盤，把殺手當作棋子。」

方方道：「對！剛才我們看到那黃衣人身上的銅牌上刻有卒字，那既然是『卒』，就必定也有車炮士象。」

圓圓說道：「看來我們運氣還不錯，對方看不出我們走這一關，因此遲了一步下殺手，否則我們可能會死在那炮火之下了。」

方方道：「打出炮火的可能就是『炮』殺手了，他正隱藏在我們前面。」

「青年人，這次你估錯了，我在你右面呢！」一個低沉的聲音眞的從右邊傳過來。

方方先是一呆，但很快便冷靜下來。

「這位朋友，又何必故作玄虛呢？你的聲音的確是來自右面，但你的人是在前面。」

那隱藏的聲音又道：「你又有甚麼證據說我不在右面呢？」

方方答：「右面是東方，而現在吹的正是西風，剛才你打出的是火炮，如果你在右面的話，豈不是處在下風，萬一火炮引成大火，豈不是玩火自焚，任何一個用火高手都不致於這麼蠢的！」

「哈！哈哈！好聰明的青年人！」那人終於現身了，他的笑聲宛如牛叫。

牛叫般的人道：「太聰明的人最容易死。青年人你知道嗎？」

方方不理他，却問：「如果我沒有估計錯誤的話，你就是『炮』了。」

炮又像牛一般笑了，牛叫很快變成了豬叫，豬叫聲中，只見金光一閃，金光化作金雨，金雨向方方圓圓激射過來。

炮無疑是暗器高手。

方方冷笑一聲，手中「飲泉」已化作天網。雨一般的暗器雖然勁而細小，但一觸到「飲泉」劍的劍氣，便紛紛落下。

炮一怔道：「哼！你手中的是甚麼東西來的？」

方方道：『飲泉劍』！」

飲泉劍是五金之王，炮的暗器再厲害，遇着飲泉寶劍，就一點作用也沒有了。

這時候方方却小聲與圓圓道：「姑娘可要小心點，還有更厲害的東西未使出來呢！」

果然，炮雙手一揚，頓時滿天飛沙走石，天昏地暗。

圓圓道：「方公子！不好了，你看到沒有？那些樹木會走的。」

樹木本身不會走，但在他們的眼中的確會走，而且團團圍着他們走。

風沙中，一陣馬蹄聲響，一騎黑衣黑馬從會動的樹中走出來。

黑騎士飛馳中一刺八槍，每槍八個變化。

方方力接了六槍，圓圓亦接了二槍。

黑馬長嘶回首，方方不等他槍再刺出，手中寶劍如長虹，刺向黑騎士。

黑馬看來是平日訓練有素，方方寶劍才到，牠已一個「之」字形閃開。

圓圓這時不甘後人，揪身嬌叱，劍如閃電刺出。

黑馬再長嘶，又是一個「之」字形斜躍。

黃衣人一劍刺向方方。

風沙更急，天昏地暗。昏暗中紅纓又閃，黑騎好快的八槍，又刺向圓圓。

方方早擋在前，槍劍交擊，槍快，劍更快，劍撥開槍，疾飛向黑騎士。

可是大大出人意料之外，方方的劍光竟刺了個空，這一次不是因爲黑騎士急閃躲過方方的劍，他已經來不及這樣做了。

方方的劍實在太快了。

方方明明已經刺中了他，但黑騎士的身體就像水中的倒影一樣，一刺穿去，只蕩起無數漣漪。

方方明白了，這只是一個玄象，他還沒有眞正看到黑騎士。

紅纓槍又不知從何處刺出來。方方這一次只是握劍緊守。

紅纓槍從八個方向刺來，他便護着八個方向。他知道，他現在要靜，只有靜才能看破這個陣的變化。

圓圓呆在一旁，不知如何插手，她眼中覺得黑騎士有時好像只有一個，有時却多至八個。直到方方叫了她一聲，才似乎從夢中驚醒一樣。

方方把圓圓帶到了一棵樹下，這裏再沒有風，也沒有沙，他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黑騎士那一馬一人。

方方、圓圓兩劍齊飛，黑騎士不敢再逞强，掉頭便走。

方方呼了一口氣，道：「棋堡果然是一個極之厲害的地方！」

黑騎士轉眼之間便失去了踪跡，但圓圓却突然激動地高呼起來，呼聲中帶着淚語。

方方又何嘗不激動，因爲這時候他們

看到了三個人！

南宮驥、南宮病、費甜甜。

圓圓高呼：「爹——哥——」

方方亦呼：「甜甜！」

他們飛奔上前。可是三個人突然不見了，他們現在只見到的是一股洪水。

洪水汹湧而來，圓圓還在泣着嘶叫，但方方已經清醒過來了。那只不過又是玄影。

他拉着圓圓急退，雖然他退得極之快，但又如何快得過一瀉千里的洪水？

方方圓圓急忙把身一提，躍起七八尺，洪水已呼呼貼脚而過。

但人不能永遠停留在空中，雖然他們都是輕功好手，人一落下，可以借着流水中的浮葉再次昇高，但這始終是有限的。

方方在空中急而生智，只見他劍垂扔出，劍尖插地，人已輕輕踏在劍柄之上。另一隻手一抄，及時把幾乎丟落水中的圓圓拉起。

他們就這樣擁在不够一寸丁方的劍柄上。「飲泉」劍亦可也算得上曠古神物，居然能承受起兩個人的重量。

方方踏着寶劍，心中思念着甜甜。甜甜是個聰明的女孩子，但棋堡又何不是詭秘可怕的地方，甜甜會不會落在棋堡的手中呢？

圓圓却像小孩子般伏在方方的肩膀，她依然在哭：「爹！爹！」

方方撫摸着她的秀髮，安慰道：「圓圓，你不要哭了，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冷靜，任何一點小小的錯誤，都可能使我們不但不能找到你爹你哥哥，而且會葬身在這裏，剛才我們都太衝動了，差點兒被水冲走了。」

方方又道：「敵人現在隨時可能會出現，你要振作一點才好。」

圓圓拭淚點頭道：「假如爹及哥哥有甚麼三長兩短的話，叫我怎樣好呢？」

方方唉了一聲，這女孩子亦確實太可憐了，自幼得長輩的愛護，但現在却孤苦伶丁。

說也奇怪，他們只顧着說話，只顧着留意敵人的出現，却不知道甚麼時候，脚下面的洪水不見了，連地上都乾乾地。

方方想了好久，望着「飲泉」劍看了一番，恍然大悟道：「啊，這劍名爲『飲泉』，泉即水，飲泉豈不是退水！今天幸得它相助，否則洪水再大的話，我們一定難逃此刦了。」

水退了，天却下起濛濛雨來。來得很奇怪的雨。

圓圓突然驚叫起來：「方哥哥！你快看！」

方方亦看到了，這不是普通的雨，雨落在身旁的樹木上，樹葉就變了。不是變了顏色，亦不是枯死，而是「溶」了，就像熱水滴在凝結了的冰上面，冰很快就變成了水。」

圓圓又道：「這雨裏面有毒！」

如果眞的有毒的話，那麼他們早就中毒了。

但這比毒更可怕，因爲有毒就必然有解藥，除非是劇毒。

但劇毒是極之貴重的，千提萬煉才可以得那麼一點點，根本不可能有化作雨這麼多。

假如這是一般的毒，是難不到他們的，他們一個出自世外高人門下，一個是武林世家之後，身旁自然帶了不少解毒的藥物。

這種雨最可怕的是，它一洒在纖維質上面，就把那些纖維溶解了。

樹木是纖維組成的，所以它溶了。人的衣服是用纖維織成的，所以開始溶掉了。

方方及圓圓現在變得十分狼狽，他們眞希望地上面有個洞，好讓他們鑽進去。

因爲他們的衣服都給溶掉了，他們都變成赤條條一絲不掛了。特別是圓圓，她雖然是江湖兒女，但亦從來沒有光天化日之下裸露整個身體，她羞得不知該如何是好。

敵人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

這的確是一個絕好的時機，任何人遇到了這種情形，都不知如何是好。

千軍萬馬重重圍困，還可以拚死一戰，但一下子給人脫得一絲不留，一切戰意丟失去了。又怎能够留意敵人突然的殺出呢？

但方方能够，他知道自己已經錯了一次，不可能再有錯誤了，他自小在師傅嚴厲的教導之下，純潔的心沒有一點邪念，他想到敵人如此目的，就是想殺死他們。

一個藍衣人現身，充滿邪惡淫笑，但手中的劍却一點兒也不慢。

他如埋在地上的一枝火箭，「颯」一聲疾飛而至。他想飛向身上沒有任何衣服的圓圓。

可惜他人還在空中，便慘呼一聲跌下來了，與他一起落在地上的還有方方。方方手中的劍沾滿了藍衣人的鮮血。

藍衣人的身上也掛着一個銅牌，他是炮殺手。

炮幾番暗殺，都失敗了，最後這一招他滿以爲成功，但是他還是失敗了。

炮掉落在地上死去了，但圓圓在這個時候亦倒了在地，方方望了她脂潔而優美的身軀，他覺得有些頭暈了。

他見到眼前多了許多小草，他知道這些小草才是眞正的毒藥，圓圓就是這樣被迷倒的。假如他還有衣服的話，他衣襟內還有師傅給他的藥解，可是他現在甚麼也沒有了。

他咬着牙堅持着，他見到了又有一個藍衣人，這藍衣人竟然是個女的。

像牛一般笑的就是她。她道：「靑年人，你知道沒有，棋堡裏有雄炮，亦有雌炮，我就是雌炮了，騎騎！」

方方持劍在手，他殺死了雄炮，亦準備去殺死雌炮，可惜他已經不能够了，他的劍還沒有刺出，他已經暈倒了。

雌炮在這個時候撒出了迷魂草，方方又有什麼辦法不被迷倒呢？

一龍二鳳

雌炮在獰笑：「天下間，從來沒有人能避得過我這『五行殺』，哼！你這小子竟然能連破我金土火水四殺，並殺死我那老不死，哈哈！」獰笑中不禁有些淒淒之感：「不過，你是殺不死我的，我會剝你的皮，食你的肉。」

雌炮拉起方方，看了一會，又道：「哼！這小傢伙居然長得靑靚白淨，怪不得那女娃子肯跟隨着他賣命。」

一面說，一面從腰間掏出一個錦盒來，又喃喃道：「好！我便饒你一命，先叫你迷失本性，然後……嘻嘻……」她又像牛一般地笑了。「反正那老不死已經不中用了！」

她打開盒子，裏面有許些丸丹，她取出一顆，正要扳開方方的口，讓他吃下去，突然她呆住不動了。

她聞到一種香味，只有少女才有的那種香味。她又聞到了血味，她曾經聞過不少血腥味，但從來沒聞過自己的血是什麼味道的。

如今她聞到了，鮮血已經從她胸口流出。她一動也不動地望着這些血流出。

三把長劍一齊從她背後刺入，她當然不能够再動了，她甚至到死去的時候也來不及轉身看看殺死她的究竟是什麼人。

能够在這裏出現的，又能够殺死她的少女，除了費甜甜還有誰呢？

費甜甜答應圓圓，離開方方。她雖然不辭而別，但一路上又何曾不朝思暮想着那心上人呢？終於她病倒了。

不過她還算是一個看得開的女孩子，她嘆道姻緣乃由天註定。她也覺得南宮圓圓這個女孩子實在也不錯，所以她很快便想通了。

她心中這時候再回復往日的自然，她只有仇恨，只有殺父之仇是不能放得下。於是，一俟精神好轉，她便與青紅二婢趕到棋堡來了。

她也算來得及時，她進入棋堡之後，先發現白江白海的屍體，再發現「卒」殺手的屍體，她估計方方可能比她早一步到了。

假如她再來遲半步，方方他們可就麻煩多了，她總算救了方方。

她毫不猶豫地解下自己的外衣，把方方裸着的身體包起來，雖然她亦十分嬌羞，但目前最重要的是速速離開棋堡。

青紅二婢亦解下自己的衣裳，替圓圓穿上。有甜甜在，一般的奇門怪陣是難不倒他們的，他們一行五人，很快便退出了棋堡。

方方及圓圓所中之毒，還好並不很厲害，甜甜還可以應付得來。

方方做夢也想不到他又見到了甜甜，他緊握着甜甜的手，望着她那清瑩可愛的眼睛，好像很久沒有見面，又生怕她會走了去似的。

甜甜面紅了，特別是她還未來得及穿上外衣，她從來沒有被一個男人這樣望着她。

方方道：「甜甜！你不要再走！你答應我！」

甜甜沒有回答，她輕嘆一聲，她本來已回復往日那靜如止水般的心境，但現在又熾起愛情的火花。

她不知道說什麼好。

但南宮圓圓看到了這一切，她知道她該說什麼好，她雖然刁蠻任性，但是她並不是一個不講情理的人。

她道：「甜甜姐姐，都是我錯了，我知道方哥他心中不能沒有你，你不要走了，我不會再與你爭了。」

她的淚水已奪眶而出，但她還是道：「我不應該爲自己而拆開你倆，我已經決定了，一俟救出我的父兄，殺了棋王，我便會回到南宮府去。我祝你倆幸福。」

甜甜很激動地說道：「圓圓妹子……你……」

方方望着她們，這時候他亦不知怎麼做好，少女的情懷是那麼豐富，又那麼可愛。

但甜甜却突然拉着圓圓走過一邊，悄悄地不知對她說些什麼。

只見圓圓那淒淒的淚面上開始有了喜悅，開始有了甜蜜，有了羞澀，她突然擁着甜甜，大聲笑道：「我的好姐姐！」

甜甜拉着她的手，向方方走來，她正經地道：「方哥，我決定不走了，但你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如今兩個如花似玉的女孩子自願結爲女媖娥皇，相伴他左右，方方即使鐵石心腸，亦會若柔煉至軟。

他禁不住左擁右抱，嘗盡兩個嬌娃的萬般柔情。他激動地道：「好！從此之後，我們就三人結成一條心。只不過方方我只是無名小子一個，實在委屈兩位千金小姐。」

圓圓破啼爲笑，甜甜亦甜在心裏。

圓圓羞着道：「千金之軀，早爲公子看過了，如今不屬公子，又屬何人呢？」

方方回想起當時赤裸相對的情形，細想這亦可能是天意，當下也說：「早知有今時，當初就不妨看個飽。不過，現在再看個飽也不遲。」

圓圓嬌嗔：「哼！你好壞！」

甜甜一笑，悄悄離開了他們。

方方是個男子漢，男子漢的本能使他沉浸在柔情中做出男子漢的事來。

圓月朗朗，明星閃閃，雲雨翻滾，紅鸞掀動。圓圓在嬌喘鶯啼，在愛河中顫動，嬌喘。

直到他倆平靜下來時，才發現不見了甜甜。甜甜到何處去呢？

甜甜就在這個時候回來了，她是一個很細心的女孩子，如今大敵當前，他們豈能貪一時之恩愛而忘記了敵人。

她悄悄地帶了小紅小青，在附近四週佈下了陣勢，以防萬一有人來侵襲。

她看到了方方以及圓圓，嬌羞得芳心直跳不止。但方方及圓圓那肯讓她離去，雙雙把她拉倒下來……

× × ×

一夜風流，方方從公子變成了相公，而甜甜與圓圓得甘露之施澤，更加精神煥發，颯爽英姿。

方方說道：「倘若重任完成之後，我們可遠離俗世，尋找一個桃園之域，朝暮相守，白頭到老。不知你們是否捨得南宮世家萬貫家財以及璇璣宮雄視武林之地位呢？」

甜甜圓圓齊聲說道：「奴家此時已是相公的人了，當然不論天涯海角，至死追隨。」

正當他們卿卿我我，恩恩愛愛之際，小青突然闖了進來，道：「稟告姑娘，外面發現大批黑衣人，看來他們企圖闖進陣

來。」

甜甜、方方、圓圓連忙出去看個究竟。果然，至少有二十多個黑衣人，巳經在陣中東闖西闖。

圓圓說道：「這似乎是『棋堡』的殺手！」

甜甜道：「好傢伙，一路上我巳經設下不少卡口，居然被他們冲破，『棋堡』中人似乎並不簡單，不過，眼前這水木之陣，他們可不那麼容易對付了。」

方方問道：「這水木之陣，乂應該如何使用呢？」

甜甜道：「這是利用自然環境所造成的陣法。你們先留意那些水。」

圓圓看了一陣，道：「果然奇妙，水本應往低處流，但眼前陣中一流小水，廻繞之間，有些流向高處，有些流向低處，姐姐，你變的是什麼戲法？」

甜甜道：「這並不是戲法，水向低處流，其原因是水是一種流液，流液的本質就是它一定要保持一個平面，才會靜止下來。爲什麼小溪的水會流動，而池塘的水卻是靜止，其原因就是小溪的下游水面，比上游的水面要低，而池塘裏面的水面，則是每一角落都是一樣平。」

圓圓乂道：「我還是不明白，既然高的地方水面自然高，低的地方水面自然低，那麼水應永遠向低處流才對？」

甜甜道：「妹子說得也不錯，低的地方雖然比高的水面要低，但只要我們設法讓低的地方的水面比其他高的地方高的時候，水面向高處流了。」

方方突然插嘴道：「我明白了，姑娘從高處引來水，在低處築起堤壩，水流到這裏，因是堤壩擋着，不能再流了，但上流的水源源不絕而來，令到低處的水面不斷增高，這樣增高到一定的程度，水自然向較高的地方流去，這樣就變成了水向高處流。對不對！」

甜甜道：「對！這陣主要關鍵的地方就在那堤壩的閘口上面，這閘口是活動的，由我們控制着。現在我們利用這個閘口令一水化爲九流，九條之流亦設是閘口，這樣閘口關起時，有些無水的地方變成有水，閘口打開時，水向全部流向下游了，現在看起來有水的地方，那時就變成了無水。這麼一來，很容易就打亂了你的思維，使你迷失方向。」

乂道：「在小河流過的那片樹林中，我按照六合步法把樹木排列好，對方如果闖入陣時他們是無法記憶每一棵樹是怎樣的而進退，他們只能從陣中的石頭流水去辨記方向，這樣我們的水若有若無，他們的陣脚就大亂了。」

再看那一羣人，果然無法悟得透這個陣的奧妙，於是像盲眼蒼蠅那樣，東撞西闖，轉了幾個圈乂回到原來的地方。

方方道：「這夥人之中，雖然都是穿着一樣，但好像其中只有三個是首領。」

甜甜道：「對！三個人之中，一個輕功非常之好的，一個看去功力極之雄厚，還有一個其步法十分之飄忽詭秘，這一夥人的行動，完全受這三個人的指揮。」

圓圓一直沒有出聲，但突然道：「我看出來了，是黑騎士，那行動詭秘的就是黑騎士，只不過他今天沒有騎馬罷了。」

女孩子的記憶力通常會好一些，亦會細心一些。

甜甜道：「所謂擒賊先擒王，讓我們先把那三個頭兒對付了，剩下來就好辦多了。」

方方說道：「甜甜，我們怎樣出擊最好，你來指揮，因爲你最熟悉這陣法的變化。」

甜甜道：「好！那我便當仁不讓了。現在對方處在中門，南宮妹子可與小青、小紅二人從左面進入，繞道引敵之右面後埋伏。」

乂道：「方哥哥你準備從左前方隱藏起來，一俟陣勢發動，你便可先殺了那個功力最深厚的頭兒。」

大家領令而去，甜甜突然把右面的水閘全部打開，頓時大水從右向左，嘩啦啦地湧過來，黑衣人陣脚大亂，很自然紛紛向左面退去。

方方看清楚了，爲首一人正是那功力最高的，這個滿面鬍子，肥頭大耳的傢伙武功雖好，但一望去便知是一名有勇無謀的莽夫。

方方沉着氣，讓他走近來。

莽夫邊走邊吐着粗言爛語，嘰哩咕嚕把人祖宗三代都算上去了。

方方突然大喝一聲，如從天降。

「飲泉」寶劍大顯神通，莽夫那料有此一着，急忙中身形一挫，避過劍鋒。

但方方此招看上去凌厲無比，實際上只是虛招，莽夫心中暗叫不妙，忙亂之中身再一側，這一次那裏還躲得過，一條手臂「颯」聲被活活砍了下來。

莽夫斷了一隻左手，但口中汚穢之言却沒有減半句。右手拿着一把大斧亦砍過來。

方方不理他，「飲泉」寶劍連刺三十六劍。

莽夫居然可以全接下這三十六劍。

方方心中一怔，想這傢伙果然身手不俗，斷了一隻手，還這般厲害。

莽夫接了方方三十六劍之後，馬上砍出三十六板斧。

莽夫斷臂還在流着血，流血的人最忌就是衝動，假如他不衝動的話，方方起碼還有一番惡鬥，但他却蠢得只會拚命，結果他的血越流越多，功力亦大大地打了折扣了。

莽夫三十六板斧砍完之後，方方人巳在半空，「飲泉」劍鋒再閃，這一次莽夫無力再閃開了，他像大猩猩一般倒下。

莽夫一死，黑衣人急退，輕功最高那一個頭子逃得最快，他靈機一動，心想：水從右邊淹至，人在左邊埋伏，不如踏水往右，才是殺出重圍的出路。

主意巳定，於單身匹馬，從水面飛渡而去，誰知這麼一來，正好跌落圓圓、小紅、小青的埋伏之下。

圓圓看準機會，趁那漢子躍在空中的時候，一劍如閃電，突然殺出。

那漢子人在半空的反應却不慢，圓圓的一劍居然被他硬硬生地向後一翻，躲過了。

圓圓見來人輕功了得，也不敢莽進。

但那漢子見只有一個天仙般的女孩子擋着去路的時候，乂哈哈大笑起來了，連剛才

差點兒沒命之險處都忘記了。

他道：「眞想不到在這裏也會遇到這樣可愛的女孩子，哈！哈！」

圓圓定神一看，她認出來了，是三年前傳出被人殺死了的採花飛賊花魁。

「原來是飛賊花魁！」圓圓瞪眼冷冷道。

花魁道：「想不到你會認識我，眞是美人識英雄了，不過，我現在不是花魁了，我現在叫飛象。」

圓圓道：「飛象？看來你今天成了棋堡的奴才了？」

花魁嘻皮笑面地道：「唉喲南宮姑娘啊！怎麼一見面就罵我呢？」

圓圓厲聲道：「你老實說出來，家父及家兄如今在那裏？」

飛象却道：「怎麼你還未見到他們嗎？他們也來了，好像在那邊呢。」

圓圓情不自禁地向遠處望去，飛象這時便突然出手了。

他脚一滑，人巳來到圓圓跟前，雙手疾向圓圓胸前大穴點去。

誰知這一次他聰明反被聰明誤，圓圓早就看過他父兄根本沒有來，乂豈能被他騙倒。

飛象一聲慘叫，一隻手齊腕巳被劍尖斷去。

他忍痛疾退，但是他沒有路再退了，他的背巳自己撞進兩刃劍鋒裏去，是小青、小紅刺出的劍。

這一夥黑衣人雖然沒有圓圓的父兄，但這時候圓圓巳經看清楚了，除了黑騎士是棋堡中殺手之外，其餘的人都是在棋堡失踪的江湖人士，而且絕大部分都是正派門下弟子。

黑騎士見車殺手莽夫，飛象花魁巳經死去，當下他亦不敢莽動。却指揮着二十多個黑衣人阻擋方方、圓圓他們前進。

甜甜這時候也來了，他向方方圓圓打個招呼，說道：「這批黑衣人好像我們以前遇到過的一樣，都被人下了毒巳迷失了本性。」

方方道：「那我們不能傷了他們。」

但黑騎士似乎看出方方他們的心理，指揮着黑衣人瘋狂地掩殺過來。

這可使他們皺眉頭了，以他們五人聯手，對付眼前二十多人，本來足可以應付得來。但面對一班不知生死，只攻不守，乂不能傷他們的人，的確是一件難事。

甜甜突然計上心來，道：「大家跟我來！」

說罷收起陣勢，帶領着其他人一起急急後退。

再棋堡闖

黑騎士奉命與車殺手，飛象追殺方方等人，想不到不但殺不到人，自己却損兵折將。如今好不容易才逃脫，那裏還敢再追下去？只好垂頭喪氣返回棋堡。

誰知道他才進入棋堡，後面巳有五個人緊隨而至，不用說，他們就是方方，甜甜、圓圓以及小紅、小青了。

這乂是甜甜的好主意，與其出盡全力，避開黑衣人，圍殲黑騎士，不如放他回去，而緊隨其後，再闖棋堡。

果然，他們這一次十分之順利，他們不但闖進了棋堡，而且黑騎士一直沒有發現他們。

棋陣之中，五明四暗，九路兵馬。

黑騎士黑馬殺手，從六路暗道而入，暗道上原來有許些暗無天日的地洞。

黑衣人個個面目呆滯，毫無表情。他們被黑馬像畜牲一樣趕進了地洞裏去。

然後黑馬向左邊繞過去，在一個好像是古堡乂似炮台的地方停留了一陣，再穿過樹林而出去。

樹林之後，有一座古怪的石堡，黑馬無精打彩，幾個閃身，走進了那座石堡之內不見了。

「這難道是『棋堡』？圓圓首先道。

「我想是了。」方方道。

甜甜說：「棋王可眞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可惜他其心不正矣。」

方方點首贊同道：「從這座建築物看去，就知非一般人所能建造。」

甜甜道：「實在極之高明，不要說該怎樣進去，就是要我數數它有多少度大門，恐怕亦非一件容易的事。」

圓圓道：「聽姐姐這般說，我可糊塗了，這些奇門怪陣我不大懂，但眼前不是清清楚楚只有三度大門？」

甜甜笑道：「妹子有所不知，假如你換一角度去看，情形便大大不同了。」

圓圓果然脚滑數步，換了一個角度，果然，現在她只看到二座大門。

這使她好奇心更重，乂向前走了數尺，這一次她却看到了五座大門。

「果然玄妙，」她說道：「若非姐姐指引，我眞不知天下間有這般玄妙的建築物。」

方方道：「更奇怪的是，你雖然見不到任何人，也看不到任何動靜，但似乎我們巳陷入了一種無形的包圍之中。」

圓圓也道：「我亦有這種感覺，我們這一次雖然是跟踪黑馬而來，但始終覺得進來得太容易了，簡直如入無人之境。」

甜甜道：「對！棋堡現時是進不得的，對方敞開大門讓我們進去，我們就偏偏不進。」

方方道：「我覺得，我們現時應該去一個地方。」

甜甜道：「方哥哥是說暗道？」

方方道：「對！棋堡殺手固然厲害，但他們到底還是人。」

圓圓不明白地道：「難道方哥哥說這裏除了人之外，還有其他東西？」

女孩子到底是最怕那種東西——鬼。

方方道：「對付人我們五人還可以拚命，但是遇上了那種迷失了本性的人，就難得多了。」

圓圓突然想起了父兄，禁不住乂淚如雨下，道：「不知道爹及家兄是否……」

甜甜嘆了口氣道：「棋王這一招可謂毒辣，他先利用棋陣，困住闖陣的江湖人士，乂用毒藥使他們迷失了本性，再利用他們去殘殺武林正派，這麼一來，天下大亂，武林同道，自相殘殺，而棋王則坐可收漁人之利，遂其獨霸武林之心了。」

方方道：「棋王能夠用毒使人迷失本性。這始終都是人爲的。圓圓，你不必太傷心，既然是人爲的，就一定有其解救之法，我們首先去研究個清楚，然後再想辦

法。」

於是，五人又悄悄地折回。來到了暗道。

暗道不但陰森恐怖，而且氣味難聞。

這些難聞的氣味竟然是來自食物，那些迷失本性的黑衣人的食物。

一個猥瑣老頭子，正在把這些已經腐爛的菜渣，飯尾分給一個個野獸不如的黑衣人，黑衣人却像五天五夜沒吃過東西似的，一下子狼吞虎咽食下肚去，可憐兮兮地望着老頭，似乎在懇求多給一點似的。

猥瑣老頭比養豬的還要糟十倍，養豬的還希望豬兒吃多點快長大，但這老頭不但不可憐這些黑衣人，反而拳打脚踢，嘴裏喋罵不休。

圓圓早就忍不下去，一閃身上前，長劍已擱在老頭的脖子上，若不是方方一早就千叮萬囑，要捉活的，否則他的頭已經搬了家。

老頭子這下子嚇得渾身是汗，顫抖着說不出話來。

但圓圓却認出他來了，這老頭兒原來是黑道上名噪一時的魔頭 冷血殺手」皇甫祐。

圓圓冷笑一聲：「哼！『冷血殺手』什麼時候變成棋堡的奴才啊！」

皇甫祐也認出圓圓來了，道：「原來……原來是南宮姑娘……我……我……現在……是……」

圓圓把眼一瞪，道：「你要老老實實回答我！否則我一劍砍下你腦袋來。」

皇甫祐連忙道：「是……是……在下現在也身不由己……在下是實在……是……是被迫幹這份差事的……望姑娘……手……手下開恩。」

甜甜問：「你爲什麼會在這裏？」

皇甫祐道：「都是在下不好！在下一時貪財，所以來這裏破陣，誰知失手被擒，武功都給人全廢了，後來是他們指定小人在這裏養……養豬！」

圓圓一拳揮在他的面上，道：「養什麼？」

皇甫祐被打得踉蹌倒地，又慌忙爬起來道：「小人該死！小人是在這裏服侍大老爺，不是在養豬……小人該死。」

圓圓又問：「我爹及我兄長被關在什麼地方？」

皇甫祐道：「這個……這個……我不敢說！」

圓圓火了，一脚又把他踢倒，道：「你說不說。」

皇甫祐像豬叫般喊道：「我說，我說……南宮掌門好像在右面第三條暗道之內，南宮少俠就不知道在何處了。」

圓圓聽到爹還未死，心裏總算有些安慰，但一看到這些黑衣人連狗不如的遭遇，心一酸，伏在方方的懷裏就哭起來。

這個時候甜甜亦到地洞裏面走了一圈回來。她嘆着氣道：「這裏面的人都是失了踪的江湖人士，其中『長江三俠』、『張家四傑』、『黃山劍客』等人都是正道上的英雄好漢，想不到今天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方方道：「甜甜有沒有看過，他們有藥可救嗎？」

甜甜搖搖頭：「暫時還想不出什麼好辦法來。」

圓圓說道：「那麼我爹他們怎麼辦好呢？」

方方道：「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先把他老人家救出來再說。」

× × ×

右面第三條暗道，這裏充滿着殺機。

盡管方方他們極之小心地繞道過來，但一來到這裏就看到了無數的刀劍。

黑衣人一見她們五人，就像餓狼見了白兔一樣，沒命地衝過來。

爲首一人，不是別人，正是南宮世家掌門人南宮驥。

南宮驥面色黃蠟，目盡殺氣。

「爹！」圓圓禁不住大聲喊道。

南宮驥似乎根本不認識自己的女兒，而且要殺自己的女兒。

南宮劍法，霸道江湖，南宮掌門，功力非凡。

南宮圓圓却在心痛欲裂之際，如何躲得過自己父親的凌厲一劍。

好在方方早料有此着，橫劍一掃，擋開了這一劍。

黑衣人這時候已經圍了上來，個個不由分說便欲置方方等人於死地。

可能棋王已經看出，方方他們不敢傷這些迷失本性的人。於是，利用他們去殺方方等人，就是最好不過。

甜甜、圓圓以及小紅，小青這時也不得亮出兵刃，以求自保。

黑衣人當中，不乏武功高手，像中原鏢局總鏢頭馬强，洞庭湖主歐兆銘、楓樹寨寨主吳坤等等，都是江湖上鼎鼎有名的人物。

甜甜等人，雖然都有一身不俗的身手，無奈現在面對這些亡命之人只能自守，不能反攻，久守必失。

時間一長，他們便更吃虧了，小青右肩被刺中一劍，圓圓背上亦掛了花。

最感到吃力的就是方方，他面對這位未來岳丈大人，南宮世家的當代掌門人，可不容易應付。

他身上已傷了兩處，鮮血染紅了半邊衣襟，但是捱了兩劍之後，他已經看出了解救的方法。

南宮劍法雖然厲害，但天下間任何一種武功，都是只有在比鬥時靈活使用，才能令其千變萬化而發揮最大的威力。但一個腦部受到痳痹的人，他雖然比平時更兇猛，不畏死傷之外，他的招式却顯得十分機械化，他們只會把本門的所有招數一一打出來之後，又重頭開始來過。

方方掌握這一點，他已經有了解救的方法。

他突然一躍昇空，避過南宮驥「浪裏尋龍」一刺，在空中雙脚一伸一曲，換了個身形，人已斜飛南宮驥右側。

只見他寶劍一反，以背作刃，猛力擊在南宮驥手腕之上。

南宮驥那裏受得起如此一擊，手一鬆長劍已落地。

南宮驥長劍落地，左掌仍然打出，但方方比他更快，寶劍再迴，以劍作指，疾點正南宮驥四肢痳穴。

痳穴一點，南宮驥再也不能動了。

甜甜早已看在眼裏，她對方方極之有信心，雖然方方的傷令她也十分心痛，但是她知道方方一定可以制住南宮掌門。

她就是等這一刻的來臨，方方一得手，幾乎在同一時間，甜甜已從掌中打出十粒金丸。

金丸有如水銀瀉地，鑽到了地下，又爆起了烟霧。

連聲炸响一停，甜甜大聲招呼各人速退出重圍。

黑衣人在烟霧中迷失了方向，方方與圓圓一人一手把南宮驥拖出了暗道。

× × ×

好容易才擺脫了黑衣人的糾纏，方方等人眼看就可以衝出棋陣。

突然之間，戰鼓齊鳴，一輛無馬戰車領引着一股濃霧在鼓聲中突然出現。

戰車之中，一黃衣漢子刀擊靑龍大刀，大聲喝道：「你這幾個黃毛小子何處走，快來馬前受死！」

這人的說話眞不倫不類，他有車無馬，又何來馬前受死呢？

方方不理他，却問圓圓：「圓圓可認出此人是誰呢？」

圓圓搖頭道：「我也攪不清楚了，聞說漠西有一個叫『神車』門的，莫非就是他們？」

方方還想說什麼，濃烟中馬蹄聲响，一匹白馬白袍的白面人尤如騰雲駕霧般在濃烟中出現。

「是『關外馬王』烏利多！」這次圓圓可認出他來了。

烏利多是女眞族皇室中的人，亦是女眞族中第一高手，想不到亦被棋王所羅致了。

白馬一出現，烟霧便漸漸散去，像拉開帷幕一樣。

方方說道：「看來『棋王』就要出現了。」

果然，四名步卒分列左右，棋王出現在黃車白馬之後。

棋王一派文士的打扮，羽扇儒衣，三綹長鬚，紅顏黑髮，看去只有四五十歲的年紀，但一點也不像一個大奸大惡之人。

他坐在一輪鎏金六輪車之上，他的身旁，兩個紅衣少女，這兩人不但圓圓認出來，連甜甜也認出來，她們正是「蛇蝎仕女」苗紅、苗絳二姐妹。

苗氏姐妹，是羌山苗人，以往絕少踏足江湖，但十年前却突然與緻聯手出羌山，結果攪得江湖盡是風雨，欠下了不少血債，結果六大門派揚言要聯手對付，苗氏姐妹亦知六大門派並非講笑，於是速速退回羌山。

圓圓亦認出了棋王身後的一個大胖子，他是「萬象山莊」莊主，名字亦叫萬象，萬象人如其名，不但人如其名，胖得象一般。但其行動却恰恰相反，別看他胖呼呼，却是江湖上一流的輕功好手，比起飛象來，有過之而無不及。

有人曾經說：萬象是第一批闖陣失踪的，但現在看來，他的失踪，是不過他早就是棋堡中人。

棋王捋鬚笑道：「想不到你們幾個乳臭未乾的小子，幾乎把我這棋堡攪得天翻地覆。」

甜甜低聲道：「看來，這傢伙好像是易過容的，我怎麼也想不出有這麼一個人，不但能通曉奇門怪陣，而且能羅致如此多黑道的高手來。」

棋王又道：「開始我太過輕視你們了，直到你們能從這裏走脫之後，我才知道，你們這幾個小子丫頭，實在出乎我意料之外。不過，你們却再自投羅網，今天我決不能再放過你們了。」

方方一笑道：「棋堡中人，手下敗將。我們又何曾會怕你呢？」

棋王哈哈大笑：「這位方少俠，你年輕却機智過人，我也極之佩服，不過，我棋王是從來不做沒有把握的事的。」

棋王

現在棋王的確有十分把握，起碼有一件事足可以令方方他們震驚的，他們拋出一具屍體來，是武當派掌門人黑龍道人的屍體。

棋王冷笑道：「你以爲我這裏任得你們胡作非爲的嗎？要不是這牛鼻子不知好歹來惹事，即使你們有十條命，本座都叫你們不够死！」

武當掌門人黑龍道人，當今武林數一數二的高手，他都死了，這的確叫方方他們震驚。

方方問甜甜及圓圓：「我們有可能衝得出去嗎？」

甜甜答：「沒有！」

方方道：「連一分機會都沒有？」

甜甜道：「或者只有二分。」

方方嘆道：「棋王果然不是那麼簡單的人物。」

這時棋王却奸笑着道：「年輕人，你們不要妄想了，你們是不可能衝出去的，這裏不但有連黑龍道人也打不過的高手，亦有十個恐怕連費東南也應付不來的陣勢，你們又如何衝得出去呢？」

接着他又道：「不過，本座可是個愛才如命的人，你們幾個娃子，可以講是棋堡成立以來，最難應付的一夥，本來我要你們今天都死在這裏，不過這樣實在太可惜一點。」

方方問道：「你的意思是要我們投降了？」

棋王道：「當今武林，自稱天下第一的不少，但他們都一一死去了，你想想，這武林天下，不出三年，就可以全部稱臣在我棋王之下，哈哈，所謂識時務者爲俊傑，假如你們肯歸順我的話，本座不會虧待你們的。」

甜甜說道：「你不怕我們將來會造反嗎？」

棋王哈哈大笑道：「造反？你們看看這些，我的手下那個不是江湖上頂頂有名的高手，他們不是很忠於我嗎？我要你們歸順我，當然自然有辦法令你們乖乖地聽我的說話。」

圓圓說道：「你想我們像黑衣人那樣麼？」

棋王道：「不，那些只是不肯歸順我的人，才有如此下場。」

想不到這人看似文雅之士，心却如虎豹。

方方想了想道：「自古有道：擇明主而侍之。」

棋王道：「有理有理。」

方方道：「可是，至今我却不知你是何許人也，又叫咱們如何能隨隨便便聽你指揮呢？」

棋王道：「你不必知道我是什麼人，你只要知道我是棋王，將來的武林盟主，就可以了！」

此人可眞囂張極了。

方方說道：「此話可不能令人信服的啊！」

棋王道：「信服二字，不在於口中之言，而是在於手段、本領。」

方方道：「可是，至今你還沒有拿出一些令人信服的本領來，又叫我們怎能心服口服呢？」

棋王道：「難道你沒有看到，連黑龍道人都死在我的手下，這都不能令你心服口服？」

方方道：「俗語道：雙拳難敵四手，你們這麼多人，合擊人家一個，當然可能不是你們的敵手啦！還有，黑龍道人的死，我們又沒有親眼目睹，如何能令我們信服呢？」

棋王又哈哈大笑起來，道：「好！今天就讓你們開開眼界，好令你知道我棋王的厲害！」

方方的算盤正是這麼打的，他心知假如强行衝出去的話，沒有多大的勝算，不如激他來個單打獨鬥，希望能把他的手下先除去，這麼一來，就好辦得多了。

方方正想間，棋王巳經令步卒二人出來挑戰。

他道：「他們這一套叫做連環劍法，看你們又如何破得？」

小紅小靑亦搶先跳出陣，雙方一觸即發，四人兩刀兩劍，大戰起來。

所謂連環劍法，方方及圓圓巳經見過，就是當日那黃衣卒殺手所施展的那一套，看上去只攻不守的劍法。

圓圓亦試過她的厲害，那天不是在方方啓發之下，以險招致勝的話，圓圓根本沒有可能攻破他這套劍法。

當日，黃衣卒殺手只是一人，而這套劍法其名爲連環劍法，不想而知，兩個人聯手的話，其威力又大大不同。

果然，一個人的劍只能劍劍連環，但兩個人聯手，就變成了千劍連環，威力比一個人施展出來時，又何止勝過十倍。

小紅小靑，自幼隨甜甜習武，其璇璣劍法，又是江湖中一絕，但她們此時却如面臨石壁，不但不能攻入對方的刀網之中，而且好幾次差一點喪生於對方的突然反攻之下。

方方問圓圓：「圓圓可看得出，這是誰家的劍法。」

圓圓道：「看不出，可能棋王的話不假，是他創出來的。」

甜甜道：「方哥哥可看得出如何破這套劍法麼？」

方方道：「假如單打獨鬥，我還有些把握。但他們雙刀連環，眞的不知如何應付。」

甜甜道：「現在看來，小靑小紅她們的確打不過他們了。」

方方道：「或者可以打得過，但是小靑小紅她們起碼亦會有一個死在對方的刀之下。」

甜甜道：「的確如此，好幾次見小靑巳經足可以殺死對方一人，但她亦必然會死在另一人的刀下。」

方方道：「這一套劍法，完全是爲對付武林中人而設的。」

圓圓道：「何以見得呢？」

方方道：「這不難發現，這套劍法要破的話，首先要有一個人敢犧牲，以自己的命去換取對方的命，但武林正道，都是俠胆仁心，假如我肯犧牲的話，你又如何肯讓我這樣做呢？必然出手相救，結果呢？能相救的，就不能破其刀網，救得不好，兩人都要死在對方的刀下。」

大家又看了一會，四個人還是未分勝敗，不過小紅小靑又攻不下，元氣大傷，漸漸巳處在下風了。

圓圓突然道：「啊，有辦法了。」

方方道：「圓圓你是說，要破此刀網，只有在背後才有一處破綻？」

圓圓道：「是，江湖上曾經有一種武功，叫『前後十八式』，這套武功面對面的招式完全是虛招，而竄到對方背後的一擊，才是殺着，爹曾經說過這套武功不見得光明正大，不准我們練，但我却十分好奇，偸偸地學了，想不到今天有使用的機會。」

甜甜道：「面對這班魔頭，不是光明不光明的事了，問題是這套武功你可否練得好呢？」

圓圓道：「姐姐放心，相信我還可以應付得來的，我現在就下去替下小紅小靑她倆。」

方方、甜甜連忙叮囑：「千萬小心才好。」

棋王見對方兩個丫環，居然與自己的手下打了過戶招，仍然不致敗落，心中亦暗暗吃驚，如今換了一個南宮圓圓，初時他還有些憂慮，南宮世家是天下武功無所不知的武林世家，難道眞是被她看到破解之法。

可是三兩招才過，他心中冷笑道：「這丫頭只是虛有其名罷了，連璇璣宮兩個奴婢都不如。

「前後十八式」表面上的招式眞是平庸得很，但到棋王看出有些不妙時，巳經太遲了。

南宮圓圓突然以劍彈地，借力翻空，曲腰而下，這幾下動作只在一眨眼之間，圓圓如神一般落到兩個卒殺手之後。

兩個卒殺手正爲突然失去影踪的圓圓發怔，圓圓巳咬牙揮劍橫削，一招「橫掃千軍」，兩個卒殺手巳經變爲四截。

圓圓上來，不過二十招，但是巳經香汗淋漓，面色微白，可想她使出這二十招用了多少血與汗。

棋王更是面色大變，他創這一套劍法，從未失過手，現在却被一個十多二十歲的女娃子破了，如何不令他震驚。

但是他居然還笑得出：「好，果然靑出於藍勝於藍，南宮姑娘果然了不起，不過，下面這一套『馬形拳』，你可要小心了。」

方方唯恐圓圓有失，連忙跑出來，說道：「好！就讓在下試一試棋王之『馬形拳』！」

「關外馬王」烏利多早巳滾鞍下馬。

方方拱手道：「久聞前輩大名，不知道前輩爲何離鄉別井，遠來江南，屈居在他人之下呢？」

烏利多不料方方有此一語，當場不知如何回答。

烏利多此人雖然是女眞族第一高手，人却是不正不邪之間，他很少涉足中原，這次在棋堡中出現，顯然有些不尋常。

方方見他不答話，也不再說了，他見烏利多手中沒有任何兵器，也把「飲泉」劍解下，交給一旁的甜甜。

烏利多擺開一個架式，好像「勒馬昂首」一般，道：「少俠，比武之場，來不得半點粗心大意，你可小心點。」

方方也拱手道：「前輩，請賜招！」

「馬形拳」果然是一套玄妙無比的拳法，而且他雖然稱爲拳法，但實際上稱爲步法更爲適當。因爲從拳法看來，與少林的羅漢拳差不多，唯一不同的就是其加入了一些刁鑽的招數，但步法就大大有異於江湖上的一般武功了。

方方不敢輕視，亦不敢急攻，只是小心翼翼地在游鬥。

他發現最奇妙之處就是烏利多脚下所走的步法永沒有直綫的，無論一進一退，都是「之」字形一般。

從理論上說，直綫是最短，「之」字形無疑是把直綫拉長了，但是他這套拳法走起「之」字之時，却不但飄忽，而且神速。

假如你在後退，無論你退得多快，他在四步之內一定會追上你，同樣，假如你在前進的話，無論你進得多急，他同樣可以在四步之內擺脫你。

更奇妙的是，「之」字形走法，看上去很簡單，但是在烏利多脚下，就十分不簡單了。他一脚在地，另一隻脚離地，開始邁步之前，你很難估計他會向那一個方向移動，總之，你眼前一閃，他可能出現在你的前面，或者後邊，或者左右，叫個防不勝防。

方方一開始就處在十分被動的地位，對方連攻了三十八招，他居然未能反攻一招。

方方武功勝在出自世外高人傳授，加上他又極具武學之稟賦，所以身手極之敏捷，往往看上去這一招非中不可，偏偏在千鈞一髮之際又讓他躲過。

他躱過了三十八招之後，突然記起師傅之教導，假如遇上江湖上一些詭秘的武功，最佳的辦法就是以靜制動。

果然，從第三十九招開始，他便沒有那麼吃力了。

在這個時候，誰都會考慮怎樣去進攻，世界上沒有人願意永遠在挨打的地位。

可是他的進攻還是快一點，起碼他對這套拳法的認識還未够深刻，或者說：馬形拳的防守中反攻，其招式更加奇妙。

方方欺身而上，烏利多退一步立刻進二步，「之」字一飄而繞到方方的左側。

方方右拳巳攻出，却未收回，烏利多就在這個時候一連打出九拳。

方方大叫不妙，急忙順勢一個急轉，左臂掛拳，架着了烏利多八拳，却仍然擋不住他第九拳，正中腰間。

幸而方方順着拳勢，曲腰翻滾在地，卸去一部分力量，但他仍然被打得隱隱作痛。

烏利多又到，方方一翻而起，他一連退了八步，但烏利多左飄右閃，他緊追在後。

在這連退八步之中，方方心裏就盤算好，要破馬形拳，非要使出六合步法不可了。

主意一定，不退反進，幾乎與烏利多面貼着面，這一刹那間，雙方都拆了不知多少招，而脚下也不知換了多少個步位，依然是大家幾乎面貼着面。

烏利多面色大變，他再東西飄蕩，一步六變，但方方仍然是緊纏不放。

棋王初時還陰陰作笑，但這時也面色大變了，顯然他創的馬形拳法不及六合步法之奇妙。

他創「馬形拳」完全是爲了對付費東南的璇璣劍法，當日他就是憑着這套拳法，把費東南打個重傷，但想不到璇璣宮主竟然在臨死之前悟出六合步法，而六合步法正是馬形拳之尅星。

烏利多被緊逼之下一躍昇空，希望以這招「飛馬衝天」突破方方的糾纏。

他躍上半空，方方亦躍上半空，半空之中烏利多覺得後腦急風疾到，心裏想，此命休矣，萬念俱灰，眞氣一洩，半空墜落。

但他覺得很奇怪，他居然沒有死，那打向他天靈蓋的一拳突然變得極之溫柔，溫柔得像慈母愛撫孩子的頭髮一樣。

他跌在地上，雙眼瞪得很大，他知道是方方手下留情，他感激地望方方一眼。

方方微笑拱手道：「前輩承讓了。」

但棋王却沉不住氣，他足下一頓，人從鎏金椅上飛起，直落方方前面，道：「方少俠果然好身手，這套六合步法不知又是何人傳授？」

方方也暗吃一驚，棋王居然看得出他這套是六合步法，於是道：「棋王果然好眼光，六合步法是璇璣宮的武功，當然是來自璇璣宮主了。」

棋王罵道：「我不信，費東南那渾蛋中了我三掌，那有不死之理。」

方方怒道：「想不到你亦算一方之主，口中却如此不乾淨，你沒有看到，璇璣宮少主人，就在你前面。」

棋王被他此言一窒，當場面上忽紅忽白，哼了聲道：「費東南尚不是我的對手，你還是乖乖地束手待捕，否則我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方方正氣道：「士可殺，不可侮，你這喪心病狂的人始終有一日要失敗的。」

棋王冷笑道：「好！讓你到黃泉之下，再看着我登上武林至尊的寶座。」

突然，甜甜高聲道：「慢着！」

方方知道她一向聰明過人，必然有重要的說話對他說，於是也暫時不理棋王。

甜甜拉過方方，低聲細訴了一番。

苦鬥

棋王的武功有多高？

方方不知道，就像他的出身一樣，一直到他與棋王對拆了一百招以上，他仍然無法看清楚這一代梟雄，眞是高深莫測。

同樣，棋王亦十分驚奇，眼前這位名未經傳的無名小子，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他已經一次又一次地低估了這位後起之秀。

雖然他稍佔上風，但是他起碼已經換過好幾種武功，但仍然無法置方方於死地，他也覺得六合步法，眞的奇妙無窮。

而方方呢，當然是越來越感到吃力，雖然六合步法使他越來越有信心，但他知道，如此再打下去，棋王必定可以找出破解之法，因爲天下間的武功，是沒有永遠勝利，永無破綻的。

不過，他亦開始發現棋王的武功玄妙之處，他覺得在棋王的帶引之下，他們好像在比武，又好像在對奕。

自稱棋王，言下之意，便是棋中之王，他的巢穴叫棋堡，有如九宮，他的陣叫棋陣，五明四暗九路兵馬，陣前的一條小河，更似是棋盤中的楚河漢界。

棋王的武功，更似下棋時運起三軍，不但可以千變萬化，而且大異於江湖上一般的武功。

好像「連環刀法」，棋盤中的兵卒，單獨在一起並不足懼，但連環在一起，就決不可輕視了，或者你可以殺死他其中一個，但無論你武功如何之高強，亦要死在另一個手下。

又如「馬形拳」的步法，就更似棋中的馬，之字形的一進一退。

還有車殺手那麼橫衝直撞的武功，以及飛象那一種卓絕的輕功飛躍。

可惜，他們的武功雖然十分詭秘，但是正如每一隻棋子一樣，都可以置任何一個高手於死地，但亦有其缺點。

但是他們連成一起，互相配合的話，對於你任何單獨的門派，或者毫無配合的進攻，就顯得事半功倍了。

而棋王的武功，就像集所有車馬炮士象卒的長處於一身，假如眞的有這麼一種武功，要找出他的缺點的確很難。

方方突然又想起在璇璣宮意外發現的「棋陣」雖然至今他還未想通其中的奧妙，但是他覺得這一局棋的開局，與現在的棋堡棋王絕不會沒有關係。

棋王與璇璣宮有什麼關係呢？

高手過招，最忌分心，方方這一刻想的東西太多了。

他漸漸覺得眼前的棋王，好像不止一個而是有時六個，有時三個，有時甚至九個，而每一個棋王又用不同的武功從各個方向向他攻擊。

他急忙收歛起分心，打醒精神，可惜太遲了，棋王已把握着這個機會，一招「雙車拍門」直向方方胸前打去。

方方驚中不忙亂，不退反進，身形向直一闖，居然在雙掌之中衝了出去。

棋王叫一聲「好」，轉身起雙脚，分踼方方左右，身前一拳，帶着雄厚的勁力，打向方方咽喉，好一招「馬後炮」。

方方急急後退，再疾斜飛翻空。

棋王大喝一聲，足尖微踮，人亦躍高七、八尺，尤如空中飛象。

半空中，方方見到四面八方都是掌，這千掌萬掌，又突然變成一拳。

這一掌來得太急了，方方知道他無法再避得開這一拳，於是把牙一咬，將全身功力，集中一掌，與棋王一拚。

雙掌在半空中以全力拚了一掌，「啪」的好响亮一聲，兩人迅速分開。

棋王連退數尺，但身形不亂，翻身落地，看來他內功比方方好。

方方硬拚一掌之後，大叫一聲，人飛起數丈，動作已似乎有些不受控制，好容易才勉强斜飛落地。

棋王在冷笑，可是很快他便笑不出來。他看到了一件意外得很的事。

他曾經考慮到他必然會戰勝，因爲他是沒有十足把握就不做的人。

果然他勝了，方方看來是受傷不輕。

他意料中，方方一傷或者死了，甜甜以及圓圓等人必然會與他拚一死戰，他已吩咐好身旁的部下如何應付。

但他沒有想到，甜甜等人沒有這樣做，反而迅速拖着受傷的方方返身便走。

他不明白，甜甜的身後正是自己的巢穴，而自己已守着這唯一的出路，甜甜轉身向後而逃，這不是自尋絕路。

他突然明白過來是什麼一回事了，他急喊：「快追！」

× × ×

可惜一切太遲了。

甜甜等人已經進入了他的巢穴，他的棋堡之內去了。

假如換了別人，棋王可能還不致如此吃驚，但眼前的是璇璣宮少宮主費甜甜。

棋堡，按「混元九宮陣」陣法而建，易守難攻，甜甜能够想出這個辦法來，她又豈有不知這其中之利害呢？

棋王這時亦禁不住長嘆一聲道：「今日若不除去這幾個小子，他日必然成爲我之心腹大患矣！」

在他身旁的「蛇蝎仕女」苗紅道：「大王，你又何必長他人之威風，滅自己的志氣了，這幾個小子雖然佔了棋堡，但不一定可守得住呢！」

棋王道：「當然，我不會如此罷休的！你速去調那些黑衣人來。」

× × ×

那一邊，甜甜進入棋堡之後，把方方先交給圓圓，自己迅速巡視了一週，這裏果然不出她所料，正是「混元九宮陣」的建設。

她馬上吩咐小紅、小青二人如何守着這陣勢，然後又去看方方的傷勢。

方方這時已經昏迷過去了，他挨了棋王一掌，傷勢不輕，再加上被拖着匆忙而退，血氣翻騰，結果支持不住，昏倒過去了。

圓圓正不知如何是好。自己父親已經中毒失去了本性，現在就像廢人一個，如今心上人又身受重傷，危在旦夕，眼淚早已汩汩而下。

甜甜突然想起當日在祖師祭壇發現鎖宮三寶之一「璐露丹」，於是急忙從懷裏拿出一個錦盒打開，把兩粒「璐露丹」一粒讓方方服下，另一粒則讓南宮驥服下。

「璐露丹」是用千年古玉，研成粉末，於甲午之年午時午刻，於置在泰山之巔，吸取天上神露而泡製成的，是一件曠世奇寶。

果然，方方服下之後，面色開始紅潤，四肢也不再冰冷，甜甜替他推拿過心脈，然後點了他的睡穴，讓他好好調息。

至於南宮驥呢，他一服下靈丹，不到半個時辰，已經開始回復自然，只見他突然緊閉雙目，渾身上下一番顫抖，然後深吸出一口氣，頓時像從惡夢中驚醒一樣，瞪大雙眼，望着自己的女兒圓圓以及甜甜，一時間不知說什麼才好。

圓圓愛父心切，眼看南宮驥雖然醒了過來，却像傻了一樣，心中大急，上前扶着父親，急道：「爹……爹……我是圓圓啊！」

南宮驥緩緩伸出一隻手來，緊握着圓圓的手，有些激動地說道：「我不是在做夢嗎？」

圓圓道：「不是！爹，你不是在做夢，圓圓就在你身旁啊……」

她哭了，亦笑了。

南宮驥道：「這裏不是在棋堡之內嗎？你們可怎麼進來的，是不是棋王那賊已經死了？」

圓圓道：「這說來話長了，我先給你介紹，」她指着甜甜道：「此乃我金蘭姐姐費甜甜。」

費甜甜當下亦以後輩之禮跪拜南宮驥，並道：「前輩，我與圓圓妹妹已效女英娥皇，結爲同心，前輩是圓圓的父親，亦是甜甜之父親也。」

南宮驥不解地望了望圓圓，圓圓不禁玉頰透紅，把這前前後後的事簡單複述了一遍，並道：「女兒不孝，未經父親之旨，私定終身，望父身恕罪！」

南宮驥一代英雄，此時亦不禁流下了英雄之淚，他一手執着圓圓，一手執着甜甜，說道：「爲父又怎會責怪你們呢？今日若非你們，爲父又如何能脫離這人間地獄。」

又說道：「唉！你兄長已不幸身亡，想不到我失去了一個兒子，却多了一個女兒，方方這孩兒英雄少年，世上難能，圓圓，你可不能再像以前那般刁蠻任性才好啊！」

慈父之言，句句點在心頭，患難中的親情，更是人世之溫暖。

就在這個時候，黑衣人來進攻了。

但甜甜早就有此準備，黑衣人完全受制於人，只懂得瘋狂衝殺，但來到這奇陣之中，就完全沒用了，甜甜指揮着青紅二婢，亦不用兵器，只是來一個點倒一個，使他們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轉眼間，三十多個黑衣人全被「點倒」了。

「蛇蝎仕女」正要把第二批黑衣人驅入棋堡之內，棋王阻止了她們，他說道：「不用了，我早料到如此，是沒有作用的了。」

苗絳道：「大王，不如讓奴婢上前去試一下？如何？」

棋王道：「你不是他們的敵手，上前去不是白白送死！」

苗絳不服道：「大王……」

棋王打斷了她的話，道：「你不用再說了，本座自有主張！」

棋王語罷，人已一飛衝天，落在左面炮台之上，只見他大喝一聲，突然之間，平地隨他喝聲之起，冒出滾滾流水，流水自湧向棋堡，大有把這個堡吞去之勢。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棋堡之外，也不知什麼緣故，只聽得「轟隆」一聲，滿天沙石。

沙石恰好落在棋堡門前，形成了一條土壩，把洪水擋住了。

洪水再高，石壩亦在增高。

棋王冷笑，拋出一把不似暗器，又似暗器的東西，洒落在土壩之上。

圓圓被剛才一場「水土之戰」看得如痴如醉，他想不到天下間除了武功之外，還有這樣的一些比鬥。而這些比鬥比武功對招，毫不遜色。

如今棋王的「水」被甜甜的「土」阻住了，棋王却拋出一些很微細的顆粒洒落堤壩之上，這些是什麼東西來的呢？這小小的東西又能破壞龐大的堤壩嗎？

這些顆粒都是碧綠色的，一經接觸泥土，馬上長出一些小芽來，原來是一些種子來。

當然這不是一般的種子，而是一些不可理喻的種子。

那些小芽轉眼間已長出枝葉來，枝葉長得很快，枝葉又長成一些藤蔓般的植物來。

這植物開始只有筷子般粗的，漸漸就開始變大了，而且分出許多分枝出來。

一般的植物從播種到成樹，最快都要幾個月光景，但眼前的這些植物，其生長快得可以用肉眼看得出。

圓圓看在眼內，不由得驚叫起來：「這到底是什麼邪術？」

甜甜道：「這不是邪術，我曾聽世間上有一種叫『魔鬼藤』的植物，生在滇南十萬大山深谷之中，其種子經過一種藥物的浸製之後，其生長率會快得驚人。」

圓圓道：「那麼棋王的企圖又是什麼呢？我們這裏又不是花園，他種些花花草草來幹什麼呢？」

甜甜道：「你有所不知，這些植物對人類沒有什麼害處，但現在它長在堤壩之上，一方面吸取土壤的成分，使泥土鬆散。另方面，它的根又深深鑽入泥土之中，把泥土逼開一條條裂隙，這樣，水就順着這些裂縫滲進來。漸漸，這堤壩就會坍倒了。」

圓圓聽了咋舌道：「眞的這麼厲害？但既然它又無毒，又不會傷人，我就不怕它了。」

甜甜道：「妹子是說用劍把它砍下來嗎？」

圓圓道：「可能嗎？」

甜甜道：「我想這也是一個辦法，這植物也是有生命的東西，砍死了它便不會再長了。」

圓圓道：「好！妹子就去。」

這時候，那株「魔鬼草」已長成碗口般粗，而且迅速的向四週蔓延，已經把整個堤壩上上下下掩蓋翠綠一片。翠綠之下，已經開始有小小的水流出來了。

圓圓不敢再怠慢，手提利劍，飛身上堤霸，手起劍落，向「魔鬼草」處直砍。頓時滿天碧綠，到處盡是藤葉。圓圓砍了一輪，四週一看，她雖然砍倒了不少，但是「魔鬼草」的生長速度比她的動作還要快，她砍掉了一遍，它却長出了更多的。

圓圓想，這不是辦法，要砍死它，必須向其主莖處着手，主意一定，她便一邊揮舞手中寶劍，一面從葉子下面尋找其主莖。

終於她找到了，她咬了咬唇，揮劍便砍，誰知大大出乎意料之下，這主莖堅如硬鋼，她一砍之下，竟然不斷。

圓圓皺皺眉頭，然後再運足十成功力於劍刃之上，猛力再砍下去。

「鏗！」的一聲，「魔鬼草」不但未被砍斷，手中的劍却斷了，人亦被反彈數丈之遠。

甜甜看在眼裏，急忙亦飛上堤上，向圓圓道：「妹子可沒事嗎？」

圓圓說道：「人沒有事，但這怎麼辦呢？」

甜甜道：「妹妹用這『飲泉劍』再試試。」

這時候，他們已感到脚下微微移動，堤壩之坍毀，可能就在片刻之間。

圓圓也不顧得那麼多了，接過「飲泉」寶劍，奮力狂砍。

這一砍，又幾乎使她跌倒了，不是沒有被砍斷，而是斷得太易了，剛才還堅如硬鋼之藤莖，一遇上「飲泉劍」，便如腐木。圓圓用盡全力，何不失去重心？

說也奇怪，主藤一斷，「魔鬼藤」便死了，這傢伙長得快，死得也快，轉眼間落葉枯藤，碧綠的一片變成了枯黃的一片了。

× × ×

棋王正在洋洋得意，心想你堤壩雖堅固，但怎敵得過我這奇珍之物。

誰知轉眼之間，只見藤死葉謝，化作塵土，不禁勃然大怒。雙手一揚，炮樓中已捲出一條火龍，直撲向堡去。

火龍沾到枯藤，更如火上加油，熊熊地把整個棋堡包圍了。

甜甜叫了一聲：「好！棋王你已黔驢技窮了。」隨即指揮小紅小青，把陣勢發動。

只見堅固的大堤這時却突然不摧自毀，堤上的大石紛紛跌落洪水之中，掀起了數丈高的水柱。

水柱把大火擋住了，水撲滅了火，火亦燃乾了水。

連一直沒有出聲的南宮驥亦道：「這一招叫做以他之水，滅他之火，妙極，妙極！」

突圍

棋王眞的黔驢技窮嗎？

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 × ×

夜臨棋堡，幾番鏖戰的棋堡這時變得十分寂靜，寂靜得不尋常。只有天上的星斗在閃動，沒有一點微微的聲音。

甜甜他們都覺得有些疲倦了，幸而堡中能食的東西不少，也不差，他們當然不與棋王客氣了。

食罷，南宮驥道：「費姑娘，一天來你辛苦了，老夫却沒有什麼做，現在對方可能暫時不會採取什麼行動，不如你們先去休息，這裏就交給我與小女好了。」

甜甜道：「前輩那裏的話，你大病初癒，理應多些休息才是。」

圓圓道：「姐姐你不要爭了，不如上半夜由我與家父守陣，到下半夜，才交給你們三人好不好？」

甜甜見推辭不掉，也就答應了。

就在這個時候，方方醒了。

他醒來第一句話，却是道：「大家有沒有聽到那些奇怪的聲音？」

他受傷被救入棋堡內，已是意料中事，因爲在未與棋王交手之前，甜甜已想出這個計劃，能戰勝固然好，但不能勝的話，佔了棋堡就是最好的自救方法。

他醒來見到各人都安在，也沒有什麼担心的了，而自己呢？不但傷勢痊癒了，而且比以前更加精神飽滿，內力也更加充沛，他不知道自己曾服下了「璐露丹」，但也知道只有一些靈丹妙藥，才能够令他如此。

其實他一早便醒了，不過他一醒來就被一種很特別的聲音吸引着，所以他一直沒有出聲。

現在每一個人都聽見這種聲音了，那是一種「的的得得」般的輕輕敲擊聲。

不，這好像是兩個人在一個什麼聲音都沒有的靜室中下棋，棋子碰撞着棋盤所發出的聲音。

「的的得得」的聲音越來越大聲了，也越來越扣人心弦。

就像兩軍對壘，紅黑雙方開始佈陣。一場生死大戰即將爆發。

果然，聲音突然一轉，「的得」之聲突然加速。

如揮兵五路，誓師征伐，戰車隆隆，戰馬嘶嘶，楚河自古無平靜，漢界從始起紛爭。

炮聲响、烽火燃，琵琶奏、鳴鏑聲，壯士如今出雄關，不知何日始得還。

洒淚別親人，凄凄路上行，萬里戎兵萬戰將，誰無妻兒誰無娘？

聽得衆人兩淚交流，鬥志殆盡，戰意全消。大家連忙打坐調息。

「的得」聲又變，變得急，變得速，就像兩名棋中高手，中場爭奪，你攻我守，一步一子之間，却毫不用再思考。

有如沙場肉搏，仕卒見紅，策長車殺萬路，跨戰馬鬥千兵。血染袍甲，肝胆塗地，軍中主帥一聲令，萬炮霹靂震山河。

聽得衆人熱血沸騰，直衝上腦，五臟翻滾，肝胆欲裂，小紅、小青、圓圓三人首先把持不住，一聲嬌呼，暈了過去。

甜甜亦有如搖搖欲墜，她雖然拚死運功抵抗，但亦漸漸支持不住了。

奇怪的是，只有方方，南宮驥兩人，雖然也感到頭昏腦脹，渾身不適，但亦不至於那麼嚴重，大概是服了「璐露丹」之故。

那魔音繼續在響，響聲中，兩條紅影像鬼魅般嘯嘯而至，踏玄門，闖九宮。兩把長劍轉眼之間而闖進棋堡之內。

方方、南宮驥二人那敢怠慢，借着陣勢之利，揮劍直向紅影殺去。

來人正是「仕女」苗紅、苗絳二女。兩人均是羌山中的邪魔妖女，殺人不眨眼之輩，不知何故，與棋王臭味相投，竟然下嫁了他。

她倆見堡中殺氣漸消，最後連一點動靜都沒有了，以爲裏面的人都被棋王之「

戰棋魔音」震亂了心脈，昏死過去，於是雙雙出動，闖進堡內，企圖拿人。

誰料她們剛踏入九宮，兩度流星般的寒光已閃到，苗紅首當其衝，被南宮驥一劍刺中，當場死去。

南宮驥當日失手被擒，在這裏被百般侮辱，如今百種憤怒，已聚在劍刃之上，苗紅心高氣傲，輕敵大意，如何閃得開這凌厲的一劍。

方方則見來的是一個女子，他初出江湖，未知「蛇蝎仕女」苗絳的劣行，因此未盡全力，苗絳可算得死裏逃生，但亦被方方刺中手臂。

南宮驥在旁見到了，大呼：「方少俠，這人心如蛇蝎，萬萬留不得。」

方方一見岳丈大人之言，亦覺得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當下劍勢不減，一晃三變，再次刺向苗絳。

可惜太遲了，苗絳亦不是泛泛之輩，三兩個身形，避開方方的劍。

方方見苗絳竟然逃去，急追再刺，但苗絳已逃出陣去，方方一劍只能刺中堡前的大石柱中，激起「噹！」的一聲。

好不清脆的一聲，亦正因爲這一聲，而解救了方方衆人。

方方手中之劍，正是璇璣宮之寶物，「飲泉劍」擊在大石之聲，豈同凡响，這响聲劃破中天，把棋王之「戰棋魔音」打得頓時破碎。

棋王見兩仕女一死一傷，大爲出其意料之外，於是把魔音奏得更緊更密。

但是正所謂邪不能勝正，方方剛才那意外的發現使他異常驚喜，於是他亦打坐盤膝，運功於中指，食指之上，彈劍爲樂，以抗棋王之魔音。

果然，「飲泉劍」聲一响，「戰棋魔音」就變得相形見拙了。

魔音暴戾，劍聲柔和，劍聲一起，魔音破碎。

柔和的劍聲喚醒了甜甜，也喚醒了圓圓及小紅和小青。

一曲既終，魔音已不知所去了。

× × ×

他們總算又打了一場勝仗。但是依然被困在棋堡之內。

棋王暫時無法攻進來，但是他們亦無法突圍出去。

因爲棋王不但在這建築物之外設下了重重的奇門邪陣，而且還把棋堡的所有兵力，都設在各路之中，更重要的是，一百幾拾個黑衣人，被驅至第一綫扼守，假如方方他們要突圍的話，首先就要與他們搏鬥。

棋堡內的食物終有一天要吃完的，吃完之後他們再無法突圍的話，那將不是戰死，而是餓死。

今天已經是被圍的第十天了，方方他們把堡內能吃的東西已經全部吃光了。

白天，他們曾試過用各種方法去突圍，結果都失敗了。

現在，夜幕已降臨了，他們已經一天一夜沒吃過一點東西。

連足智多謀的方方以及聰明過人的甜甜，也想不出一個好的辦法來。

「棋堡後面的峭壁會有出路嗎？」這個問題不知道是誰提出的，但是這個問題已經不是第一次提出的了。

「依我看，一定有，可是我們一連找了十天，依然看不出一點兒蛛絲馬跡來。」甜甜嘆口氣道。

方方亦道：「對，一定有出路，有人曾經在棋堡小河對岸一連觀察了一個月，却從來不見棋堡中人從那裏出入過。」

圓圓道：「那麼說，他們的確有另外一條出入道路。」

南宮驥却道：「我想，即使有的話，亦可能被棋王封死了，或者毀了。」

大家相信這可能是事實。

甜甜再一次巡視了外面的一周，正在沉思之中。

方方問：「甜甜，可想出其破解之法嗎？」

甜甜嘆了口氣道：「方哥哥，你怕死嗎？」

方方臉露苦笑，道：「妳這話怎說的，假如怕死的話，我們便不來這龍潭虎穴了。」

甜甜道：「好！這陣不是沒有破解之法，不過，我們之中，肯定有一半人要死在這裏。」

方方道：「既然這樣，我方某人無能，願掩護你們突圍出去。」

甜甜亦苦笑，道：「那麼我亦至死相隨。」

南宮驥道：「不能這樣，老夫年紀已一大把了，離那極樂世界已經不遠了，今天若不是你們相救，至今還是人不人鬼不鬼一名，而且將來鏟除棋堡，消滅棋王，少不了你們這些青年人，就讓我來掩護你們好了！」

小青小紅亦爭着道：「大家不要爭了，這件事交給我們姐妹好了，南宮前輩對奇門陣勢不大熟，而姑娘與方少爺亦身負重責，怎能此時死去呢，這個任務除了我倆之外，沒有再合適的了。」

圓圓亦道：「好！我就帮小青小紅她們一手，好讓你們安全突圍出去。」

方方含着熱淚道：「大家不要爭，這事就交給我和圓圓兩人，甜甜你身負重任，不可輕生，南宮伯父，你請恕愚侄無能，不能保護你的女兒。」

甜甜沒有再說什麼，她知道方方的意念很堅決，而將來要破棋堡，她一定要趕回璇璣宮找史姥姥。

但南宮驥却道：「賢侄此話怎麼說的，我不會怪你這樣決定，不過，老夫決定亦隨你們去，你們不要再阻止我了。」

正是，生離死別，人生之慘事也，爲武林、爲親友，甘願捨身蹈火海，又是何等正氣凜然呢。

方方解下「飲泉劍」，交給甜甜道：「此乃璇璣宮之寶物，不可落在敵人之手裏，你收回它吧！」

甜甜不聽由自可，一聽如何禁得住一腔熱淚，她沒有接過寶劍，而是撲入方方的懷裏，痛哭起來。

方方摟着心上人，吻去她的淚珠，撫着她的秀髮，這個時候，他又能說些什麼呢？

連縱橫江湖數十年，飽嚐世人甜酸苦辣的老前輩南宮驥，此時亦不禁流出英雄之淚。

突然之間，方方覺得甜甜淚珠中黑影一閃，好像有什麼反映在這裏，他立刻輕聲道：「大家靜一靜。」

他掉過頭來，黑夜中果然有一條黑影，輕輕飄過來，方方覺得此人好像有些相熟，但一時之間又想不起是誰？

來者不知是敵是友，衆人急忙拭乾淚水，挚起兵刃，準備應變。

黑影之後，突然又多了一條黑影，而後者好像在追趕前者。

後者的無馬戰車，很容易被人看出他並不是誰，正是車殺手。

車殺手駕着戰車，一面追趕，一面發出一排排暗器，但前面那黑影，其步法却十分飄忽，暗器雖多，但不輕易打着他。

「是『白馬』烏利多！」方方首先看出來了，他對烏利多的印象最深！

「大家準備好暗器！」南宮驥經驗老到，吩咐大家好好應付車殺手。

戰車中打出的暗器更多了，有如流星劃亮了黑夜。

南宮驥雙手一揚，十把飛刀已飛出，圓圓、方方、甜甜及青紅二婢，亦先後揚出暗器，有袖箭，有飛鏢，亦有彈丸。

暗器在夜空中互相碰撞，激起如焰火般的火花。

烏利多已經走進了棋堡，他乘着這個絕好的機會，雖然他背上還是被一飛鏢打中了。

方方連忙上前，把他扶着了，一面又點了他背後六處大穴，先止住了血。

烏利多拱手，道：「承蒙大家出手相救！」

方方却道：「前輩言重了，前輩貪夜被追殺，又是何故呢！」

烏利多所中一鏢，幸而無毒，只是流了些血，他還支持得住，他這時搖頭嘆道：「大家有所不知，昔日與方少俠決鬥，烏某幸得少俠手下留情，撿回性命。烏某極之感激。」

又道：「但棋王生性多疑，以爲我與少俠有什麼交情，於是那役之後，把我軟禁起來。這幾天棋王忙於對付你們，我趁他們一時疏忽，逃了出來。今天如非衆俠士相救，我命亦休矣！」說罷，又要磕謝衆人。

大家連忙把他扶起，南宮驥道：「烏老兄，久聞其大名，想不到今天在此能見面，不知道烏老兄爲何遠離老家，在此屈居他人之下呢？」

烏利多滿面愧色，道：「唉！說來話長了，我在關北由於得罪了女眞王，被他手下武士追殺，我不得不逃入中原。但女眞王仍不罷休，千里追踪，我一時不愼，誤服了劇毒，即將死去之時，遇上了棋王，他救了我，我感其救命之恩，於是投在他之麾下。」

又道：「起先我以爲他武學高明，知識豐富，天下奇俠也。誰不知漸漸看出他狼子野心，但可惜自己已泥足深陷，難以自拔。」

方方道：「前輩，人非聖賢，誰無錯過呢？而一時之錯，又何必內疚，總之及時醒悟，仍是時候。我相信江湖中人，亦會諒解你的。」

烏利多道：「少俠說的是，被關之數天內，難得清靜，使我可獨個兒把前前後後想個透澈，終於決心重投光明。」

甜甜道：「前輩，其實你應逃出堡外，始是新生，而你却來這裏，豈不是再陷重圍，你又何必呢？」

烏利多道：「姑娘，我如逃出堡外，即使棋王不去追殺，但江湖中人又豈能一時諒解我呢？再則，昔日蒙方少俠手下留情，此時你們被重重圍困，我正好報恩之時也！」

南宮驥道：「烏老兄，你這麼一說，反把我弄糊塗了，莫非你有破解之法？」

烏利多道：「非也，大家不知，此處另有出路，但若非堡中之人，任你如何聰明，也不可能找到，如今讓我來帶你們出去了吧！」

衆人一聽，都高興若狂，這可謂絕路逢生！天註定他們命不該絕。

烏利多道：「這條秘密的通路就在我們上面。」

大家聽他這麼一說，不約而同齊齊向上面的天花板望去。

一般來說，假如通道在牆壁，或者在地板上，任何的機關多玄妙，也逃不過甜甜的眼睛，其原因是這些地方不但眼可以看得到，而且手摸得到。

但天花板便不同了，二丈多高。只能用肉眼去看，不能用手在每一吋地方去觸摸。

但甜甜仍然道：「天花板之上，必是頂樓嗎？難道頂樓與地下之間，這麼薄的一點點地方，有可能有一條通路嗎？」

烏利多道：「甜甜姑娘你說得不錯，這上面的確是樓上，但假如你從樓梯上的話，你不可能發現那條通路，只有從這裏上去，才可以知道這其中的奧妙，你們跟我來。」

說着人已一飛衝天，說也奇怪，那明明是用堅木做的天花板竟然被他一衝而開，竟然好像衝破一重紙這麼容易。

烏利多一上去，方方緊跟在後，他飛上去，不費什麼力氣，但人一穿過那天花板，奇妙的事就發生了。

這奇妙的事就是在穿過天花板那一刹那間，他的人像被一種無形的力量反彈了一下，人不自主斜飛出去。

方方在半空中穩着身形，他看到自己的身體正向樓頂衝去，片刻之間，方方又穿過樓頂。他的人又像剛才那樣，再被彈起，這次他進入一遍漆黑之中。

方方不敢大意，呼氣握拳，以防萬一，誰知這個時候，人已踏在實地之上。

這裏看不到任何東西，棋堡不見了，樹林也不見了，只見到一條在石壁中的通路。

眞是不可理喩的奇妙！烏利多正在通道接應他。

南宮驥、甜甜等人一一躍上了這裏，大家都禁不住一番喜悅。

但是南宮驥却道：「烏老弟，此道不知通向何處的呢？」

烏利多說道：「這是通向這崖壁的後面。」

南宮驥又問道：「是否只有一個出口呢？」

烏利多道：「我所知道只有一個。」

南宮驥道：「不知道從棋堡之外，來到那出口的地方要走多少時間呢？」

烏利多道：「這個大家不用担心，從那裏走，起碼要一個時辰才可以到達那裏，我們還來得及！」

方方道：「我想不必那麼長時間吧？不過，即使要一天的時間，我們也來不及的了！」

烏利多一怔道：「爲什麼？」

方方道：「恐怕通路出口之外，棋王已佈下天羅地網，我們一出去，豈不是白白送死！」

烏利多一聽，面色蒼白，道：「我眞不明白，你們是什麼意思。」

方方道：「你應該說，你是誰？」

烏利多道：「我是烏……」口中之言尚未道完，手中的劍已經出鞘。

好快的動作，但是他快，甜甜比他還快，寒光一閃，烏利多的一隻手已被齊肩砍了下來。甜甜劍勢未減，已抵着他的咽喉。

方方道：「烏利多已經死了，你不是烏利多！」

那人道：「你怎麼知道的！」

南宮驥道：「棋王是一個多疑又心胸狹隘的人，他如果懷疑一個人，絕不可能讓他在這個時候逃出來。」

那人道：「或者有意外呢？」

方方道：「你雖然一身步法，有如烏利多的『馬形拳』步法，但你只能學得他一半，我與烏利多交過手，他的步法我比你還清楚。」

甜甜道：「還有，假如車殺手眞的要用暗器殺你的話，你已經不可能活到現在了。」

那人氣餒了，他以爲自己扮得十分像，特別是方方他們正在絕路之時，更不容易發現他的眞相。

他不是白馬，他只是黃卒。

黃卒死去了，他自斷心脈而死。

× × ×

敵人正設下陷阱要他們中計，他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他太自信了，自信的人往往忽視一樣東西，就是他的陰謀被揭穿之後，他會有什麼結果。

這個結果就是，方方他們輕易地衝出了棋堡，原因就是既然棋王已把精兵全部集中到後山的出口外埋伏，那麼方方他們是沒有理由不從那只是空地一塊的棋堡之外那樹林中突出這重圍。

內奸

方方、甜甜、圓圓一龍二鳳大鬧棋堡，把這個江湖人聞之變色的鬼域攪得天翻地覆，那令人喪胆的魔頭棋王不但不能把他們捉着，而且損兵折將。

方方亦因此而一之間成爲江湖上最受人矚目的大英雄。

而璇璣宮呢，這個從來不涉足江湖，不問武林恩怨的地方亦不得不成爲羣雄聚首的地方。

少林無雷大師、武當新掌門麒麟大師、丐帮帮主王一飛以及南宮世家掌門南宮驥，還有六大門派的精英都齊集在這裏。

不過，儘管如此，他們至今還沒有想出一個攻破棋堡的計劃。

方方這次在棋堡中二出二進，一方面是靠他們本人的機智過人，另方面則是靠運氣。

假若不是棋王過低估計他們的話，他們是沒有這麼輕易在棋堡中亂闖的。

起碼，到目前爲止，他們知道，假如大家擺明車馬，面對面大會戰的話，他們未必是棋王的對手。

棋王本身的武功高深莫測，固然是極難應付，而棋王手下的那張王牌——那些迷失了本性的黑衣人，就更令人感到頭痛了。

要攻破棋堡，首先要把這班人解救，可是，到目前爲止，就算是最老資格的老江湖——丐帮老帮主王一飛，都無法知道棋王所用的那一種使人迷失了本性，但却不喪失戰鬥力的毒藥是什麼。

或者相信天下間只有一個人知道。

他就是「藥呆子」。

「藥呆子」與「劍呆子」、「書呆子」、「棋呆子」稱爲四大呆子。

他江湖上四大呆子只是一種近乎傳說的事，如果他們還在世上的話，每個人都超過一百歲以上了。

在老帮主王一飛年青的時候，四呆子已是江湖上的怪傑，他們一身近乎仙人的本領，却笑傲江湖，游戲人間。

老帮主當年曾見過「書呆子」一面，但其他高人則只是傳說而已。

世間上沒有一種書是「書呆子」未看過的。

世間亦沒有一種藥，是「藥呆子」不識的。

於是，六大門派傾巢而出，到處去尋找這四位高人。而暫時不是去找棋王，棋王却來找他們了。

大概方方他們這一鬧，令他惱羞成怒，於是一連串的報復行動便開始了。

六大門派的弟子，有許多被暗殺了。

連在璇璣宮內，這幾天都連續發生了死亡事件。

兩個丐帮五袋弟子，昨夜突然之間被人點了死穴，一個守夜的少林寺和尚，前天亦當了無頭之鬼。

還有三名武當派的道士，就死得更慘，他們被打得腦袋開花，棄屍在璇璣山下，已經不知多少天才給人發現。

身爲主人的甜甜，心裏當然不得好過，現在她正負手徘徊，不知如何是好。

方方又如何不心裏難過，今天才有不少六大門派的熱血弟子，要求他率衆殺進棋堡，拚個你死我活。

但他知道棋堡正是迫他走這一步棋。

他對甜甜道：「甜甜，依我看，在璇璣宮中殺死人的兇手，並不是從外面來的，而是潛伏在璇璣宮之內的。」

甜甜道：「這我亦有同感，假如從外面來的殺手，除非有棋王那樣的身手，否則不可能在這裏殺人於無形之中。這個人，不但對璇璣宮內的情況十分熟悉，而且其武功十分之高強。」

方方道：「還有一點，就是這個人都是人所認識的，所以被殺之前，一點準備也沒有。」

甜甜道：「對！那個守夜的少林和尚

，就在這大門之前被殺，被殺時連我們都不知道，可見他當時一點也沒有被兇手所驚動。」

方方道：「以前我們曾經懷疑杜雄是奸細，但現在證實不是了，那麼又有誰最可疑呢？」

他的眼光落到在旁一直沒有出聲的史姥姥身上，像徵求她的意見一樣。

史姥姥雖然眼看不到，但她的感覺比一般人的眼睛還强，不過，現在她還是在沉思之中。

甜甜問：「姥姥，我們離開璇璣宮之後，這裏有沒有發生過甚麼事呢？」

「沒有！」其實姥姥已經不是第一次回答她這個問題的了。

甜甜又道：「我始終覺得，棋堡的一切，與璇璣宮好像有許多微妙的關係。好像棋王本人，他對璇璣宮太熟悉了。」

方方道：「有件事我一直不敢問，不過我想你不會怪我無理的。」

甜甜道：「方哥哥，現在大家已經是一家人了，我的事亦等於你的事，我又怎麼會介意的呢！」

方方道：「甜甜，你一直沒有跟我說過，你娘親的事。」

甜甜道：「我很小的時候，娘親已經去世了，後來我曾多次問過爹，但爹都顯得十分傷心，我亦不敢再問下去了。這些事，姥姥比我還清楚。」

姥姥道：「你娘親的確死去了，但當時死得很出奇，她是被人殺死的，那已經是十五年前的事了。」

甜甜禁不住流出親情的淚，她問道：「娘是給誰殺死的呢？」

姥姥道：「唉！這個問題十五年前已經是一個謎，大概只有主人才知道一點內情。」

甜甜又道：「那麼，爹沒有去找兇手嗎？」

姥姥道：「有，這十五年來，你爹一直去找這個兇手，但他從來沒有叫我們去幫手，有幾次老婆子我忍不住了，問了他幾句，誰知反而被他罵了一頓，以後我們便不敢再提此事了。」

甜甜道：「殺死娘親的人是誰呢？」

方方道：「照我看，這個人可能是仇家，亦可能是情敵。」

史姥姥又說道：「老身亦有這個想法哩。」

方方說道：「兩者之間，後者可能居多。」

甜甜道：「你說是情敵？」

方方點點頭道：「假如是仇家的話，宮主他不至於不讓衆人知道。」

史姥姥說道：「老身還是不大明白，就算是情敵，亦可以告訴我們的，老婆子我看着他長大的，有甚麼事不可以告訴我呢。」

方方想了想，沒有回答姥姥的問題，卻反問道：「姥姥，我再想請問一下，宮主與甜甜她娘親的感情好嗎？」

姥姥毫不思考道：「當然好啦！他們恩恩愛愛，從來沒有吵過半句，可眞是一對好伴侶！」

方方「哦」了聲道：「那麼可能會有很多人羡慕，亦有很多人妒忌？」

姥姥道：「的確不少。」

方方道：「宮主他本人還有甚麼親人呢？」

甜甜說：「我還有一位叔叔，但我從來未見過他，爹說叔叔是一個喜歡流浪天涯的人，從二十歲開始，爺爺一死去，他便一個人到處流蕩，很少回家。」

史姥姥說道：「二少爺這個人是一個城府極深的人，他又生性倔强，主人曾經苦苦留過他，但是他還是不喜歡這裏的生活。」

方方問：「他最後一次離開這裏是甚麼時候呢？」

姥姥道：「大概是十八年前，那時甜甜她娘剛來這裏，主人曾經苦留二少爺，要他飲完他的喜酒才可離開，但二少爺不肯，在走之前，他好像還與主人吵了一回，就是那次之後，他便再沒有回到璇璣宮了。」

方方道：「宮主與甜甜他叔大家是否感情不大好呢？」

姥姥道：「這不能怪主人，主人一向對二少爺十分之關心。但老主人就有些偏心，他說二少爺這個人野心太大了，如果被他掌握了璇璣宮，將來不但會破壞璇璣宮的宗旨，亦會爲患武林。」

方方聽了，蹙眉喃喃自語：「野心？爲患武林？」

甜甜說道：「你是否懷疑叔叔就是棋王？」

姥姥道：「起初我有這種想法，但棋王的武功根本就不是璇璣宮的武功，再說，他即使是棋王，亦不會親手殺死自己的哥哥，他們又沒有深仇大恨。」

方方長嘆一聲道：「或者有某些事，可以令到他們反目成仇呢？」

姥姥搖了搖頭：「這個問題老身可想不出了。」

甜甜都深呼着氣，顫聲道：「方哥哥是說娘親的死……」

方方道：「希望我估計錯啦！」

姥姥呆了好久，才道：「照方少爺這麼一說，老身亦有這種感覺，不過，可惜老身雙目失明，二少爺城府又深，所以我一直不敢這樣想。」

一個城府極深的人，他的內心是怎樣，很難從言語中看出，最多只能從表情裏捉摸，而一個雙目失明的人又怎能注意一個人的表情呢？

大家都沒有再說下去了，假如這是眞的，又是一場多麼悲慘的倫常悲劇。

可是，正在這個時候，外面傳來陣陣喊聲「起火啦！東面大樓着火啦」

緊接着，人羣的洶湧聲！大家的救火聲，呼叫聲亂成一遍，使方方他們三人不能再沉思下去了。

方方冷笑一聲：「好！」人已從窗口飛了出去，甜甜，姥姥亦緊跟在後。

× × ×

人已去，樓却不空。

起碼這裏的牆上，還掛着那璇璣宮之寶，「飲泉」寶劍。

寶劍的主人因突然的大火引致之憤怒，他走得太急了。

或者他根本料不到，他的房間會被人偷偷摸進來。

這個人一身儒生打扮，現正望着那掛在牆上的寶劍發出奸詐的笑容。

他不是別人，正是璇璣宮五個技師之一，他叫周明。

周明迅速環視了一周，然後三兩個快步，走了過去，把寶劍從牆上取下來。

曠世奇寶，有誰不愛，周明禁不住把它拔出鞘來。

「好劍！」他心裏叫着，但亦同時聽到有人這樣叫着。

他傻了，心中的說話又怎能聽在耳裏呢？他慌起來了，一慌之下，拔劍便砍。

可惜，劍只剛剛拔出鞘來，他便不會動了，一個被點了穴道的人，又如何會動呢？

「眞想不到，周明居然不是盲的。」他背後有人說。

周明發抖了，這聲音不是別人，就是少宮主費甜甜。

費甜甜又道：「也算你了不起，我們這麼多人被你騙了這麼久都不知道。」

周明是最後一個進宮的，那時他已經有二十歲，他本來是一個秀才，有一次遇上了賊人打家刼舍，還放火殺人。剛好遇上了費東南，他全家都被燒死了，費東南只救得他一個，但是亦被火燒得雙目失明了。

他幾番要自盡，但費東南又怎能見死不救，好歹才把他勸住，並把他帶回璇璣宮來。

可是，現在看來，以前的一切都是假的，起碼他不是雙目失明的人。

周明這時慌忙地道：「姑娘請勿誤會，都是在下一時好奇，想知道這寶劍如何神奇，才偷偷進來的。」

甜甜却道：「我現在是問你，你是否看不見東西的。」

周明却狡辯道：「在下的確是看不到的。」

甜甜道：「假如眞的看不到，你又怎知『飲泉』劍掛在那裏呢？」

周明說道：「在下一向以耳代目，因聽得姑爺平日把劍掛在這裏，所以……所以……」

甜甜打斷了他的說話：「哼！你錯了，我們從來沒有把劍掛在這裏，如果你眼睛不是看見東西的話，你怎樣知道？」

周明沒有說話講了。

方方道：「你老實說，在璇璣宮被殺的大師及道長是不是你的所爲。」

「你又有什麼證據說是我幹的？」周明還是口硬。

「我早就懷疑我們這裏有內奸，想不到會是你！」史姥姥也說道。

周明哭喪着臉道：「這可是寃枉啊！是，我的眼睛是沒瞎的，但這是我多年來不斷練習眼功，直到最近才看得到東西，我盲了太久了，所以對一切都覺得十分之新奇，所以……所以今天想趁你們去救火，才偷偷來看看這把寶劍，我確實不會想過偷回去的啊！」

這個人講起來可滔滔不絕，而且一派可憐的模樣。

但是他看到另一個人的時候，便再也裝不下去了。

這個人不聲不響地出現，連在場的甜甜、方方，以及史姥姥都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來到這裏的。

他是一個很老很老的人，史姥姥已經夠老了，可是比起他來還差一大截。

他背着一個葫蘆，正在咪咪笑地行過來。方方連忙道：「老人家，你……」他亦不知講什麼才好。

老者突然不笑了，而是長嘆一聲：「都是老夫罪過。罪過，老夫帶眼不識人，居然有你這麼一個好徒弟。」

周明見了老者簡直像貓見了老鼠一樣，想找個洞躲起來，但偏偏雙腿又發軟。

他抖聲道：「師傅，徒兒……」

老者手一指，大聲道：「還不給我跪下！」

周明的穴道居然被解開了，也不由自主地跪了下來。

老者又道：「老夫到處找你，原來你躲到這裏來了，還與那狠子野心的東西勾結，企圖强霸天下。」

周明道：「徒兒又怎麼敢欺騙師傅，徒兒以爲師父死了，所以……」

老者厲聲道：「斗胆，居然咒我死了，我藥呆子沒有這麼容易死！」

原來此人正是方方他們千尋萬找找不着的世外高人，江湖稱爲四呆子之一的藥呆子。

周明連忙磕頭道：「徒兒知罪，徒兒不敢……」

藥呆子望着這傢伙，不禁長嘆一聲。

藥呆子與棋呆子

人一生不可能沒有錯，往往亦是一時之錯，而鑄成大錯。

有時候初時可能還不發覺是錯，但到發覺時已變成很難收拾的局面了。

江湖上的四老「四大呆子」亦是人，因此他們亦會犯錯誤，何況是他們飲醉了酒。

他們很少飲酒，更少飲得醉糊塗，但是十三年前他們在泰山之巔聚會，觀那東海日出之舉世奇觀，不禁興緻勃勃，於是舉杯暢飲。

那天他們飲得很多，因爲這一次是他們都滿了一百歲的慶祝。所以他們都喝醉了。

正當這個時候，來了兩個人，兩個落拓的人，他們就是費西北，以及這一個周明。

周明原來並不叫周明，他原是南越王趙孚的胞弟趙明，只因企圖謀取王位，但東窗事發，畏罪潛逃，亡命天涯。

後來遇到了費西北，兩人都是倒霉的野心家，於是臭味相投，結爲兄弟。

一個企圖雄霸武林，而一個想東山再起，奪取王位，但是他們到處流浪，不但未能從心所願，而且倒霉得連兩餐都有問題。

這一次他們來到泰山，見到四呆子正酩酊大醉，却剩下不少美酒佳肴，正值他們又餓得發慌，於是毫不客氣，偷了便大吃一頓。

四呆子之中藥呆子與棋呆子兩個醉中還有三分醒，見有人來偷東西，便大聲喝住。

誰知費西北、趙明兩人欺他們年老，

毫不理會他倆。

結果激怒了兩位醉老人，費西北捱了一掌，趙明則捱了一腳。

到兩位老人清醒時，他們已經奄奄一息了。「四大呆子」的功夫，可不是說玩的。

藥呆子與棋呆子見幾乎攪出人命，知自己醉後失手，亦覺過意不去，於是急急把他們救活了。

兩人得知他們就是江湖異人四呆子，於是更裝出一副可憐相，大吐鬱鬱不得志的苦水，求四呆子收爲徒弟。

四呆子一向不肯收徒，但這次幾乎誤出人命，所以心中亦大感歉意。

於是棋呆子便收了費西北爲徒，藥呆子也收了趙明爲徒。

不知不覺過了三年，這三年中，費西北、趙明兩人爲達其野心，倒也得刻苦鑽研，加上兩人亦非愚蠢之輩，所以其藝便一日如千里與前大不同了。

費西北如今這一身奇異、高深莫測的武功，以及奇門怪陣，就是在這短短的三年所學得的。

而趙明呢？他跟得藥呆子之後，武功雖然不如費西北，但其在用藥方面，可以說得是出神入化了，起碼他把自己的雙目弄成瞎子一樣，卻能看得到東西，而且他有五六十的年紀卻看去只有三十多歲，就巳是他從藥呆子身上所學來的。

後來棋呆子、藥呆子都發現兩人心術不正，所以不肯再教他們什麼了。

兩個野心家亦覺得該是實現自己的野心的時候了。

他們密謀，先雄霸中原武林天下，再借其力量，打垮趙孚，擁趙明爲南越王。

但他們知道他們這樣做，第一個首先反對的就是他們的師傅。

爲了除去這心腹大患，趙明與費西北偷偷把藥呆子剛剛發明了的一種奇毒的毒藥放在四呆子的食物中。這種極其霸道的毒藥，藥呆子還未發現其解藥，結果他們服下去之後，都死去了。

費西北、趙明兩人重出江湖，一方面由費西北秘密訓練殺手，搜羅黑道中魔頭，另一方面趙明又化名周明，混入璇璣宮內。

三年前，他們見時機成熟了，於是便製造了棋堡，企圖消滅江湖正道，又設計禍嫁璇璣宮，引起江湖大亂。

他們的詭計可算是陰毒之至，但可謂邪不勝正，偏偏遇上了方方、甜甜這一班聰明過人的後起之秀，使他們走錯了好幾步棋。

雖然是這樣，棋王費西北還滿有把握實現其狼子野心，他們已殺死了江湖上兩大門派的掌門人及其精英，亦在不斷地暗殺了各大門派的弟子。

但是他們萬萬也想不到，四呆子中不但藥呆子未死，棋呆子也未死。

不過，自從書呆子與劍呆子被毒死之後，他們也在死亡邊緣捱了足足八年，直到現在，總算可以來到璇璣宮中來了。

難怪周明一見到藥呆子，便再也硬不起來了。

×　×　×

事情眞相大白。

周明——趙明是璇璣宮的內奸，而不是杜雄。

杜雄是被趙明殺死的，因爲杜雄已經開始對趙明有所懷疑，結果趙明利用杜雄回鄉祭祖之後，還未回到璇璣宮途中暗殺了他。

而費東南亦懷疑棋王就是當年暗殺了他妻子之後失踪了的弟弟費西北。但是他覺得家醜不得外傳，所以一直以來便沒有告訴任何人，連史姥姥及甜甜都瞞住了。

他收到棋王的信之後，幾乎可以肯定棋王就是費西北了。他獨闖棋堡的原因，一部分是爲了璇璣宮的機密，一方面更是爲了他的妻子的仇要了斷。

×　×　×

趙明死了，是自斷心脈而死的。他雖然一生中不止這一次失敗，但他知道這是最後一次失敗。

他不但殺死了書呆子，劍呆子，也暗殺了各大門派不少門下弟子。

沒有人可以饒恕他的，所以他不得不死。

棋呆子步藥呆子之後來了，甜甜以主人的身份殷切地接待了這兩位世外高人。

她道：「這次有了兩位前輩，可不再容棋王他再橫行江湖了。」

棋呆子却苦笑道：「我們不行了，要破棋堡，非你們後一輩不可了。」

方方道：「可惜晚輩學藝未精，到目前爲止，的確無多大的把握去破棋王的棋陣，我想，這一個關係到江湖武林存亡的重任，希望兩位前輩不要推辭了。」

藥呆子道：「不是老頭子我想推辭，不過，老夫不中用了。」

甜甜面色一變，道：「兩位前輩，莫非……」

棋呆子道：「是，我們兩個雖然死不去，但一身功力都死去了。」

方方等人不禁深嘆了一聲。

棋呆子却道：「不過，現在看見了你們，我又覺得有希望了。」

藥呆子又道：「看來，我們又得破一次例了，哈哈哈！」

方方、甜甜、圓圓都是聰明之人，一聽之下，驚喜中連忙拜道：「前輩若肯收晚輩爲徒，晚輩誓必不令前輩失望。」

藥呆子、棋呆子哈哈大笑。

×　×　×

要鏟除棋堡，首先一個難題就是如何解救那一班迷失了本性的黑衣人。

藥呆子告訴他們：「在棋堡那個地方，有一種叫『棋盤草』的植物，這種植物加上五毒之液，便可製成一種獨特的毒藥，服了這種毒藥的人，便會迷失了原來神智，不知生死，只知道受人的控制。」

方方問道：「不知道怎樣才可以解救呢？」

藥呆子道：「像『瑤露丹』這樣的舉世奇寶當然可以解救啦，但這樣的奇寶世上難求。老夫這次出山，特地帶了這種解藥來了。」

說着取出葫蘆，交給甜甜道：「這裏面有一種叫『百草霜』，假如遇見那些迷失了本性的人，只要向他撒上一把，當他吸進這些『百草霜』的話，馬上就可以清醒過來。」

棋呆子又道：「聽你們說來，棋王這傢伙可算得聰明過人，我雖然教了他有限的功夫，他們却可以悟出不少精髓來，假如再過多三年，連老夫也沒奈何他了，可惜此人心術不正，要不然可算是一個人材啊！」

藥呆子道：「幸虧我那徒弟比不上你那高徒，若不然的話，此時巳天下大亂的了。」

棋呆子橫了他一眼道：「老實說，費西北現在一身功夫，可以說沒有老夫當年之十足，亦有七、八，加上他自創一些怪異招式，難怪江湖上一流高手，都要陷於他那奇陣之內了。」之後又轉問方方：「你可與棋王交過手沒有？」

方方道：「就只是交過一次。」

棋呆子道：「你對他的武功有何認識呢？」

方方道：「還不敢談什麼認識，不過我感覺上他的武功江湖上一般武功大有異別，一招一式形如對奕一樣。」

棋呆子道：「你說下去。」

方方說道：「對奕時一攻一守，子子連環，下一子時，巳考慮到數種變化，以及以後七步之內，雙方會如何走法。而棋王的招式，亦是招招連環，你一出手，他起碼看出你以後三招，你攻破他一招，他另一招必是絕招。」

棋呆子說道：「這傢伙看不出巳經有這樣的成就，幸虧他不是跟那藥囊學藝，否則的話，天下間許多人巳死在無形之中了。」

藥呆子被他反咬一口，可氣得呼呼直說：「老不死，我早巳配好『百草霜』來對付他了，不知你又如何對付他呢？」

棋呆子哈哈笑道，拍拍方方的肩膀道：「我這個新徒弟可不比那傢伙差得那裏去。」

方方道：「師傅過獎！」

棋呆子又向甜甜道：「甜甜，你去拿一副棋子來！」

擺開了棋子，棋呆子道：「藥囊，來，咱們下一局好不好！」

藥呆子道：「你是出名的棋呆子，寧可下棋，也不吃飯的，我自認不是你的對手，你又何必在後輩面前讓我出醜呢！」

棋呆子道：「哦，我可以讓子嘛！」

藥呆子道：「讓子？起碼讓雙馬就差不多。」

棋呆子道：「這次你何止讓雙馬這般簡單，我可讓你雙仕、雙象、雙車、雙炮、雙兵。」

藥呆子一聽，更呆了，他讓了這麼多，豈不是只剩下三個兵，一個帥，天下間任何棋藝如何出神入化，連五歲小孩兒都可以下贏你啦。眞不知他搞什麼花樣。

藥呆子說道：「你就用三個兵來對付我？」

棋呆子道：「對，就用三個兵，不過有一個條件，就是每着你走一步，我走三步。」

藥呆子想一想：你只有三個兵，就算你每着走四步五步，又如何敵得過我車馬炮。只要我雙車一出，加上雙炮重綫，三路兵馬，直取九宮，任你神仙，也難救活。再說我是雙仕雙象守城，你的兵一步一步捱過來，即使要捉到我的將，亦要付出不少代價。

於是道：「好！咱們怎樣賭法？」

棋呆子又說道：「當然是賭一個人頭啦！」

藥呆子道：「賭就賭！」

這兩個江湖怪人可眞是有些令人不解，剛才還說要傳授什麼破敵之法，現在一下子却賭起棋來，還要賭人頭呢。

不過方方他們都知道，他們要這樣做，一定有其用意，也不說什麼，只在一旁默默地觀看。

棋呆子還讓藥呆子先行，藥呆子可不客氣，他的棋藝其實亦不差，第一步他便立中炮，對着對方的中路兵。心想，看你還跑到那裏去。

棋呆子毫不思考，中路兵連進兩步，吃掉了對方一卒之後却不去吃他的砲，而是平兵一步把藥呆子的攻勢全部化解了。

這可把藥呆子看呆了，他原先想，即使對方連進二步，吃掉他的一卒一炮，他却可起象把兵吃了。這樣先除去一兵剩下兩個便好應付了。

誰知棋呆子却不急吃他的炮，而是平兵再待下一着才發動攻勢。

藥呆子見狀，覺得要首先出車，才是破敵之上策，於是先出馬。

棋呆子不慌不忙，運起三路兵，連進兩步吃去一卒，又平了一步。

藥呆子急急平車，更希望早些殺過敵陣。

棋呆子的第三着是再平兵一步去卒，再進一步去馬，第三步是把帥移開一步。

到了這時，雖然表面上還看不出什麼殺着，但藥呆子苦思了半天，他終於認輸了。

因爲他看出，自己最多只能是一車一炮可以避開對方的兵，而不出十步之內，自己的雙仕雙象以及剩下的單車馬炮要全部被人吃掉，而對方却不損一兵。

試想，他又如何能勝呢？

棋呆子捋鬚哈哈大笑道：「人頭，人頭！」

藥呆子氣得瞪大雙眼道：「老夫自有辦法取你那劣徒的人頭。」說完把圓圓拉過一邊。

原來他們是賭費西北的人頭。

藥呆子去了，棋呆子也不笑了，他對方方及甜甜，說道：「你們可看出些什麼來？」

方方道：「師傅，照徒兒所看，對招有如下棋，若能在對方一招之內，發出三招，即使是天下間任何門派的武功，都可以使人置於死地。」

棋呆子又笑了，說道：「好！好！老夫可沒看走眼，你們可算聰明，這就是老夫花了十年才創出來的武功，叫做『合三爲一』。」

又道：「剛才你也看到了，無論對方如何貌似强大，但只要你好好運用『三合爲一』的步法招數，不要貪功急進，你便可立不敗之地也！」

甜甜更是高興不已、她道：「師傅，徒兒還有一點想請教。」

棋呆子道：「是什麼呢？」

甜甜道：「是一個棋局。」

棋呆子道：「哦？我怎麼從來沒聽過你們璇璣宮有什麼棋局的？」

甜甜道：「這乃是祖先遺留下來的，但是我一直看不出其中的奧妙！」

棋呆子一聽，道：「是璇璣上人的棋局，快！快拿給老夫看看。」

甜甜取出那份棋局來。

棋呆子不聲不響看了半天，道：「高！實在高明。」

方方道：「師傅，可否爲徒兒解釋一下嗎？」

棋呆子道：「我那『合三爲一』的武學雖然是我一生最嘔心瀝血所創，但是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懂得，不但要資質好，而且必定要有一定的武學根基，才可以學得到。」

棋呆子道：「我問你們一句，武學的最高境界是什麼呢？」

方方道：「由平凡到高超，由高超回到平凡。」

棋呆子道：「對！一個巳經由高超回復到平凡的人，他手中即使只有一枝樹枝，一枝竹子，但却勝你手中的寶劍。」

棋呆子又道：「璇璣上人可不愧爲一代宗師，這一個棋局雖然似是一般的開局，但是最具威力的一個開局。」

方方道：「有時候，我和別人對奕，也曾不少次如此開局，但很多時候亦會輸掉了。」

棋呆子說道：「那麼對方是怎樣攻破的。」

方方道：「假如對方設法兌去一隻馬，或者一隻車，那麼就不是打開一個缺口了嗎？」

棋呆子道：「下棋可以是如此，但兩軍作戰就不可如此了。」

方方道：「徒兒還是不明。」

棋呆子道：「假如你是主帥，你會派誰去以命拚了敵方的一個人打開一個缺口呢。」

方方無話可說了，他不能這樣做，棋子是死的，兌了一個不會心痛，但是人是有生命的，有感情的，明知他會死的，怎能却要他這樣做呢？

但棋王他可能這樣做，他手中有批迷失了本性的人，這些人隨時會被棋王當作棋子。

棋呆子道：「假如是對奕的話，雙方每人一人一着，但是作戰便不同了，我可以一早便佈好這個陣形，讓你來攻，那時候你便首先處於被動了，即使是你個人敢於犧牲，以自己的生命希望拚去對方一子，以圖打開一個缺口。但是對方不是等你來一命拚一命的，你一踏足陣中，對方巳經首先發動攻擊，那時候你想想會有什麼後果？」

方方想了一會兒，道：「徒兒明了，這一個結果是自己拚不掉對方一命，巳經把命送去了。」

棋呆子道：「對！」

一直沒有出聲的甜甜這時插嘴道：「師傅之所以能夠看出這棋陣的奧妙，而我們看不出，我知道主要是什麼原因了。」

棋呆子笑了笑道：「你說說看！」

甜甜道：「因爲師傅眼中的棋子巳經不是棋子，而是人，或者說，棋子在他心中巳經有了感情。」

棋呆子道：「這應該說是你們祖師爺的功勞，今天不但令我大開眼界，而且收益不淺。說句老實話，我那『三合爲一』的步法，用來攻打這個棋陣，依然是失敗的。」

這時候，藥呆子與南宮圓圓從外面回來了，棋呆子一看見他，怪脾氣又來了。

他衝着藥呆子道：「怎麼了，人頭有着落沒有？」

藥呆子呶呶嘴，向着圓圓。

圓圓却道：「師傅吩咐，天機不可洩漏！」

最後決戰

最後決戰巳經來臨。

鏟除武林敗類棋王就在這一天。

武林正道紛紛聞聲而來助陣，早巳把棋堡包圍得水洩不通。

以棋呆子、藥呆子爲統帥的一方，代表正義光明。

以棋王爲首的一夥江湖敗類正在垂死掙扎。

本來棋王他是可以逃走的，但他與趙明一樣，他絕不可以經得起這最後一次失敗。

何況，到目前爲止，他還相信，沒有人能夠攻破他的棋陣。

× × ×

旭日東昇，霞光遍地。

棋呆子一聲令下，一紅一白兩條人影早巳閃出，一左一右直撲敵陣。

紅衣少女是甜甜，父母之新仇舊恨，今天就要了斷。

白衣少年是方方，爲武林太平，爲除江湖邪魔，他今天肩負重任。

他們按照棋呆子的吩咐，闖過小河，衝入敵陣。

他們並不急於與敵人作正面接觸，只是以「三合爲一」的步法，在敵陣中東闖西進，一觸即退，一退又進。

棋王高居棋堡，觀摩全陣，他見方方、甜甜二人，在陣中如入無人之境，許多時候，眼看就可進入自己的埋伏中，誰知又讓他們躲過了，不禁大怒，把手一揮，那上百多個受控制的黑衣人像野蜂般從五條暗道中湧出。頓時間把方方及甜甜團團圍着。

這一邊，棋呆子還按兵不動，但六大門派弟子早巳忍不住了，紛紛要求出戰。

棋呆子大聲道：「大家切勿妄動，方方他們是沒有事的，你們假如衝過去，反而打亂他們的計劃。」

丐帮帮主、麒麟道人、以及無雷大師，亦看出對方的目的是引他們出擊，於是亦下令部下不准亂動。

方方及甜甜在黑衣人中左閃右避，百多個黑衣人雖然個個變得兇悍無比，但依然傷不到他倆一根毫毛。

連棋王也嘆聲道：「士別三日，刮目相看，這兩個小子，今天不除去，他日滅我者，必是他們也。」

於是，雙手再揮，第二批黑衣人又殺出來了。

方方與甜甜就像在黑浪中翻滾的一朵紅花及一朵白花。

方方見是時候了，招呼了甜甜一聲，各人從懷中取出一個錦囊，大喝一聲，齊飛衝天。

黑浪中一紅一白兩朵小花像隨着浪花而昇起，在半空中紅白小花又撒出一層又一層黃色的細雨。

黃色的雨正是藥呆子的「百草霜」。

「百草霜」隨風而飄，黑衣人在呼吸中吸進了「百草霜」，這些人馬上回復了本性。

棋呆子看到了，立刻下令，各大門派弟子全面出擊，但是只許把那些回復本性的黑衣人救回來，不准深入敵陣。

黑衣人回復了本性，却一時之間不知發生了什麼事，這時候各大門派的弟子巳乘亂衝入敵陣，邊呼：不是棋堡的人隨我來。

黑衣人清醒過來了，在同門師兄弟的協助之下，紛紛闖出敵陣。

棋王咬牙切齒，大喝一聲，剩下來的幾拾名黑衣人傾巢而出，一些清醒得較慢的黑衣人及他們的師兄弟被這突然的衝殺一時弄得手忙脚亂，有好幾個還被殺傷殺死了。

方方與甜甜手中的「百草霜」巳經全部撒出了！這時見到如此情況，眞是心急如痲。

甜甜突然想起救南宮驥的情形，立即高喊道：「兄弟們，快點那些黑衣人的痲穴！」

一言驚醒夢中人，各大門派的弟子紛紛奮不顧身，棄刀劍，點穴道，不到一刻鐘，雖然仍然有十多人死傷，但那些先後在棋堡中失踪的武林人士，都被救回來。

棋王這時更怒了，他乘各大門派弟子撤退的時候，下令出擊反撲。

只聽見隆隆聲響，四輛無馬戰車從塵埃中殺出，穿樹林，過小河，氣勢非凡。

丐帮帮主一馬當先，擋着前面，左面南宮驥父女、右面麒麟道人、無雷大師，雙方一聲不響便厮殺起來。

方方及甜甜此時巳退回棋呆子身後，他看到幾位武林前輩，與棋堡的車殺手只能打個平手，也不由得說：「棋堡的力量眞的不容低估啊！」正要上前助戰。

棋呆子却攔住了他們，道：「你倆要休息一下，現在還未用得上你。」

方方道：「車殺手武功奇異，又有戰車護身，各大門派的前輩恐怕有失。」

棋呆子道：「你放心，他們都是身經叫戰的一等一好手，相信還應付得來。」

又道：「假如是單打獨鬥，車殺手早就沒有命了，但是你有沒有看出，他們的招式完全是互相連環的，所以才不容易攻破。」

方方道：「假如一局棋中有四隻車的話，眞的很霸道了。」

棋呆子道：「不過，他們的連環很快就被擊破。」

方方道：「爲什麼？」

棋呆子道：「這就叫做邪不勝正了。要連環必須要每一個人同一條心，個個不怕犧牲，假如其中一個心怯，或者不管他人死活，不願自己受傷的話，這個連環就破了。」

甜甜道：「我可眀了，邪派中人處處以自己利益爲重，所以他們缺少了正義勇爲，他們眼看不利的話，互相退縮，結果連環便不攻自破了。」

果然，四戰車巳被分成兩組，右面兩車輸給少林、武當前輩交手的還未見高低，但左面的兩車被南宮驥父女，丐帮帮主三人圍住，便漸落下風了。

棋呆子道：「看情形，對方很快便會增兵了。」於是一面吩咐受傷了的各大門派弟子退到陣後，由藥呆子帮手治療，其餘的按照璇璣上人的棋局佈好了陣。

戰場的情形更加激烈了，沙石飛，樹林動。塵土中，戰場左面傳來一聲慘呼，一名車殺手巳喪命在南宮驥的劍下。

丐帮帮主亦不甘人後，手中打狗棒急旋而上，閃電而下，震飛另一名車殺手打出的數十件暗器，隨即順手一招「神棒千鈎」向車殺手腦門擊去。

這名車殺手早巳心寒胆喪，急忙中雖然人閃過棒擊，但身前的戰車巳被打個粉碎。

丐帮帮主棒勢一變，由下而上一挑，車殺手再也無法避得過，人如稻草般被挑上半空。

南宮圓圓早看在眼內，車殺手人在半空還未穩着去勢，頭巳被躍起的圓圓一劍分爲二了。

棋王見再戰失利，長嘯一聲，五匹戰馬旋風而至，掩殺過來。

棋呆子大叫：「來得好！」傳令各前輩不迎敵反後退。

五馬二車轉眼間巳衝入陣內，誰知這一次可是他們被困，而不是困人了。

他們被困在棋呆子所佈下棋陣之內。

棋呆子把方方、甜甜叫過來，道：「現在是你們出擊的時候了！」

方方、甜甜領令，他們躍過五馬，繞開二車，飛渡小河，第二次入敵陣了。

這一次與上一次可完全不同了，他們一過河，便一人在前，一人在後，橫掃五兵。

棋王也看到了，心想，這一次，可要給些厲害你們看看了。一聲號令，五兵連環。

五卒連環，就算當年未受傷的棋呆子，也奈何不了。

但是棋王意想不到的事情又發生了，那是有七道强光射入陣中來。

「不好！是七星光。」棋王心中暗自說道。

七星光陣，是來自璇璣宮。史姥姥帶領其他三名璇璣宮的技師，把璇璣宮中的七面巨大的銅鏡搬來了，在對面山上設陣對着棋堡。

史姥姥在棋呆子的指點之下，配合方方、甜甜、把七星光陣發動了。

七星光陣是利用七面銅鏡，把太陽的反光從七個不同的位置折射出來，發出强烈的光綫，直射向敵人陣中。

五名卒殺手正想連環之際，被這七道强光照着了，一時之間，無法睜開眼睛，更分不清東南西北。

這可急壞了棋王，他狂叫道：「進一退二向右靠八，立即合併！」指揮着卒殺手避開强光，聯結迎敵。

（以下轉入第58頁）

殺人谷風雲

美蘇太空宇宙爭霸戰／麥海雲・文

喜瑪拉雅雪山的高崖之下，被蘇聯科學家盤踞，在極深的洞穴之內製造秘密武器，配合核彈出擊，企圖毀滅北美洲，美國太空總署爲了偵查雪嶺魔踪，派人僞裝做攀登雪山的冒險隊，抵達雪山的「生死門」，潛入殺人谷，除了三個人，全遭毒手，最後，展開生死門，空軍加入戰圍，拚個你死我活。

太空出現的蜘蛛網

華盛頓的科學家二十多人，在太空總署的地下室，召開緊急會議，因爲最近的穿梭機在太空碰到一些好像蜘蛛網似的幼絲，險些被它捲住。

主席「岳維斯」，代表太空署長出席，他是美國太空秘密武器專家，兼且是太空物理教授，以博士身份跟列席的科學家研究那種叫做「太空蜘蛛網」的對策

，首先把籠罩穿梭機身上遺留下來的另一撮絲狀物拿出來，讓科學家欣賞，然後很冷靜的說：「各位已經看見過，同時觸摸過，知道它是怎樣子的一種物質了，一句話說，它是又冷又硬的纖維，十分堅韌，顏色是潔白的，看來有如霜雪，如果太空上面眞的有一隻碩大無朋的蜘蛛，必然是牠吐出來的蛛絲了，可惜我們無法證實有這種奇異而又可怖的昆虫，能够在永遠缺乏食物和氧氣的太空裏面過活，只好憑着一般常識加以判斷！認定它是新的化學品，由機器的噴口中吐出，換言之，那是新的秘密武器，目的是在太空捲住我們的穿梭機，使它爆炸，幸而它的數量不多，只是罩住穿梭機，無法把它捲住，否則，穿梭機本身以及機師早就喪生，我們也不會知道有這樣古怪的武器存在的。

「現時已經發現這種秘密武器了，最好在



科倫博士坐在喜瑪拉雅雪山的「生死門」，看見前面一排雪山，彷彿波濤洶湧，打算從那些雪峯當中搜索蘇聯科學家製造秘密武器的巢穴，萬分困難。

它還沒有成形之前，先行把製造它的巢穴摧毀，各位是否同意這樣的做法？」

有一個科學家叫做「瓦里博士」，站起來說：「主席，我明白你的意思，分明想炸毀西伯利亞的太空研究中心，講就容易，事實上却是不容易做得到的，假如我們傾全力去做，碰上了蘇聯太空軍基地堪察加派出來的戰機，仍有力量把它毀滅，那就等於發動世界大戰，可能有不測之憂，還是三思而行好些。」

說罷，他坐下來。

岳維斯博士說：「瓦里博士的見解相當寶貴，不過，他對我的想法並未十分瞭解，似乎有些誤會了，我只是說企圖毀滅製造太空蛛絲的大本營，並非說那一個大本營就是西伯利亞中心，因此之故，那個地方就算被我們澈底破壞，仍然不會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照我的估計，製造太空蛛絲的大本營，必然是喜瑪拉雅雪山當中某一座高峯，絕非西伯利亞，因為蛛絲由雪山噴到高空，甚至噴出太空，比較從平地噴出，方便得多，此外，還因穿梭機碰上了太空蛛絲的地點，正是喜瑪拉雅高峯的上空伸長之處，故此我有理由指證製造它的大本營一定是在喜瑪拉雅雪山當中人跡罕至的一區，另一方面，太空蛛絲雖然又幼又硬，它的品質跟冰雪相同，色澤也是潔白的，綜合上述幾個因素，差不多可以確定它是從喜瑪拉雅雪山噴出來的一種物質，查出它的大本營在那一處，即日可以把它毀滅，不留一些痕跡，看來有如雪崩。」

既然他提出幾種理論去證明太空蛛絲並非從西伯利亞太空研究中心製造出來，那容易辦了，只要找到準確地點，即時可以動手去毀滅它，問題在這裏，喜瑪拉雅雪山雖然大部份在中國境內，事實上它却是橫跨尼泊爾、錫金、印度以及中國的，登山的途徑也是相當複雜，超過一萬五千呎以上的一段路，寸步難移，只是經常扳登雪山的冒險家才有資格担當這個任務，太空戰士，或者聯邦統計調查局的密探都沒有這種本領，怎樣做才可以在最短期內如願以償呢？

還有一點，這件事情非同小可！必須極端謹慎，有甚麼辦法可以掩飾調查或進攻的活動呢？」

那些問題都是很重要的，二十多個科學家展開深入而又廣泛的討論之後，決心付出相當高的代價，找尋「局外人」負責做調查工作，當然，担當這個任務的人，必須極端保密，而且很有胆識，對扳登雪山有很豐富的經驗，才有資格担當。

散會之後，那些科學家各自找尋理想中的人選，再度集會之際，他們把那些健兒的名單開列，全部加起來，有三十多名，全是扳攀雪山的高手，其中還有兩個人是有輝煌紀錄的，不單是扳登過喜瑪拉雅的主峯，叫做「額非爾士峯」，高二萬九千一百呎，安然而歸，而且年壯力强，未有結婚！符合此行的條件，不過，岳維斯博士却非那樣想，他緩緩的說：「我們想搜索的地方，一定不是喜瑪拉雅的主峯，而是比較低却又比較危險的一處，故此他們未必是理想中的人選，此外，他們已經成名，目標太過顯著，我比較喜歡那一份名單，當中註明的夫婦俱是冒險扳登雪山專家的眞奇士以及他的太太姬莉，沒有人想像到美國太空總署派出紅粉特務到雪山搜索的，如果各位同意，我想找這兩個人談談，現時我想把一幅十分壯觀的照片掛起來，讓你們欣賞，它就是我認為可能是太空蛛網製造的秘密工場，如果我沒有估計錯誤，製造它的地方必然是在冰雪較薄的懸崖之內，現時科學昌明，在峭壁上面鑿出一個大洞可以躲藏三幾十人，並非困難，故此我看上了它。

「此外，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支持我對它的觀感，那是盛傳已久的雪人，它經常在奇異峯下面的峻谷出現，故此我認為奇異峯是這一次遠征的對象，至於奇異峯，它跟額非爾士峯的高度不過相差幾百呎，直到現在，它還是世界第二座的高峯，高二萬八千二百五十呎，即是八千六百一十一米，我認為眞奇士以及他的妻子姬莉是理想的人選，搜索的目標並非奇異峯最高的一截，而是深谷和峭壁，不過，現時只是有了初步的預算而已，還沒有跟眞奇士醫生接觸。」

他是主席，對這一次搜索魔窟的壯舉要負全責，既然他作出了決定，當然是沒有人反對了，湊巧眞奇士醫生就在首都華盛頓行醫，決定了進行遠征的計劃之後，他就在翌日上午，親自走到眞奇士診所求診，順便約他晚上單獨在一間大餐廳中晤談。

華盛頓是美國首都，兼且是總統府白宮的所在地，遊客如雲，任何一間夜總會或餐廳都是經常滿座的，只有「綠雲餐廳」比較靜，特別是在夜間十點鐘過外，顧客稀疏，適合高層人士在那一處密談。

那晚兩人先後入座，一邊喝酒一邊談，岳維斯博士很率直的說：「眞奇士先生，我看過你扳登雪山的紀錄，知道你在世界上最有名氣十四座高峯留下了不少脚印，尤其是有胆單獨扳登奇異峯，相差只有四百呎，就扳達峯頂，風雪太猛，我想你再度組織扳登世界第二座高峯的壯舉，全部費用由太空總署支付，另外給你一百萬美元作為瀰補你在旅程中無法賺錢的損失，萬一你喪生，另外補給你的家屬一百萬美元，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興趣呢？」

眞奇士想了想，說：「岳維斯博士，上次我組織扳登世界第二高峯的壯舉，是四年前的事了，今年我已經是三十六歲，體力較差，如果沒有人資助，我必然不會冒險登山，世事可分做兩邊看，雖然我活到三十六歲，作為冒險家，似乎老了一點，可是，今年不去扳登雪山，希望名揚天下，明年就更加困難了，轉瞬便四十歲，體力更差，豪氣消沉，那時候要去扳登高峯，根本做不到，因此之故，你提出來的請求，附帶那麼優厚的條件，我是很滿意的，不妨返家跟我的妻子姬莉商量，現時我想多問一句，如果她願意隨行，你會不會反對呢？」

「我怎會反對？聽說她也是爬山專家，富於冒險精神，我認為她緊隨在你的身邊，有利而無害，其實你上次組織的冒險登山隊伍人數太少，所携帶的糧食藥物用具，亦不够用，以致功敗垂成，今次你可以盡力去做，即使這一次壯舉花掉一百萬



眞奇士夫婦奉命出擊，組織隊伍，偽裝攀登全世界第二座高峯，暗中進行特務活動。

美元過外，太空總署仍是有力支持，相信你成功的機會十分大，預祝勝利。」

照理「眞奇士」聽了應該臉露微笑，怎料他臉孔拉長，若有所思，突然說：「岳維斯博士，凡是冒險扳登雪山的隊伍，多數有人資助然後成行，資助那些隊伍的人，必有所圖，多數是商業性質居多，特別是製造鐘錶的名牌出品，更加喜歡這樣做，從來沒有一個屬於國家的軍事組織聘請外邊的人冒險扳登雪山的，因為它不需要宣傳，如果我沒有估計錯誤，這一次登山的壯舉，必有另外一些目標，你可否說個明白呢？」

「當然可以，我們吃餐之後，同到太空總署密談好了。」岳維斯博士很爽快的說。

登山响導自稱大禍臨頭

他很擅長觀人於微，照他想，「眞奇士醫生」聽了他所說的話已經發生興趣，橫竪他們登山的途中，必須經過幾座頗為深邃的雪谷，順便觀察地形，調查它是否另有秘窟，並非一件艱苦的事，預感到對方獲悉這件事情的底蘊也不會嚴詞拒絕，果然不出所料，「眞奇士」在太空總署的地下室傾聽對方的所講的一切，稍為躊躇，便一口答應，還加上他本人的意見，說：「我是美國人，既然這件事情對國家的安危有很大影响，自然竭盡棉薄去做，何況你還給以巨額的薪酬呢？更加盡可能的完成這個任務了，此事關係各方面的人，十分重大，越是守秘越好，我不會對姬莉說的，希望你也不要向外聲張 胡亂找一間錶行支持冒險扳登雪山的遠征隊伍好了，此外，進行調查魔窟的工作，可能需要特殊的機器或者專門人才，你必須在事前安排得妥妥當當。」

岳維斯博士說：「我早已安排好了，我會派出科倫博士跟你們同行，怎樣運用最新的科技儀器，全由他負責，你只是盡可能找些藉口在途中停留得較為長久，以便觀察，不妨多次在峻谷之內露營，你必須把這個任務擺在心上，對你來說，此行是實踐你的目標，扳登世界第二座高峯，對我來說，一定要找出魔窟，繪寫地圖，讓我們派人進攻。當然的，進攻的日期必然在那一次扳登雪山壯舉完成之後的若干時日，起碼一年半載，跟你無關。」

要說的話都說完了，他們就此分手，旬日後，眞奇士醫生夫婦以及科倫博士就飄然而行。

他們不必在美國召集大隊人馬，購買糧食和用具，抵達尼泊爾、巴基斯坦或者印度方面最為貼近登山途徑的大城，然後進行各種活動，仍未為遲，實情如此，三個人踏上航機的時候，相當輕鬆。

在航機上面，他們三人不斷的交換知識以及經驗，希望此行幹得有聲有色。

「眞奇士」說：「本來登山的季候最理想是秋季，不過，喜瑪拉雅雪山冷得快，還沒到深秋，氣溫已經冷到華氏表零下五十度，因此之故，大多數冒險家總是在初秋已經動身，可惜初秋緊隨夏季之後，往往發生暴風雨，甚至落雹，故此登山的隊伍是否很順利的完成壯舉呢？仍要講運氣，我們現時正是初秋登山，如果運氣好，可以在兩個月內完成任務，反之，暴風雪降臨，那就很難說了，既然我們有强大的後台支持，不妨多帶糧食，隊員和挑夫的數量也要增加，我們上次是從尼泊爾境內登山的，這一次不妨選擇比較安全的途徑，我的意思是從巴基斯坦登山，你的意思怎樣？」

「我沒有固定的計劃，從地圖上面看，接近巴基斯坦那邊的崖谷比較多，雪比較薄，看來還是在那邊扳登雪山更加合理，在巴基斯坦吉米爾城那邊，我有一個老朋友叫做沙勒，他是巴基斯坦人，可以協助我的職業隊員和挑夫，更加重要的是找尋一個熟識登山的响導，我認為沙勒博士係科學家，一向忠於學術上的研究，他是很可靠的，到時我會把他介紹給你們認識的。」

從表面上看來，平平無奇，故此他們沒有甚麼特殊的要求，只是依照常規去做各種活動好了。

這是很明顯的，想登山的旅程準備充足，糧食，器材甚至藥物都要帶備多一點，當然要多帶一些人，浩浩蕩蕩，大隊人員魚貫而行，中途也有些照應，當然比較人丁單薄的探險隊伍妙得多。

不過，如此安排，費用龐大，留居兩月之久，相信要花掉幾十萬美元，既然科倫博士主張任意花費，一切都是揀最優秀的，登山的响導便有兩個，五十七歲的沙勒博士也跟隨他們登山，隊員和挑夫，為數不少，整個冒險獵奇的隊伍所有成員，

合計共有三十二人，夜間要結營七個，總算是相當夠氣魄的壯舉了，他們在八月一日出動，氣溫相當好，很快就越過地面的龍脊山脈，進入喜瑪拉雅山的範圍，離地六千六百呎。

　那一處只是登山的開端，由於喜瑪拉雅山的山勢起伏，恍如長蛇，必須依照指定的途徑走，才有希望到達第二座高峯的山脚，就算普通的登山隊伍，這一段路也要費時二十天，他們多次結營之後離開營地走向附近崖谷進行科學上的測驗，時間更拖得慢了，走了半個月，然後抵達稱做「生死門」的一處。

　登山的途徑一直是迂迴曲折的，只是到達生死門，然後有資格接觸到雪峯本身，那些峯巒全部積雪，白茫茫的一片，既然担心高處積雪不穩，一層層的崩陷，又担心近處的雪花遮蔽了山上的裂縫，滑脚跌下去，轉瞬就去得無影無踪，一句話說，那個地方已經是向雪山挑戰的第一步，打算退縮，不妨就此停步，反之，分分鐘發生不測之憂，故此它稱做生死門。

　他們已經決心向雪山挑戰了，只是在生死門的石上結營一晚，便即毅然上路，再也不會向原路走回去，不過，向前走等於向高處走，只是走了整整的一晝夜，便即進入危險地區，需要响導顯出他的驚人本領，然才能繼續扳登。

　他們全是抓住繩子向上走的，繩子的末端握在响導手上。

　這種情況充份反映出响導的重要，尤其是第一個响導，更加重要，因為他走在前面，不單是沒有繩子抓在手中，還要替隊友打鐵環，扣緊繩子，「沙勒」果然本領高強，步步為營的向高處扳登。

　過了一會，他忽然停止活動，走到下面，扯了眞奇士一把，兩人暫時離開人叢，走到雪崖的另一邊，低聲交談。

　那個响導也是巴基斯坦人，五十五歲了，叫做史摩，體力仍是很壯健的，只是他跟眞奇士站着交談，他很認眞的說：「眞奇士先生，我担任响導之職，有二十五年之久，從來沒有發生過不安之感，只是這一次，我好像覺得就快大禍臨頭，故此跟你談談。」

　「你是否因為睡眠不足或者心情太過緊張，然後發生這種感覺呢？」

　「不，使我有發生大禍臨頭的感覺是一種近乎魔幻的景象，我向高處扳登，忽然看見空中有一連串的蜘蛛網，斷斷續續的低垂下來，就像是空中有一隻大蜘蛛，正在吐絲。照我們這一族人的解釋，空中垂下蛛網，乃是不祥之兆，我並非懦夫，仍要向上扳登的，但却有了戒心，萬一我翻身跌下懸崖，請你叫沙勒通知我的家人，同時請你履行我們所簽的合約，把兩萬美元送給我的妻子卡娜莎，此外，還盼望你叫人替我拍照，留交她作為紀念品。」

　他所講的話雖然太過空洞，可是，其中有一句話却是很重要的，他自稱看見過空中有些蛛網飄浮，可能那些峻谷之內就是他們想找的魔窟，因此之故，眞奇士先行答應他的請求，甚至叫人替他拍攝幾幅彩照，然後請他帶路，希望看看空中的蛛網。

　科倫博士以及沙勒博士聞訊趕到，只是這幾個人，結集為一個很細小的隊伍，走向高處。

　雖然「史摩」帶他們十分艱苦的扳登一處險峻的雪崖，置身更高的地方，可以望得遠些，可是，各人耗盡視力去看，仍是白茫茫的一片，絕無一絲片縷在空中浮動，沙勒博士逐漸有些不耐煩了，冷然說：「史摩，我懷疑你說謊！」

　「為甚麼我要說謊呢？所有巴基斯坦人都知道這一層道理，一個人如果時運低，死期將至，他就有可能看見空中出現一些古古怪怪的東西，時運高的人，不會看得見，我的遭遇就是如此，並不盼望你們看見天空出現蛛絲！」史摩很認眞的說。

　沙勒聽了，啼笑皆非，不知道怎樣說才好。

　反而眞奇士很有興趣的跟他交談，說：「史摩先生，我認為你所講的話很有價值，我們是否看得見蜘蛛網呢？那是另一問題，你看見過的蛛絲，當然記得起它的樣子，它是否很長很長的逐條綫從空中垂下來的，似乎不易折斷，像雪花那麼白的嗎？」

　「是的，眞奇士先生，你怎會知道？是否以前你也看見過它呢？」

　「不，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它，只是聽人談及它吧了，希望你把它跌下深谷的方向告訴我，對你來說，那是沒有困難的，請你在腦海中搜索，最低限度記得起它跌下來的方向。」

　史摩呆呆的站着，若有所思，稍停，抬起頭來，說：「我隱約記得起來了，它從很高很高的天空跌下，最長的一條綫有百呎過外，又細又堅韌，一直低垂到左邊的殺人谷，忽然之間，全部消失，不單是我用視力追踪的一條蛛絲失了踪，仰望到高空，甚麼形狀的蛛絲全都消失得無影無踪。」

　「是的，左邊的峻谷特別深，有些地方沒有雪花遮蔽，更加顯得陰沉可畏，史摩先生，你把它稱做殺人谷，是否谷中多次發生兇案呢？」

　「是的，有些兇案是暴徒計誘甚麼人入谷行兇的，另外一些兇案，却是大自然造成，谷底好像深井，如果有人用長長的繩子把自己吊下去，偶然大聲叫喚同伴，谷中的回聲盤旋而上，影响到最高的積雪被聲音震動，突然跌下來，牽連到其他地方的積雪一堆堆滾下，那些人就會生葬，稱之為殺人谷，名符其實，要說的話都說完了，此地寃氣太重，不宜久留，我們還是回到營地去吧，我的不妥之感逐漸消失了，休息一會，我就有力量繼續往高處扳登。」

　「史摩」忽又振作起來，說得十分硬朗。

　聽了他這句話，各人都振奮了些。

　單是莫名其妙的振奮，那是沒用的，他們聚在一起扳登危崖的時候，靠近中午，後來，他們一齊回到營地吃午餐，休息了一個鐘頭之久，繼續前進，仍是史摩走在前面，他的副手，吉廸亞留在第二名的位置，兩人相距只是三十碼，吉廸亞忽然聽到慘呼一聲，手中所握的繩子變成鬆鬆動動，大驚失色，放聲狂叫，鼓起了勇氣走前三幾十碼看看，所看見的只是一條繩



經驗豐富的响導史摩，叫人替他拍最後一幅照片，認為他已大禍臨頭。

子，沒法找到「史摩」了，他保留原來的形狀，趕快轉身，一口氣走回營地，向幾個首腦份子報告，眞奇士、姬莉、科倫博士以及沙勒博士一齊走向該處看看，發覺那個地方是一塊崖石的盡頭，附近所有崖石比較它低得多，且乂相距很遠，繩子留下來，人却踪影全無，除了說史摩從高崖失足滑下，只有一個解釋，他可能被人謀殺。

　這兩個解釋不管那一個解釋正確，史摩仍是死定了，他們都覺得十分難過。

　高崖伸向左邊，站在最高的崖石往下邊俯瞰，深不可測。

　那一處正是高空蛛絲垂下來的地點，亦即史摩死前說的「殺人谷」，果然發生意外，蛛絲眞的是不祥之兆。

　事後營地方面議論紛紛，噩耗傳出，所有人都不想工作，只好暫時休息一天。

主帥勇闖殺人谷

　幾個首腦份子留在營帳之內，交換意見。

　沙勒博士說：「這一宗意外傷亡事件發生之後，如果說史摩自行拋了繩子跳下去，那是十分不合理的，他死前還向我們提出一個請求，希望我們替他拍攝幾幅彩照，送交他的妻子，顯然他很愛她以及很愛他的家庭了，他絕對不會自殺！

　「當時吉廸亞緊隨在後，相距三十碼，沒有旁人，聽到驚呼之聲，他就走前去看，鬼影也沒有一個，顯然是沒有兇手了，假如眞的有人行兇，只是吉廸亞自己動手！

　「他們二人的交情很深，沒有仇恨，也沒有桃色糾紛，吉廸亞怎會行兇？這種假設是不切實的，我覺得想來想去都想不通，如果我不是一生獻身於科學的人，恐怕我會把這一宗血案推在山鬼的身上！」

　科倫博士接上去，說：「沙勒博士，你忘記了雪人嗎？山鬼未必眞有其事，雪人却是眞有其事的，可能把史摩推下危崖的一雙手，正是傳說中的雪人！」

　眞奇士不同意這種見解，說：「如果他眞的死於雪人之手，何以雪地上面沒有雪人的脚跡呢？不管怎樣，我認為殺人谷相當古怪，值得我們冒險下去看看。」

　他說的這句話，暗示他們此行是為了搜索製造蛛絲的工場而來，已經發現蛛絲的地方，就算它是龍潭虎穴，也要走下去看看。

　這種想法是很合理的，科倫博士不便阻撓，只能勸告他盡量謹慎，切勿輕舉妄動。

　「我並非單獨走下去看看的，打算帶六個人同行。」眞奇士很勇敢的說。

　他是主帥，執意走下殺人谷看看，研究「史摩」失踪的秘密，其志可嘉，他們受到他的鼓勵，紛紛舉手，自願同行，眞奇士挑選六個還沒有結婚的青年，一起走下殺人谷，他們仍是用長繩吊下去的，那種繩子附有轆轤，長達五百呎，係最韌的一種尼龍繩子，轆轤即是滑車，靠它把繩子捲上捲落，它就放在危崖的盡頭，由吉廸亞以及四個健兒合作，把它釘在岩石上面，弄得四平八穩，然後打手勢叫他們逐個沿着繩子走下去，走在最前的一個人就是眞奇士。

　眞奇士的太太「姬莉」也在扳登雪山的隊伍之內，她渴望同行，跟丈夫一起吊下殺人谷，眞奇士不准她這樣做，她只好跟兩個博士留在崖石上面，等候音訊。

　眼見丈夫逐漸吊下去，尼龍繩子放了二百呎，突然停下來，知道眞奇士已經安然到達了谷中的一截，脚踏實地，略為放心。

　跟着她看見繩子搖動，憑着搖動的次數，她知道眞奇士向上面的人報告，他仍未到達谷底，希望六個健兒先後沿着繩子走下去。

　各人依照他的意思去做，但是，從此開始，便失去了聯繫，靠近黃昏，然後發覺繩子急速搖動，趕快拉動轆轤把下邊的人吊上來。

　眞是奇怪，吊上來的人只有一個，他就是主帥眞奇士，沒有別的人。

　眞奇士並非自行拉動繩子吊上來的，他被縛在繩子上面，受了傷，身上有血，昏迷不醒。

　顯然是他受傷之後由隊友採取這個方法把他送上來。

　下邊的隊友怎樣？即使眞奇士仍然昏迷，需要急救，沒法開口，他們也可以推想到另外的六個隊友必然在谷中碰到强敵，發生劇鬥，處境仍是相當艱難，趕快把繩子放盡，看他們有甚麼反應，照理下邊的人應該有所表示，怎料毫無反應，尼龍繩子再放長一點，仍然是沒有人在下邊搖動。

　眞奇士曾經當衆說過，如果他受了重

傷，或者死亡，整個冒險隊伍就由科倫博士接替，發施命令，因此之故，各人立刻把詳細情形報告他，希望他作出急速的處理。

科倫博士仍在眞奇士身邊搶救，不過，隊友紛紛向他請示，他不能夠袖手旁觀，跟姬莉以及沙勒博士會商之後，即時有了決定，由隊員自行選出十二個人，一起用繩子吊下殺人谷，他們必須携帶武器，其中有一個人做臨時的隊長，十一個人都要聽從他們指揮，他不單是腰間有一柄手槍，還有一挺手提機槍，另有一柄信號槍，只要他們受到襲擊，便即拔槍向空中放射，到時自然有紅光升起來，表示：「發生戰鬥」，如果沒有戰鬥，只是危險，信號槍射出一片蘋菓綠的光輝。

他們安排得如此週到，預測隊長卡連到了谷中可以停步的一處，必然有些表現，最低限度也會放射信號槍，利用槍聲以及彩色的光亮傳達他的意見，使上面的人明白他們的處境，可是，十二個人先後把自己吊下去之後，毫無動靜，甚至沒有聽到槍聲，顯然是凶多吉少。

留在岩石上面的人，目睹情況惡劣，達於極點，不知道怎樣應付，天色越來越暗，就快進入黑夜，一共有十八個健兒留在谷底，加上了失踪的嚮導史摩，便是失去十九個人，他們生死未卜，科倫博士急如熟鍋上的螞蟻。

他似乎集中全副精神去搶救眞奇士，別人的生死存亡，只是次要，雖然剩下來的隊員不斷的催促他，他仍是盡量拖延時間。

最低限度，他決定對策之前，一定要把主帥眞奇士救醒，向眞奇士查問他們在谷中有過甚麼恐怖的遭遇，這樣做是對的，他絕不放棄，經過氧氣筒灌救以及注射強心針之後，眞奇士逐漸有些起色了，他突然睜開眼睛向身邊的人看看，喊了一聲：「雪人！」便又昏迷過去。

這副模樣被姬莉看在眼裏，十分焦急，俯伏在病床上面，深深的擁抱他，大聲呼喚他的名字，希望他甦醒過來。

照情形看，她已經方寸大亂，無能爲力。

剩下來的兩個博士，並非戰士，就算他們火速抓住繩子吊下去，仍是白費氣力，他們頗有自知之明，認爲殺人谷底必然有雪人出現，甚至不止是一個雪人，那些雪人曾經向眞奇士襲擊，又向別的健兒襲擊，他們有機槍也鬥不過雪人，確是一件奇事，兩個博士認爲夜色迷離，留在岩石上面的人數有限，戰鬥力太過薄弱，唯有向「雪山救援隊」求救，希望他們從速趕來施救，主意打定了，立刻發射銀白色的火箭，那是緊急求救的信號。

發射了七枚求救的火箭之後，空中仍有一層銀色光輝，把雪山照映得更加美麗，可憐得很，兩個博士以及一個佳人都如坐針氈，至於眞奇士，只是在昏迷中喊了一聲，立刻再度昏迷，沒有甦醒的跡象，叫人看了心寒。

夜間九點多鐘，雪山救援隊出動兩架直升機巡視，科倫博士早已叫人燃燒一堆又一堆的野火，紅色的火光透過雪地反映，更加鮮艷，在空中很容易看得出來。

直升機停在火光之旁，機師「巴福」走出來，跟科倫博士握手，科倫博士第一句就很是緊張的說：「我們受到雪人襲擊，谷底或者谷中的某一處，至今仍有十九個人被困，可能受到雪人襲擊，非死即傷，我們全部不敢沿着繩子走下去，此外，我們的主帥眞奇士兩度昏迷，需要急救，我們希望得到兩種不同形式的帮助，首先，用直升機把昏迷的人送往最貼近雪山的醫院急救，最好他的妻子姬莉同行，可以照料他，此外，希望救援隊派出戰機保護直升機飛入殺人谷搜索，碰到雪人，可能發生劇鬥，如果沒有碰到雪人，找到隊員，便即施救，最理想的是把他們全部救回來。」

第一種請求合情合理，機師「巴福」很快就答應了，可是，另外一種請求，他卻無法答應，說：「我只是機師，沒有權力調動戰機，況且扳登雪山救援隊的任務只是救人，並非作戰，根本上難以接受你的建議，不過，巴基斯坦那邊的空軍基地跟雪山十分接近，如果你有信心認爲可以懇求他們出動戰機，掃蕩雪人，你不妨親自出馬，乘搭我們的戰機一齊去，反之，你沒有强大的後台老闆，只是個普通的扳登雪山隊伍，那就不必做這種活動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完全明白，立刻可以對你說知，我是希望親自去巴基斯坦的空軍基地求救的。」

科倫博士下了最大的決心說。

既然他已經立下決心，只好依他的話去做，營地方面，暫時按兵不動。

科倫博士獨叩鬼門關

眞奇士被抬進一架直升機，仍是昏迷不醒，姬莉也乘搭直升機，盡力照料他，另外一架直升機則由科倫博士乘搭，飛向空軍基地。

臨走的時候，科倫博士對沙勒博士說：「營地方面的事，一概歸你管轄了，我盡快回來。」

兩架直升機同時起飛，可是，它的目的地却是不相同的，一架直升機飛往醫院，另外一架飛到巴基斯坦「卡米爾空軍基地」。

國際局勢雖然變化萬千，可是，美國仍是最强的一個國家，可以說是民主國家爲首的一個，科倫博士此行携帶了一封密函，證明他的身份係代表太空總署，還寫明他負責搜索太空蜘蛛網的秘密，盡快消滅這種秘密武器，那封密函還有國防部以及太空總署的首腦簽字，又有列根總統的簽字分別證明他。

這封密函還有一個特色，分別把科倫博士以及眞奇士醫生的相片，令到有機會看到它的人，知道持函人是否這兩個人當中的一個。

當時空軍司令巴格中將湊巧留在基地，召見科倫博士，密談了十五分鐘，相當滿意，不過，他對於調動戰機飛往殺人谷這個請求，却有些問題，他很鄭重的說：「如果我們派遣戰機到殺人谷偵查，甚至飛入那個形同深井的殺人谷內觀察，一旦跟蘇聯的戰機碰頭，就會爆發一場空戰，



眞奇士爲了救回失踪的隊友，鼓足勇氣，再到雪山的殺人谷搜索。

影响全世界的安全，故此他必須要向總理請示，然後才決定取捨，最低限度要等候兩天。」

巴格中將的立場跟科倫博士不同，他只是答應對方的請求，並非立刻出動戰機，科倫博士有點失望，但形勢比人强，他沒有權力强逼對方立刻出擊，只好耐心等候。

由於那一間收容眞奇士急救的醫院，跟空軍基地相去不遠，科倫博士乘坐直升機到醫院看他，眞奇士病情沒甚麼進展。

主任醫生雷勃拿博士，認爲眞奇士曾經在深谷之內一度缺氧，情況危殆，腦細胞損害太過劇烈，起碼要觀察一個時期，然後能够確定他能否治療，暫時不可以搬動他，如果勉强把他送到飛機上面飛往華盛頓的大醫院，担心他沒法支持。

科倫博士只好拜托姬莉，盡可能的照料眞奇士。

兩天的期限很快到來，巴格中將再晤科倫博士，欣然說：「我已經得到總理的批准，立刻派出六架飛機應戰，其中包括兩架垂直升降的戰機，可以在最深的谷底降落，又再升起來，不過，總理命令我們此行的目的只是救人，並非發動戰爭，只是爲了自衞才可以出擊，絕對不能够追擊敵機或者不明國籍的飛行物體。」

但求巴基斯坦的空軍能够出動戰機，保護他抵達殺人谷，置身於眞奇士到過的地方，探索秘密，同時想盡辦法救人，已經够了，故此科倫博士也覺得欣慰。

他們這一帮人在上午九時起飛，照航程估計，只是兩小時多一點，中午之前，必然可以飛到生死門附近紮營的地點，不錯的，中午差一點的一段時間，他們抵達目的地，可是，垂直戰機降落之後，却無法找到任何一個人，甚麼營帳也找不到，只是看見雪地上面有一大堆燒焦的殘餘物體，那些殘餘物體當中，居然有些肢體遺留下來。

顯然是當地遭遇過毁滅性的襲擊，所有人喪生，沙勒博士也變成了焦炭。

活着的人已經死個清光，半死半活的人，有十九個，留在殺人谷之內，當然是凶多吉少了，還有沒有機會走到谷底，科倫博士已經感到不妙，後來，垂直戰機從高崖起飛，降落殺人谷中可以停留的崖石上面，一層又一層的搜索，果然不出所料，沒法找到一個活人，只是看見一些燒焦的殘餘物，跟高崖雪地所見的東西相同，其中還從一些焦炭找到一隻燒剩的手指。

不必再搜索了，以爲是半死半活的隊員，全部被消滅，死了還要燒到變成一堆炭！

雖然科倫跟他們只是泛泛之交，始終是同路人，看見遺留下來的殘肢，他仍要一洒同情之淚。

他對一架垂直升降的戰機機長提出一次請求，希望對方把他帶到最深的谷底看看，機長勉强答應他，說：「你只能够在谷底留下三十分鐘，超過這一段時間，仍未回到戰機這邊，我們不再等候了，立刻起飛，倘有這種事情發生，你就是僅得一個人留在谷底了，我們決不掉頭飛下來救你，原因是深井形的一種地理環境，越是接近谷底空氣越加稀薄，可能發生嚴重影响，連累到我們不能够起飛！」

科倫博士沉住氣說：「多謝你們關心，我答應你，萬一超過了三十分鐘，我仍沒有回來，你們不必等候。」

說完，他以大無畏的精神走出垂直戰機之外。

那一個地方雖然是雪山的深谷，並非到處積雪，跟美國的大峽谷相似，一層又一層的伸展到下邊去，就算是白天，向谷底望去，只見黑沉沉的一片，夜間更加不必說了，這種地方即使帶備糧食和水，穿得十分暖和，仍然不容易持久，要是散兵游勇，不能够聚在一起佈陣，更加難以活下去，何況傳說中的雪人還在該處出現呢？科倫博士希望在谷中或者谷底找尋失落的朋友，這個希望微乎其微，不過，他仍是鼓足勇氣搜索的，可惜他只有半點鐘的時間，難以達到目的。

站在谷中比較平坦的岩石上面，向下邊俯瞰，過了一會，他突然鼓足勇氣，把身邊的繩子拿出來，縛住石角，垂入更低之處，他抓着繩子逐步往下沉。

誘惑他走往下邊去的是一個黑影，他分明看見一個黑影，逐漸移動，懷疑它不是鬼影，也不是雪人，是同行的隊友，故此他急急忙忙的冒險追查。

他忘記了約定的時間。

此外，他還十分樂觀，以爲他找到黑影，救出一個的隊友，可以向高處扳登，不必依靠垂直戰機協助，仍有機會死裏逃生，故此他傾全力去做。

三十分鐘很快就渡過，他仍是一籌莫展，相當奇怪，他所看見的黑影不單是沒有消失，而且頻頻的移動位置，使他的信

心加強，他不再考慮甚麼，拚死也要沉到下邊去，抓住繩子逐步向下低垂，過了一會，他聽到飛機發動引擎之聲，如夢方覺，抬頭看時，垂直戰機已經凌空飛去。

他感到孤立無援，索性向更低的谷底沿着繩子走下去。

他覺得自己如同在噩夢裏面走動，那個深谷就像是沒有底層，深不可測，永遠走不完。

他在谷中往下邊走的時候，轉了幾個彎，不單是找不到黑影，甚至無法證實他在甚麼地方，看來死定了，敵人用不着向他攻擊，他變成了迷途的羔羊，當然逃不出魔掌，遲早變成一堆白骨。

怎樣辦呢？他十分難受，坐下來休息，看看腕錶，才知道眼前已經是黑夜。

他參加那個冒險扳登雪山搜索魔踪的團體，從來沒有後悔，也沒有懷念過家人，那時他覺得死期將至，然後想起他在華盛頓的生活方式，同時想起了一向相依爲命的妻子梅雅，她的笑臉在眼前一晃就消失了，眼前空無所有，到處黑沉沉。

洞中之洞另有乾坤

他不自覺的拔出電筒來，扭亮了它，那一隻電筒本來是光綫很弱的，可以射到二百碼過外，由於谷中的岩石一簇簇的擋住去路，光綫沒法穿過它，射程再遠也沒用，他眼中所見的全是岩石，照射了一會，他索性扭熄了電筒，在黑暗的地方坐着休息，背脊貼在岩石上面。

他太過疲倦了，他以爲是休息，料不到他剛剛閉上了眼睛，竟然跌進了夢鄉。

他覺醒之際，已經是殘夜，看看錶鐘，竟然是四點鐘，不久就是天亮。

他仍然覺得有些迷惘。

他很是吃力地站起來，扭亮電筒看看，大吃一驚，放在身邊的尼龍繩子竟然不翼而飛。

缺少了繩子，他就無法攀登到高處去，留在深谷，不論遲早，必然變成谷底遊魂，他覺得心上一沉。

跟着他想起了繩子，他十分重視它，只是把它放在身邊而已，沒有理由失去它的，難道有人在他酣睡之際放輕了脚步走近他把它拿去嗎？倘有這種事情發生，那個人可以輕易把他殺死，爲甚麼他的身上沒有半點傷痕呢？一想再想，他想起了「雪人」，呆若木鷄。

「雪人」也許被繩子吸引，把它拿走，沒有驚動他，無可奈何，只有這樣解釋了，他抱着極微弱的希望，利用電筒的光亮，到處搜索，希望找到繩子，他以爲雪人可能把它拋掉，不過，這個希望委實是微乎其微，他白忙了一塲，不單是找不到繩子，還把電力消耗了很多，最後他悶悶的坐着，等候天亮，再作其他活動。

就在這時，他發覺前面不遠的峭壁中段，透出燈光，驚喜不已。

雖然他只是匆匆的看見一撮光亮從峭壁透出來，他仍然可以立刻加以判斷，認爲那些光亮一定是燈光，不是燭光，因爲它絕不搖曳。

荒山寂寂，彷彿是另外一個世界，沒有理由出現燈光的，那些光亮從峭壁裂縫透出，更加欠解，唯一的解釋就是峭壁之內有人躲着幹甚麼秘密的勾當，以致燈光外洩，順勢想下去，他覺得峭壁之內的一處大概是魔窟，不由自主的苦笑起來。

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偵查雪山的峻谷是否有人利用它製造一種可以纏死戰機的蛛絲，要是他可以找到魔窟，多麼好呢？可是，整個冒險的隊伍已經死傷纍纍，有些人變成焦炭，另外一些人失了踪，主帥的腦袋受到嚴重的損害，至今仍是昏迷，眞正能够活下去的人，只有他一個，多麼不幸呢？如果他在接近絕望的一種境況之下，找到了魔窟，簡直是莫大的諷刺！

他赤手空拳，怎能够和魔窟的人搏鬥呢？這樣想了想，他就不敢移動脚步，後來，有一股好奇心不斷的刺激他，使他發生另外一種想法，他遲早一定死在荒山，趁着他仍有一口氣，不妨大着胆子走進魔鬼的巢穴看看。

終於他打定主意，向發光的峭壁走過去，抵達峭壁之下，還冒險向高處扳登。

透出光亮的一處，距離山下的岩石只有二十多呎，壁上的石塊崎嶇，稍爲有些地方可以伸手抓住他向上扳登，他想盡辦法逐步上升，雖然花了一段頗長的時間，他仍可以走到燈光外洩之處，然後停止活動。

出乎意外的，那個地方居然有一塊石門，燈光從門隙透出來。

他試一試伸手到門隙去，分左右兩邊，一齊發力，希望把它拉開。

如果它是天然石塊構成的石門，當然沒法扳動，可是，它係人工造成的石門，那就大不相同，稍爲發力，即可扳動它，他傾全力拉開了石門之後，閃身入內，他以爲石門之內就是魔窟，有許多人幹秘密工作，置身在石窟之內，他到處搜索，才知道它是一個空空洞洞的洞穴，沒有甚麼古怪，使他驚奇的只是那些燈光，不知道從甚麼地方射出來。總之，石洞到處都有相當强的光亮，就像是置身在一個辦公廳，四方八面都有光管。

只是光亮吸引着他，不足爲奇，更奇的是洞穴之內堆放了幾十種不同種類的罐頭。

那些罐頭沒有開過，有些是菓汁，有些是肉類，另外有些是飲品，包括了咖啡、汽水以及啤酒。

所有罐頭都是美國製造的，暢銷全球，他直覺到那是誠意的欵待，用罐頭食物欵待他，等於向他有所表示，使他放心進食。

沒有看見罐頭食物之際，他不覺得餓，同時不覺得口渴，看見了它，他就感到自己的確有這種需要，急着進食。

既然是罐頭食物，一定是沒有毒的了，他盡可以放心進食，此念一起，他就抓起了一種附帶有匙去弄開罐頭的食物，立刻弄開它，先行吃菠蘿，然後喝它的菓汁，樂得心花怒放。

跟着他還找到一把「罐頭刀」。

有了它，任何一種罐頭都可以取食了，他選擇凍肉以及啤酒，吃吃喝喝，直到他爛醉如泥，然後罷手。

他再度跌進夢鄉，很久，醉意全消，他覺醒過來，看看洞口那邊，竟然是黑沉

沉的，他趕快拔出電筒照射，才發覺石門完全關閉。

他再看看那堆罐頭食品，仍然留下來，這才放心。

他已經被人軟禁在石洞裏面，如果沒有罐頭，很快他就餓死，故此他十分重視它，可是，想深一層，他就覺得茫然，有了罐頭只是可以讓他活下去，沒法使他離開石洞的，怎樣辦呢！這個問題，重甸甸的壓在他的心上。

他的腕錶是「原子手錶」的一種，只靠一粒電子供應，它就有力量按時走動，故此他被軟禁在洞穴之內，仍然知道時間的推移。

沒有人知道他的行踪，他也沒法走出去，很快就度過了三天。

第四天，忽然有一件奇異的事情發生，他在洞穴之內到處搜索，看看它是否除了石門還有別的出路，突然，他碰到一些扣鈕，那是安裝在石壁上面的，霎時間，聽到輪軸轉動之聲，定神看時，石壁已經自動裂開，露出一個洞，奇怪的是洞中還有光亮。

這一個洞穴可以說是「洞中之洞」，除了另有一批罐頭食物之外，還有一張彈弓床，床上另有枕頭、毛氈之類的禦寒品物。

他一直都是吃苦的，捱够了，發覺石洞裏面有一張床，不再考慮甚麼，整個人撲在床上，躺下來休息，覺得很舒服。

他不單是感到溫暖舒適，還嗅到一股香氣，那種氣味召喚他的回憶，好像時光倒退，他沉迷在愛河中。

他逐漸跌進一個難以形容的境界。

忽然，他覺得自己的腦袋好像失效，甚麼思想也沒有，忘記了自己是誰，迷惘中，他似乎整個人消失，很久，然後恢復原來的自己。

他眞的覺醒了，由於洞中之洞有如酒店房間，外邊是粗糙的山洞，他不願意走出去。

接連幾天他都是在細小的洞穴度過的，他偶然想起沒有走進洞穴之前所發生的遭遇，好像整個冒險扳登雪山的隊伍只是死剩他一個，不由自主的啜泣起來。

他像孩子被人欺負之後那麼啜泣，忽然之間，有一陣陌生的語聲從高處飄下來，說：「你眞是幸運，看來沒有人比你更加幸運的了，幹甚麼你還啜泣呢？是否你不捨得過去的自己呢？」

他定神一望，身邊杳然無人。

這種幻覺應該使他感到驚奇的，不過，他多次呼吸含有迷幻意味的香氣之後，腦袋已經發生變化，失去了正常的反應，對外來的奇妙變化並不感到驚奇，只是接受對方的盤問。

他毫不思索的說：「是的，我已經失落了自己，有時我完全忘記自己是誰，眞是可怕！」

「不要緊，失落了自己，可以製造另外一個自己，那個自己比較原來的自己更加堅强有力，多麼好呢？此外，新的自己還有另外一種妙處，可以恢復自由。我問問你，你願不願意恢復自由，不必躲在石洞裏面過活呢？」

「我當然願意。」

「那麼，我們做一個交換吧，我替你洗腦，把新的生活意念灌輸到你的腦袋中，此後，你就變成我們的人，任意活動，不過，你要接受我們的支配，跟過去的自己大不相同，假如你答應，我立刻替你洗腦，反之，你不願意合作，我們不會勉强你洗腦的，你可以考慮清楚再答覆我。」

他聽了這番話，竟然沒有發生反感，很冷靜的說：「我不必考慮，立刻可以答覆你，我願意洗腦。」

「爲甚麼你願意洗腦呢？」

「你已經說過，洗腦之後可以自由自在的活動，如果我不洗腦，我就一輩子留在洞穴之內，只是這個理由，我自然而然的願意接受洗腦。」

「好極了，你眞是聰明，現時你可以在洞中之洞按動機鈕，進入第三個石洞，在那個地方，你將進行洗腦的手術。不過，我可以對你說知，洗過腦之後的人，跟普通人沒有分別，只是把不正確的思想洗去而已，你仍然可以玩橋牌，打網球，做你喜歡做的事。」

他聽了，有點困惑，衝口而出的說：

「我認爲我自己一向是思想純正的，沒有做過任何一種違背良心的事情，難道這樣子過活也算是思想不正確嗎？」

「你錯了，可以說是大錯特錯！一般人總是對自己缺少信心的，因爲他一直被愛情、宗教、家庭觀念以及愛國思潮愚弄。你可以想一想，你孤零零的留在殺人谷之內，所有人不能够帮助你，你必須掙扎求存，甚麼宗教愛情或者國家觀念豈不是全部白費氣力？坦白點說，一個男人只是有仇必報，縱慾，吃可口的食物，喝最好的酒，這些活動才是眞實的，有份量的，此外，一切都是虛說，我們全是奉行這種韻律生存，希望你洗腦之後，變成自己人，跟我們同在一起過活。」

他苦笑了一下，說：「我已經沒有任何一種眞正屬於自己的東西了，你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吧，反正我已經置生死於度外。」

「好極了，你走進第三層的洞穴，我們立刻替你洗腦。」

最後，陌生的語聲命令他按動一個新的機鈕。

真奇士從昏迷中甦醒

科倫博士的遭遇，可以說是凄慘可憐了，反而「眞奇士」的遭遇比較他好些。

眞奇士只是腦袋一度缺氧，腦細胞毀滅了一部份，整天昏睡，醫生替他注射補充腦細胞的針藥之後，他的病況立刻發生好轉，有一晚，他突然整個人清醒過來。

他發覺身邊有一個人，睡在一起，髮絲很長，把她推了幾推，說道：「我沒有看見過你的臉孔，你躺在我的身邊睡覺，大概是姬莉了，快些回答我，你是否姬莉呢？」

姬莉被他搖醒，驚奇不已，說道：「眞奇士，你終於能够開口講話了，多麼好呢！」

他聽了反而大吃一驚，說：「姬莉，我並非三歲孩子，怎樣不會開口講話呢？你是否神經有問題，以致胡言亂語？」

姬莉喜出望外，再三解釋，還帶他走近窗前，看看外邊的花草樹木，說：「如果你的腦力復元，你當然知道醫院是怎樣的地方，我可以清清楚楚的告訴你，你在醫院居住了二十多天，這是巴基斯坦一間醫院的頭等房。」

「甚麼？我沒有受傷，為甚麼要住醫院呢？我有義務照料所有隊員的，怎能夠拋開他們呢？」

他滿臉怒容。

姬莉沉住氣說：「你不要提及冒險隊了，他們已經死個清光！」

「科倫博士呢？」

「說來眞是湊巧，幾十個隊友，單是他沒有死！不過，他的處境眞惡劣，在殺人谷之內搜索失踪的隊員時，他越走越遠，結果就是一幕悲劇，他自己也失踪了。你知道的，殺人谷非常凶險，單人匹馬走到谷底，不單是缺少自衞力，食物和水也是極度缺乏的，失踪了二十天之久，怎樣生存？看來他死定了！」

「姬莉，我已經完全復元了，很想知道我為甚麼會搬到醫院來，此外，整個冒險隊到底是怎樣毀滅的？也想請你把它和盤托出來。你必須協助我的，因為我是你的丈夫，同時，也是扳登雪山冒險隊的主帥。」

他所講的話很有條理，顯然是他已經一切復元了，姬莉喜出望外，可是，他的請求實在是不易回答的，一來她不想他獲悉了全部失敗的過程，太過傷心，二來担心他執意再去殺人谷找尋失踪的隊友，故此她遲遲不肯吐實，隨後眞奇士逼她一句：「姬莉，如果你不吐實，我立刻啓程，單人匹馬，闖入生死門，直趨殺人谷，調查眞相。」

看來他的意志十分堅决，姬莉沒法可想，只好答應他，說：「有許多事情我是不願意當着你的面講出來，但却可以利用錄音機傳達我的心聲，我到外邊錄音，一個鐘頭之後，把錄音機連同錄音帶一起交到你的手上。」

「好，我很樂意等候你。」眞奇士十分誠懇的說。

三十分鐘後，姬莉再走進來，放下錄音機，說：「眞奇士，希望你不要太過傷心！」

她悄然走出去，她再走進來的時候，眞奇士整個呆若木鷄，看也不看她，稍停，自言自語：「我就算拚了一條性命不要，也要再入殺人谷救他。」

「他說的他究竟是那一個？」

「他是科倫博士！」

「他怎能夠在殺人谷單獨留下來，缺少自衞力量，又沒有足够的糧食和水，可以活十天八天嗎？看來你竭盡全力，也只能替他收屍。」

「就算收屍我也要去！」眞奇士很堅决的說。

眞奇士一旦復元，立刻恢復能力，還有一般堅强的鬥志，他向姬莉查問科倫博士由垂直戰機降落深谷的情形之後，立刻走向巴基斯坦空軍基地，找最高的負責人交談。

巴格中將親自接見他，說：「眞奇士先生，你能够身心康復，我十分高興，可是，你提出來的請求，我却無法允許，因為我們的戰機不能够一次又一次的被人徵用。」

眞奇士沉住氣說道：「那麼，我用長途電話跟美國的太空總署負責人直接交談，請求他們派出空軍和戰機到殺人谷去搜索一下，借用你的機場，可否答應我的請求？」

巴格中將考慮了一會，說：「原則上我是可以答應你的，因為美國跟巴基斯坦有深切的邦交，兼且巴基斯坦長期受到美國接濟，不過，我們的立場十分堅定，决不會跟蘇聯開戰，那是無法改變的，希望你注意這一點，此外，我還有一個請求，我很想知道你憑甚麼理由令到太空總署的負責人肯調動戰機。你可以把這個秘密向我透露嗎？」

「可以，只是一句話就够了，我在殺人谷碰上了雪人，被他打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那個雪人只是冒牌貨，其實是機械人！

「如果蘇聯當局沒有征服全世界的陰謀，躲在殺人谷製造秘密武器，担心被人窺破這種秘密，何必使用機械人假扮雪人？至於他們正在加以研究的秘密武器，叫做太空蜘蛛網，相信科倫博士已經向你透露過，否則，你不會讓他得到垂直戰機協助的。」

巴格中將聽了，眼睛一亮，說道：「神秘的蜘蛛網果然是眞有其事，我可以提供一些資料供你參考，那是跟神秘蜘蛛網有關的，還有十多幅照片作證，證實巴基斯坦境內，有些農民在樹木叢生的地方找到空中跌下的蜘蛛網。我不單是有蛛網的照片送給你，另外還有一撮無法毀滅的蛛網。」

「眞的？先讓我向你道謝，透過你的資料，再打長途電話。」

眞奇士十分興奮。

他打長途電話到太空總署找岳維斯博士，報告此行發生的一連串災禍，最後，加上他的意見。

他十分肯定的說：「殺人谷只是上層積雪，下層沒有雪，却有一個由機械人製成的雪人，當然那個地方是製造太空蜘蛛網的工場了，趕快派出戰機來，並非一下子就把殺人谷炸為平地，而是想辦法救活科倫博士以及其他隊友，即使收屍，也許那些屍體也值得研究。」

打完了長途電話之後，他鬆了一口氣，對巴格中將說道：「我在殺人谷被雪人打暈之後，加上了極度缺氧，以致陷入長期昏迷的境界，現時我已經復元，毫無病態，希望你信任我所講的一切屬實。」

科倫博士變成犧牲品

三天之後，美國空軍派出六架垂直升降的戰機到巴基斯坦空軍基地，特大的垂直戰機當中，還有藥物以及醫療設備，另外有一個很負盛名的腦科醫生「居禮博士」，準備急救以及驗屍的工作。

殺人谷無比荒凉，那些人抵達谷中各處可以停放戰機的地方，想盡了辦法展開救援工作，他們傾全力去做，只能找到科倫博士，別的隊友，沒法找尋，屍體也找不到。

在那個冒險進軍雪山的隊伍當中，最重要的一個人只是科倫博士，其他隊員或响導，不過是臨時招募的，失落了也不要緊，既然找到科倫博士，他們已經滿意，更加令到眞奇士興奮的就是科倫博士能够活下來。

科倫博士在谷底最深之處被人找出來了，他當時已經陷入昏迷狀態，奇怪的是他呼吸十分正常，心臟仍然跳動，救傷的工作人員把他送上戰機之後，就在戰機施救，給他戴上了氧氣筒的臉罩，另外注射壯心針，他就甦醒過來，「居禮醫生」叫人切勿驚動他，問長問短，及時用戰機把他送回巴基斯坦的空軍醫院，繼續讓他休息，過了一天，然後准許外邊的人跟他交談。

第一個跟他交談的人，當然是「眞奇士」，眞奇士發覺他一切正常，只是由於缺氧而起嚴重的昏迷，稱奇不已，忙說：「當時我在殺人谷的處境也是這樣子，被雪人打暈，跟住缺氧，看來谷底必有一個科學家操縱，能够令到空氣中所含的氧氣嚴重的缺乏，不過，此事已成過去，別再談了，我很想知道有關太空蛛網，你有沒有機會進入他們製造蛛網的工場呢？」

科倫博士苦笑一下，說：「你想想吧，如果我有機會進入他們的核心，還有命走出來嗎？我到谷底找尋隊友，簡直是白費氣力，自討苦吃。」

「那麼，你完全沒有接觸過蘇聯的人了，是也不是呢？」

「沒有接觸過任何人，包括那雪人在內。」

眞奇士聽了，稍為有點失望，轉瞬之間，他又興奮起來，說：「科倫博士，能找到你，我們已經樂得心花怒放了，因為我們三個人同行，三個人一起回去，多麼好呢？至於搜索太空蜘蛛網，並非全部落空。最低限度，我帶回一些蛛絲，另有幾幅照片，證明殺人谷確是他們製造秘密武器的巢穴，不算是空手而歸。」

「眞的？你怎樣找到它呢？」科倫博士十分驚奇。

眞奇士把「巴格中將」交給他保管的蛛絲和照片拿出來，送給他欣賞，兩人興奮到哈哈大笑。

三天之後，眞奇士夫婦以及科倫博士一起，乘坐美國戰機，回到華盛頓，臨行之際，他們還拜托巴格中將嚴密監視殺人谷的動靜。

三個人返美，立刻同赴太空總署，報告此行經過，同時呈交他們所得的證物，包括他們拍攝的殺人谷以及生死門，各處照片在內。

岳維斯博士看過那些照片，欣然說道：「雖然你們沒有充份的證據，證實殺人谷是蘇聯科學家製造秘密武器的巢穴，只是得到一些鱗爪，但這些資料已經有用，至於我們怎樣對付那些人，必須作出更深的研究，過幾天，我們就會召開一個重要的會議，决定對策，你們太過辛苦了，盡量休息吧，開會之前，我們必然派人通知你們。」

跟着岳維斯博士補充了一句：「你們應該得到的奬金，我立刻吩咐國家銀行以轉賬方式送入你們的存欵戶口。」

看來他們功成而歸，值得聚在一起，慶賀一番，可是，剛剛走出太空總署的門口，科倫博士就對他們很鄭重的說：「眞是對不起，我有些私事要立刻辦理，過幾天，我們在岳維斯博士召開的秘密會議見面，到時再談。」

他們三個人就此分手了，科倫博士的言談舉動，十分正常，誰也料不到他已經被對方的科學家洗腦，變成一隻重要的棋子。

沒有召開秘密會議之前的一個晚上，岳維斯博士暗中召見眞奇士，兩人在密室交談。

他們坐下來，喝了點酒，岳維斯博士說：「我負責主持太空蜘蛛網這宗保安措施，就算是最微細的事情，我也展開深入調查，有幾個疑點我想跟你直接談談，所有冒險隊員中，只有你一個人看見過雪人，而且被他打暈，後來你認為他必然是個機械人，我很想知道你憑甚麼去證實他是機械人呢？」

「因為我被逼跟他搏鬥的時候，兩臂相交，他的一雙手硬如鋼鐵，此外，我還發覺他的長髮是裝上去的，眼睛也是假的，我曾經使用中國拳脚當中的毒招——二龍爭珠插他的眼，雖然已經插中了，但他却無動於中，如果他是個活人，必然眼爆身亡，最低限度也流了許多血，我是你們重金聘請的人，我所講的話，你們必須信任。」

「好的，眞奇士醫生，我們完全信任你，現時我想對你談及另外一件事情了，科倫博士本來是我們派出去的人，應該百份之百的信賴他，可是，從剛才我們和他談話時的情況來看，他的話顯然有些不盡不實，故此我要向你調查他，請你拋開一切成見，純粹站在客觀的立場，向我報告你的所見所聞。我首先想問你的一件事情，只是這一點，你們在深谷找到科倫博士的時候，他昏迷不醒，他究竟是突發性的昏迷？抑或長期昏迷呢？」

「憑着我的醫學觀點說，他並非猝發性的昏迷，而是昏迷了很久，起碼昏迷了一兩天。」

跟着眞奇士補充一句：「別忘記，我昏迷的時間比較他更長。」

「好的，我很樂意接納你的建議，現時我要把更加重要的一個問題向你查問了，不錯的，你能够在昏迷狀態之下支持了很久，並非所有人都可以支持得住，純然是姬莉在你的身邊照顧，你躺着的地方，氣溫正常，不是忽起忽落。至於科倫博士，他就不同了，一來他離開垂直戰機已經有十天八天之久，根本上無法取得足够的食物，甚至沒有水喝，抵抗力大減，二來殺人谷的氣溫極低，大概是白天降至零下三四度，夜間降至零下二十度，他仍是昏迷，有甚麼辦法不凍僵呢？他能够不死，並非奇蹟，可能被人救活，逼他變成蘇聯特務。」

「他熱愛美國，家庭觀念也很深，不見得他突然變節投共吧？」

「你不要太過樂觀，假如他在谷底徘徊，對方的特務發現他，逼他進入科學家雲集的巢穴，加以洗腦，他就變心，請你

想一想，他遇救之前以及遇救之後，有甚麼細節值得懷疑的沒有？」

眞奇士搖了搖頭，說：「我沒有機會研究他，因爲他離開了太空總署就推說有重要的事要辦理，匆匆忙忙的跟我和姬莉分手。」

「對了，只是這種奇特的行徑，已經可疑。」岳維斯博士很鄭重的說，雙眉緊皺。

「你要我怎樣協助你呢？」

「眞奇士，我知道你們的交情是很厚的，可是，爲了美國的安全，首先你要改變主意，把科倫博士看做疑犯，處處監視他，切勿相信他說的任何一句話，至於怎樣處置他，我們還要查得清清楚楚，再行定奪。暫時你只是照常過活好了，別跟我接觸得太多，免得他看了啓疑，還有一點，明天我在太空總署機密室召開的一個重要會議，你必須出席。」

說完，他打了一個手勢，眞奇士便即告辭。

翌日的晚上，幾十個科學家先後出席參加這個重要的會議，眞奇士以及科倫博士也在座。

人到齊了，岳維斯以主席的身份向座上各人打個招呼之後，很鄭重的說道：「上次我們集會，向各位報道關於太空發現蜘蛛網的奇聞，現時，我們已經找到謎底了，那些極幼而又十分堅韌的物質是由雪花造成的，可以稱做雪晶，正如玻璃經過多次的提煉製成玻璃纖維，它不能够纏住太空戰機，使它毀滅，因爲太空戰機沒有螺旋槳。

「它最大的用途是甚麼呢？經過化學實驗之後，才知道它可以吸收空中的微粉，把它溶解，化爲烏有。現時科技先進的國家，各出奇謀，蘇聯的野心更大，它簡直想控制全世界，毀滅美國，甚至加拿大也同時毀滅，一句話說，它想毀滅北美洲任何一個國家。

「我們早就接獲情報，知道它已經有力製造一種連環爆炸的核彈，那些核彈並非同時爆炸，但卻一齊投下，只要其中一個核彈爆炸，那種震盪力傳送到空中一百哩過外，也可以使另外一個核彈爆炸，很快就令到留在空中的十二枚核彈先後爆炸，只是輻射幾已經使地面上所有的動物喪生，並且地面到處着火焚燒，噴出來的濃烟升到高空，跟空中原有的微粒結合，構成了灰黑色的霧幕，它一層又一層的留在高空，把陽光隔住，地面的氣溫必然突降，從零度以上降到零下六十度過外，沒有人能够生存。

「假如蘇聯在無人注意的深夜把十二枚核彈在美加兩國的上空拋放，受害的人極多，死傷纍纍，到處房屋倒坍，大都市立即變成廢墟，跟住氣溫降到零下六七十度，缺乏熱氣供應，死人更多，美加兩個大國陷入癱瘓狀態，就算僅有千份之一的人口能够留下來，半死半活，已經淪爲第四等國家，無力跟蘇聯作競爭了，就算歐洲或非洲也受影响，大大的削弱國力，亞洲剛剛跟美國在地球的上下兩邊，受害較爲輕微。

「儘管如此，蘇聯的科學家仍是担心氣溫極度降落，甚至降到零下一百度，故此它要預先大量製造一種幼夾長的雪花，在核彈連環爆炸之後，由喜瑪拉雅雪山的深谷噴到高空，利用它去溶解美加上空隨風飄送過來的死氣以及塵埃，又或凝聚力極强的烟霧。

「蘇聯一直是冰天雪地，冷慣的，大都市以及交通網沒有破壞，加上了上述的雪花掃蕩空中烟霧，他們受害的程度微乎其微，日本或韓國也會受害的，因爲雪花造成的蛛絲只 保護蘇聯本土，沒有保護到別的地方。」

岳維斯博士順便用幻燈影片放映跟太空蛛絲有關的資料，還說太空總署正在研究對策，深信在半年之內必然可以想到最有效的辦法，在空中擊毀任何一種向美國飛來的越洲飛彈。」

冗長的報告結束了，他跟那些科學家研究另外一些跟化學有關的事物，再過一會，宣佈散會，不過，散會之後他就叫眞奇士以及科倫博士仍在太空總署留下來，接受指示。

到了深夜，他同時召見兩人，說：「聽到了美國人當中，只有你們兩個人到過殺人谷，現時我要派出一營的空軍，由你們帶路，在生死門以及殺人谷之間紮營，監視谷中的動靜，出發之前，你們先要注射預防山嵐瘴氣的針藥，由著名的醫生主持。

「還有一點，注射了針藥之後，你們就要留在太空總署，直到啓程的一天，免得消息外洩，打電話也不獲准。」

既然它是命令，科倫博士以及眞奇士無法抵抗的，只好遵命辦理。

岳維斯故意在他召開會議的一晚，把蘇聯的陰謀揭穿，又向座上客報告美國的對策，他預知科倫博士一定是急於告密的，由於兩人在散會之後奉命留下，沒法打電話，只好跟隨大隊空軍抵達目的地，找機會潛赴殺人谷的巢穴報告，到時他一定跟谷中最主要的首腦份子交談，事前替他注射的防疫針，其實是毒針，毒性慢慢發作，而且極易傳染，到了全身發抖肌肉變硬的一個階段，已經無法施救，至於同行的人，包括眞奇士在內，全部注射預防這種毒針的免疫針，且在事前注射，故此沒有接受科倫博士的傳染。

科倫博士被逼接受洗腦之後，已經變了心，他的行徑被岳維斯博士猜中，果然在美國空軍抵達喜瑪拉雅山腰紮營居住的時候，潛入谷底，以秘密訊號通知蘇聯的人馬，打開石門讓他走進去，一再交談，然後放他走。

半月之後，科倫博士毒發急送巴基斯坦診治無效，只是兩天便即喪生，谷底秘窟的蘇聯人，先後毒發身亡，到了那時，美國空軍然後奉命大舉出擊，把他們停放在巴基斯坦空軍基地的戰機和轟炸機一齊出動，大舉轟炸殺人谷，又把較高之處的岩石炸毀，冰雪和石塊一齊滾下，製造太空蛛絲的工場全部摧毀，科學家以及高級技工，倘不是中毒身亡，便死於大轟炸之下。

眞奇士沒有死，他想替科倫博士呼冤，始終不敢把這種秘密向別人透露，免得他夫婦因此惹下殺身之禍。

（全文完）

奇堡風雲

（本文承自第44頁）

可是七道强光一變，又化作二十一道，五名卒殺手無論怎樣躲避，仍然避不開七星光的追擊。

方方及甜甜有七星光陣相佐，更是精神抖擻，只見他們白前紅後，由左至右，橫掃那再也隱藏不住的卒殺手。

眨眼之間，四名卒殺手已成爲無頭之鬼。第五名卒殺手眼看亦要去閻王處報到。突然之間，暗黑與强光之間閃出一條金色的人影來。

他不是誰，正是棋王，他一身金袍金披風，他借着方方甜甜與卒殺手厮殺之時，從棋堡中潛下來，再借陣勢的掩護，企圖一舉殺死方方他倆。

方方他們至今還沒有發現他的出現，他詭秘、陰毒、步法又極之快。

第五名卒殺手已倒下去，而棋王的暗算亦開始了，眼看方方他們就要遭毒手。

刹那間，二十一道强光合爲一條光柱，向棋王射到。

方方他倆未發現棋王，但棋呆子發現了。

二十一度光合一，光綫幾乎變成火柱，火柱足可以殺人，棋王又怎敢不避。

棋王一閃，方方、甜甜已沒入林中。

棋王急急躍身上樹，他沒有看見方方，卻見到了自己五馬二車，已死傷過半，只剩下一車二馬，仍在負隅頑抗。

他嚇了一身冷汗，他不是關心自己部下的死活，而是被對方的陣勢嚇窒了。

他自己擺的是棋陣，對方擺亦是棋陣，對方擺的棋陣看上去平庸無奇，他原來以爲，即使自己五馬二車全部死在對方手中，他們也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但他現在看傻了，對方的棋陣竟然如此厲害，陣中九五四十五個方位，只有八個方位是可以站得住脚，而這八個方位，實際上又是一個活陷阱，你進了去之後，除非你不動，一動便非死不可。

他看傻了，他以爲天下間只有他的棋陣才是最厲害的陣勢，但是現在自己的陣已肢離破碎，而對方的卻固若金湯。

他狂叫道：「發炮！」他不理會對方陣中還有自己的部下，他要拿出他的殺手鐧來。

可是狂聲過後，依然鴉雀無聲。

從來沒有人敢違抗他的命令，但死了的人卻聽不到他的叫聲。

左右兩座炮台各自只有二條人影，他們不是誰，而是方方與甜甜。

方方與甜甜又怎會聽他的命令呢？

棋王更狂怒了，翻身過樹，直奔向炮台，可惜太遲了。

兩座炮台在轟隆聲中爆炸，只剩下一堆瓦礫。

轟隆聲後，棋呆子一聲進軍號令，各大門派大軍掩殺過來，棋堡殺手潰不成軍，投降的投降，逃走的逃走。

棋王亦不禁悲嘆一聲，他已被重重包圍在九宮棋堡之內了。

他的棋陣已經徹底破壞了，他的陰謀已經隨着徹底破壞了。

但是他居然十分鎭靜，依然是金袍金披風，金座椅。匹馬單槍，棋堡門前面對羣雄正而坐着。

「哈！哈哈哈！」他還笑得出來，而且笑得並不凄涼。

「好！原來是師傅親自出馬，難怪我會失敗了！」他在說道。

棋呆子道：「你已經不是我的徒弟，你只是想殺死我的人！」

棋王道：「可惜當年殺你不死，否則這武林天下現在已是我的了。」

甜甜道：「哼！你休想，天下間萬物，邪永不能勝正。」

棋王看了看甜甜道：「或者是，但是我卻起碼已經勝過一個人，你的父親費東南。」

甜甜道：「我爹一直沒有鄙視你，亦沒有虧待你，你爲什麼要對他下毒手。」

棋王道：「但是璇璣宮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人看得起我，他們都說我沒用不成材，連你娘親也看不起我，鄙視我，好！我要給他們一個證明，我始終勝過他們。」

甜甜怒道：「我娘親是你殺害的！」

費西北道：「是！她本來是我的人，她認識我在先，但是她說我心術不正，所以不肯嫁我。好……好……」這一代梟雄，也不禁凄涼起來了！

甜甜道：「你雖然是我的長輩，但是你亦是我的仇人，新仇舊恨，今天我們就要來個了斷了。」

棋王又哈哈大笑起來，道：「你以爲你們今天勝定了嗎？你們知不知道，你們已中計了，你們已陷入我的埋伏之中。」

可是當他見到方方的時候，再也笑不出來了。

方方與少林、武當兩大派精英押着了一批人走來，爲首二人正是「蛇蝎仕女」苗絳萬象莊莊主萬象。

他們就是棋王的所謂伏兵。但是現在只能叫俘虜。

棋呆子道：「費西北，你罪大惡極，狼子野心，即使我今天放過你，各大門派的弟子亦不會放過你。」

棋王開始顫抖，從他的眼睛可以看出他內心絕望的驚慌。

他號叫一聲，拔劍自絕，這一代魔頭，終於死去了。

× × ×

這時候卻有一個老人走了出來，道：「他並不是棋王。他只是替死鬼而已。」

他正是藥呆子。

藥呆子的話連棋呆子聽了也呆住了。果然，這個人面上有一張人面皮，他不是棋王。

棋王逃到那裏去呢？

藥呆子笑笑不語。

但方方與甜甜卻担心起來，因爲現場只不見了圓圓及小紅小青三個女孩子。

三個女孩子是否可以對付得來呢？

但他們的担心是多餘的。

棋堡後山山頂上已傳來一聲嬌呼：「師父！大功告成了。」

藥呆子斜眼瞇笑對棋呆子，道：「棋老兄，佈陣打仗你勝過我，但捉賊擒王卻不是我的手脚，那就是輸給你的那個人頭了。」

（全文完）

封神榜故事之三



哪吒（二）

關趙于・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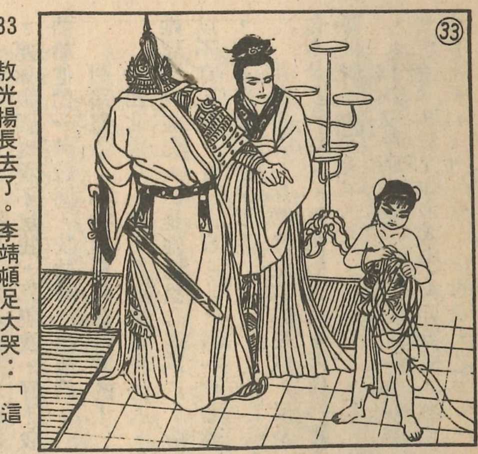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描述仁君周武王與替天行道的姜子牙反抗紂王殘暴行爲……七歲的哪吒到海中洗澡，驚動了東海龍王，由此引起一段描述哪吒的神奇，動人的故事。



31 哪吒被傳至大廳，上前施禮，口稱：「小侄下河洗澡，不會惹那個，他們百般罵我，又來打我，故而打死他們。三太子的龍筋，情願交回。」李靖聽了直嚇得如呆如痴。



32 敖光見物傷情，對李靖說：「你生出這等惡子，適才還說我錯怪了你。他自己供認了，看你還有何詞可說！明日我上天奏明玉帝，必然對你父子治罪！」



33 敖光揚長去了。李靖頓足大哭：「這禍不小！」夫人聞知，急至前廳。李靖氣道：「看你生下這樣好兒子，惹此滅門之禍！」夫人也淚如雨下，痛罵哪吒不止。

34 哪吒見父母哭泣，立身不安，雙膝跪下來，稟道：「常言道：『一人做事一人當。』孩兒豈敢連累父母？我如今往乾元山，問我師尊，必有主意。」

35 哪吒出了府門，抓一把土，往空一洒，寂然無影，借土遁往乾元山去了。

36 哪吒來至乾元山金光洞，拜見了師父太乙眞人，稟明一切。眞人爲要搭救徒兒，就在哪吒胸前畫了一道隱身符，囑咐他速到天宮寶德門，如此這般去攔截敖光。

37 哪吒離了乾元山，徑往寶德門來。只見那天宮景象，奇異非凡，紫霧紅雲，龍飛鳳舞，殿宇穿雲，金碧輝煌，和人間更不相同。

38 哪吒到了寶德門，不見敖光。又見天宮各門未開，便站在聚仙門下等候。不多時，只見敖光身穿朝服，徑往南天門去。

39 哪吒緊隨在後，因有符籙在身，敖光卻看不見他的蹤影。

40 看看正要趕上，哪吒照師父的吩咐，提起手中的乾坤圈，照敖光的後心打去。敖光並未提防，被他打倒在地。



41 哪吒一腳踏住他的後心，舉拳便打。敖光扭頭回看時，卻什麼也看不見，只是掙扎不得，任人毆打，惱恨無比，破口大罵。





42 哪吒被他罵得性起，忍耐不住，言道：「你叫，你罵，我便打死你這老泥鰍也無甚大事！我不說，你也不知我是誰。我非別人，乃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眞人弟子哪吒是也。」



43 敖光聽罷，勃然大怒，罵道：「好小子！你連傷二神，罪已不赦。今又敢在寶德門外，毆打興雲佈雨的正神，更是罪大惡極，我上天……」哪吒那裏容他多講，又揮拳狠打。





44 古話說：「龍怕揭鱗，虎怕抽筋。」哪吒又將敖光朝服一把拉去了半邊，用手連抓數把，抓下四、五十片鱗甲。敖光疼痛難忍，只叫「饒命！」



45 哪吒說：「你要我饒命，我不許你上本，跟我往陳塘關去，我就饒你。」敖光無可奈何，只得應承：「願去！願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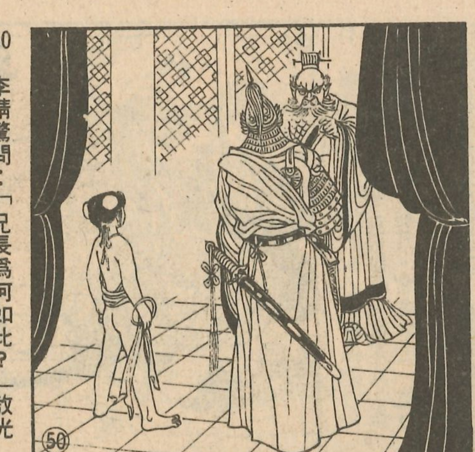
46 哪吒放敖光起來，忽然想起龍善變化，要大，可以撐天柱地；要小，能鉤芥子藏身。怕他半路變化逃脫，無處找尋，便讓他變條小蛇兒，帶回關去。

47 敖光脫身不得，只好化一個小青蛇兒，哪吒拿來放在懷裏，離了寶德門，往陳塘關去。

48 頃刻便至師府。李靖見了問道：「你往那裏去來？」哪吒道：「孩兒往南天門去，請回敖光伯父，不許他上本。」李靖喝道：「畜生！你是何等之輩，敢往天界？俱是一派謊言！」



49 哪吒道：「父親不必發怒，現有伯父敖光可証。」說着，取出青蛇，往下一丟，一陣青風，敖光化成人形。





50 李靖驚問：「兄長爲何如此？」敖光把南天門被毆打之事，說了一遍；又把脅下鱗傷與李靖看，怒道：「明日，我把四海龍王一齊邀到天宮，申訴冤枉，看你有何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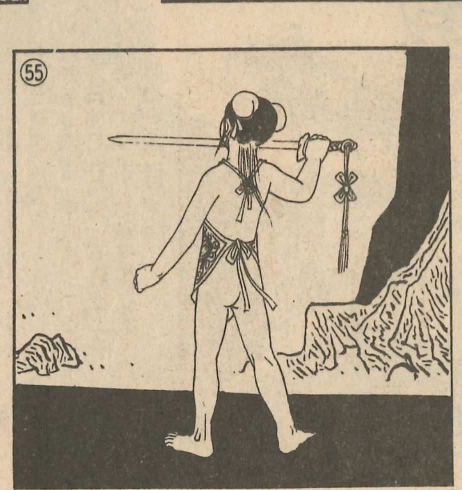
51 敖光化一陣清風去了。李靖頓足道：「此禍越惹越大，如何是好？」哪吒稟道：「父親、母親，只管放心。若有大事，師父自然承當。二老不必憂愁。」說畢，又往乾元山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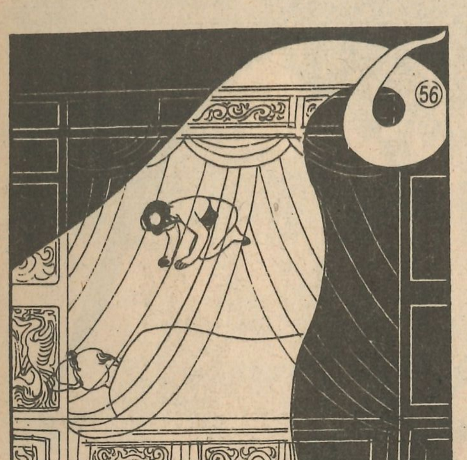
52 哪吒在金光洞住了幾日。眞人喚他到面前，說道：「四海龍君，奏准玉帝，來拿你父母了。你快回去！須如此如此，方能救你父母。」哪吒叩謝師父，借土遁返回陳塘關。

53 且說哪吒飛奔陳塘關來，只見師府前人聲擾擾。衆家將見公子來了，忙報李靖。李靖夫婦早被四海龍王拿住，正要解往天庭。

54 四海龍王正要回天宮，忽聽哪吒厲聲叫道：「『一人行事一人當』，我打死敖丙，李艮我當償命，豈有連累父母之理！我願以身抵償，還身父母。你們意下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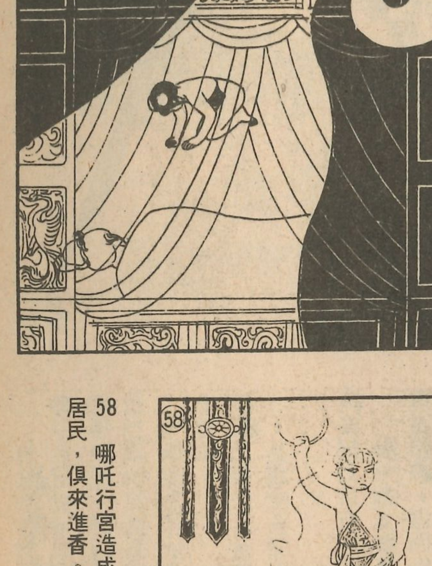
55 敖光聽此言，說道：「也罷，你既如此，救你父母，也有孝名。」四龍王便放了李靖夫婦。哪吒隨即提劍解剖自身。





56 哪吒陰魂來到香房，托夢與母親：「請母親爲孩兒造座行宮，受香烟三載，又可轉死復生，立於人間。」

57 夫人醒來，不敢對李靖說夢中之事，暗着心腹人在關外翠屏山上起建行宮，造哪吒神像一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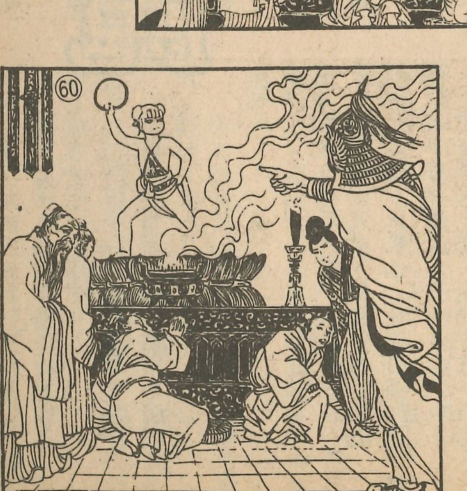


58 哪吒行宮造成，塑像栩栩如生。四方居民，俱來進香。



59 一日，李靖操演三軍歸來，在翠屏山下經過，見山上廟宇雄偉，香火甚盛，便問：「山上是何廟宇？供奉何神？」中軍回道：「是哪吒行宮。」





60 李靖大怒，傳令安營，縱馬上山進廟，手指哪吒神像罵道：「畜牲！你生前擾害父母，死後還愚弄百姓！」（待續）

侠情詭異小說



幻魔

黃鷹・文
可飛・圖

烈日當空。

每一個人都在流汗，並非全都是因爲天氣酷熱，還因爲心情。

百多個人聚於一起，卻竟然一些聲响也沒有，他們一舉手一投足都極盡小心，盡可能不發出任何的聲响，以免發生任何的影响。

他們巳失敗過很多次，巳明白任何的疏忽都足以導致失敗。

這一次的結果是怎樣，他們不知道，也雖然絲毫的信心也沒有，他多仍然像以往的許多次一樣，全心全意的去部署一切，等候敵人的出現。

敵人什麼時候出現他們也是不知道，只知道若是不能夠在敵人出現的時候立即攔阻，最低限度，又會喪失一條人命。

而敵人出現的時候他們不能夠醒覺攔阻，在敵人離開的時候結果也一樣。

那個敵人是怎樣子在他們到現在仍然是一個謎，也所以他們到現在爲止仍然只有等待。

他們隨時都準備拚命，悲哀的都是，他們要拚命的時候都找不到拚命的對象。

敵人非獨來無蹤，去無影，且還能夠製造幻覺，將他們帶入幻境。

他們甚至連敵人的身份也不知道。「幻魔」只是他們在無可奈何之下給敵人的一個稱呼。

這許多次下來，他們的唯一能夠抓得穩的只是幻魔出現的目的和目標。

也所以他們集中在高歡的莊院中，也巳經等候了三天。

這個時候若是有人踏進這座莊院一定會嚇一大跳，這麼多人聚在一起的地方竟然有如死域一樣，實在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情。

一隻飛鳥烈日下飛過，落在飛簷上，顯然並沒有發現臥在旁邊瓦面上的漢子。

那個漢子屏息靜氣，仰臥在瓦面上，一動也不動，完全就像是一個死人一樣，可是那隻飛鳥才落下，他的手便伸出來，閃電也似一伸，一把抓住了那隻飛鳥。

那隻飛鳥稍爲掙扎了一下便停止，鮮血從鳥嘴中湧出，生命巳與之同時喪失。

那個漢子也這才將手鬆開，將鳥屍壓進瓦面縫隙中，那剎那他巳經能夠確定那只是一隻飛鳥，可是他仍然要將之扼殺。

他並非一個心腸那麼殘忍的人，只是他明白在這種環境下，任何的聲响都會引起大家的錯覺，令大家不安，也會讓幻魔有機可乘。

在瓦面上還臥着另外兩個漢子，目光巳不由一齊向這邊望來，雖然沒有開聲發問，眼神巳表露無遺，看見那隻鳥屍給塞進瓦面縫隙中，齊都鬆一口氣，隨即又收懾心神，

莊院的一面牆壁下，竟坐着兩個漢子，一樣是屏息靜氣，眼觀四面，耳聽八方，所以那條壁虎才遊竄上牆壁，他們便立即發覺。

右面的那個立即將掌壓在牆壁上，將那條壁虎壓碎，再貼着牆壁將那條壁虎摔到地面上。

左面的那個也有出手的反應，可是發覺右面的那個巳出手便終止這個念頭。

他們的動作都非常迅速，反應俱都非常敏銳，每一個其實都是這一帶有數的高手，有邪也有正，其中彼此之間甚至有宿怨，可是爲了對付幻魔，他們都將私人的恩怨拋開。

他們對幻魔的怨恨巳很難有其他事能夠取代。

× × ×

高歡完全明白那些江湖朋友的心意，他雖然還未成爲受害人，心情與他們却同樣沉重。

他雖然不知道自己的妻子杜依依是否巳成爲幻魔選擇的對象，却知道有關幻魔種種傳說，所以知道依依在這幾天就會將孩子生下來，亦不由緊張起來。

杜鉄心也就是這個原因匆匆帶着琳琳趕到高歡家中，他只有依依琳琳兩個女兒，但即使還有更多，也不會有什麼分別，又有那一個父母不關心自己的兒女？

他也是第一次帶着這麼沉重的心情到這裏來，對高歡他一向都非常信任，不全因爲高歡的武功，還因爲高歡的爲人。

高歡俠胆仁心，一柄快劍威震江湖，一向被譽爲年青一輩劍客中最有前途的一個，難得是待人處事都無不恰到好處，予人非常好感。

也所以他並沒有樹立多少的仇敵，這也是杜鉄心最放心的一點，人在江湖，仇敵太多，無疑整天都要在刀鋒上打滾。

杜鉄心的趕到來，高歡固然放心，那些江湖朋友也一樣。

「神手」杜鉄心一身武功出神入化，乃是江湖上十大高手之一。

× × ×

依依這時候巳接近臨盆，第一次生孩子對任何一個女人來說都不會是一件怎樣舒服的事情，她的心情很緊張，却完全沒有顧慮幻魔的出現，只因爲腹中的孩子將要出世。

興奮中帶着恐懼，將爲人母的心情不難明白，這時候，他實在希望高歡能夠留在身旁。

留在她身旁的現在却只有一個接生婆子，兩個丫環。

汗珠從她的額上不住淌下，她巳經感覺到肚裏的孩子在掙扎，一陣陣的痛楚使她不由將雙手抓住被單。

接生婆子在依依的身旁轉來轉去，到她停下來，貼耳在依依隆起的肚子上細聽

了一會，本來已經有些怪責的面容更顯得怪異。

在她身後的一個丫環忍不住問：「怎樣了？」

「差不多的了。」接生婆子一下抬起頭來，手忙脚亂的先到房門那邊，將房門打開。

高歡幾乎同時出現在她面前，立時嚇了她一跳，她的胆子顯然並不大。

「是男的還是女的？」高歡隨即問。

接生婆子抬手拍拍心胸。「還在肚子裏，你問我，我問那一個？」一頓接嚷：「春香，水燒好了沒有？」

「燒好了——」春香應着捧着一個木盆向這邊走來。

接生婆子目光隨即回到高歡面上。「高大爺，用不着這樣緊張，最重要是母子平安，男的女的還不是一樣？」

她做了這許多年接生婆子，當然已看透，所以才有這種話。

春香這時候已經走近來，接生婆子連忙讓開，高歡不由探頭進去，門也就在這時候關上。

高歡很自然將頭縮回，後面琳琳已上前來。「這個接生婆子說得很有道理。」

高歡點點頭，神色更凝重，杜鉄心一隻手隨即輕拍在他左肩上。「有這許多江湖朋友在四周保護，不會出事的。」

「應該不會的。」高歡有這份信心。

杜鉄心隨即一聲輕歎。「孩子出世原是一件喜事，可是出現了這個幻魔——」

琳琳脫口問：「那個幻魔聽說已經抓去了九十八個胞嬰，可是事實？」

「江湖上傳說他要煉製百嬰魔血。」杜鉄心面上露出了厭惡的神色。「這看來顯然就是事實。」

「那就是加上姐姐的一個，還差一個。」琳琳才十七歲，人情世故都不大懂，但這說話出口，亦知道不妥當。

「胡說八道！」杜鉄心隨即輕喝了一聲。

語聲甫落，他突然有所發現地眉毛一揚，身形接展，掠到一面窗戶的旁邊。

高歡差不多同時掠到窗戶的另一邊，琳琳居然也不慢，却並非有什麼發現，只是一種理所當然的反應，但掠到窗戶前面，她亦聽到了羽翼拍擊的聲响，不由抬頭望去。

三隻雀鳥也似的東西以不同的角度正向這邊飛來。

杜鉄心目光及處，身形穿窗撲出，半空中長袖飛捲，將一隻雀鳥束住。

那隻雀鳥在衣袖內繼續撲動，杜鉄心當機立斷，一掌將衣袖削斷，接將斷袖送出高牆外。

斷袖飛越高牆，束着的那隻雀鳥便爆開，爆出了一團色彩繽紛而怪異的烟霧。

與之同時，高歡出鞘的長劍亦迎住了另一團雀鳥也似的東西，劍未到，一股劍氣已先將之束起來，也隨着劍一抖，那隻雀鳥給抖飛高牆外，爆開了一團烟霧。

高歡身形隨即倒翻，正好趕及最後一隻飛進來的雀鳥，琳琳的劍却已在這時候刺進了那隻雀鳥的身子。

「不好——」高歡目光及處，一聲驚呼，目標原是那隻雀鳥的劍轉落在琳琳的劍上，便要將琳琳的劍挑飛。

那隻雀鳥被劍穿過，發出一下非常奇怪的聲响，雙翼便停止了拍動，赫然是一隻木鳥，彫刻得栩栩如生，一看便看出是一隻烏鴉。

琳琳目光雖然沒有高歡杜鉄心的銳利，劍刺過這隻木烏鴉的時候亦已看得清楚，才感覺一陣詫異，高歡的劍便到了。

這一劍還未挑上琳琳的劍，那隻木烏鴉便張嘴發出了一下慘厲的尖叫聲，明明是木彫刻的，那剎那竟然變成了一隻眞的烏鴉，傷口一股鮮血噴出，噴在高歡的面上。

高歡很自然的將頭偏開，眼前那剎那還是出現了一片血紅色。

那若是血，應該很快便消散，可是那剎那，那股鮮血竟彷彿整個天空都染成了血紅色。

高歡不由一聲驚呼，他的劍那剎那還是將琳琳的劍挑飛半空。

穿在劍上的烏鴉同時在劍鋒上脫出，突然又飛舞起來，而且迅速的變大，羽翼展開，覆蓋整片血紅色的天空。

高歡知道這是幻覺，也知道那隻木烏鴉噴出來的其實不是鮮血，只是那種會令人產生幻覺的烟霧，他已經迅速將呼吸閉住，却不知道是來不及還是那種烟霧無孔不入，幻覺還是隨即出現眼前。

他第一個念頭便是要撲返廳堂，衝入房間，保護依依，可是目光一轉間，整個身子竟然是飄浮在血紅色的天空中，脚下沒有土地，又那裏還有房屋的存在。

——這只是幻覺！

高歡心中很清楚，可是眼前所見的就是幻覺，連方向那剎那都已迷失。

「依依——」他放聲大叫，却有一種感覺，耳中聽到的都是淒厲的鴉啼聲，自己的大叫聲完全被鴉啼聲掩蓋，連自己也聽不到。

然後他看見杜鉄心，看見琳琳，還有數十個江湖朋友，都在血紅色的天空中翻滾，在那隻奇大無比的烏鴉羽翼拍擊下掙扎。

鴉啼聲越來越淒厲，廻音激盪，震耳欲聾，高歡心懸依依的安全，簡直要碎裂滴血，可是連方向也失落，又能夠做些什麼？

他撕心裂肺的大叫、掙扎，一個身子在奇大的鴉嘴下翻過，衝前。

那剎那在他的感覺就是衝入一個無底的深淵中。

× × ×

驚呼聲從房間傳來，依依聽得很清楚，不由忘記了痛苦，一個身子方要坐起來，眼前便出現了一片血紅色。

一個戴着鳥頭面具的人也就在這一片血紅色中出現，迎速的向依依迫近。

他擁着一襲編綉成鳥羽也似的披風，身形移動同時披風大展，整個人看來就像是一頭羽翼怒展的烏鴉。

兩個丫環原是給驚呆在當場，看見幻魔迫近，還是不由得脫口驚呼，幻魔鳥爪也似的一雙手隨即落在她們身上，左右一分，那兩個丫環立時飛摔開去，血流披面，當場喪命。

幻魔的左爪緊接落向依依的面龐，他

是戴着一雙鳥爪也似的手套，却完全是精鋼打造，開碑裂石，那兩個丫環又如何禁受得住。

依依一身武功，看見幻魔迫近，忍痛從床上一滾而起，却仍然快不過幻魔那一抓，一個身子立時掉回床上，幻魔的另一隻爪同時落在她隆起的肚子上。

依依一聲慘叫。

門窗慘叫聲中碎裂，高歡杜鉄心一齊衝入，目光及處，正好看見幻魔將血淋淋的胞嬰從依依肚中抓出，放進一個皮囊中去。

高歡杜鉄心目眦迸裂，狂吼撲前，在他們眼中幻魔即時彷彿浸在血海中，波動起來。

眼看他便要消失在血海中，高歡人劍已撲到，一劍正劈在鳥頭面具上。

一聲異响，烏頭迎劍分開兩邊，鮮血激射，慘叫聲响起來同時，那一片血紅色亦消失，一切剎那回復本來。

高歡杜鐵心心神同時一清，看清楚置身在房間中，也看清楚倒向地上，一個頭被劈開兩邊的並不是幻魔，乃是那個接生婆子。

他們也清楚的看見依依穿腸破肚，浴血橫屍在床上。

然後他們聽到了窗戶拍擊聲，回頭望去，只見窗戶仍在搖動。

「幻魔——」高歡撕心裂肺的狂吼，衝向那面窗戶，衝出窗外院子，也連隨又衝進血紅色的幻境中。

接着衝出來的杜鐵心也不例外。

幻魔立在高牆上，正好回頭，發出一陣淒厲的鴉啼聲。

高歡杜鐵心還有百數十個江湖好漢鴉啼聲中一個個離弦箭矢也似射出，追射向高牆上的幻魔。

這之前幻魔先後已刦殺了九十八個胞嬰，受害者都已齊集在這個莊院中，每一個都已準備拚命，身形展開，極盡所能。

幻魔却就在這時候幻化成一隻大烏鴉，淒厲的鴉啼聲中冲天飛起來，飛進血紅色的天空中。

「這只是幻覺，大家追——」杜鐵心狂叫聲中身形更快。

× × ×

大烏鴉飛越莊院，迅速消失在血紅的天空中，高歡杜鐵心他們追越高牆，却隨即追進一片漠海內。

在他們的記憶中那本來是一片草地，現在却變成了黃沙萬里。

回頭再望，連莊院也消失，繼續追出來的人就像是幽靈一樣，一個個突然在沙漠中浮現。

「怎會變成這樣子的。」琳琳幾乎要哭出來。

「是幻覺——」高歡大叫。

「這只是幻覺！」杜鐵心也很明白，却不能夠將吸入的迷烟迫出體內，將幻覺消除。

他們根本追不了下去，一個個仰首呆望着當空的烈日，灼目的日光令他們根本不能夠迫視，那種酷熱的感覺更就强烈。

烏雲突然四方八面湧來，將那一片血紅迫散，連烈日也掩蓋。

一道電光劃破陰暗的天空，霹靂聲中，暴雨突然洒下。

是眞雨，萬里黃沙在雨中冲刷乾淨，草地莊院終於出現在衆人眼前。

高歡雙手承接着雨水，呆子也似喃喃道：「是眞的，是眞的……」

在他周圍的江湖朋友不少都做着同樣的動作，杜鐵心看在眼內，由心寒出來。

高歡隨即將捧着的雨水潑在面上，大笑起來，笑得那麼悲激。

杜鐵心探手按着高歡的肩膀，歎息。「冷靜一些，這些朋友的遭遇也是這樣，心情的難過，跟你並沒有分別。」

一個江湖朋友也就在這時候仆倒地上，以拳擊地，嘶聲大叫：「一追便追進幻境，叫我們怎樣追，這個仇怎樣報！」

高歡這時候却已冷靜下來，揮手大呼：「我們還有一次機會，幻魔要找一百個胞嬰，我這個只是第九十九個！」

語聲甫落，霹靂又是一聲，一道電光照耀長空，也照亮了衆人才升起一絲希望的面龐。

× × ×

到處都是鐘乳石，燈光照耀下色彩繽紛眩目，人在洞中要有看出這個洞有多大實在不容易。

洞當中一塊人工闢出來的平地，剩餘在地面上的鐘乳石被刻鑿成一個奇大的八卦。

一個石鼎正放在八卦當中的大太極上，冒着烟，翻騰在石鼎裏的是滿滿的血水，還有一個個胞嬰。

任何人看見一個這樣的石鼎相信都難免有噁心的感覺，幻魔則例外。

他仍然戴着那個鳥頭面具，但從鳥嘴傳出來的笑聲已不難發覺他看見這個石鼎的喜悅興奮。

這鼎百嬰魔血已經接近成功，加上手上這個，只差一個胞嬰的了。

他雙手捧着那個取自依依腹中的胞嬰，脚踏八卦，嘟喃着向石鼎接近。

那種嘟喃聲有如咒語，他雙脚或前或後，或左或右，終於按步法踏遍了那個八卦，來到石鼎前，雙手將那個胞嬰放進鼎內。

一股奇腥的血霧即時從鼎內冒起來。

幻魔並沒有躲避，血霧中一陣狂笑，一陣鐵鍊曳地聲也就在這時候傳來。

「燕北——」幻魔悠然回頭。

一個手脚都鎖上，相貌俊秀的青年曳着鐵鍊鐘乳石中走出，向幻魔走來，一面的悲痛之色。

「爹——」他的語聲在顫抖，不錯已目睹接近百次，他的感覺仍沒有痳木。

幻魔一面大笑，一面將鳥頭面具取下，迎向燕北，他一頭白髮，滿面皺紋，却面白無鬚，那面龐白得來非常怪異，就像是抹上一層白堊。

他的相貌跟燕北簡直就像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的，若不是年紀有異，只怕一些分別也沒有，也所以先看一個，再看另一個，甚至有一種這一個是那一個易容化裝的感覺。

也所以幻魔對燕北這個兒子視之如珠如寶，寄望甚大。

「還差一個百嬰魔血便大功告成，你便會成爲絕頂高手。」幻魔話說着眉飛色

舞。

「爹，我求你別再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燕北毫無歡容，接近哀求的。

「這種事若是天理不容，上天早巳經阻止我做下去，早巳經不知如何來懲罰我的了。」幻魔又大笑。「魔血煉好了，我便拿來將你身上的血完全換轉。」

「我不會答應你的。」燕北叫出來。

「如何由得你？」幻魔身形一動，一下子來到燕北面前，手一探一招，燕北便被他的內力捲飛上半空，他雙手隨即左右交替。

燕北不由翻騰在半空中，一時倒飛出去，一時被凌空抓回來，額上不覺汗落淋漓，面色也越來越蒼白，那相貌與幻魔也就更相似了，到幻魔將他放回地上，他巳經癱軟在那裏，不住喘氣。

「看你，這樣子虛弱，如何配做幻魔的繼承人？」幻魔的語聲沉下來。

「我……我……」燕北喘息着下面的話尚未接上，一個身子又離地，又倒飛開去。

「換過魔血，你便會强壯得多，也會懂事得多。」幻魔說着飛掠上前將燕北的身子接下。「你就算不能夠靑出於藍，最低限度也要有我這麼威武才成。」

語聲一落，手一推，燕北的身子落在身後的石床上，不住喘息，連話也說不出來了。

幻魔沒有再理會他，轉身接呼：「烏鴉——」

「奴才在這裏。」一個一身黑衣的瘦矮小老頭兒應聲從鐘乳石後轉出，雙手捧着一個卷軸。

「下一個對象你替我調查淸楚了？」幻魔目光落在卷軸上。

「這就是成家莊的詳細地圖——」烏鴉恭恭敬敬的。

幻魔把手一招，地圖便從烏鴉手中飛出來，凌空展開，平貼在旁邊的鐘乳石上面。

烏鴉接說道：「這個成崑外號鐵漢，內外功都非常好，有人說他簡直就是鐵打的。」

「是麼？」幻魔冷笑。

「他的妻子是『北箭南金』中南金的四女兒，家傳金刀絕技，據說巳經有七八成火候。」

「很好——」幻魔又是一聲冷笑。「有這樣的父母，嬰孩一定非常强壯。」

烏鴉沒有作聲，眼瞳中透過一絲無可奈何的神色。

× × ×

成崑一身十三太保橫練，向來天不怕地不怕，對妻子金四娘也向來非常放心，深信她絕對可以保護自己，所以人在江湖，兩三個月難得留在家中。

金四娘也是一個豪放的女人，以男兒志在四方，非獨不予阻攔，而且加以鼓勵，興趣來時更隨着躍馬江湖，一直到她懷孕。

成崑到底深愛這個妻子也隨即在家中留下來，等待孩子出世，絕無疑問是一個好丈夫。

幻魔的傳說他當然知道，却仍然自信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妻子，可是看見高歡杜鐵心找到來，這份自信心還是不由得崩潰了。

他當然全力合作，整個成家莊隨即進入戒備狀態，在高歡杜鐵心的仔細安排下，當眞是固若金湯，吸取高家莊失敗的教訓，高歡杜鐵心重新部署一切。

絕無疑問。他們都是聰明人，但雖然大家都認爲無懈可擊，都不敢稍爲大意。

這巳是他們的最後一次機會。

× × ×

幻魔也明白成家莊必然滿佈陷阱，成崑以及來帮助他的人一定悉力以赴，却並不在乎。

由開始到現在，幻魔每一次都成功將要對付他的人帶入幻境，然後從容去做他要做的事。

只有成功，沒有失敗，任何人都難免有些驕傲。

幻魔畢竟也是一個人。

這一次他是選擇夜間，成家莊跟高家莊不同，座落熱鬧的市鎭，在日間行事還沒有夜間的方便。

× × ×

夜深人靜。

一輪明月高掛天際，淒冷的月光遍洒長街，走在長街上却只有一隻野狗，一路上不住的嗅索着，在找尋有沒有可以裹腹的東西。

來到了成家莊附近，那隻野狗突然發覺了什麼的倏地停下，張牙舞爪，一聲咆哮還未出口，身子便凌空飛起，撞在牆壁上，一口鮮血吐出便喪命。

× × ×

莊院內沒有人發覺這件事，守衛在莊院內的江湖好漢却都巳在傾耳細聽，凝神靜氣，小心戒備。

高歡杜鐵心早巳綜合各人的意見，肯定幻魔除非不出現，否則必然在夜間。

也所以在日間他們都盡量爭取休息，現在都是在最佳的狀態中。

這並非第一天，雖然枯躁，他們並沒有放棄的打算，事情發展到現在，他們都巳經習慣等待。

× × ×

廳堂內兩個江湖朋友逡巡在燈光下，一句說話也沒有，一直到左面的那個江湖朋友發現右面的那個留在牆壁上的影子旁邊出現了另一個影子。

第一個反應他就是往左面望去。

除了那個江湖朋友他沒有看見其他人，那個江湖朋友也發現了，脫口問：「什麼事？」

「怎麼你有兩個影子……」與之同時右面的那個再往牆壁望去。

牆壁上只有一個影子。

「那裏有這種事？」左面的那個隨即笑了笑。

「是我眼花？」

「只要不是幻魔弄出來的幻覺便成了。」左面的那個這句話出口，還是不由自主的四顧一眼。

這一眼並無發現，然後他們都一齊鬆一口氣，心情也放鬆下來。

× × ×

房間內除了一個接生婆子兩個丫環，便只有金四娘，她身上蓋着被子，圓大的肚子隔着被子隆起來，不住的在起伏。

第一個發現牆壁上多了一個影子的是那個接生婆子，然後，那兩個丫環都看見了。

那個影子緩緩的延伸，終於完完整整的出現在牆壁上，也隨即變成立體。

——一個頭戴着烏頭面具的人。

——幻魔！

兩個丫環不由面上變色，驚呼未出口，幻魔巳閃電般掠前來！

她們也沒有上前阻擋，那剎那她們都由心生一種難以言喻的倦意，在他們的眼中，幻魔掠前的速度更就是匪夷所思。

來到床前，幻魔一雙鳥爪立即抓下，左爪一揮將被子抛開，右爪緊接住那個隆起的大肚子插落，這一抓，應該輕而易舉將那個大肚子抓破，可是一抓下去，幻魔便發覺不對路，那完全不是抓在肚子上的感覺。

他的反應當然敏銳迅速，立即縮手抽身，臥在床上的金四娘却巳雙手抓住了他的右爪，一個身子立時被牽起來，髮髻也立時脫落，赫然是一個男人。

大肚子裏載着的火藥也就這時候爆炸，霹靂聲響，幻魔與那個男人火光閃射中飛摔開來，那個男人一個身子血肉模糊，慘叫着倒斃在地上，臨終那剎那眼瞳中閃射的却仍是興奮喜悅的光芒。

幻魔亦一身鮮血淋漓，衣衫破碎，火藥中藏着鐵鏁碎片，他內功雖然好，到底也是血肉之軀。

兩個丫環霹靂聲中回復自我，腰間一抹，各自抽出了一柄輕劍，左右向幻魔衝去。

接生婆子雙手而出現了兩柄短刀，從另一個方向撲前，雙刀扎向幻魔的要害。

幻魔雙爪一探，迎上刺來的兩柄軟劍，一拍將軟劍拍開，接一翻雙爪，抓進了那兩個丫環的咽喉，隨即將那兩個丫環的身子抓進來，擋在身前，也正好擋住接生婆子插來的兩柄短刀。

接生婆子收刀不及，短刀刺進兩個丫環的屍體內，幻魔雙爪即時一鬆一探，抓住了接生婆子雙手的手腕，一下子便將之抓碎。

這個接生婆子當然也不是一般的接生婆子，慘叫聲中身子疾盪起來，雙脚踢向幻魔的要害。

她雙脚還未踢到幻魔經巳鬆手，將她疾擲了出去，飛撞在牆壁上。

喊殺聲緊接自房門窗戶上傳來，幻魔怒極狂叫，一個身子翻滾半空，飛撞在窗戶上。

窗戶「嘩啦」一聲碎裂，幻魔混身上下冒着彩烟，一頭怪鳥也似，狂舞在半空中。

幾個江湖漢子撲上前去，在他們的眼中，幻魔經巳幻變成一隻奇大兇猛的怪鳥，却並不感覺害怕，呼喝着衝殺前去。

幻魔雙爪一陣撕抓，迎着他的無不浴血飛摔開去。

杜鐵心高歡成崑也就在這時候從不同的方向掠來，成崑手一揚，一枚鐵胆脫手飛出，飛擊向幻魔。

幻魔雙翼一展，鐵胆從脚下飛過，他同時倒飛進半空中，雙翼拍動，倒飛過高牆，飛出莊院外。

衆人眼中所見的只見一隻怪鳥，既然是一隻鳥，無論怎樣飛也不是值得奇怪的事情，但想到這隻怪鳥乃是由一個人變出來，無論如何都會令人感覺到一種恐懼。

驚呼聲四起。

他們巳不是第一次進入這種幻覺，但還是不免有這種反應。

狗吠聲也就在這時候响起來。

數十頭種種不同的大狗在被鬆開的口罩後，狂吠着向高牆那邊追出。

牽着那些大狗的江湖朋友同時放開脚步，來到了高牆下，立即紛紛挾着那些大狗拔起來，翻越高牆，追出莊院外。

他們隨即追進一片漠海，這當然是幻覺，那些狗却沒有被幻覺迷惑，臭索着幻魔滴在地上的鮮血疾追向前去。

那些江湖朋友也就跟着狗隻追前，他們絕對信任狗隻的嗅覺，在接受高歡杜鐵心的建議，決定利用狗隻來追踪的時候，他們巳經決定將最後的希望寄託在狗隻的嗅覺上。

事實他們亦沒有更好的辦法。

× × ×

幻魔耳聽狗吠聲，知道是什麼一回事，但他却不知道那種迷烟會對狗隻產生有什麼影响，是否能夠使狗隻產生與人同樣的幻覺，也沒有辦法阻止傷口的鮮血繼續滴下。

他的身形巳全力展開，還是决定先將狗羣遠遠抛下，再作打算。

以他的輕功，在正常的情形下，這絕不是一件難事，即使高歡杜鐵心也未必能夠追得及，但負傷實在不輕，身形難免大受影响。

一路追來，狗吠聲不絕於耳，幻魔的信心終於崩潰。

× × ×

三個時辰過去，幻魔終於回到他居住的幻宮門前。

入口是一個山洞，門是石造的，深山窮谷，跑到這裏來的人可以說絕無僅有，要找到這個山洞更加困難，何况還要弄開一扇那麼堅固巧妙的門戶。

幻魔絕無疑問是一個很小心的人，對這座幻宮的堅固秘密他一向很放心，可是現在他的一顆心却經巳不由自主的高懸起來。

狗吠聲聽來雖然遙遠，但來到門前仍然聽到狗吠聲，高歡杜鐵心等人也不會怎樣遠的了，也絕無疑問一定能夠找到這座幻宮門前。

路上他經巳幾次改變方向，企圖擺脫高歡杜鐵心等人的追踪，可是始終聽到狗吠聲。

他的體力血氣同時不住的消耗，最後他只有回來幻宮，無論有什麼後果，還是要了却心願。

石門一開，他立即閃身而入，隨即將石門關上，半身一轉，抵着石門喘息了一會，才移步前行。

那不過片刻時間，石門那邊巳傳來狗吠爬抓聲，緊接就是兵器砍在石門上的聲响。

「烏鴉——」幻魔狂叫着。

（未完·一）

四大名捕故事／溫涼玉·文　可飛·圖

易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饒志高因田中玉不肯說出掌中雙傑的下落，趁凌千青不在，再向田中玉追問，見得不到答覆，以爲他隱瞞不肯說，便將他打翻在地，正想下毒手，恰好凌千青趕回來，將饒志高抛出門外，上前見田中玉被打暈，肋骨和胸骨折斷，忙爲他施救，才發現田中玉是少女，爲了救人，也顧不得有男女之別，經過駁骨療傷之後，二人結爲義兄弟，她在療傷期間，那紫衣帮的紅衣女子沈若華又來，要求凌千青置身事外離開，見他不答應只好離去。二人到揚州找尋聶小香，未有踪影，同到仙女廟求靈籤，被老觀主誘入內進，名爲貴賓，實作階下囚……

被囚地下室　喜獲青藤劍

不！這應該說人長得俊，到處都佔到便宜，那個少女不懷春？

凌千青却冷冷的道：「我們經穴被閉，關在地室裏，成爲你們囚犯了，妳進來有什麼事，乾脆說出來吧！」

綠衣少女聽得一呆，望着他道：「公子好像眞的在怪我了呢！」

她回身關上鐵門，才道：「其實你們是大師伯引來的，可不關我的事。」

凌千青心中一動，暗道：「此女口氣稚嫩，也許可以從她口中，探出一些口氣來。」

心念一轉，忙說道：「在下並沒有怪妳。」

綠衣少女道：「眞的不怪我麼？」

「自然是眞的了。」

凌千青一笑道：「在下要怪就該怪妳大師伯才對，只不知妳大師伯是不是這裏的觀主？」

綠衣少女道：「我不知道。」

不知道，那就是這裏的觀主了。

凌千青又道：「那麼還有一個朱衣老道呢？他是妳什麼人？」

「他就……」

綠衣少女只說了兩個字，就突然縮住，搖頭道：「我不知道。」

她不知道，凌千青知道了，從她的語氣中，可以聽得出來，那朱衣老道可能就是她大師伯，因爲她說過，「你們是大師伯引來的」，這就含笑問道：「那麼姑娘的令師是誰呢？」

綠衣少女臉色微微一變，凜然道：「我不知道。」

田中玉道：「妳怎麼都不知道？」

綠衣少女對她可不假詞色，回頭冷然道：「我不知道不可以？」

「自然可以。」凌千青陪着笑臉道：「那麼姑娘叫什麼芳名，總不該不知道了吧？」

他知道對付姑娘可得下水磨功夫！

「我……」

綠衣少女粉臉驀然一紅，她想說：「

我不知道」，但她只說了一個「我」字，就停住了，過了半晌，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瞟着凌千青，看到凌千青也正在望着她，不覺幽幽的道：「我叫……陸小翠。」

田中玉看她和大哥含情脈脈的說話，心中不禁有氣，冷聲道：「這名字眞還像狀元夫人哩！」

綠衣少女哼道：「你少插嘴！」

「陸小翠！」凌千青心中不禁一動，暗道：「陸小翠、聶小香，她們莫非是一起的不成？」

他沉吟着沒有說話。

綠衣少女忽然「哦」了一聲，急道：「你們一直和我說話，我忘了問你們啦，你們誰是田中玉呢？」

田中玉正要開口！凌千青忙道：「陸姑娘問田中玉幹甚麼？」

綠衣少女道：「自然有事了，你們誰是田中玉呢？」

凌千青道：「姑娘先說有什麼事，在下才能告訴妳。」

田中玉心中暗道：「大哥眞有一套，正在套她的口氣，看來自己眞太心直口快了！」

「你眞會纏人！」

綠衣少女小蠻靴輕輕一跺，接着道：「告訴你們也不要緊，大師伯要我來請田中玉出去一趟的。」

凌千青道：「我們兩個人，只請一個出去？」

綠衣少女道：「大師伯這樣吩咐我的，自然只請一個出去了。」

「不成。」凌千青道：「要去，我們兩個一起去。」

「那怎麼成？」綠衣少女道：「這是大師伯吩咐的，我可作不了主。」

凌千青朝她一笑道：「這要看姑娘肯不肯帮忙了。」

綠衣少女道：「我不敢。」

凌千青笑道：「姑娘只要肯帮忙，妳只要說一句話，妳大師伯決不會怪妳，我們也兩個人都出去了。」

綠衣少女道：「什麼話呢？」

凌千青道：「姑娘如果答應了，在下可以告訴妳，妳如果不肯，那就算了。」

綠衣少女眨眨眼道：「你先說說看，如果我帮不上忙，你說了也沒用呀！」

她似是已經首肯了。

凌千青道：「在下說出來了，姑娘一定要帮忙，而且在下保證，在妳大師伯面前，決不使妳爲難。」

「煩死人了，好嘛！」綠衣少女道：「你現在可以說了。」

凌千青笑了笑，低聲道：「姑娘只要跟妳大師伯說，我們兩個人都搶着說是田中玉，妳沒法分得出來，只好把我們兩人都帶去了。」

田中玉聽得暗自好笑：「大哥這辦法眞好，眞虧他想得出來！」

綠衣少女忍不住「咭」的笑出聲來，說道：「看你這人很壞！」

凌千青道：「爲什麼？」

綠衣少女說道：「因爲你會出壞主意呀。」

凌千青道：「姑娘那是答應了？」

綠衣少女道：「嗯！我答應可以，但你……」

她粉臉一紅，底下的話還是沒有說出來。

凌千青接口道：「妳要在下告訴妳，誰是田中玉，對不？」

綠衣少女點了點頭道：「就算你說對了。」

凌千青一指田中玉道：「他是我義弟田中玉。」

綠衣少女問道：「那你呢？你叫什麼名字？」

凌千青道：「在下凌千青。」

綠衣少女低低的唸道：「凌……凌千青……」

忽然抬目問道：「這三個字是怎麼寫呢？」

凌千青說道：「凌就是凌雲直上的凌字……」

田中玉插口說道：「千就是千百萬的千。」

綠衣少女聽不懂，道：「什麼千？」

凌千青道：「千就是十字上面加上一撇。」

綠衣少女道：「青呢？」

凌千青道：「青天白日的青。」田中玉道：「其實妳只要記住我大哥就是狀元郎就好了。」

綠衣少女看了田中玉一眼，才道：「凌公子相貌堂堂，說不定將來眞會中狀元呢！」

田中玉道：「所以我要妳記住他就是了。」

凌千青怕她因羞成惱，忙道：「陸姑娘答應了要算數！」

綠衣少女道：「你們見了大師伯，也要這樣說才行。」

凌千青道：「這個自然，姑娘只管放心好了。」

「好！」綠衣少女道：「那你們就跟我出去吧！」

凌千青低聲道：「多謝陸姑娘。」

綠衣少女叮嚀道：「大師伯脾氣不好，你要多忍耐些，莫要頂撞了他！」

凌千青道：「在下省得。」

綠衣少女轉身道：「你們快些走了，大師伯已經等久了呢！」

一手推開鐵門，當先走了出去。

凌千青回頭道：「兄弟咱們走吧！」

兩人跟在她身後，走出鐵門，穿過一條甬道，右轉就是一條石級，拾級而上，已經回到地上，那是一間黝黑的斗室。

綠衣少女領着他們走出，再穿行過一條長廊，已經到了一座月洞門前面，現在凌千青認出來了，自己兩人已回到了仙女廟觀主的靜室來了。

他們進入月洞門，來至靜室門前，綠衣少女就躬着身道：「啓稟大師伯，田中玉帶到。」

只聽玄通老道在裏面說道：「帶他進來。」

綠衣少女應了聲「是」，回頭道：「你們隨我進去。」

她又朝凌千青盯了一眼，低低的道：「記住了！」

這是叮囑他不可頂撞大師伯。

凌千青朝她暗暗點了點頭。

綠衣少女才領着兩人走入靜室。

靜室中佈置如舊，雲床上依然盤膝坐着身穿杏黃道袍的老道，只是披肩銀髮，飄胸銀髯，全變得烏黑有光了。

在雲床右首，兩張木椅上，端坐着兩個人，那正是掌中雙傑掌中劍卓一絕和掌中指龍在田。

玄通老道目光一注，看到綠衣少女領着兩人走入，不覺濃眉微微一動，說道：「翠丫頭，我只要妳把田中玉叫來，妳怎麼把他們兩個全帶來了？」

綠衣少女回答道：「回大師伯，弟子問他們誰是田中玉，他們兩個都說是田中玉，弟子分不出來，只好把兩人全都帶來了。」

玄通老道「呵呵」一笑，說道：「小丫頭，叫妳辦的一件事，都沒給大師伯辦好。」

綠衣少女急道：「弟子眞的不知道他們誰是田中玉呀！」

玄通老道含笑道：「大師伯又沒說你知道田中玉是誰，好了，這裏沒有妳的事了。」

綠衣少女躬身一禮，退了出去。

凌千青在入室之時，就以「傳音入密」朝田中玉道：「兄弟聽着，見到令祖，令師，不可叫喊，妳看我眼色、手勢行動，不可露了破綻，讓他瞧出來。」

玄通老道望了兩人一眼，含笑道：「怠慢二位小施主了，不知兩位之中，那一位是田中玉小施主？」

凌千青道：「觀主使用迷香，把在下二人迷翻，這是什麼意思？」

玄通老道呵呵一笑，伸手指指掌中雙傑，說道：「二位小施主一定認識這二位是誰了？」

凌千青道：「不認得。」

玄通老道又朝田中玉道：「你呢？」

田中玉也搖着頭道：「不認識。」

「哈哈哈哈！」

玄通老道仰首發出一串哈哈大笑道：「兩位小施主不肯說，貧道問不問都是一樣，你們二人之中，反正總有一個人是田中玉。」

說完，就沒再理會兩人，回過頭去，朝掌中雙傑含笑道：「田中玉是田施主的令孫女，也是卓施主的令高徒，貧道如今也一併請來了，二位總相信了吧？」

卓一絕、龍在田都沒有說話。

玄通老道又道：「貧道把二位請來，乃是一片善意，只要二位點個頭，大家就是自己人了……」

卓一絕說道：「在下已經於賤辰那天，當衆宣佈封爐，不再鑄製兵刃了，道兄要在下爲貴觀鑄製兵刃一節，在下歉難遵命。」

聽他口氣，原來玄通老道把他擄來，是要他鑄製兵刃。

龍在田接着道：「兄弟也已退出江湖多年，浪迹不羈，貴觀要兄弟担任護法，兄弟更不敢當。」

「哈哈！」

玄通老道大笑道：「二位這麼說來，貧道勸說了半天，也算是白說了，二位施主……」

剛說到這裏，只見一名小道童匆匆走入，行到玄通老道身邊，泭着他耳朵，低低說了兩句。

玄通老道呵呵一笑道：「不要緊，讓他到處去看看吧！」

「是！」小道童躬身領命，立即退了出去。

玄通老道又含笑接着道：「現在田小施主也到了這裏，二位施主應該明白，有許多事情，最好是做得兩面光，所謂兩面光，就是你有面子，我也有面子，兩人都光彩，這就是識時務者爲俊傑……」

他臉上雖然在笑，兩眼望着掌中雙傑，目光却漸漸冷峻，說道：「若是敬酒不喝，等到喝罰酒時，那就沒味道了，嘿，二位施主久走江湖，貧道這話，自然總會明白的了。」

這話就含有威脅之意，也自然是以田中玉威脅兩人了。

凌千青眼看掌中雙傑一直坐着沒動，心中不由暗道：「看來他們一定是穴道受制了。」

一面目注玄通老道，冷然道：「道長語氣，似乎含有威脅之意，只不知道究竟意欲如何？」

「問得好！」玄通老道道：「貧道奉邀他們二位担任仙女廟護法，那知道他們誤會了貧道的好意，田中玉，貧道讓你們祖孫、師徒三人，回去好好想想……」

突然門簾動處，紅影一閃，輕風飄香，室中已多了一個一身梅紅衣裙、面蒙輕紗的女子，口中嬌「唷」一聲道：「原來卓田二老和凌少俠都在這裏……」

凌千青一眼就已認出這紅衣女子正是紫衣帮的使者沈若華！

玄通老道瞇着雙目，問道：「姑娘是什麼人？」

沈若華冷聲道：「你呢？你是什麼人呢？」

玄通老道道：「貧道玄通，是這裏的觀主。」

沈若華道：「眞正的身份呢？」

玄通老道呵呵道：「姑娘這話問得奇怪了，貧道的眞正身份，自然還是仙女廟的觀主了。」

他放心得很，掌中雙傑和凌千青、田中玉四人，全都經穴被制，無法施展武功，僅憑沈若華一個纖纖弱女子，豈會放在他眼裏？

因此瞇着雙目，從眼縫中射出兩道金綫般的光芒，注射着沈若華，嘿然道：「看來姑娘絕非尋常之輩，貧道也想知道姑娘眞正的身份？」

沈若華冷然地說道：「道長看不出來麼？」

凌千青先前還以爲這仙女廟是紫衣帮的所在，如今聽了兩人這番話，心中不禁暗暗奇怪，忖道：「如此看來，這仙女廟和紫衣帮不是一個組合了。」

玄通老道呵呵笑道：「依貧道看來，姑娘身手似乎不弱，只可惜的是……」

沈若華俏生生站在門口，問道：「可惜什麼呢？」

玄通老道大笑道：「姑娘雖然找到他們（指掌中雙傑和凌千青、田中玉四人），但姑娘只怕也出不去了。」

「哦！」沈若華漫不經意的道：「出

不去？我怎麼看不出來呢？」

玄通老道含笑道：「因爲貧道也要把姑娘留下了。」

話聲甫出，左手迅速閃電，凌空點出一指，指風如矢，嘶然有聲！

沈若華冷笑一聲，身形一偏，就避開了對方一指，同時偏身疾進，同樣左手一指，五指轉動，手法輕靈已極，洒出一片錯落指影，朝玄通老道襲去。

你別看玄通老道盤膝坐在靈床之上，他沒待沈若華欺近，整個身子突然離床飛起，向一旁移開數尺，飄落地上，呵呵笑道：「貧道倒是小看妳了，姑娘這『絕戶玲瓏指』，功夫不賴啊！」

他口中說着，左手疾發，五指似爪似鈎，朝沈若華肩頭抓去。

凌千青眼看兩人已動上手，機不可失，身形一下閃到卓一絕和龍在田兩人身後，雙手齊發，在他們身上，連拍了幾掌，想替他們解開受制的穴道。

玄通老道突見凌千青身法敏捷，被閉的經穴，分明已解，心頭不由一怔，口中呵呵笑道：「小施主能自解被閉經穴，也頗出貧道意料之外，但掌中雙傑並非一般穴道受制，小施主要替他們解穴，只怕是枉費心機了。」

他左手和沈若華動手，互相搶攻，話聲還是十分和緩，尤其他右手始終沒有出手，顯然並未把沈若華放在眼裏。

卓一絕道：「凌少俠，你們既然穴道已解，就快些走吧！」

田中玉急叫道：「爺爺，你們怎麼了呢？」

龍在田道：「妳師父說得不錯，妳和凌少俠速速退出廟去。」

玄通老道大笑道：「貧道沒點個頭，他們想走，可沒這般容易呢！」

左手和沈若華連發數招，突然凌空一指朝田中玉點來。

凌千青眼快，急忙一把把田中玉拉開，口中朗笑道：「咱們合力把這老道拿下了。」

人隨聲發，疾欺上去，雙掌一揮，接連拍出三掌。

玄通老道依然只使一隻左手，他一面封格沈若華雙手急襲過去的指影，一面從容揮手，居然又接下了凌千青的三招。

沈若華不僅身法飄忽，一雙柔荑，十根纖纖玉指，如彈如撥，指影飛洒，十分好看；但每一根玉指，就像彈琴撥弦，沒一記不指向對方的要害大穴，當眞錯落凌厲，快疾如雨。

凌千青雙手化掌，忽砍忽拍，掌風記記如刀，也使得十分凌厲。

但玄通老道却依然僅以一隻左手應敵，他雖然只是一隻左手，却能以指對指，以掌對掌，一隻手應付凌千青、沈若華四隻手，還並不覺得接應不暇。

反而站在一旁的田中玉要想上去協助大哥，却感到無法近身，也有無從下手之感！

就在此時，只聽見耳邊響起一縷極細的聲音道：「踏左足，揚左掌，側身斜進，爲左劈手，再以中指取『捉肋』、劃『肋縮』，右足跟進，揚右掌，左手穿花出肘下，取『遊魂』，再進右足，以『纏絲步』轉身，左手取『內肺門』，劃『正肺門』，快，可以上去了。」

田中玉聽出是爺爺「傳音入密」說的話，所指點的正是「掌中指」的第三個變化，心中不禁大喜，急忙依言左足欺上，側身使了一記左劈手，中指快疾無倫朝玄通老道手股曲窩點出。

玄通老道不防田中玉會突然欺身而上，幾乎被她一指點中，趕緊身形倏退半步，大笑着說道：「好小子，這一記『掌中指』，使得不錯，大概有你爺爺三成火候了。」

他這一倏退半步，正好退到凌千青身側。

凌千青那還待慢，左手「砰」的一掌，擊在他右肩之上。

田中玉也依着爺爺所教，右足跟進，右手一揚，左手從腕底穿出，取他右肋「遊魂穴」。這一指出手也相當快疾，在凌千青一掌拍上他肩頭的同時，點中了他「遊魂穴」。

玄通老道似是來不及封解，給他們一掌、一指擊中之後，口中却不禁呵呵笑了起來！

這一瞬間，凌千青、田中玉也已感到不對，因爲手掌、手指擊中之後，竟像擊在鐵石上一般，自己的手掌、手指反而被震得隱隱生痛。

凌千青心頭一驚，急忙叫道：「兄弟速退，這妖道練的是『金鐘罩』！」

他喝聲中，沈若華如彈如撥的蘭花指，也同時一連串彈上他幾處大穴之後，駭然後躍。

玄通老道得意的笑道：「現在你們知道老道的厲害了！」

凌千青後退之際，已經翻起長衫，「鏘」的一聲，紫芒流動，掣出紫艾劍來，冷然道：「就算你練成金鐘罩，在下倒是不信，你會不畏利劍？」

沈若華也在一退之下，抽出了長劍，她更不打話，嬌叱一聲，一劍朝玄通老道劈去。

玄通老道一雙目光却盯在凌千青的紫艾劍上，對沈若華刺去的一劍，根本理也沒理，直等她劍勢快要近身，才左手一探，一把抓住了她的劍身，輕輕一拉，就把沈若華連劍帶人拉出去三尺光景。

沈若華刺出第一劍，就被他一把抓住，連人拉了出去，心頭猛吃一驚，急忙鬆手棄劍。

凌千青適時紫艾劍出手，揮起一道紫光，朝他左腕削去。

玄通老道左手奪下沈若華的長劍，手臂忽然一縮，右手突然暴長，五指如鈎，已一把抓住了沈若華的左肩，把她拖了過去。

凌千青大喝一聲，紫艾劍掃起一道光華，直劈過去。

那知劍光未到，玄通老道已經失了所在！

不，他一下轉到了田中玉身邊，本已縮短的左手又突然暴長，正好拿住了她的右肩「肩井穴」。

這一下當眞快速無比，他雙手一縮一伸之間，竟然一下就擒住了沈若華、田中玉兩人，凌千青手中雖有利器，却投鼠忌

器，不覺怔得一怔！

玄通老道呵呵笑道：「小子，你再不放下劍來，老道只要五指一緊，就可把他們兩人活活揑死，你信是不信？」

沈若華叫道：「凌兄，不用管我們，你快些走！」

田中玉本來還望凌千青出劍來救，聽了沈若華這般說法，也大聲道：「大哥，她說得對，你快走啊！」

「走？」玄通老道呵呵笑道：「他也出不了仙女廟大門，只要他轉個身，老道就敎你們骨斷筋酥！」

他在說話之時，五指微一用力！

沈若華一張粉臉，驟然紅了起來，她咬緊牙關，哼了一聲，叫道：「凌兄，你還不快走，留下何用？」

田中玉眼中已痛出淚來，尖叫道：「大哥，快走！」

兩女越是催他快走，凌千青越是於心不忍，切齒恨聲道：「妖道，你快放開他們。」

「放開他們？」玄通老道獰笑道：「只要你放下劍來，老道就可放開他們，不然，老道只要掌力一吐，先要他們嚐嚐逆血倒行的滋味。」

龍在田大聲道：「你放開他們，讓他們走，兄弟就答應你們的條件。」

卓一絕接口說道：「不錯，卓某也答應了。」

「放他們三個，哈哈哈哈！」

玄通老道道：「二位這話已經遲了，放了他們，何異縱虎歸山？喂，小子，你再不棄劍，老道可沒有這大的耐心……」

他雙手五指突然又加了幾分力道。

田中玉「啊」了一聲，雙腳幾乎軟了下去。

沈若華粉臉漲得由紅發紫，額上已經隱隱可見汗光，但她却咬住牙根，連哼沒哼一聲，一雙盈盈秋波，只是望着凌千青，似是在催他快走。

凌千青和沈若華本是毫無半分情感可言，但眼見她此時只是催自己快走的表情，心中已是不忍，再加田中玉乃是女兒之身，若留下她不顧而去，在道義上更是說不過去。

心念這一轉，抖手把紫艾劍「噹」的一聲，擲到地上，說道：「好，在下願意受縛，你先放開他們。」

玄通老道呵呵一笑道：「你小子還算有義氣！」

雙手一鬆，田中玉、沈若華一個踉蹌，跌倒地上，原來他在鬆手之時，已經用內力把兩人震昏過去，然後拍拍雙手，朝凌千青走了過來，笑道：「老道保證不傷你們分毫，但你小子必須由老道閉住你三處經穴，你大概不會反對吧？」

凌千青昂然而立，微哂道：「在下既然束手就擒，任由你點幾處穴道了。」

玄通老道看了他一眼，點頭道：「少年人，你這脾氣，倒是頗合老道胃口，你願不願意拜我老道爲師？」

凌千青說道：「在下只答應你受縛，投師之事，在下已有師父，不用再談這件事了。」

「哈哈！」玄通老道大笑道：「你只要拜老道爲師，我保你在江湖上出人頭地，不過老道看你個性很倔，你可以慢慢考慮考慮再回答我。」

凌千青道：「在下絕不考慮。」

「好，好！」玄通老道揮手點了他三處經穴，轉身又在田中玉、沈若華兩人身上各擊了一掌。

兩人同時霍然睜開眼來。沈若華含情脈脈的望了凌千青一眼，目中似有幽怨之色。

田中玉大叫道：「大哥，你怎麼不走呢？」

玄通老道笑道：「你大哥是爲了你們才甘願受縛，其實，嘿嘿，老道不妨告訴你們，仙女廟何異龍潭虎穴，就憑他這點能耐，老道袖手不管，諒他也未必能衝得出我這座院子，好了，你們先下去，老道還要和掌中雙傑好好談談。」

說到這裏，舉手拍了兩掌，喝道：「翠丫頭，妳帶他們回去吧！」

門外陸小翠答應一聲，俏生生的走了進來，朝三人招招手道：「喂，你們隨我來吧！」

凌千青朝兩人苦笑道：「兄弟，沈姑娘，咱們走。」

三人隨着陸小翠身後，走出觀主靜室，仍由原路回轉地室。

跨下石級，陸小翠走在前面，回過頭來埋怨道：「凌公子，我早就叮囑過你，大師伯脾氣不好，要你多忍耐些，你和大師伯動手，那不是鷄蛋碰石頭，註定非敗不可……」

沈若華冷哼道：「他只不過練了金鐘罩，刀劍不入，我看不出他比我們高明多少？」

陸小翠也哼道：「我又沒和妳說話，妳插什麼嘴？妳高明，就不會被大師伯擒住了。」

沈若華冷喝道：「小丫頭，妳敢小覷我？」

陸小翠氣道：「小覷妳？哼，要不是看妳和凌公子是一道的，我就給妳一個嘴巴，看妳還敢倔強不？」

沈若華也怒聲道：「小丫頭，妳來打打看？」

陸小翠道：「打就打，難道我還怕妳不成？」

凌千青連忙勸道：「陸姑娘，妳不是說看在在下的面子麼，那就不用和沈姑娘鬥嘴了。」

「我就是看你的面子，才不和她一般見識呢！」

陸小翠接着道：「大師伯出手從沒活口，方才我眞替你担心，不過我看今天大師伯對你還算不錯，可以說已經手下留情了。」

沈若華看她和凌千青有說有笑，不知怎的，心裏老大的不舒服，忍不住哼了一聲。

凌千青怕她們又吵起來，那吃虧的還不是沈若華，這就說道：「在下不信玄通老道有妳說的這般高法？」

陸小翠說道：「唉，說出來你也不知道，大師伯他……他……是出名的魔手天尊……」

沈若華突然「啊」了一聲，吃驚道：「他是魔手天尊朱九通！」

陸小翠冷笑道：「妳現在知道了？」說話之時，已經行近鐵門，陸小翠悄聲道：「凌公子，大師伯要收你爲徒，你應該考慮考慮才是。」

凌千青道：「多謝陸姑娘關照，這件事，在下絕不考慮。」

三人走進地室，陸小翠道：「你眞死心眼，我是爲你好。」

「砰」然一聲，關起了鐵門，外面又響起了落鎖之聲，眼前也頓時一暗。

沈若華心裏還是有氣，冷笑道：「凌兄，這丫頭對你不錯啊！」

凌千青苦笑道：「沈姑娘經穴受制，和她吵起來，吃虧的還不是姑娘麼？再說，能從她嘴裏，探聽出一些口風來，不是好麼？」

說到這裏，忽然「哦」了一聲，問道：「沈姑娘知道魔手天尊，他究竟是什麼人呢？」

「原來凌兄不知道。」沈若華道：「這魔頭外號魔手天尊，本名叫做朱九通，已經有二三十年不曾在江湖露面，據說他一身刀劍不入，雙手可以隨時暴長，只要在一丈之內，沒有人能躲閃得開，所以稱他魔手咯！」

凌千青想起陸小翠叫他大師伯，說不定陸小翠的師父就是自己殺父仇人柳鳳嬌，心念這一動，接着問道：「沈姑娘知不知道魔手天尊的師承？」

沈若華說道：「我也只是聽說魔手天尊的師父，是一個令黑白兩道聞名喪胆的老頭，好像還是一個女的，至於叫什麼名稱，倒是沒有聽人說過，魔手天尊少說也有六七十歲了，他師父年紀自然就更加大了……」

她忽然低「啊」了一聲道：「對了，我是幾年之前，聽人說的，我當時也問過魔手天尊有這麼厲害，他師父是誰呢？那人好像不肯說。」

凌千青心中暗想：「魔手天尊的師父，既是女的，那麼她是柳鳳嬌的師父，這可能性就更大了。」

田中玉看凌千青只顧和沈若華說話，一賭氣，就一個人走得遠遠的，在壁角落裏坐了起來。

凌千青目能暗視，地室雖黑，他仍可看得清晰，眼看田中玉一個人坐在壁角落裏，連面都對着牆壁，不覺說道：「兄弟，你怎麼一個人坐在那裏呢？」

田中玉沒好氣的道：「你喜歡找人家說話，我自然還是識相些的好，別惹人討厭了。」

凌千青笑道：「誰討厭妳了？快過來，我們也好商量商量。」

田中玉道：「你只管和人家去商量好了，我……我……不用你管。」

沈若華被她說得粉臉一紅，說道：「田兄，我們雖然不是一路的，但在這裏，就得同舟共濟，你怎麼可以這樣說呢？」

田中玉大聲道：「你們只管去同舟共濟好了，我不要，我只有一個人，你們不用理我。」

說着，忽然雙肩聳動，流下淚來。

她在流淚，沈若華自然看不到，但凌千青看到了，口中「咦」了一聲，笑道：「兄弟，妳怎麼哭了？」

他走到她身邊，伸手去拉她的手。

田中玉雙肩一擺，一下掙脫他的手，大聲道：「不要碰我，你眼裏早就沒有我這個兄弟了，我……我本來就不是你的兄弟。」

她這語聲尖銳，就露出了女子的聲音來。

沈若華聽得一怔，訝然問道：「凌兄，她是女的？」

田中玉道：「我是女的又怎麼樣？我長得沒有狀元夫人的美，也沒有沈姑娘這樣嬌，你還理我幹麼？」

凌千青尷尬的道：「但你是我兄弟，我一直把妳當兄弟看的。」

田中玉道：「就是親兄弟，只要做哥哥有心上人，也會把弟弟撇開，視如敝屣，何況我們又不是親兄弟？所以你見到別人，就不用理我了。」

凌千青道：「兄弟，別再胡鬧了，我們說正經的，現在我們都被困住了經脈，愚兄還被他們閉住了三條經脈之多，先想法把經脈衝開了，才能另想辦法。」

田中玉想想也覺得自己有些任性，和大哥使氣，一面依然倔强的道：「你光說話，就能衝開穴道麼？」

凌千青也就不再說話，自顧自盤膝坐下，運起功來，他雖被玄通老道以特殊手法點閉了三處經穴，內功精湛，有數十年功力的掌中雙傑，尚且無法自解穴道，但凌千青練的是木道長的「乙木眞氣」，氣機循行一周，三處穴道，便已豁然貫通。

凌千青雙目一睜，正待站起來，突聽鐵門外走廊上傳來了一陣輕輕的脚步聲，及門而止。

接着鐵門開啓，手提燈籠走進來的是綠衣少女陸小翠。

田中玉冷哼道：「她倒走得勤，去了又來，不怕走累了麼？」

陸小翠朝她披披嘴道：「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這是什麼時候了，你們快一天沒吃東西，不覺得肚子餓？我是替你們送飯來的，你要是不想吃仙女廟的飯，儘管可以不吃，餓死活該。」

她手上果然提着一隻飯盒，朝地上一放，轉身道：「凌公子，飯菜都在這裏，趁熱吃吧，我要走啦，哦，這盞燈籠，就留在這裏好了，不然，這裏伸手不見五指，不把飯吃到鼻子裏去才怪呢！」

她抿嘴一笑，甩着烏油油一條辮子，扭身往外就走，出了鐵門，回頭又道：「你們吃好了，就放着，明天早晨，我會送早餐來的。」

鐵門掩上了，又上了鎖，輕盈的脚步聲，漸漸遠去。

凌千青打開食盒，從裏面取出一盤竹筍紅燒肉，一盤葱烤鯽魚，一盤韮菜炒蛋，和一鍋青菜豆腐湯，一大桶白飯，三副碗筷，這就說道：「菜還不錯，大家快來吃了。」

田中玉道：「她是給你送飯來的，我才不吃呢。」

凌千青道：「兄弟，妳怎麼還在和我嘔氣？」

田中玉道：「我說不吃就不吃，餓死是我的事。」

沈若華笑道：「田姑娘，妳這就錯了

，我們身囚此地，不知幾時才能出去？人是鐵，飯是鋼，要對付險惡的環境，全靠體力支持，不吃，是妳自己不吃，等到要使氣力的時候，妳已經餓得手軟足痠，划得來麼？」

田中玉道：「我們還能出去？」

沈若華道：「那是另一回事，至少我們要保持體力，才能隨機應變。」

田中玉點點頭道：「妳這話有道理，不吃白不吃。」

凌千青笑道：「對，不吃白不吃，那就快來吃吧！」

說着取起飯勺，裝了一碗飯，兩女也各自裝了一碗，大家就蹲着身子，吃了起來。

沈若華抬目問道：「凌兄剛才曾說運氣衝穴，不知是否衝開了？」

凌千青壓低聲音道：「在下方才已經衝開了。」

沈若華奇道：「我方才也運了一回氣，只覺魔手天尊點的穴道，手法古怪，連衝了幾次，都無法衝開……」

凌千青道：「待回吃過飯，在下再助二位衝穴就是了。」

沈若華心中暗暗奇怪，忖道：「凌千青武功未必高過自己，自己只被閉了兩處經穴，都無法衝得開，他被魔手天尊封閉了三處怪穴，如何衝開的呢？」

但這話却不好意思問出來。

三人匆匆吃畢，收過食盒。

凌千青就要田中玉盤膝坐好，自己也在她身後坐下來，緩緩運起「乙木眞氣」，一手按在她背後「靈台穴」上，度過氣去。

田中玉有了上次的經驗，立即緩緩吸氣，和凌千青度入的眞氣會合，不消盞茶工夫，已把兩處經穴衝開。

凌千青就收回手去。

田中玉站起身，朝沈若華道：「現在該妳來了。」

沈若華看了凌千青一眼，遲疑的問道：「凌兄剛替田姑娘度氣，不需要休息一回麼？」

田中玉心中想道：「是啊，大哥剛替自己運功度氣，消耗了不少眞氣，眞該休息一回才是，自己怎麼沒有想到，倒給她說去了。」

凌千青含笑道：「不要緊，在下練的眞氣，在體內自可生生不息，不慮消耗，沈姑娘快請坐下來吧！」

沈若華心中也暗自忖道：「不知他練的是什麼功夫，竟有如此功效？」

面上略現靦覥之色，依言坐下，一面說道：「既是如此，多謝凌兄了。」

凌千青說道：「在下度入眞氣之時，姑娘也要運起功來，和在下眞氣會合導行才好。」

沈若華道：「這個小妹知道。」

凌千青不再說話，就伸過手來，按在她背後「靈台穴」上，緩緩把眞氣度去。

田中玉站在一旁，心中暗自思量着道：「現在，妳體內也有了大哥的眞氣，將來……將來……」

她不禁臉上驟然熱了起來，好在她戴着面具，別人看不到她臉紅。

不消盞茶工夫，沈若華兩處被閉經穴，豁然而通，凌千青及時收手。

沈若華起身道：「凌兄賜助之德，小妹永誌不忘。」

凌千青道：「同舟共濟，沈姑娘也不用放在心上。」

田中玉道：「可惜大哥方才丟了劍，不然，現在咱們可以破門而出了。」

凌千青道：「妳不用急，我們經脈已解，總會有機會的。」

田中玉道：「機會自然有，明天一早，你那狀元夫人又會來探監，你捨得向她下手麼？」

沈若華道：「今晚也有機會，只要我們能出得去就好了。」

田中玉道：「今晚狀元夫人已經來逛了，還有什麼機會？」

沈若華道：「不瞞你二位說，我是跟蹤二位來的，但在我未進入仙女廟之前，已經留下了記號，只要我沒有出去，後面的人，就會找來。」

凌千青道：「貴帮縱然有人找來，但玄通老道武功極高，貴帮來人，能有必勝把握麼？」

沈若華道：「小妹先前不知道這裏的觀主會是魔手天尊，也許……」

她沉吟着道：「小妹是說只要我們能出得去，今晚來的後援，縱或不是魔手天尊對手，但擋他一陣，應該沒有問題，能擋他一陣，我們就可以離開仙女廟了。」

凌千青聽她口氣，似乎紫衣帮今晚也出動了高手，但自己的鎭江劍和田中玉的紫艾劍俱已失落，鐵門外面又落了鎖，除非外面有人開啓，想從裏面破門而出，那就比登天還難了。

田中玉道：「你們的後援，除非破了仙女廟，不然，又有何用？他們又不知道我們被囚禁在這裏，看來只有等明日一早狀元夫人來了，只要有人肯出手制住她，我們才能出去。」

沈若華聽她提了幾次「狀元夫人」，不覺好奇地問道：「田姑娘，狀元夫人是誰呢？」

田中玉嗤的一聲輕笑道：「就是那姓陸的小丫頭咯，在她心目中，咱們這位大哥就是狀元郎呢？」

凌千青臉上一紅，說道：「兄弟，妳別胡謅了。」

「難道還不是眞的？」

田中玉披披嘴道：「在她心裏，眞把你看作狀元郎了呢！」

凌千青道：「時間不早了，我們也該休息了，明天等陸姑娘來了，我們就好設法出去。」

田中玉輕哼一聲道：「看你硬得起心腸來？」

凌千青不願多說，就席地而坐，緩緩闔上眼睛。

田中玉因沈若華已經知道她是女的了，而且兩人經過一番交談，漸漸也有些投契起來！

坐在幽黑的地窖裏，本來就會感到岑寂，大哥自顧的坐着，有如老僧入了定，她就找沈若華輕聲的聊着，同是女孩子，一回工夫，就有說有笑，談個沒完。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凌千青又聽到外面走廊上，起了一陣極輕的腳步聲，朝

鐵門走來，急忙低聲道：「妳們快別作聲，又有人來了。」

田中玉輕笑道：「說不定又是狀元夫人哩！」

那腳步聲走得極輕極細，到了門外，又似乎有些逡巡模樣，久久沒有移動。

現在沈若華、田中玉也可以聽到了。

田中玉悄聲說道：「沈姑娘，妳看，不是她還會是誰來？又想進來，又不敢進來？」

正說之間，突聽「咔」的一聲輕響，似是外面那人用利器削斷了鎖，果然，接着鐵門被人輕輕推開。

有人探首壓低聲音叫道：「凌相公……凌相公……」

那是一個少女聲，但絕非狀元夫人。

這時燈籠中的燭火早已點盡，看不清來人面貌。

田中玉輕聲道：「大哥，她不是狀元夫人，那會是什麼人呢？」

只聽那少女壓低着聲音，又輕輕叫道：「凌相公，你快醒一醒，快出來！」

聲音之中，顯得十分焦急。

凌千青一怔，凝目看去，雖在黝黑之間，依然看得十分清晰，那是一張似曾相識的嬌靨！

她，竟會是聶小香！

凌千青不由大喜，急忙一掠而前，叫道：「小香，是妳！」

聶小香一手提着軟劍，正是凌千青失落的青藤劍，遞到了凌千青的手中，幽幽說道：「凌相公，我對不起你，我是奉命取你劍去的，但這柄劍一直留在我身邊，沒呈繳師父，方才我聽小翠說起你的名字，我不禁替你担心，幸好師父不在，若是給師父知道，你還有命？所以今晚偷偷的找來，還削斷了鐵鎖，就是要把你救出去，只要把你救出去了，我就是粉身碎骨，也不要緊，凌相公，你快把劍拿了，隨我出去。」

她這番話，說得凄婉纏綿，也證明了她並沒有負他。

凌千青聽得一陣激動，並沒有伸手去接劍，却一把把她擁入懷裏，說道：「小香，我就是找妳來的……」

聶小香急忙輕輕一推，然後拉住了凌千青的手，說道：「我是偷出來的，時間寶貴，你快拿着寶劍，我送你出去。」

田中玉、沈若華兩人，雖不知聶小香是誰，但她說的話，她們全聽見了。

田中玉道：「大哥，這位姑娘說得不錯，時機稍縱即逝，我們快些走吧！」

聶小香轉臉問道：「哦？他是什麼人呢？」

凌千青道：「他是我兄弟田中玉。」

聶小香點點頭道：「既是凌相公的弟兄，那就該一起出去了。」

田中玉道：「那還有一個沈姑娘呢，她和我們也是一起的！」

聶小香爲難的說道：「仙女廟的佈置嚴密，一個人還可掩護得過去，現在有三個人，只怕不容易逃得過幾處暗樁的耳目呢！」

凌千青從她手中接過青藤劍，說道：「姑娘盛情，在下至爲感激，妳還是快回去吧，免得被別人看到了，我們自己會走的。」

聶小香微微搖頭道：「仙女廟後進，佈置十分嚴密，沒有我給你們領路，避重就輕，什麼人也不易闖得出去，凌相公，你們快隨我來……」

正待轉身往外行去。

「慢點！」

凌千青一把拉住她的纖手，低聲道：「有人來了！」

聶小香聽得大急，低聲道：「你們快退到屋裏去。」

說話之時，她拉着凌千青一下閃到門後，附着他耳朶，低低的道：「待回有人進來，就得先下手爲强，把他制住了。」

凌千青道：「在下省得。」

兩句話的工夫，走廊上果然傳來了一陣脚步聲，只要聽聲音，進來的可不止一個人！

接着就有燈光照了過來，只聽前面一個道：「奇怪，外面的門，是什麼人開的呢？」

後面一個道：「也許是小翠姑娘出去的時候，沒關上了。」

前面一個道：「師祖也奇怪，咱們人手不少，却要小翠姑娘給他們送飯。」

後面一個道：「你有聽七師叔說麼，師祖想收那小子做徒弟呢！這一來，咱們又多一個師叔了。」

「咦！這裏的鐵門也開了！」

走在前面的驚咦一聲，急道：「快進去看看，裏面的人逃走了沒有？」

當先脚下一緊，衝入鐵門。

後面一個也一脚跟了進來。

凌千青從左閃出，一指點了後面那人的穴道，沈若華從右閃出，同樣伸手一指，點了前面那人的穴道。

聶小香閃身而出，低低的道：「凌相公，你和你這兄弟快脫下他們道袍穿上，我和這位姑娘走在前面，路上小心些，就可以混得過去了。」

說完，伸手一拉沈若華，說道：「我們先走，妳只要一路上低着頭，裝着和我說話的模樣，就是給人看到了，也不碍事的。」

沈若華感激的道：「眞謝謝妳。」

聶小香說道：「凌相公，現在也不要說謝了。」

凌千青和田中玉立時動手，很快脫下了兩個道人的道袍，穿到身上。

這兩個道人的身上，都佩有長劍，就分了一把給沈若華（他自己已有青藤劍），然後把兩個道人拖到裏面角落處，又加點了兩人的穴道，回身走出，掩上鐵門，低聲道：「聶姑娘，我們走吧！」

聶小香拉起沈若華的手，輕聲道：「出了地窖，妳要沉着些。」

沈若華點頭道：「我知道。」

兩人走在前面，凌千青和田中玉跟隨她們身後而行。

穿過甬道，登上石級，走出那間黝黑的斗室，仰頭已是滿天星斗。

聶小香回頭道：「你們和我們保持數丈距離，不可走得太近。」

說完伸手拉着沈若華，轉身往北走去了。

（未完・七）

新派武俠故事／東方玉·文
可　飛·圖

天壤一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息大娘將戚少商、雷捲救入毀諾城，先佈疑陣給黃金鱗、顧惜朝等人看，使他們以爲戚少商等人已跌落化骨池內死了，却暗中將戚少商等從鐵索橋轉入大廳內，爲他們療治重傷，又爲了戚少商離開毀諾城後需人協助，重振連雲寨威風，手刃仇人，便邀請江湖上高手高鷄血、尤知味、赫連公子聯成一綫，對付捕神劉獨峯的追捕，減少戚少商的威脅，先請出穆鳩平在場觀看，對不同人用不同方法，尤其是對尤知味這個老淫虫採用若卽若離的手法，使他答應下來，諸事就緒之後，外面劉獨峯已到，配合黃金鱗、顧惜朝攻城，息大娘忙於應戰……

負傷躲僻鎮　狹路遇兇徒

右首的錦衣人恭敬地說道：「戚少商斷臂，但白骨裏也沒有斷了一條臂膀子的人。」

劉獨峯向黃金鱗道：「那麼說，戚少商肯定未死。」

黃金鱗驚疑不定地道：「可是……那是個化骨池，你們如何——？」

劉獨峯道：「我這兩個好帮手，一個擅於水利工程，一個精於用毒解毒，這些事，一向難不倒他們。」

左首的錦衣漢道：「我叫雲大。」

右首的錦衣人道：「我叫李二。」

兩人齊聲道：「拜見黃大人。」

黃金鱗忙道：「免禮，免禮。」

雲大道：「黃大人也許沒看見，護城河裏已經沒有水了。」

黃金鱗望去，只見護城河已乾涸，毒水都消失了影踪，眞是嘆爲觀止，只能說：「你們……？」

李二道：「我們把水都去毒，引流到別的地方去。」

黃金鱗不得不服，翹起大姆指說道：「好！好！劉大人身邊六愛將，眞是名不虛傳，名不虛傳！」

劉獨峯忽道：「這下間毀諾城不知有什麼可疑人物出入？」

冷呼兒存心要奚落劉獨峯一下，便道：「這碎雲淵給我們重重包圍，鐵桶一樣的密，連一隻鳥也飛不進去，怎會有人來去自如？」

劉獨峯却不理他，抬頭眺望一隻烏鴉，啞啞地叫着，打從冷呼兒頭上飛過，劉獨峯悠然道：「那是什麼來着？」

冷呼兒正待分辯，忽聽抬竿的一名錦衣人撮唇尖哨一聲，那烏鴉忽地撒下一團東西，冷呼兒眼明脚快，閃身一避，肩膊還是沾了一些，劉獨峯笑道：「却不知那算不算是隻鳥。」

冷呼兒知道劉獨峯的那名手下擅禦鳥之術，以哨聲來驅鳥撒屎，無奈又發作不得，只聽另一名錦衣人說道：「這裏另有後山地道，剛才不久，我看見有三個人先

後走了出來。」

劉獨峯問：「是誰？」

那錦衣人問：「認人的功夫，我比不上藍三眼尖。」

另外一名錦衣人道：「那是赫連春水，高鷄血和尤知味。」

劉獨峯臉色微微一寒，道：「是這三人麼？息大娘倒是個難纏的角色。」

那叫藍三的錦衣人道：「不過，他們是出來，並非進去。」

劉獨峯頷首道：「說不定，他們是置身事外，那總比同在城裏死守的好。却不知城裏還有些什麼人物？」

一名抬竿的錦衣人道：「爺，讓我去探看探看。」

劉獨峯笑道：「刺探情報，身入虎穴，如入無人之境，總少不了周四的。」

那叫周四的錦衣人飛快地一行禮，道：「我這就去，爺。」說罷一掠而落入乾涸的沙床，忽然跟黑褐的泥濘融爲一體，再也分不出那是人，那是坭。

劉獨峯道：「也來見過黃大人、顧公子、鮮于、冷二位將軍等。」

那發現毀諾城後山有通道的錦衣人道：「在下張五，拜見諸位。」

那叫藍三的錦衣漢也道：「在下藍三，給張老五搶了先拜謁諸位。」

剩下一名剛才發哨的錦衣人道：「在下廖六，排行最末，是劉爺最不成材的跟班，也來拜見各位。」

衆人稽首見過，忽見霍亂步快步走來，臉有張惶之色，顧惜朝忙問道：「什麼事？」

霍亂步眼睛閃爍一下，掃了劉獨峯一眼，顧惜朝知道他的意思，但是這當着劉獨峯的面，反而不便作個惡人，當下便說道：「劉捕頭是自己人，若非機密，儘說不妨。」

霍亂步這才敢道：「馮亂虎他們回來了。」

顧惜朝道：「他回來不是好了……是生了事故？」

霍亂步點頭。

顧惜朝臉色一沉，黃金鱗和他相覷一眼，心裏都想：千萬別給鐵手溜了！黃金鱗說了一個字：「傳！」

霍亂步道：「是。」快步行去。

劉獨峯好整以暇地道：「什麼事？」

黃金鱗忙道：「依劉大人之見，息大娘既是蛇鼠一窩，狼狽爲奸，我們是否應該這就攻打毀諾城呢？」

劉獨峯沉吟道：「毀諾城既不易攻，也不好打。」

鮮于仇哼了一聲。

冷呼兒冷笑，道：「劉捕頭是不想得罪毀諾城的人，講武林道義，守江湖規矩罷？」

冷呼兒這句話說得甚爲刺耳，挑釁之意甚明，豈料劉獨峯直認不諱，道：「不錯，皇上下旨，要我捉拿叛賊戚少商，我也藉此順道查明李玄衣被殺一事，其他的武林中人，我既不管，也不想開罪。」

鮮于仇道：「劉捕頭既不想得罪人，可惜人家可把戚少商藏了起來，總不得您老去登門求她放人罷？」

劉獨峯焉會聽不出鮮于仇話中的諷嘲之意？他哈哈一笑道：「別說我劉某人向不求人，就算求了，息大娘既然冒死救了戚少商，就不會讓他出來受綁……這總得有個解決的法子。」

冷呼兒道：「解決方式？很簡單。攻打毀諾城，殺個鷄犬不留，揪出戚少商，就地正法，或交你押回京師，豈不一了百了？」

劉獨峯撫撫乾淨整潔的黑髯，道：「冷兄眞是名將本色啊！」

這時馮亂虎、李福、李慧都已垂頭喪氣走了過來，一見劉獨峯和那五名錦衣人，眼色都驚疑不定起來。

顧惜朝即問：「怎麼回事？」他見鐵手沒被押回來，心中已知不妙。

馮亂虎道：「有人……刦囚車！」

顧惜朝長袖一揮，鐵青着臉色：「你怎麼……酒囊飯袋！是誰幹的？」

李福道：「是唐肯。」

高風亮一呆，道：「怎會是他？」目光望向勇成，勇成點點頭，但眼神也十分茫然，他「埋」了唐肯就走，接下去發生的事，他也並不清楚。

顧惜朝强抑怒氣，向高風亮道：「高局主，你局子裏倒是儘出些不得了的人材——」忽厲聲道：「就憑姓唐的那小子，你們也制他不住？」

李慧道：「要只是他，當然早就亂劍殺了，但就是還有……」

李福道：「一個幪面人……」

李慧接道：「在轎子裏……」

李福接着道：「有四個人抬轎子……」眼睛向劉獨峯那兒轉了轉。

李慧堅持道：「都是幪住了臉……」

李福跟着說：「那轎子裏的幪面人武功極高……」

李慧緊跟着道：「我們敵不過他，才給刦去——」

李福、李慧說着的時候，眼睛不住地往劉獨峯身上溜，顧惜朝和黃金鱗等自然也有注意到這一點，不禁狐疑起來，劉獨峯哈哈笑道：「看來，這麼會攪排場的人，倒有點像我了。」

劉獨峯這一開口說話，李福、李慧齊聲道：「是他！」

顧惜朝臉色一沉，望向馮亂虎，馮亂虎也用力地點了點頭。顧惜朝知道馮亂虎一向精明能幹，連他也聽出劉獨峯的聲音，看來，救走鐵手的人敢情眞是劉獨峯。

顧惜朝一念及此，臉上反而堆起了笑容，叱道：「胡說！你們可知道他是誰？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名聞天下的『捕神』劉獨峯！劉大人只抓犯人，不放犯人，要是劉捕神也放犯人，那就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那是劉爺決計不會做的；」他意猶未盡，補加了一句：「這一做呀，身敗名裂，何況那是朝廷欽犯，搞不好，要誅連九族！」

劉獨峯道：「說的有理。却不知那救走的犯人是誰？我認不認識？要不要我來參與一份追捕此人？」

顧惜朝道：「不必了。」

劉獨峯笑道：「連姓名也不讓我知道，想必是朝廷要犯了。」

顧惜朝道：「這人跟閣下倒是大有淵

源，而且，說難聽一點，還是同行如敵國哩！」

劉獨峯「哦」了一聲笑道：「還是吃公門飯的呢！總不會是諸葛先生罷？」說着仰天大笑，「要是諸葛，就憑你們，連同在下，也拿他不起！」

顧惜朝沉住了氣，道：「那麼，眞正刦走囚犯的只有那姓唐的了？」

馮亂虎道：「是。」

顧惜朝疾道：「那麼，亂虎、亂水、亂步、你們三人一道兒去，追他回來，要是找着了，抓不回，格殺毋論！」

馮亂虎、霍亂步、宋亂水齊聲應道：「是。」

黃金鱗道：「『福慧雙修』。」

李福、李慧齊應道：「在。」

黃金鱗道：「你們帶三十四名精兵，務必要抓到此人，死活不計。」

李氏兄弟又應了一聲，眼睛又往劉獨峯處一轉。

黃金鱗說道：「劉捕神要留在這兒，帮我們抓匪首戚少商，不能助你們去抓欽犯！」

劉獨峯笑道：「你們放心，我不搶你們的功勞！」

李氏兄弟和「三亂」各自領人出發，忽聽一陣喊殺之聲，原來鮮于仇冷呼兒見毒水已退，城無遮攔，不再聽命于劉獨峯調度，私下率軍攻打毀諾城。

× × ×

鐵手和唐肯策馬疾馳，十來里路，折了幾條小徑，翻了兩座山丘，再轉向大路，眼看一處三岔口，有木牌寫着：「往碎雲淵」，「往思恩鎭」，「往南燕鎭。」

鐵手指了指「往思恩鎭」的路，艱辛地道：「思恩鎭人多地旺，而且是市集中心，很多逃犯都往那兒躲，你過去裝成獵戶，呆上一年半載，再離開那兒，改名換姓，才出來再闖江湖，諒他們也拿你不着。」

唐肯點點頭道：「是。」

鐵手道：「那麼，大恩不言謝，就此別過。」

唐肯問：「你往那兒去？」

鐵手道：「破雲淵。」

唐肯道：「老局主、黃金鱗、顧惜朝他們都在那兒，你去——」

鐵手道：「戚少商等退入碎雲淵，極之凶險，我總要去看看。」

唐肯瞪着眼，道：「可是，你這一身的傷，去了又有何帮助？」

鐵手笑了，無奈地說道：「我們這種人就是這樣，就算帮不上什麼，也不能見死不救。」他拍了拍唐肯的肩膀，咳嗆了出來，唇邊的血漬又鮮艷了起來：「你當然明白。你也是這樣的人，你救了我。」

唐肯昂然道：「就是因爲我明白，所以我要跟你一道去。」

鐵手搖搖首，又擺了擺手，無力地道：「不必再多個人犧牲。」

唐肯道：「我這下子，可能連累了老局主，我知道自己武功低微，但總要去看看。」

鐵手道：「你去思恩鎭，可有重大任務。」

唐肯道：「什麼任務。」

鐵手道：「我三師弟追命這幾天可能經過那兒，你要是聯絡着他，或許，我們就能救戚少商。」

唐肯道：「那好，我們一起去思恩鎭，等追命三爺來，然後再一起去碎雲淵救人。」

鐵手苦笑道：「這……」

唐肯斷釘截鐵的道：「二爺，唐肯也不笨，你託以重任，爲的是支開我，不讓我犧牲，難道我們之間還要推推讓讓，婆婆媽媽的麼？鐵二爺，你要是不給我跟你一道，就是看不起我，你去你的碎雲淵，我照樣赴我的毀諾城！」

鐵手嘆道：「只是我這身傷，他們不久就要追上，這樣又對誰都沒有好處。」

唐肯拍胸膛道：「我扶你走，一定會走快些的。」

鐵手深深的望了他一眼道：「他們找一個傷者容易，找你却難，你還是……」

唐肯怒道：「二爺——！」

鐵手也低喝一聲：「好，我不說了，再說，就瞧你不起，兄弟，我們先到思恩鎭，再轉道往碎雲淵去——只要過得了思恩，他們只怕沒料到我們會倒轉頭往毀諾城的。」

唐肯一拍大腿，喜道：「好，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忽正色問：「二爺，追命三爺究竟會不會來？」

鐵手道：「兄弟，叫我鐵手便是。」

唐肯一股豪氣上衝，即說道：「鐵二哥。」

鐵手沉重地搖首，道：「追命他不會來，他有重案要辦。不但他不能來，冷血正在養傷，無情赴陝西金印寺辦案，他們，一個都不能來。」

他咳嗆着說道：「就只有我們，你，和我，還有不知死生的戚少商、雷捲和他們的人。」

唐肯哈哈大笑，左手牽住鐵手胯下灰馬的韁轡，右手一擊自己坐騎馬背，道：「如此最好！我們前無去路，後有兵追，既無援兵，也沒銀兩。」他在驕馳中拍拍空囊，笑道：「這是反擊的最佳時候。」

馬馳的顚簸中鐵手確感傷口震痛，但見唐肯豪氣干雲，心忖：這人武功雖然不高，見識地位也都尋常，但確是一名好漢！不忍拂他的興頭，强忍痛楚，未幾便已來到思恩鎭。

唐肯徐徐勒馬，見鎭上熱門熙攘，來往行人很多，市集繁忙，便問：「鐵二哥，咱們往何處落脚？」

鐵手道：「找一家最不起眼的客店落脚，吃點東西再說。」

唐肯在鎭陲近郊找到一家叫做「安順棧」的酒家客店坐了下來，兩人叫了點菜飯，鐵手吃了幾口，胸口一甜，哇地咯了一口血，血滲在白飯上，份外奪目，鐵手撫胸喘氣，邊把草笠蓋在飯團上，怕人瞧見。

唐肯道：「這路上金創藥都敷完了，我跟你請大夫來看看。」

鐵手强忍胸口悶痛，道：「我這身上的藥，也全給搜去了。」

唐肯摸摸自己的口袋，才說道：「我還有一些，請大夫和今天吃的，住的，還足夠。」

鐵手問道：「這可是你辛苦掙來的金錢？」

唐肯豪笑道：「只望能治好我的二哥，這些錢算得了什麼！」

鐵手低聲道：「其實，我的傷只要有適當的調養，讓我有機會運功打坐調息，三、四天功夫，就能恢復元氣，十來天時間，便能痊癒，不到一個月，就可以如常，倒不必請什麼大夫。」

唐肯道：「二哥的內功，我是聽說過的，四大名捕之中，就傳說你內力最深厚，要是這身傷落在我身上，一年半年，怕都好不全哩。」

鐵手道：「我們師兄弟四人，四處奔波跋涉，受傷已是家常便飯，司空見慣，四師弟冷血天生堅强刻苦，有過人的體力和意志，負傷對他而言，算不上什麼事，只是他天性感情較爲脆弱，受不得傷；三師弟浪迹江湖，歷盡風霜，什麼傷不曾受過，他已經養成一種不怕受傷的能耐。大師兄却最體弱，外表冷漠，內心多情，他是眞正經不起傷的，我所幸練的是內功，普通的傷，奈不了我何，就算嚴重的傷，只要給我一定的時間，也可以運功療傷，好得較快。」

唐肯聽得頗爲响往：「除了冷四哥我會過面外，追命三哥和無情大哥，我都無緣得見。」

鐵手拍拍他肩膀，笑道：「他日有機緣，當給你引見。」

唐肯垂下頭去：「他們……名動江湖，怎有暇來理我這等小人物！」

鐵手一手握住他的臂膀，道：「快別這樣說？咱們結交只問好漢，肝胆相照，不分貴賤，再這般說，咱們就不是兄弟！」忽覺五指一陣刺痛，不禁悶哼一聲，變了臉色。他的雙手被黃金鱗、鮮于仇等一路上施於苦刑，要不是他功力深厚，十指雙臂，早已斷筋骨折了。

唐肯見狀，忙道：「我還是去請大夫來，對於外傷跌打，有一些現成的藥敷貼着，總是好的。」

鐵手想了想，也覺得非要有些金創藥、跌打藥不可，忍痛道：「也好。」

唐肯疾地起來，道：「二哥先吃，我去去就來。」

鐵手只覺渾身傷痛，一起發作，額上已冒起豆大的汗珠，密密痲痲，悶哼道：「自己小心，快去快回。」

唐肯答：「是。」人已掠出了店門。

鐵手搖搖頭，本想勉强吃些東西，讓自己體力能有所補充，然後運功調息，但才嚼了幾口，已感到胃部抽痛着，加上斷碎的脇骨刺痛起來，再也無法咀嚼，只好就地靜坐運氣。

正在此時，店門外走入了三個人。

這三個人，一個樵夫、一個獵戶、一個郞中，看去甚是平凡。

可是鐵手只望了一眼，立即知道他們是喬裝打扮的。

而且鐵手也立即分辨出他們是誰。

他們正是這三個月來，他一直追緝着的五個兇徒的其中三個，王命君、樓大恐和彭七勒！另外兩兇徒：秦獨和張窮，因爲在山道上對鐵手施加暗算，早已作法自斃。

這三個人，窮兇極惡，正是合力謀害了他們的結義大哥「白髮狂人」聶千愁的罪魁禍首，鐵手受冷血所託，追緝了他們數百里，才在無意間捲入了戚少商被顧惜朝追殺的漩渦裏去。

鐵手絕沒想到他們會在此際出現！

鐵手現刻不能動，也不能走，連伙計端菜過來，他也坐着不動不言，因爲這一動，反而引起這三個亡命之徒的注目，鐵手而今遍體鱗傷，只怕連捧菜的夥計也未必鬥得過。

然而眼前却有三個陰險毒辣、殺人不眨眼的兇徒！

× × ×

王命君、樓大恐、彭七勒三個人剛剛坐下來，王命君就氣急敗壞的說：「我們吃完東西就走，這兒還是不能久留。」

彭七勒剛剛放到唇邊的茶杯，又放了下來，問：「爲什麼，這兒地僻人多，各路人馬趕去滙集，不是正好藏匿嗎？」

王命君道：「你沒見着麼？我們剛走進來的時候，外面有大批官差軍士，似在搜捕什麼！」

飯七勒不以爲然地道：「那些酒囊飯桶，咱們還眞不怕！」

王命君歎道：「倒不是怕他們，而是萬一震動了那個冷血或鐵手，那時候，可眞自尋死路了！」

「走，走，走！」樓大恐一拍桌子，震得杯筷齊聲一响，店裏的客人全向他望來；樓大恐道：「這下樣子，整天是逃、逃、逃！有什麼生趣，不拚如了！」

王命君忙和彭七勒佯作對喝了一杯酒，笑道：「他喝醉了。」隨而壓低聲音道：「你幹什麼？這樣驚動大家，要尋死別牽累我們！」

樓大恐豪氣頓消，沮喪地道：「可是，這樣天天逃亡，日日逃命，也不是個辦法。」

彭七勒沒好氣地道：「那你有什麼辦法？」

樓大恐握拳狠狠地道：「不如跟鐵手那厮拚一拚！」

王命君冷笑道：「你拿什麼去拚？張窮和秦獨不是去拚了，結果是兩具屍首而已。」

樓大恐埋怨地說道：「我都說了，五人一起上，未必打不過鐵手，你却要張窮秦獨去纏住鐵手，讓他轉移注意力，好讓咱們在另一方向逃逸，却平白折損兩名兄弟！」

王命君嘿聲道：「你却來怨我？要不是我這一苦肉計，現在你可不知死在那一層地獄裏！」

樓大恐也不甘示弱：「你以爲你自己上得了天！」

王命君仰頸子一口把酒乾盡，又去倒酒，他正好面朝鐵手，鐵手安然而坐，王命君也沒加注意，又去倒一杯酒，說道：「好死不如歹活，上天下地獄，都不如逃命的好！」

彭七勒忽然抓住王命君置在桌上的包袱，王命君閃電般按住了他的手背，疾問：「幹什麼你？」

彭七勒道：「用『三寶葫蘆』，跟鐵手一拚！」

王命君罵道：「你們怎麼啦！這兩天不見那鐵手蹤影，說不定咱們已把他甩脫了呢，你們要無事找事，當初又何必十萬八千里的逃！」

彭七勒緩緩縮了手，眼睛却發了光，喃喃地道：「要是把他給甩脫了，那就是好……」

這時，一個人忽然走近，彭七勒嚇了一大跳，摟大恐連忙按住了他，彭七勒這才瞧清楚，原來是食肆裏的伙計。

伙計道：「三位客倌，要叫點什麼菜送酒？」他對失驚無神的彭七勒有些畏懼，便只跟王命君說。

王命君心煩意亂，揮手道：「隨便你點幾道菜吧。」

樓大恐却咕嚕道：「不知明天還有沒飯吃呢！我可要吃好一點的……」

伙計道：「那麼，客倌要吃的是什麼，小店立即做去。」

伙計道：「多着呢，本店著名象蚌、靜魚、龍球糰糰，不然，就照剛才那兩位客倌桌上的菜，都來一樣如何？」他用手指向鐵手桌上的菜餚。

鐵手心頭一凜：他正意守丹田而至氣貫丹田，竭力靜觀入定，陷入一種「八觸」的境界，即動、癢、涼、暖、輕、重、澀、滑合而爲一，一心回復元氣內力的當口兒，他只想恢復一小部份的功力，萬一那三人猝起發難，也希望能有招架之力。

樓大恐望去，那九道小菜也沒什麼特別，便問王命君：「喂，你看怎樣？」

王命君懶懶地望了一眼，正想說話，眼角忽瞥見一個熟悉的人影，這人影可以說是他恨得咬牙切齒之夢魘，王命君看了一眼，不敢相信是眞的，又看了一眼，「哎呀」一聲，一跤坐倒！

彭七勒早已是驚弓之鳥，但反應快捷，一把扶住王命君，急問：「怎麼？」

王命君一張臉變得死灰，哭笑難分地道：「他……他……他……」樓大恐和彭七勒隨着他顫抖的手指望去，臉色大變，如同跌入冰窖之中，彭七勒幾乎就要雙膝跪倒下來，愣然道：「他……他……怎麼也在這裏？」

樓大恐惡向胆邊生，抄起一張櫈子，喝道：「鐵手，你要怎樣？」

食館裏的客人一見有人要動武的樣子，都想走避，鐵手淡淡地道：「各位，這兒沒有事，我跟他們幾位朋友有些過節，但我今天仍有公務在身，在等另外一位朋友，沒心情動手，不會有事的，請各位坐下自便，當不騷擾。」說罷，自行喝酒，也不理會樓大恐的喝問。

其實，他强提眞氣，一口氣沛然地把話說完，五臟六肺又抽痛起來，一時再也說不出半個字，左手抓住酒杯，抓得好緊好緊。

× × ×

三人一聽到鐵手那番話，本來自度必死，一時之間，幾疑是在夢中，樓大恐豪氣盡消，呆立當堂，王命君一把拉他坐下，顫聲道：「鐵大人，謝謝不殺之恩。」

食館裏的人客聽出那獨自飲酒的人，竟然是「四大名捕」之鐵手，都又敬仰、又好奇。

鐵手冷冷地道：「滾！」這個字一出口，腹部奇痛，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王命君求之不得，哈腰鞠躬，道：「是，是，我這就滾，就滾——」却見彭七勒仍然坐着，凝望着鐵手。

王命君示意道：「走——」

彭七勒忽湊近低聲，說道：「看見沒有？」

王命君疾道：「看見什麼？」

彭七勒道：「鐵手渾身是傷，血跡斑斑，臉也給打爛了。」

王命君急道：「這關我們屁事，我們能走就好！」

彭七勒低聲道：「我看不對勁。」

樓大恐忽然會意：「你是說——？」

彭七勒深沉的道：「鐵手不是放過我們，而是沒有能力動手殺我們！」

樓大恐奮然道：「既然他殺不了我們，我們就去殺了他！」

王命君狐疑地道：「對呀！我就說他沒那麼好，居然饒我們不殺——不過，四大名捕，雖死不殭，你們不記得當年他們四人如何浴血戰十三殺手嗎？結果對方全軍覆沒，看來一早瀕死的四大名捕，人人都活了下來！」

彭七勒道：「你的意思是——？」

王命君道：「保住性命要緊，何必惹事！你沒聽他說嗎，他還在等人來，來人如果是冷血……」

樓大恐道：「萬一鐵手眞的傷重無法還擊，咱們豈不錯失良機？」

王命君道：「要是鐵手武功尚在，咱們豈不是枉送性命！」

樓大恐道：「這……」

彭七勒說道：「看來這險還凶是冒不過……」

正在這時，忽聽有人興高采烈的叫道：「二哥，我請回來了這兒最有名的大夫，給您治傷。」說着扯了一個老頭子，往鐵手那兒走去。

鐵手嘆了一聲，一時不知該說些什麼話阻止是好。唐肯道：「二哥，你不舒服呀？」轉着向那大夫道：「你行行好，快給鐵二哥看看。」

那大夫姓潘，在這兒頗負盛名，有人稱他爲「番生神醫」，即是譽他的醫術可以把死人番生一般，他的醫術當然沒有那麼好，但醫人的經驗倒是十足，才一探手把脈，再一掀鐵手眼皮，端詳鐵手全身，即搖着嘆息，道：「完了！完了，年輕人好勇鬥狠，你這下子，傷得入了筋骨，至少也要躺兩三個月，才能復原一半，要不是看你骨格强健，神定氣足，恐怕不一定能活呢——」

話未說完，樓大恐、彭七勒、王命君已三面包抄，到了唐肯背後，面向鐵手。唐肯立時警覺，沉住了臉。

彭七勒怪笑道：「好哇，鐵手，你倒有今日！」

樓大恐道：「你都把我們逼苦了，看今天我不——」

忽聽樓裏一個食客一拍桌子，叱道：「三個不知好歹的小賊，鐵二爺放你一馬，還囉嗦什麼！」

另一個食客也抓起桌上的長布包，走了過來，道：「鐵二爺雖然受傷，但我們

素來敬重二爺爲人，決不容你們放肆！」

食館裏大部份食客都相繼起哄；原來這鎮上多的是武林中人，大都對「四大名捕」十分欽儀，或多或少曾間接受過他們四人的恩義，而今是鐵手身負重傷，面臨危難，會武功的都有意拔刀相助。

王命君笑嘻嘻地道：「哦？原來是打抱不平來的，眞是不打不相識，歡迎，歡迎，幸會，幸會。」

鐵手心裏却暗暗叫苦，王命君這三人武功雖然跟他相去甚遠，但比起一般武林人物，却又高出許多，這食館裏的武林人，都是非常平庸的脚色，怎會是這三個惡徒之敵呢？何况王命君手上還有「三寶葫蘆」，萬一打鬥起來，傷亡必衆，鐵手自度個人生死並無大碍，但决不忍這些古道熱腸的漢子送命，心中大急。

王命君已在解開包袱，食館裏四、五名武林中人也圍了上來，人一多，胆便壯，彭七勒道：「今日我們要報仇雪恨，不關事的爬開！」四、五名武林人互覷一眼，誰也都不走開。

樓大恐一把扯開潘大夫，面對唐肯，粗聲問道：「你是什麼東西？」

唐肯正待拔刀答話，鐵手忽道：「三師弟。」

唐肯一怔。王命君，樓大恐，彭七勒更是震住當堂。

鐵手從容不迫的道：「這三個給臉不要臉的人，你拿他們怎麼整治？」

唐肯一時不知如何回答。鐵手歎道：「要不是咱哥兒倆還有要事在身，倒眞要煩三弟你一人送他們一脚，好叫他們早些見到閻王爺那兒報到！」

唐肯只答：「是。」點了點頭。

彭七勒、樓大恐、王命君都開始一步步往後退。彭七勒率先飛退，樓大恐和王命君也跟着沒命的跑，跑出了店門，再遠離了小鎭，彭七勒這才喘息道：「媽呀，原來……原來……追命也來……也來了……」

王命君也道：「你看他那一雙脚，在進店裏來的時候，多有勁，我就知道他决不好惹，他一進來，就……」

突然住了口，樓大恐和彭七勒齊聲問：「怎麼？」

王命君喃喃自語道：「不對啊！」

彭七勒搔搔頭皮，說道：「有什麼不對了？」

王命君道：「他走進來的時候，叫的是『二哥』，而不是『二師兄』……」

彭七勒爲之氣結地道：「那有什麼？鐵手也曾叫了他一聲『三弟』……」

語音一變，陡然叫：「不對，不對，江湖上傳言，『四大名捕』中，無情是大師兄，鐵手排二，追命行三，冷血列第四，其實是以入門先後爲準，要論年紀，追命最長，鐵手次之，最年輕的是冷血。剛才那個人，粗眉大眼，滿臉鬍碴子，但看去絕對還要比鐵手年輕……不可能是追命！」

王命君沉吟道：「便是。」

這次到樓大恐比較懷疑。「會不會是追命外表年輕過人……」

「怎會？追命盡歷風霜，滄桑風塵……」王命君道：「我們都上當了！」

樓大恐怒說道：「我們折回去，殺了他——！」

王命君望了望天色，時已近暮，他咬牙切齒的道：「回去是回去，不過只捎住他，先別動手，這次摸清了底兒，半夜才下手，决不教他活着離開思恩鎭！」

× × ×

王命君等三人甫離「安順棧」，鐵手立即臉色慘白，撫胸搖搖欲墜，他顧得用內功發話退敵，已無法以內力壓住傷痛，一時天旋地轉，幾要跌倒，食館裏的人都圍觀問候，唐肯情急地道：「鐵二哥，都是我不好，害你……」

鐵手苦笑道：「我沒事，休息一會就好，」他喘了一口氣，向圍觀的人抱拳道：「諸位仗義相助，在下感激不盡。」

其中一名武林人收起了刀，也拱手爲禮道：「不必客氣，四大名捕聲名遠播，替天行道，我們皆欽服萬分，今日有幸得見，已感殊榮。」

另一名武林人却關懷地道：「鐵二爺沒什麼事罷？敢情這位是追命三爺了？」

唐肯不知如何回答是好。鐵手見這些人意誠，明知不智，但亦不忍相欺，便道：「他是我新結義兄弟，姓唐名肯，適才因爲急於退敵，不得已借用了三師弟名號，請諸位見諒。」

衆人這才明白，見鐵手居然道出眞相，不怕對頭再來侵犯，此種作爲，十分誠懇信任，都很感動，那潘大夫也聽過「四大名捕」的名號，已開了張藥方，趨近道：「老夫適才不知是鐵二爺，一時多口，嘮叨兩句，請二爺勿怪。二爺身受重傷，定必是爲鋤奸去惡而不惜身，這一張方子雖不能立時見效，但對療傷去瘀，特別有帮助，二爺如不嫌棄，我就獻上這一貼方子了……」說着把藥方雙手遞去。

豈料鐵手尚未接過藥方，已給一人搶去，那人道：「單是方子又有何用？得變成藥材才行！我去抓藥，馬上回來！」

鐵手見這裏的人這般熱誠，甚爲感動，這幾日人身上所受的苦楚，彷佛都有了補償。鐵手哽咽地道：「諸位，今日各位的大恩，容鐵某人他日再報，此地在下恐不能久留，就此別過——」

那最先挺身而出的武林人忽沉聲道：「二爺，你現在離去，恐怕有點不妥。」

立即有人問他：「怎麼說？二爺留在這兒，不怕那三個惡人又來尋仇麼？」

那武林人才說道：「那三個人，以爲也追命三爺也來了，想必不敢回頭，我們這兒的人，吃的是江湖飯，走的是武林路，誰也不說出去，便沒有人知道，究竟追命三爺在不在這兒，鐵手二爺在不在這兒了！」

聽的人都說「是呀！」「對！」「照啊！」只有鐵手 衆人嚷了之後，了一句：「却是爲何不宜離開這裏？」

那人湊近鐵手耳畔，低聲道：「剛才，鎭裏來了一批官差，在大街小巷搜查，聯同本地衙差，如臨大敵按家搜索，找的是——」他把聲音壓得更低：「好像就是鐵二爺您！」

鐵手一震。

唐肯失聲驚叫道：「官府的人找上來了。」

（未完・七）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鍾楚雄見路旁排着一條人龍，走前詢問，原來人們是在排隊去找活神仙，鍾楚雄正爲此事感覺奇怪，突聽人龍中的老吳和剛見過活神仙的老胡的談話，老胡說活神仙叫他立刻回家辦後事，接着老胡便垂頭喪氣地離去，不料，就在此時老胡被樓上摔下的花盤擊個正着，當場斃命，鍾楚雄見狀，立即決定去找活神仙，他假說是局子裏的人要見活神仙，活神仙接見他，和他傾談有關靈媒等事，活神仙說自己只是神媒，跟「七大巡」有緣，是個神的僕人而已，不是什麼活神仙，不久，鍾楚雄告辭，並約後日再談……



經的秘密

現代奇情幻想　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神秘怪人　無故失蹤

黎自添不斷地喘息着，沙聲道：「你們老闆是誰？」

那大漢道：「他便是鍾楚雄呀！你何必明知故問？」

黎自添呆了一呆，忽然大聲叫道：「你們胡說！」他忽然嘰嘰呱呱地說些沒人聽懂的話，不過刀疤漢看他的神情便知道不會是好話，當下忍不住舉拳要揍他，卻讓同伴攔住。

「求財不求氣，咱們帶他回去交差就是！」另一個漢子用力將黎自添一推，道：「走！老林，你去叫車子！」

就在這時候，忽然有人道：「不必找車子了，放人吧！」只見人羣中閃出一位漢子來，停在他們面前，就像一座山那麼安穩。

刀疤漢面色大變，道：「你是誰？」

那人冷笑一聲，說道：「你不是說他欠我的錢嗎？我自己來了，還用得着你們嗎？」

黎自添道：「他便是鍾楚雄！」

刀疤漢向同伴打了個眼色，鍾楚雄喝道：「你們還不走嗎？」

刀疤漢大喝一聲，首先發難，鍾楚雄左臂擋開他的拳頭，右掌「啪」地一聲，印在其胸膛上；另一位大漢卻撲向鍾楚雄的身後，鍾楚雄輕輕一跳閃開，半轉身子，提起左腿一蹴。

那大漢及時閃開，刀疤漢已摸出一柄匕首來。鍾楚雄大喝一聲：「敢在我面前動刀子，今天更饒不得你！」他不退反進，準備痛擊對方。

不料就在這個時候，黎自添忽然發出一道尖叫，鍾楚雄循聲望去，原來人叢中又冲出兩位大漢去抓黎自添！

鍾楚雄只得撇下對手，標前救黎自添，但刀疤漢拚死揮動刀子攔住鍾楚雄。

鍾楚雄首先踢倒另一個大漢，刀疤漢匕首趁機扎向其心窩。鍾楚雄眼明手快，左手一翻，五指抓住其手腕，左掌向上一撞，擊在其臂彎關節上，刀疤漢一條胳臂立即垂了下來，鍾楚雄再一個手肘撞過去，刀疤漢便蹲下身去，失去戰鬥能力。

鍾楚雄幾個箭步衝前，追上黎自添，大聲喝道：「放下人！」那兩個大漢心胆均裂，撇下黎自添，拔足飛逃！

黎自添幾乎連站也站不穩，鍾楚雄連忙扶住他，問道：「黎先生，你受了傷？要不要去醫院？」

黎自添喘着氣道：「不用……請你送我回家，休息一下就行！」

鍾楚雄帶他到渡口，問道：「黎先生，他們爲什麼要爲難你？」

黎自添雙眼閃過一絲光芒，可惜鍾楚雄看不到，說道：「大概他們見到我身懷寶物吧？」

「哦，是那些鑽石？既然那些東西對你來說，並不是値錢，你又何必跟他們糾纏？」

黎自添笑得有點詭異。「可惜我還不想返回故鄉，現在我的一切開支，都全靠他們了！」說着渡船已至，鍾楚雄扶他上船。

小輪乘風破浪前進，眨眼間便到達外灘的周家渡。鍾楚雄又扶他上岸，問道：「府上在那兒？」

「從這兒走過去，大約五分鐘時間便到達！」

兩人很快便走到一棟西式別墅前，這別墅佔地較廣，屋前尚有一座花園。透過鐵閘望進去，綠草如茵，襯着幾株盛開的桃花，令人望之心曠神怡。

黎自添伸手在牆上一按，過了一陣，裏面便跑出一個僕人來，把鐵閘打開，那僕人恭敬地道：「老爺，您……」

「沒你的事！」黎自添道：「鍾先生請進！」

大廳裏有位女僕，正用鷄毛帚拂塵，見到黎自添便閃在一旁。黎自添道：「煮壺咖啡，送上來！」他帶鍾楚雄上樓。

靠樓梯那裏是個小廳，兩旁的大窗都垂下厚厚的布帘，以至看來光綫十分黯淡，跟外面春光明媚的景象，截然不同。

穿過走廊，兩旁各有幾個房門，門都關着，照說別墅應該住着很多人，但却靜悄悄的，聽不到一絲聲音，黎自添推開一扇房門，鍾楚雄目光一及忽然驚呼起來！

神秘人

原來房內四壁都嵌了齊頂的書架，架上擺滿了大小厚薄新舊不一的書籍，根本看不到牆壁，人若坐其中，就像置身於書海中。

書房中間放着一張大書桌，一張交椅，一張藤製的安樂椅，桌上和地上都散放着書本，看來頗爲凌亂，但十分乾淨。鍾慧雄從未見過私人藏書這般豐富的，是以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

黎自添有點自豪地道：「這些書是我花了十年時間搜集回來的，也花了我不少鑽石！將來用不着時，我可以送一部分給你！」

「多謝了，我怕我這今生人也看不完這些書！」鍾楚雄苦笑一聲：「這是些什麼書？」

「都是有關貴國的歷史、地理、筆記和傳說，相信在上海有關方面的書籍，再沒有人能比我多了！」

「你把房裏的書全部看過？」

「基本上都看過，我每天看十六小時至十八小時的書！」

鍾楚雄笑道：「黎先生眞的相信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

黎自添臉上閃過一絲痛苦的神色，道：「這是工作，是任務，起初還覺得頗爲有趣，但後來便覺得是件極爲痛苦的事！你知道嗎？書看得太多，往往會頭痛，全身乏力！我身受其苦才知道貴國古代的書生們，爲什麼都手生縛鷄之力！」

鍾楚雄忍不住輕輕諷刺他一下：「這也算是你的研究成果之一？」

黎自添苦笑道：「你有興趣進去參觀一下嗎？我得去方便一下！」

鍾楚雄放下他，走進書房，他剛跨出兩步，便聽見「哎唷」一聲，一回頭，黎自添已跌倒地上，額上爆出豆大的汗珠，看來他正忍受着極大的痛苦，以致身體也微微顫抖着。鍾楚雄連忙回來要扶他，黎自添沙聲叫道：「小心，我足踝斷了！」

鍾楚雄吃了一驚，伸手要抱他，黎自添又叫道：「別過來，請替我喚工人阿明上來！」

鍾楚雄連忙跑到梯口大聲叫阿明，不久那位替他們開鐵閘的工人便上樓了，鍾楚雄邊走邊將情況告訴他。

黎自添仍然躺在地上，但神情已沒有剛才那麼痛苦。鍾楚雄道：「黎先生，你的足踝骨怎會突然斷裂？」

黎自添怒道：「你一直扶着我，突然放手，我失去重心，所以才扭斷的！」

鍾楚雄頗爲奇怪，但意外是因自己而引起的，是故連聲道歉。「黎先生，我送

你進醫院吧！我有一位學長是市立醫院骨科的主治大夫，他一定會悉心照料你！」

阿明道：「老爺不找西醫的！」

「哦？跌打醫師我認識的就更多了，沒問題包在我身上，一定可以痊癒！」

黎自添大聲道：「我有自己的醫生，你去吧，我以後也不會再找你了！」

鍾楚雄覺得此人氣量甚爲狹窄，不覺有怒，道：「剛才在中山路假如我不是及時出現，莫說斷一條腿，你身上的骨頭起碼得斷十根八根！」

黎自添臉色一變，冷冷地道：「誰知道那幾個流氓，是不是你派來的？你想得到鑽石嗎？我現在偏不給你！」

「簡直豈有此理！上海認得我鍾楚雄的人不少，你大可以找人問一問，看我鍾某是不是這種人！」

阿明道：「原來你就是『通天曉』！老爺，『通天曉』是個好人！」

黎自添大聲喝道：「沒你的事，誰要你開口！給我送客！」

鍾楚雄道：「不必，我認得路，自己會走！」

「阿明跟在他後面，給我看住他！」

鍾楚雄氣得手指發顫，他從未受過這樣的侮辱，當下甩頭就走，阿明連忙跟在後面。下樓後，廳裏一個人也沒有，那女僕已不知去了那裏。

阿明替鍾楚雄拉開鐵閘，鍾楚雄道：「請你告訴黎自添，說我鍾楚雄走時，連草也沒拔過一條！」

阿明道：「鍾先生，您的爲人阿拉是知道的，我們老爺的脾氣很怪……咳咳，您也不是第一個受此待遇的了！」

鍾楚雄道：「我眞不知道你又怎能忍受得住！」

阿明苦笑一聲：「阿拉家裏吃飯的人多，就貪他出的工錢多，而且這裏的人事十分簡單，工作雖然繁忙，但只需順着他一點，倒也不難應付！」

鍾楚雄被他勾動好奇心，問道：「這樣大的屋子，他只僱兩個工人？」

「是的，我負責一切粗重工作，阿芳則負責打掃，洗滌和炊食！」

「兩個人做得來嗎？」

「僅僅可以應付，幸而他很少朋友來找他！」

「那就是說間中也會有一兩個，是些什麼人？」

阿明道：「多數是名教授或是藏書家，也有人拿着舊書來賣給他！」

鍾楚雄再問：「他每天除了看書之外，什麼事都不做？」

「這個阿拉就不太清楚了，因爲他沒事不許咱們上樓。」

「吃飯呢？」

「吃飯就下樓！吃了飯就上樓，很少跟咱們說話！」

「樓上只住着他一個人？那爲什麼有那許多個房？」鍾楚雄遞了一根香烟給他，自己也含上一根，正在劃火，忽然阿芳跑了出來，道：「阿明，老爺在大發脾氣！你還不趕快回去！」

阿明顯然十分害怕，「啊」地叫了一聲，連香烟也跌在地上，轉身便向屋內跑去，鍾楚雄只好離開。他坐在渡輪上，覺得自己好像送上門去讓那怪人侮辱似的，船到對岸，仍然憤憤不平。

這時候已是午飯時間，鍾楚雄一向很少在家裏吃飯。所以便到一家小飯館吃午飯。這飯館雖然不大，但佈置清雅，而且十分整潔，何況做的小菜火候和味道甚佳，所以鍾楚雄除非不在附近，否則必來光顧。

飯館裏的侍應都認得他，一見到他便哈腰道：「鍾先生，裏面雅座還有一張小桌！請！」

鍾楚雄點點頭，跟着到裏面。雅座共有四張小桌，其他三桌都已有人，其中一個鍾楚雄也認得，那是復旦大學的教授蕭顯典，蕭顯典已經六十歲，但老當益壯，滿面紅光，望望如五十許人，他是因爲練太極拳才與鍾楚雄認識的。

蕭顯典站了起來，鍾楚雄笑道：「蕭教授，你的太極拳越來越精純啦！」

蕭顯典是讀書人，聽不出他話中之意，愕了一愕，道：「鍾老弟，咱們已年多沒見面了，而且你從未見過我練拳，又怎會知道？」

「我看你面色越來越好就知道啦，還要看你練拳？你約了人？」

「是的，約了一位『歷史迷』的人吃飯！」

鍾楚雄道：「那是他有疑問要請教你，誰不知道你是著名的歷史學家。」

蕭顯典正色地道：「你錯了，他對歷史研究的深度雖然不夠，但若論廣度，上海幾乎沒有人能及！今日是我要請教他一個問題！」

鍾楚雄心頭一動，脫口問道：「蕭教授，你約的是不是黎自添？」

蕭顯典眉頭一掀，喜道：「原來你也認識他！」

鍾楚雄道：「是剛認識的，不過我估計他今日是不會來了！」

蕭顯典又是一怔，道：「爲什麼？他一向準時得很，現在離約定時間還有十五分鐘！」

「我剛從他家來，他足踝骨斷了，正去找大夫！」

「是嗎？那只能求諸以後了！」蕭顯典也問：「鍾老弟，你也約了朋友？如果不是，不如一齊吃吧！」

鍾楚雄欣然入座，道：「蕭教授，你跟黎自添交往很深？」

「大概來往十多次吧！嗯，去年夏，我也去過他居所一次，參觀他的藏書，眞可說是洋洋大觀！」

「黎自添這個人你了解嗎？」

蕭顯典看了他一眼，道：「我跟他只是學術上的交往，他的爲人可不了解。」

鍾楚雄遞了一根香烟與他，道：「蕭教授，你知道我的爲人，我不是要探人隱私，不過這個人好像有點古怪……」

蕭顯典微微一笑，道：「凡是對某項學術有極端興趣的人，脾氣都有異常人，這種現象很普遍！」

「但我並不覺得你古怪，蕭教授，你知道他研究中國歷史爲了什麼嗎？」

蕭顯典十分詫異，道：「當然是興趣……嗯，用興趣來形容，似乎不大合適……是志願吧，立志獻身與中國歷史！」

鍾楚雄噴了一口氣，道：「這樣說來，蕭教授對他果然甚不了解，他研究中國歷史是爲了找尋他祖先的遺跡！」

蕭顯典輕吁一聲：「眞的？」

鍾楚雄道：「這是他親口告訴我的，他還求我帮他的忙！嘿嘿，可惜他這個人不好相處！」

蕭顯典顯然被他挑動好奇心，忙再問道：「他祖先有什麼遺跡？」

「我得先問你一句，你第一次見到他時，有什麼感覺？」

蕭顯典想了一下，道：「有種怪怪的感覺，他像是外國人，後來我問他，他說他是屬於安南人的！」

「他說他有一位祖先在很久很久之前來中國尋寶，却死在中國，而他找尋的東西，對他們那個族的人十分重要。」鍾楚雄將黎自添昨天對翦半梅所說的話。複述了一次。

蕭顯典聽後搖搖頭，道：「這是沒有可能的，他研究的範圍，上至遠古，下至明清，不過清朝的他倒也不熟悉，假如他研究我國歷史是爲了找尋他祖先，不管他祖先是在什麼時候來我國的，總有一個較固定的對象！」

「蕭教授可以說得清楚一點嗎？」

「比喻他祖先是在宋朝來華的，他大可以專門研究宋朝的歷史，假如他祖先來華時間是唐朝，又可以專門研究那一個時期的！」

鍾楚雄苦笑一聲。「他的確是這樣說過，但我自己亦很奇怪。」

蕭顯典皺眉道：「這樣看來，他這個人果然有點古怪，他對自己的事，從來不對我說一句，但却不斷向我打探別人的底細！」

鍾楚雄心頭一跳，道：「他不會是個外國特務吧？」

蕭顯典捺熄烟蒂，道：「看來也不大像，總之他這個人充滿了神秘。鍾老弟，你好奇心一向很大，可有想過他祖先來華找尋的是什麼寶？」

鍾楚雄道：「他這個人氣量淺，疑心大，不好相處，本來我也有點興趣的，但經過今日……嗯，蕭教授，他跟你研究的，多數是那一方面的問題？」

蕭顯典笑道：「你又說不感興趣又要問？」

鍾楚雄自嘲地一笑：「這也算是我的缺點吧！」

「我對秦朝歷史的研究比較透澈，所以他多數集中詢問些有關秦朝的歷史！那是因爲秦朝的歷史比較短，所以我挑「軟」的來吃！」蕭顯典扒了一口飯，道：「奇怪他問的大多是些傳說，而且對一些飄渺虛無的事更感興趣！」

「什麼飄渺虛無的事？」

「他大多數會問，秦朝有沒有什麼異人，什麼不可思議的事，秦陵藏了些什麼之類，更好笑的，他更問我鬼谷子的生平，還有珞琭子的事跡……」

鍾楚雄問道：「珞琭子是誰？」

蕭顯典有點得意地道：「連你也不知道哩！他生於戰國，與鬼谷子同時期，現在流行于民間的命學，相傳始於他！」

鍾楚雄道：「我自信對命學多少有點研究，但也未聽過珞琭子其名，但是外國人竟然知道，看來他眞的下了不少功夫！蕭教授，你可有問他，爲什麼對珞琭子這般感興趣？」

「當然有，他說他研究歷史，最感有趣的，便是傳說中的人物！接着他又問三國時代的管輅、晉朝的郭璞、北齊魏定、唐朝的袁天罡、僧一行、李沁、李虛中、徐居易……」

鍾楚雄道：「徐居易我可知道一些，他字子平，得李虛中之術，並加以創造改良，昔日命學，論命取生年，經歷千多年，至五代李居易時，才改以生日論命，也即是『子平學』或『子平命理』！」

蕭顯典目光一亮，道：「原來老弟對這方面也有研究，他實在該問你才對！他後來對徐居易極感興趣，但不久又改變研究的對象！」說到這裏，他又低頭吃飯。

鍾楚雄問道：「他改研究什麼？」

「他研究軒轅氏、風后氏、唐舉、邵雍、絺疵、許負、李淳風等等……後來我查過，原來這些人是中國相法的始祖，風后氏的『風鑑』，更被尊爲相法的第一本著作！」

鍾楚雄不禁放下筷子，道：「奇怪，這個人爲什麼對玄學感興趣？他不是認爲這種學術，沒有科學根據嗎？」

「我何嘗不奇怪，按說一位像他那樣博學的學者，不該把精力花費在旁門左道之中，但他說，不研究又怎知道其科學與否！」

鍾楚雄抓抓頭皮，道：「這些話，跟我聽來的，又大不相同！」

「不止這些，他又詢問九天玄女、女媧、達摩、鐵若水、宋僧麻衣道者，陳希夷……唉，他所問的，我完全不知道，最後還是他自己說出來，原來這些人都是古代的預言家和相學大師，相傳『麻衣相法』便是麻衣道者相人之術，爲北宋道士陳希夷所尊！」

鍾楚雄邊吃邊聽他說。蕭顯典又扒了幾口飯，然後繼續說下去：「他問了這許多人，我對邵雍最熟悉，因爲他是宋朝理學的健將！」

「除此之外，他還問了你有關什麼歷史人物？」

蕭顯典哈哈一笑：「諸葛孔明，姜子牙、黃檗禪師、邵康節和劉伯溫！」

鍾楚雄說道：「這些人都是我國古代的預言家，有著作流世，看來他對玄學極有興趣，否則，不會對這些人興起研究之心！」

蕭顯典摸出袋錶一看，道：「我下午還有課要上，下次有空再談！」他伸手拿銀包，却爲鍾楚雄所止，他性格頗爲乾脆，當下道：「那好，下次我請！」

「再見！」

蕭顯典走了幾步，忽然又回頭道：「對了，我忘記一件事，黎自添也常找張學天兄，假如你還想知道他的事，大可以去問學天兄！」

「可惜我不認識他！」

「他家就在附近，半淞園路十八號！」蕭顯典說罷便匆匆離開。

鍾楚雄額聽了這些話之後，重新勾起好奇心，決心調查一下這個神秘人，當下他

匆匆會了帳，便離開飯館。他急着離開，並不是去找張學天，而是去找許金棟。

許金棟與鍾楚雄交情匪淺，他們時常砌磋拳術，更重要的是許金棟乃上海著名的跌打醫師，而且人面廣闊，行家無一不認識他。

還有一點，他爲人非常熱心，醫德又好，對貧苦者常常贈醫送藥，便造成鍾楚雄與他成爲莫逆。

許金棟的醫館在金陵路，離飯館頗有一段路，是以鍾楚雄乘車而去。到醫館時，只是裏面坐着十多個病人在候診，而許金棟帶着徒弟正忙得滿頭大汗。他一眼瞥到鍾楚雄便道：「老鍾，你且坐一下！」

鍾楚雄老實不客氣地道：「不，我有一件急事要求你，可以暫停一下嗎？」

許金棟不知他口中的急事是什麼，把藥交給徒弟，便伸手去抓藥箱，鍾楚雄却把他拉進裏面的一間小房。「喂，老鍾，你不是有病人嗎？」

「有個病人叫做黎自添，他有事來找你嗎？」

許金棟搖搖頭，道：「我沒見過這個病人！」

「我要求的事來了，請你替我查一下，替他接骨的是誰！」

許金棟道：「這可要幾天的時間才知道！」

「不要緊，你慢慢查，我給你三天時間！」

許金棟沉下臉來：「還有沒有其他事？我的病人等得不耐煩了！」

「有，事成之後，請你喝酒！」鍾楚雄向他扮了一個鬼臉，連忙離開，接着他又去找他的舊同學了。

× × ×

過了兩天，鍾楚雄正想去找翦半梅，許金棟的徒弟忽然找上門來了：「鍾師叔，我師父叫你現在就去『不醉無歸』小館，他跟展師父在等你！」

「雅賊」

「不醉無歸」小館地方雖小，但價錢絕不便宜。鍾楚雄到時，許金棟已和一位瘦老頭在座喝茶。許金棟長身道：「我來介紹，這是我師兄展鵬翅，這位便是鍾楚雄！」

鍾楚雄忙道：「原來是展師傅，鍾某聞名已久！」

展鵬翅十分健談，笑笑道：「那裏，鍾先生『通天曉』之名，老漢更是如雷貫耳！」

許金棟道：「你們都不用客氣，大家坐下來談吧！老鍾，我們已點了四個菜，不夠的話，你再加！」

鍾楚雄道：「好，再叫兩個，這頓我做東，你們千萬別跟我爭，展師傅喝什麼酒？」

「隨便什麼都行，鍾先生不用客氣，等下不夠再叫吧！」

「也好總之請展師傅不用客氣。」鍾楚雄道：「展師傅，你替黎自添接骨？」

「是的，承他看得起，他一向都讓我替他接骨！」

鍾楚雄遞了一根香烟給他。「黎自添經常斷骨？」

「是的，我也覺得很奇怪，他的骨特別脆，很容易斷，但一經接上，又很快合縫痊癒，老漢行醫這許多年，從未遇過這種病人！」

鍾楚雄問道：「據你研究，這是甚麼原因？」

「老漢剛在跟許師弟研究，他也認爲沒道理，因爲骨脆一般是缺乏鈣質，但缺乏鈣質，斷骨後也同樣難以合縫，眞令人費解！」

許金棟道：「其實他應該到醫院作全身檢查，但他不相信西醫！」

展鵬翅說道：「老漢也不太信西醫，單就接骨這方面來說，西醫便不及咱們多！」

「不錯，但西醫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值得咱們借鏡的地方，就說X光機吧，咱們完全可以借用，這樣治療時不但準確穩當，而且不會出錯。」

鍾楚雄見展鵬翅臉有不豫之色，忙打圓場。「其實中醫西醫各有所長，兩位何必爭呢！展師傅，黎自添除了給你接骨之外，還有沒有與你來往？」

「沒有，他很少說話，好像不很信任人，不過出手十分闊綽，他不許老洪將他的事告訴別人，如果不是許師弟……」展鵬翅苦笑一聲：「其實老漢對他根本毫無所知！鍾先生你跟他是朋友嗎？」

鍾楚雄道：「不是，只是見過幾面，不過覺得他人有點古怪，所以想了解他一下！」

「別說你，就連老漢也想多知道他一些事！」

鍾楚雄道：「展師傅，你再想想，他曾經對你說過甚麼話？」說着夥計已將酒菜送上來，鍾楚雄先替展鵬翅斟酒。

展鵬翅呷了一口酒，慢慢地吃着菜，鍾楚雄與許金棟都知道他在追憶，是以不敢騷擾他。過了好一陣，展鵬翅放下筷子道：「他很少說話，但有一次說到使用西藥……」他抓抓頭。「那藥名很難記，我忘掉了。」

鍾楚雄忙說道：「不要緊，你再說下去。」

「他介紹老漢使用一種西藥，當時老漢很不高興，反問他爲甚麼不去找西醫治療，他說他自然有他的理由才不去！」

鍾楚雄又問道：「他可有說甚麼理由嗎？」

老漢問他，但他不說。而且那次在閑談中，他顯然對西醫有一定的認識，不過老漢對西醫完全是門外漢，是以根本沒興趣聽他說！」

許金棟也覺奇怪：「這就奇怪了，他有甚麼理由不去醫院？」

展鵬翅瞪了他一眼。「師弟，連你也說這種話？這自然是因爲跌打方面，咱們的功夫遠勝西醫！」

許金棟在大師兄面前不敢多說，鍾楚雄也知道展鵬翅所說的多數不是黎自添不去醫院的理由，但也不想跟他辯論，却岔開話題問道：「展師傅，你剛才說黎自添骨斷之後，復原的速度較快，到底快多少呢？」

「不用常人的一半時間，便能夠全部合縫！」

「現在的情況怎樣？」

展鵬翅說道：「再過兩天便可恢復正常。」

鍾楚雄道：「展師傅，你有興趣研究他的生理結構嗎？」

展鵬翅沉吟道：「老實說，老漢早已暗中研究過，但，沒有結果！」

許金棟道：「我也很有興趣研究，如果能够將他身上的骨骼都拍下X光片，就可以慢慢研究！」

展翅鵬說道：「就算我肯，他也未必肯！」

鍾楚雄道：「展師傅可以試試嗎？」

展鵬翅又沉吟了一下才道：「看在你的份上，老漢就試試看！」

鍾楚雄連忙舉杯道：「展師傅，我敬你一杯，日後有了結果之後，再謝你！」

展鵬翅喝了一杯酒，問道：「鍾先生，老漢可否問你一個問題？爲甚麼對黎自添這般感興趣？」

鍾楚雄笑道：「我一向好奇心特重，對任何奇怪的事物，都有興趣，老許就了解我。」

許金棟接道：「大師兄，他這個人的確是好管閑事！」

「像他這種人，很多人都會歡迎！」

「就可惜有點不務正業！」

鍾楚雄唯有苦笑，事實上許金棟素來都罵他不務正業，沒有一技傍身，將來難以成家立室，而每次遇到這種情況，鍾楚雄都只能苦笑：「你也不能把我說得那麼壞，我還有一家照相館！」

展鵬翅問道：「鍾先生開的是那家照相館？」

「那是我跟朋友合伙開的一家小店，叫留影照相館，不過我一向不理店務，一切都由朋友主理，僥倖生意還過得去！」

許金棟道：「假如你肯把精神花在那方面的話，相信生意會更好！」

展鵬翅道：「人各有志嘛，生意過得去，就能賺錢，能够維持三餐一宿，夫復何求？」

鍾楚雄聞言，頗有知遇之感，又跟展鵬翅碰起杯來。三人一直吃到十點鐘才散席。

鍾楚雄一直希望展鵬翅能够替黎自添拍一輯X光照片，可是一連幾天都說展鵬翅的消息，他一方面不好意思催促，另一方面又跟翦半梅磨了兩大，自覺大有收獲，當然他也跟翦半梅談起黎自添的事來，翦半梅對他也產生興趣，討了地址，準備去拜訪黎自添。

鍾楚雄那天在黎自添家受了一肚子的氣，自然不肯帶他去。他想起許金棟的話來，便暫時放下這件事，跑到南京路，到他那家照相館巡視。

不料到那裏，因爲還是元月，很多到外地讀書和工作的人回家探親，都與家人到照相館攝影留念，生意甚好，鍾楚雄的朋友施天教，一見他便喜道：「老鍾，你來得正好，我忙得喘不過氣來！」

鍾楚雄苦笑道：「你知道我對生意一竅不通，可帮不了你！」

「有甚麼懂不懂的？當時我又何嘗懂得？你開單收錢吧我，可出去抽根烟透一口氣再說！」施天教不管三七二十一便走出店去，鍾楚雄沒辦法只好坐進露台裏。

那些工作看來簡單，但十分瑣碎，收錢、開單、找照片給客人，忙得鍾楚雄一頭烟的，心中更感激老友任勞任怨，從未向他申訴一句話。

過了好一陣，施天教才進來，道：「謝謝你，你可以休息了，我來！」

鍾楚雄道：「你多休息一會兒吧！」

施天教笑着接過他的工作，道：「够嗆的吧？」

鍾楚雄道：「老施，不如咱們僱個小廝來帮忙吧！」

施天教瞪着他道：「店裏利錢不大，還請人幹什麼？」

「但這樣你太辛苦了！」

「我拿薪水，辛苦是應該的，而且這種日子不多！」施天教邊開單邊道：「也許以後生意好了再說吧！」

鍾楚雄還想開腔，忽見姐姐帶着翦半梅進店，他愣了一愣，問道：「翦先生，你不是說要回天津了嗎？」

翦半梅急道：「鍾先生，我的事以後再說，現在有一件事要你帮忙！」

鍾楚雄連忙走出櫃台，翦半梅將他拉到店外，道：「鍾先生，我聽人說你認識很多黑白兩道的人，是不是？」

鍾楚雄吃了一驚，忙問：「翦先生，有人找你麻煩嗎？」

「是的，不過我的事，慢慢再說，你現在先去救黎自添！」

鍾楚雄一怔。「黎自添讓人綁票？」

「不是，他被抓進警察局了，請你担保他出來！」

「他被人抓進警局，是什麼原因？」

鍾楚雄想起他那些鑽石來，心中想道：「莫非他那些鑽石有問題？」

「他是因爲到復旦大學圖書館偷書，被抓到警局去！」

鍾楚雄大感意外，道：「復旦大學的蕭教授跟他很熟，怎會弄到這個地步！」

翦半梅道：「問題是他在半夜爬進學校，被校工逮住，送到警局去，剛才我去他家找他，是阿明告訴我的！咱們上車再說吧！」說着他揮手召三輪車。

到警局，裏面有很多人都認得鍾楚雄，一位偵緝隊長笑着道：「鍾先生，今日是什麼風將你吹來的？」

鍾楚雄拉着他，問：「老劉，我問你一件事，你們是不是抓到一個叫黎自添的犯人？」

「哦，你是說那位偷書賊嗎？不是咱們找來的，是復旦大學的校工將他送來的！」老劉反問道：「鍾先生，他是你的朋友？」

鍾楚雄「唔」了一聲。「他是個書迷，請念在初犯，放他一條生路！你知道嗎？他是位學者，別因一件小事，斷送了他的前程！」

「這本就是小事，只要你肯替他担保，而復旦那方面又不追究，咱們完全沒問題！」

「我肯替他担保，復旦那方面，我可以去疏通！」

老劉倒乾脆。「那好，請跟我來！」他帶鍾楚雄到辦公室，吩咐手下把黎自添帶來。

黎自添十分沮喪，見到鍾楚雄更覺不好意思。鍾楚雄却笑道：「老黎，我跟老劉說好了，可以讓我担保你出去！」

黎自添有神無氣地道：「謝謝你！」

鍾楚雄道：「不過你要答我一個問題，你到復旦，準備偷什麼書？」

黎自添瞪了他一眼，道：「誰說我要偷書？我不過想進去查幾本書而已！」

老劉道：「算了，我不管你是要偷還是要查，總之你以後每兩天便要來報到一次，直至復旦大學校部放棄追究！鍾先生，請你在這裏簽個名！」

鍾楚雄依言在担保書上簽了名，道：「老劉，幾時有空跟你喝杯酒？」

老劉道：「酒我就不喝了，以後有事請你關照小弟一下！」

「我能够關照你什麼？」鍾楚雄笑道：「不過能用得着我的，只要能力能及，必不推辭！」

老劉喜道：「有你這句話，咱們便放心了！」

鍾楚雄聽他說「咱們」兩個字，心頭登時一沉。但話已出口，不便反口，只好含笑說謝，帶着翦半梅和黎自添離開警察局。

翦半梅問道：「黎先生，你到復旦是不是為了去找『風鑑』？」

黎自添却道：「不要再提這件事！鍾先生，你要多少錢，請你開個價來，我不喜欠人情！」

鍾楚雄冷冷地道：「我也不喜歡送人情與人，更不喜拿人家的錢！」

黎自添唔了一聲，扭頭便走，翦半梅還想喚住他，却讓鍾楚雄一把拉住。「翦先生，你還有話要跟我說！」

「好吧，咱們找個地方坐坐！」

鍾楚雄帶他到附近的一家茶室坐下，翦半梅道：「我跟老黎談過兩次話，他對神鬼之事絕不相信，但對古代的一些玄學大家却大有研究……」

鍾楚雄截口道：「這豈不是很矛盾？我聽復旦大學的蕭顯典教授提過他，黎自添跟他討論過徐居易、李虛中、陳希夷、女媧、鬼谷子和珞琭子等人，他亦對他感到奇怪！好像他對歷史有興趣，其實只是為了研究這方面的一些大師一般！」

「不錯，他只說這不是玄學，而是科學！」

鍾楚雄忍不住哈哈大笑。「他既然認為這是科學，為什麼又不相信？」

翦半梅道：「照他的話看來，也有一定的道理。他認為古代的玄學大師其實是他們掌握了『科學』，不過俗夫凡子不能相信，所以便假託神鬼，以取人相信！以我自己的研究，玄學跟多方面都有一定的科學根據，就像河洛理數，鐵板神算等等，都是深奧的術數，這些繁複的術數，有很多地方都未為人知其奧妙，也可以說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鍾楚雄問道：「這是前人有意隱藏的嗎？」

「據黎自添的解釋，所謂神仙，可能是一位有超人智慧和超人能力的人，仙術其實是超時代的科學，一般人不明所以，是以以訛傳訛！」

「這還未能解釋你剛才所說的話！」

「你慢慢聽下去就知道！」翦半梅遞了一根香烟給鍾楚雄，自己也含上一根。「黎自添立論很新鮮，他認為這些大師可能得到別人所授，所以自己也是一知半解，而眞正發明『相法』、『術數』的人，却未能流傳後世，因為他們沒將自己所得著作傳世！」

鍾楚雄問道：「翦先生，你認為他的看法有沒有根據？」

「根據就沒有，但有一定的可能性，因為並不是人人均有著作傳世的想法。甚至那些『高人』，認為此只不過是雕虫小技而已，不值一哂！我認為黎自添看法新鮮，與一般書呆子不同，所以才留在上海跟他傾談！」

「剛才說的『風鑑』，現在已絕版，復旦大學有嗎？」

「不知道，我只是提過這本書，因為這是我國有關方面的第一部著作，很想看看，當時黎自添亦表現得興緻勃勃，所以我有這種想法！」

鍾楚雄又問：「翦先生，你認為玄學有科學根據，是否包括神鬼和占卜？」

「我現在也不敢肯定，不過也有可能是一種『科學』，只是現在的『科學』尚沒法作出解釋而已！」

鍾楚雄再問：「翦先生，你還打算在上海逗留多久？」

「如果沒有其他的事，一兩天內，我就要回天津了，有機會到天津的話，希望你再找我，咱們再詳談！」翦半梅頓了一頓，忽然又道：「那天我在李子清家，曾經說過一句話，不知你還記得嗎？」

鍾楚雄一怔，道：「那天您說過很多話，不知指的是那一句？」

「那天是正月十七，我對你說，會遇到一位奇人，當時我以為是你，但現在看來，應該應在他身上。」翦半梅含笑道：「所以我對他也很感興趣，假如你以後有他的消息，希望你能寫信告訴我！」

鍾楚雄道：「一定。」他頓了一頓又道：「不過我怕那個偷書的『雅賊』，不肯再與我接觸！」

翦半梅忽然端詳了他幾眼，道：「鍾先生，恕我大胆直言，你驛馬星動，一個月之內，必然要到遠方……」

鍾楚雄喜道：「照你看，我會去那地方呢？」

「北方，而且距離上海頗遠！」

雄楚鍾以為會去埃及與意中人相會，聞言頗覺失望。

翦半梅又道：「而且會有小風險，不過你這個人福澤甚厚，逢凶化吉，此去只會增加奇遇。而我看黎自添同樣亦驛馬星動，也同樣有凶險，且近在咫尺，我起初以為是因偷書犯官非的事，但剛才離開警局時，我看他的氣色不但沒有消褪，反而更見濃厚了，而他驛馬星動，亦會去北方的，很可能你們今後有一段時間，會在一起！」

「不會吧！」鍾楚雄遲疑地問：「翦先生，你還看到些什麼？還有，你說遇到麻煩，是什麼麻煩？」

「天機不可洩漏，暫時說到這裏為止！」翦半梅道：「有黑道人物向我勒索，但反正我要離開了，已不成問題！」

中計

鍾楚雄找到蕭顯典，解決了黎自添半夜入復旦偷書的事，便一直沒有見過黎自添，他很想去拜訪他，但一想起當日被他趕跑的事，就憤恨難平，也不敢再去自取其辱。過了幾天，鍾楚雄為舊同學餞行，半夜扶醉回家，在路口忽然被人攔住，他吃了一驚，酒醒了大半，他醉後反應仍快，揮拳直擊過去！

「砰」的一聲，那人胸口中了一拳，蹬退了兩步，大聲叫了起來：「鍾先生，是我！」

鍾楚雄借着昏暗的燈光，定睛一望，原來那人是黎自添的僕人阿明，他不好意思地道：「對不住，我醉了看不清楚！你找我有事嗎？」

阿明道：「我老爺被人抓去了，只有你才能救他！」

鍾楚雄又是一怔，忙問：「你老爺是幾時被人抓去的？是什麼人抓他的？」

「他昨晚出去，到現在還未回來，我……我也不知道是誰抓他的！」

鍾楚雄嘆了一口氣，道：「你急糊塗了吧？怎會胡亂思疑有人抓他！」

阿明道：「前兩天老爺收到一封信，便吩咐咱們不許人進屋，他自己也足不出戶……」

「那他昨晚去那裏？」

「他接到一個電話，拿了幾本書，便匆匆離家到現在還未回來！」

「也許他留在朋友家過夜，跟朋友研究學問！」

阿明急道：「老爺出去的時候交代過，他最遲今日中午便會回家，我問了很多人才知道你住在附近！」

「是誰打電話給他的，你知道嗎？」

「不知道，老爺沒說。聽他對電話說！好，我這就去！」

「那封信呢？」

「在老爺的書房內，我不敢上去！」

鍾楚雄道：「你先回去，假如他今晚還沒回來，你明早再來找我！」

阿明應了一聲向鍾楚雄行了一禮，便回去。鍾楚雄回到家裏，想起翦半梅的話，覺得黎自添遇險的機會頗大。但估計抓他的人，是為了那些鑽石，料沒有大碍，便放心睡覺。

第二天八點多，阿明便找上門來了，鍾楚雄剛下床盥洗，開門後阿明便道：「鍾先生，老爺還未回來！」

鍾楚雄道：「你等等！我換了衣服，帶你去報案！」

過了十分鐘，兩人便下樓，鍾楚雄帶他到分局找老劉，老劉道：「他住在外灘，應交由巡捕房辦理的，但……他現在尚在担保期，也許我可以接手……你等等，我先跟巡捕房通個電話！」

鍾楚雄道：「你打電話找殷局長或者梁隊長！」

老劉出去七分鐘，再回來道：「行了，殷局長給咱們三天的時間，假如三天咱們沒有消息，才由他們接手！鍾先生，你認為第一步怎樣辦？」

鍾楚雄道：「我自然是聽你的！」

老劉道：「我想先到黎自添家，找到那封信，然後再決定採取什麼步驟！」

「現在就去？」

老劉帶了個助手小齊，與鍾楚雄及阿明渡江到外灘，至黎宅外，阿明喚阿芳打開鐵閘，問道：「老爺有消息回來嗎？」

「沒有。」阿芳見到陌生人有點羞怯，輕輕讓開，然後關上鐵閘，阿明則帶鍾楚雄等人到樓上，老劉問道：「他的書房在那裏？」

阿明指一指一扇門，却不敢推開，老劉見鍾楚雄沒有動靜，自己伸手推開，當他見到房內的一切，也輕咦一聲，接着慢慢走進去，其他人都跟在他後面。

書桌上仍然堆滿舊書籍，不見有信，老劉伸手拉抽屜，拉不動，助手小齊用百合匙打開，裏面放着紙筆，老劉將紙筆全部搬出來，終於找到一個信封，緘口已被剪開，他把信箋取出來與鍾楚雄一齊看。

「黎先生台鑒，請於後日正午到藍塘餐廳一唔，有事共商，若然不來，莫怪咱們不客氣，見面時在下將會在襟上插一枝黃色的玫瑰花，見後即知姓名。」

信上的後天，也就是黎自添失蹤之日，只是無名人約見時間是中午！而黎自添則是在傍晚才離家。

「老劉，你看黎自添的失蹤，跟寫信者是否有關？」

「九成是！」老劉十分肯定，道：「他們很狡猾，竟然不署名！唔，這可有點棘手……」

鍾楚雄道：「雖然狡猾，也有綫索留下來，藍塘餐廳，黃色玫瑰花！」

老劉叫了起來：「不錯，現在就去調查！」

鍾楚雄忙道：「別急，再搜查一下，也許可以找到綫索！」他對黎自添充滿疑惑，很想借這個機會了解一下，老劉不知他的心意，不過也同意他的看法，於是他們便到其他房搜索。

書房隔壁便是浴室，只見裏面四壁全部嵌着玻璃大鏡，一進到裏面就像到了水晶宮，壁是玻璃，但地上却舖着猩紅色的地氈，地氈一直舖至浴缸附近。

小齊道：「哈，這人眞是個怪人，那有人在浴室裏舖地氈的？」

鍾楚雄道：「還有個奇怪的地方，抽水馬桶下面弄了個地台，也沒人這樣。」

抽水馬桶附近的地氈有接口，那一截的地氈比較新，大概因為曾被尿水濺及，所以更換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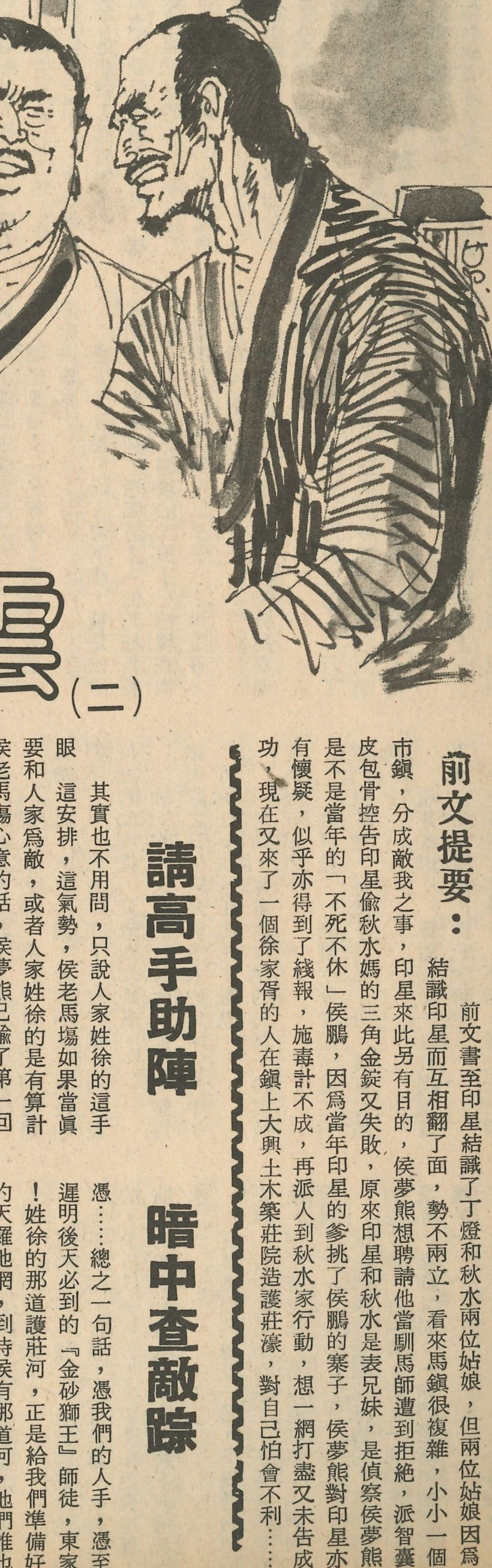
老劉問阿明：「你們老爺為什麼將衞生間，弄成這個樣子？」

阿明苦笑一聲：「老爺脾氣古怪，咱們也不敢問，實際上我也是第一次到這裏的，平日只有阿芳上來清洗和更換地氈，抽水馬桶附近的地氈兩天便換下來清洗一次！」

鍾楚雄揭開地氈一看，下面是白色的瓷磚，心中就更加奇怪了，不過奇怪是奇怪，却沒有犯法，所以老劉道：「到別間看看！」

衞生間隣房是擺放雜物的，裏面倒沒放些什麼，再過去，便是一間冲洗照片的黑房，老劉又問：「你們老爺對拍照有興趣？」

（未完・二）



俠情歷史中篇故事

金玉明・文
可飛・圖

牧場風雲（二）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印星結識了丁燈和秋水兩位姑娘，但兩位姑娘因爲結識印星而互相翻了面，勢不兩立，看來馬鎭很複雜，小小一個市鎭，分成敵我之事，印星來此另有目的，侯夢熊想聘請他當馴馬師遭到拒絕，派智囊皮包骨控告印星偷秋水媽的三角金錠又失敗，原來印星和秋水是表兄妹，是偵察侯夢熊是不是當年的「不死不休」侯鵬，因爲當年印星的爹挑了侯鵬的寨子，侯夢熊對印星亦有懷疑，似乎亦得到了綫報，施毒計不成，再派人到秋水家行動，想一網打盡又未告成功，現在又來了一個徐家胥的人在鎭上大興土木築莊院造護莊濠，對自己怕會不利……

請高手助陣

其實也不用問，只說人家姓徐的這手眼

這安排，這氣勢，侯老馬場如果當眞要和人家爲敵，或者人家姓徐的是有算計侯老馬場心意的話，侯夢熊已輸了第一回合。

皮包骨沉的住氣，其實，他瘦的腔子裏頂上天，也最多能留一口氣，不沉着要全冒出來，他還活個狗熊。

皮包骨發表高論，高論語驚四座。

他說：「東家，我們是幹晚了，這當然是我們太小看了姓徐的，沒想到這小子早就有了成謀，把個荒野地區變成金湯固城，不過，東家！也沒關係，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

「老皮！」侯夢熊使出當年的脾性，沉聲道：「說要緊的！」

「是，姓徐的小子如此謹愼，足證我們所料事情不虛，我們本來就沒打算對手是麵捏的，現在更明白姓徐的很扎手，這更好，我們將會準備至善時動手，東家！憑您，憑三霸天兄弟，憑『獨』老爺子，憑……總之一句話，憑我們的人手，憑至遲明後天必到的『金砂獅王』師徒，東家！姓徐的那道護莊河，正是給我們準備好的天羅地網，到時候有那道河，他們誰也休想逃得活命，事作的乾淨，東西拿個清光，東家，咱們又急的什麼？」

暗中查敵踪

向來和皮包骨唱對台戲的呂子達，現在改了板眼，首先拍手道：「對對對，他的河，是我們的天羅地網，皮兄料事，簡直是諸葛弗如，高明，高明。」

兩個智囊，一吹一唱，侯夢熊一頭一身汗，一肚皮的火，全成了「清涼散」。

等吧，皮包骨說過的，最遲明後天，等「金砂獅王」師徒一到，管那姓徐的安排了一些什麼，來他個「狂風橫掃秋樹葉」，「滾沸的開水澆那老鼠洞」——連窩爛！

既然還要等上一或兩天，放着這多高明人手不能利用，似乎有些不夠高明，於是侯夢熊想起了丁燈。

× × ×

三更！

微風起，漸狂。

浮雲三五，漸濃。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三更！

眼兒媚，火熱。

酒過百盞，燈殘。

色不迷人人自迷，醉酒，人醉心不醉。

丁燈只穿着一件絲縷。

一件已經太多，熱從絲縷裏面陣陣襲人。

「好香！」印星嗅着：「眞香！」

丁燈添酒，酒滿一百零一盞。

丁燈靠近，近到幾乎已貼到印星的懷裏。

丁燈扯了扯絲縷，不是扯鬆，而是裏緊。

因此，從絲縷中透出來的體香，是一絲絲，一絲絲。

一絲絲香過無窮盡，過來人，識趣人方能神會。

「好香，眞香。」印星又乾了一百零一盞酒：「這酒眞香，眞香！」

是酒香，不是人香。

丁燈幾乎要給印星個「滿天星斗」的大掌巴。

她當然沒有眞的打下去，生怕一巴掌把這業已醉的分不出什麼最香來的醉貓，給打成睡貓。

醉貓至少有還能活動的可能。

睡貓就沒有半點情趣了。

丁燈一旋起來，族飛進了她的臥房。

又一旋出來，像雲裳仙子舞，又坐到印星懷中。

印星早已斟上一百零兩盞酒。

丁燈半搶半湊的抓住玉盞的一小半，那玲瓏的，帶着「夾竹桃」紅的小指，是指尖兒無意的伸到了盞中。

印星正瞇着眼，唱着——

我有一匹小驢，整天我也不騎，今天我高了興……

一滿盞酒，堵住了印星下面的唱句。

印星咕嚕一聲，喝下肚去，又唱——

騎牠趕集，我騎牠不走，牠走我不騎

……

丁燈堵上了耳朵。

印星哈哈地笑了，道：「小時候，我天天唱，只要我一唱，包管要什麼奶娘就很快的拿什麼給我……」

「頂管用的嘛？」丁燈半掩着口說。

「當然，我偷聽奶娘和老長工老田說，天下沒人能吃的消我唱，高聲唱，像是踩了雌貓的尾巴！」

丁燈笑的成了扭蔴花兒。

不知在什麼地方，似乎有人捂嘴捂慢了，傳來小半聲噗……

適巧丁燈的笑聲，尙星的笑聲震耳，所以沒有誰聽到那小半聲「噗……」

「丁燈，妳剛才在酒裏面，放的不是毒藥呀？」

醉話，印星說醉話。

「你既然知道了，怎麼還喝？」

氣話，丁燈說氣話。

印星道：「我要不喝下去，又怎麼知道它不是毒藥？」

這句話說什麼都不像醉話，卻比任何醉話的酒意都濃。

丁燈哼了一聲，低低的說：「你這呆瓜！」

「喂！丁燈呀，到底是什麼藥嘛，也不像春藥……」

「叭！」丁燈眞的甩了印星一個大嘴巴。

「放你狗臭混蛋屁，你把我當作什麼人啦，酒裏給你放春藥？」

「咦，有意思，妳這藥有意思，喝在我肚子裏的那百來杯酒，像是突然淡了，淡的成了水。」挨了一巴掌的印星，眞在說醉話了。

「那是『天解愁』散，功用專門散酒的！」

「哎喲！丁燈，妳可害苦了我啦，一百零兩盞酒，放在我的肚子裏，和裝在罈子裏沒什麼分別，可是一百零兩盞水，我的媽呀，天王老子也沒那麼大的肚子來裝呀！」

丁燈一楞，這話像是頗有道理。

「不好，快！快！快呀……」

「快什麼呢？你倒是說明點呀？」

「哎喲！快告訴我，毛坑在那裏，水……水……水流出來……」

印星一把推開丁燈，三大步奔向了丁燈的臥房。

丁燈急了，追着：「死人，那是臥房，我的臥……」

「別進來！」印星已近乎吼。

丁燈被吼醒了，眞沒敢進去。

她緊閉上兩顆星星，直唸佛，千佛萬佛，保祐那「水貓」放水別在象牙床的紅綾被上。

嘩隆，推開窗！

嘩……

丁燈氣得直咬牙，直抖。

抖着，咬着牙，聽着，怪事——

開窗就是窗台下，三尺半高，這大水，總該有濺飛的響聲，但是竟然沒有。

「哎喲我的媽，三更半夜的，你可是什麼地方不好墩，幹什麼偏偏墩到這窗戶下面？」

丁燈心神猛震，難怪沒有濺水聲，原來自天上來的「黃河」，全照顧了窗下的夜行人。

夜行人着實忍不住了，破口大罵道：「我把你這個該天雷劈的，狗娘養的畜牲，打！」

一聲打，印星提着褲子猛竄出來。

他剛束好褲帶，門、窗俱碎，進來了四個夜行人。

正對印星面的，是個老道，一張臉，詭詐奸險。

丁燈不含乎，一緊絲縷帶兒，一聲冷笑道：「說吧，唸倒頭經的狗雜毛，想幹什麼？」

一個黑漢子，正面對丁燈，一身，像落湯鷄。

黑漢子嘿嘿着，道：「妳叫丁燈？」

「廢話，快說來意。」

「行！」一個馬臉有疤的老頭兒道：「有人再三的說，妳這盞燈，能熱的爺們流饞，爺們不信，這下來試試眞假！」

只有一個人沒開口，也沒動，印星特

別注意他。

他，才三尺半高，白鬍子可幾乎拖到膝頭，紅紅的臉，濃濃的眉，一雙眼，碧綠泛着陰森的光芒。

印星心中一凜，有了數。

丁燈倏忽飛起，絲縷散若羅蓋，因此玉腿、紅褲小蠻靴，全出現大家眼前。

丁燈首先撲擊的，正是那個馬臉有疤的老兒。

這老兒話髒，這老兒嘴臭。

沒有三分三，怎敢上梁山，這老兒足有六分六。

滇、貴、川、康一帶，不知道「蜈蚣老兒」馬臉長的不多。

所以今夜來的四個人，「馬臉長」除了不喜歡惹那三尺半外，連「狗道士」全沒放在心上。

丁燈才見過多大世面，竟首先找上了馬臉長。

尤其是丁燈手無寸鐵，身子躍起半空，只有右足暴登，小蠻靴直點馬臉長的頭腦門。

這正合馬臉長的意，所以他在丁燈撲來時，揚聲道：「物各有主，這是天意，狗道，狂豹，還不趕快結果了那後生等什麼？」

他喝叫時，丁燈的右足巳登下，左脚曲如仙鶴。

狗道，狂豹要動，三尺半沒開口，只是搖搖頭。

三尺半搖了頭，狗道後退，狂豹斜閃，全躲向一邊。

這時，馬臉長的頭頂，臨丁燈的蹬下來的右脚，還有五寸。

馬臉長一聲冷笑，右臂倏忽長了五寸，眞像蜈蚣伸頸，要長就長了五寸，正好擋住丁燈的右脚小蠻靴。

手掌托着靴底兒，嘿嘿淫笑。

三尺半開了口，道：「完了，完了，蜈蚣斷足！」

果然，馬臉長突然一聲慘號，翻滾出去，一條右臂撈握住丁燈小蠻靴的五指，斷的一指不剩！

馬臉長止血，狠而恨的掃了丁燈一眼，却對三尺半道：「你既然看出來了，爲什麼不早說？」

三尺半冷冷地說道：「物各有主，這是天意！」

「三寸釘，我馬臉長和你的賬，總會有算清的一天！」

馬臉長撲向丁燈，是要報斷指恨。

三尺半沒動，人却正阻住馬臉長。

馬臉長收步，怒目而視。

三尺半道：「老子從不欠喘口氣那麼久的賬，所以，現在就結賬結清！」

「你當我怕你這個三寸釘！」

咚！正正三寸釘，正釘到馬臉長的雙目當中！

所以馬臉長不怕三寸釘，因爲三寸釘今後再也奈何不了他啦！

狗道臉色更白了，道：「這不太好吧，回去可怎麼說法？」

三尺半道：「我說，你閉口！」

狗道眞聽話，果然閉上口。

三尺半橫目掃過印星，突然道：「這裏的事，也有老布衣的份？」

這話別說狗道，狂豹不懂，丁燈也不懂。

印星居然懂，道：「我有份。」

三尺半道：「你多高？」

印星道：「兩條褲腿那麼高。」

三尺半嘆口氣道：「那你不夠格，我走了，帶句話，十天，十天後我要『野火』家的地，布衣有份，我就和他分，別人遠點！」

一陣風，三尺半，狗道，狂豹這幾個人全走了。

最妙的是連馬臉長的屍首也帶走了。

丁燈星星掃向印星站處，臉變了，原來這陣風也帶走了印星。

× × ×

徐家胥堅不承認，他就是冒充過秋家藥店伙計的人。

所以印星也沒有再表示什麼。

印星只是覺得有件事十分奇怪，並且在深覺奇怪無法解釋下，對自己的行動，加了不祗一倍的警惕。

那就是徐家胥對他，特別的好，好到十分特別。

印星曾經很仔細的想過多次，徐家胥對自己都是有些什麼地方特別好，結果才使印星深深不安，根本上竟然是找不出半點蛛絲馬跡來的。

這也就是說，印星只能心領神會的知道，十分明確的知道，徐家胥作的事，是等於爲他而作的，近乎就等於他自己作的，甚至有些是他始終想不出方法，怎生才能作的圓滿的事，而徐家胥輕易的巳經作好了。

作這些事，印星也曾再三的推敲過，除了對自己以外，包括作這些事的徐家胥在內，都沒有半絲一丁點兒好處。

譬如說田武的這件事，印星爲難足足半年，想不出一點辦法能作到盡善盡美。

印星必須田老爹的帮助，田老爹也早有承諾，義無反顧，可是田武一家四口，在龍潭虎穴裏面，而田武又似乎作人處世和他爹不同，要想作到使自己沒有懊悔，作到使田老爹沒有傷懷，作到使田家父子三代團聚而不碍於自己的目的，簡直可以說是比登天還難。

誰知人家徐家胥作來，却像探囊取物，只不過拜訪了一次鍾守備，只不過在鍾守備面前，說了幾句古人早巳說的老掉大牙的話，結果田武一家半根毛髮不缺的，歡歡喜喜的和田老爹團聚一堂。

這件事，印星橫裏打比，豎裏推論，證明和徐家胥沒有任何好處，而對自己來說，一塊心病不藥而癒！

再說到百七十畝田家土地上立樁的事，印星動過頭腦，但是不論用什麼辦法都難保密。

徐家胥作了，作的並非神不知鬼不覺，作的是神驚鬼打顫，僅僅是初鼓到二更，才兩個時辰，樁牆就立好了。

神驚鬼胆寒，在近三百成工的來來去去，居然沒人發覺，居然能保住從頭到尾的機密，這份機靈，這份安排，印星心頭雪亮，生平心服口服的人中，添了一位有這個能力，那是自己的「好姊」徐怡怡。

可是好姊正在待嫁，自己在蒙老布衣指點過眞正身世，並接受老布衣的三月嚴

訓，來到野馬坡鎭時，聽老布衣笑着自語說：這下子有鬼丫頭找的了，這是天作地作我老頭子作成的一對兒，門起耍子可有的瞧了。

那意思印星聽的懂，徐門嬌客樂笑天，跑了，好姊在找，既是這樣，此間事當然不是好姊策劃，何况徐家胥雖也姓徐，眞假不知，再說反正絕對不是好姊，既非好姊，竟能有這般種種玄妙恰到好處的安排，印星明白自己決非對手。

而最使印星驚心動魄的是，現在的談話。

現在，是田老爹的大屋中的一角。

人不少，田老爹一家，秋水，丁燈。

開口的不多，徐家胥一個人。

徐家胥叫印星坐在他的對面，未語先笑，笑的印星臉上沒了笑容。

徐家胥道：「印老弟，天下事就這麼恨人，我本來是打算，在這裏創番事業的，沒料到想什麼全弄好了，我却又非走不可啦……」

抓住空，印星試探着說：「徐兄要去那裏？」

「別提，不瞞老弟，我躲我家裏的人，一句話，我有個不說理的前輩，還有個用根帶子想栓緊我脖子的女人，我自由慣了，才跑來此地，眞是的，說別提反而自己嘮叨沒完，尙老弟，一句話，此地我這一切，從現在起，全送給你了！」

印星決不是遇上大事只會張口結舌的人，這次却偏偏就只會張口結舌，怪。

徐家胥更怪，也不容印星想出話來說，巳接着道：「我有個計劃書，巳經交給秋姑娘了，秋姑娘和丁姑娘是你老弟今後的賢內助，按我那計劃作，保證半點心全不用耗費，就會功德圓滿……」

「徐兄且慢，小弟……」

「你不小了，老弟！先別打岔，聽我說完，計劃書裏面，附着一張『讓契』，名字可不是卓老弟你的，名字一共是三個人，秋姑娘一份，丁姑娘一份，田老爹一份……」

田老爹道：「我說徐老弟，我老頭子蹩不住……」

「不行，老爹！您非蹩住不可，除非您不想托我找令郎田文大哥回來，否則，就非和約定好的一樣，只有我說您老聽的份！」

田老爹能奈何，閉上了口。

徐家胥又說道：「印老弟可別多心，怪我沒有分給你，因爲你不能要，永遠也不能要，除非有一天，赦旨降下，你才能具名出面，再說，秋姑娘，丁姑娘，連人都是你老弟的了，幹什麼在東西上還分彼此……」

「我要說話，否則我起身就走！」印星使出殺手鐧！

「你走不了，不信試試，我說你連起座也辦不到！」

印星可不信邪，一用力，那裏還有氣力，別說起座，要動，全動不了啦！

徐家胥哈哈兩聲道：「什麼人玩什麼鳥，武大郎只會調弄夜貓子，老弟，誰叫你碰上我的，認輸啦吧。」

印星雖不能動，却能開口，沉聲道：「徐兄，就算你有十萬好心，如此對我印星，我是半點都不接受，不信你看，除非你硬叫我坐一輩子！」

「這我可不敢，不用說別人，兩位姑娘也不會饒我。」

「哼！」印星下定決心，不再理會。

徐家胥神色立卽一正，說道：「印星！你仔細聽着，別老向自己臉上貼金，我本來就沒送你什麼，你當然沒資格接受，不用說半點，一絲絲也不行，但是此地種種都是爲二十年前屈死的忠魂安排的，你只要能作不孝子，只要能放棄血仇，我走了以後，你也可以拔腿就走，若是自認辦不到，你就要乖乖地聽下去，仔細的聽下去！」

印星臉上那股子心不服意不服的勁兒，消失了。

徐家胥話聲也和氣了，道：「印老弟，秋姑娘和你，是早有前約，你當然沒有說話，丁姑娘是我作的媒，秋姑娘點過頭，所以只有你了，說句話，願是不願？」

「我大仇未報……」

「你這一套少來，沒人叫你今夜成婚，我問你的是你願不願，你也只回聲願或不願！」

印星眞說不出口來，丁燈星星裏巳有了露珠。

徐家胥一揚右手掌，掌心正對印星的臉。

印星臉上神色有了奇特的變化，笑了，道：「願。」

徐家胥也笑了，道：「眞是徐家的人的骨頭，硬的連個彎全不會打！」

印星還在笑，無心中一挪腿，妙也，能夠動了。

剛要動，徐家胥巳又開了口道：「再忍會兒，我知道你現在多少明白了些事，你何必還問呢，記住，一切必須按計劃書作，目下你最好少硬碰侯老馬場的那些牛鬼蛇神，昨夜你沾光，三尺半放過你一馬，那老兒扎手得很，難纏得緊……」

「你怕？」印星詭笑着問。

「你小子找打！」眞打，一掌敲在印星頭上。

印星沒惱，直笑。

徐家胥搖着頭道：「這股子邪纏勁兒，也只有徐家人有。」

印星道：「別忘了你的姓。」

徐家胥沒理會他，道：「有不開眼的朋友要到，你小子別露相，正好我要走，順便的事，咱們再會。」

印星出手好快，猛地一把抓去。

抓個空，大屋裏早巳沒了徐家胥的影子。

秋水，丁燈都想張口問什麼，印星却道：「不能說，現在咱們樂得舒服的安睡，一覺天亮！」

田武不必吩咐，伸手滅了那盞吊燈！

× × ×

一覺天亮！

一吊天亮！

睡覺的是侯夢熊。

高吊着的是狗道！

狗道被自已的道袍後領兒，鈎吊在侯老馬場正中那高有六丈的旗杆上。狗道一身頂呱呱的內外功夫，六丈高本不算什麼，平心說，他容易脫了鈎縱下來。

但是他並沒有，心甘情願的從三更半夜吊到大天亮！

救他下來的是三尺半。

所以三尺半才臉發白，他原本是紅臉的。

狗道在發狠，破口大罵，發誓要找那個吊他的人，非把那個人剝皮抽筋不可。

三尺半是看不過抑或是眞關心狗道，沒人知道，不過三尺半却低低的對狗道說道：「老道，我勸你向侯老大告辭，早些動身回崆峒的好。」

狗道雖說已經羞惱怒火從脚心底到了頭毛梢，對三尺半他總會忍住怒火再說話：「爲什麼前輩？」

三尺半道：「你聽沒聽說過『三十六輪迴指』？」

狗道心寒，點頭就像鷄啄米！

三尺半道：「回去吧，走快些，也許能到家！」

狗道連第二句話全沒說，走了，龍捲風也沒有那麼快。

三尺半雪白的長眉，鎖成了堆，揹着手回到侯夢熊專給他準備的一明兩暗小落院。

侯夢熊悄沒聲的隨後來到，走進了堂屋。

三尺半上坐，侯夢熊居然侍立着。

三尺半掃了侯夢熊一眼，道：「你可眞是我的好師侄，什麼地方能埋我老頭子這把老骨頭，你就往什麼地方埋我！」

有意思，三尺半居然會是侯夢熊的師叔，是新聞。

侯夢熊臉上已沒了人顏色，他這位師叔的脾氣，他太清楚，翻了臉，就許在侯夢熊臉上抓五個血窟窿！

還好，三尺半接着長嘆一聲道：「別往心裏去，我是說氣話，我心煩！」

「是……是，你老人家還有什麼嚴訓的？」

「我知道你想問什麼，狗道活不了啦，昨夜在田老兒那裏，生擒他的人，居然會是『喜怒』樂笑天！」

「師叔，弟子在野馬坡一忍二十多年，着實和江湖隔離的太久，這『喜怒』樂笑天又是什麼人？」

「一個行其所當行，不計他人好惡，但很少手沾血腥的無敵高手！」

「可是他殺了狗道！」

不錯，狗道現在還活着，但是已經等於是個死人了。

「聽說過『黑心船』獨孤一派吧？」

「這個弟子知道。」

「知道就好，獨孤滅門，就是樂笑天所成全，他殺他當殺的，狗道九兄弟，個個身犯淫戒，個個又是姦後滅口，有取死之道！」

「他又何必留狗道活着回去呢？」

「這就是他厲害的地方，狗道九兄弟必然怒而復仇，齊下崆峒，他只要以逸待勞，等在此地，就可以替天行道斬草除根了！」

侯夢熊打了個冷戰，因爲他比狗道九兄弟還該殺！

三尺半又橫掃了侯夢熊一眼，長嘆一聲。

侯夢熊試探的說道：「你老看，金砂獅王師徒，能不能敵得了樂笑天？」

三尺半一聲苦笑道：「現在已經不是能不能敵樂笑天的問題了！」

「師叔這話是說……」

三尺半道：「侯鵬，實對你說，當年別人只知道下手『金印』一家，是宮廷高手幹的，並不知道通風報訊的是你，帶隊下手的是你師父，而你更不知道，策劃一切刀搏『金印』家主的是我……」

「原來那夜師叔也來了！」

「別插口，不久前，皮包骨請我來，我並沒有想到別的，我所以來，坦白說，是爲了當年一段未了疑案，如今我似乎已有了足證，疑案中的物件，的確是藏在這野馬坡鎭上！」

「師叔，皮包骨推測，那是前皇留下的一箱珍寶。」

「也許只有珍寶，不過，天下任何珍寶，都比不得那件東西，那眞的是件千古無價的東西！」

侯夢熊道：「師叔能告訴弟子，究竟是件什麼東西？」

「不到時候，說了徒亂人心，總之那件東西非弄到手不可，恨人的是，印星來歷已夠我煩心，再加上個樂笑天，越發大意不得，所以侯鵬，今後提調人手和種種安排，你必須要聽我令諭行事，否則別怪師叔無法顧念師門恩情淵源，要以規法處置！」

侯夢熊只有答應的份，連個屁全不敢放！

三尺半又道：「你我的關係，現在仍然要保守秘密，決不能讓第三者知道，尤其是當着金砂獅王師徒，千萬露不得半絲口風，這樣也許我能巧使驅虎吞狼的妙計，說不定會收意想不到的功效。」

侯夢熊不能不佩服薑還是老的辣。

「回去吧，白天多調息，這些日子說不定每個夜晚都有意外變化，你別太相信皮包骨，那僅僅是個小人，反之呂子達要多對他留心，這人不像個誇言自大的人物，最要緊的，別小看大灶上燒飯的老廚子『商跛子』，連我都沒能看出他究竟是個什麼人物來，別說是你，好了，我沒什麼再囑咐你的啦。」

侯夢熊應着聲告退，往內宅走，臉上陰冷的獰笑沒有停過，可見他早已打定什麼邪毒的主意。

三尺半警告他，別太相信皮包骨，那是小人，小人正像「牆頭草」，西風來了東擺，東風吹過西倒。

侯夢熊偏偏就一步先跨到皮包骨的住處，兩個人緊掩上門，以最低的聲音密談着。

隔牆有耳，眞的有耳，有隻耳朵正緊貼在木柱上。

是呂子達，他住在皮包骨的右隣，不過耳朵貼在木板上，却不知道他弄什麼玄虛。

侯夢熊走了，呂子達也就馬上耳朵離開了木柱，並且把一面銅鏡又掛回他貼耳處稍上些的「歪頭釘」上。

× × ×

野馬坡鎭，僅僅是三面環繞着窮山，一面是黃土羊腸小道的一座窮鄕。

環山近的百里，遠的三百多里。

羊腸小道要轉繞上三十里路，才有水源。

水從萬山冷泉流出，所以水源地方，是十畝大小的一片清溪。

水甜，草肥，土好。

所以前元鼎盛時期，「飛騎上將軍」窩達闊台，在奉旨巡邊，走到此處後，頓時有了一個百年大計。

他故意的停留在「打箭爐」山區六個月，等！他等着他的親信，遠自蒙古，酒泉，悄悄押解而來的三百騎雌雄純種的寶馬。

馬到，全部逐放水源頭上，並且用百名力士，引發山崩，堵死了唯一的出入馬道。

前後經五十年，水源頭的無際肥草，原來已聚結了數以萬計的優種寶馬。

窩達闊台更遺書他本支的嫡傳人，附有詳圖，並在圖旁寫有警句，是——

剛遇柔則折，水平於火則火滅，宋民億計，我族千人，宋民爲火，我則乃水，久火炙之，水必枯竭，至曰凡我子孫，速棄榮華，多備水糧，急至打箭爐頭，按圖索之，龍駒無數，跨之返我草原，繁我子孫。

誰說不是，窩達闊台的這一支族人，就因爲有一位深思遠慮的老祖宗，所以在兵敗山倒時，能全支安然逃返蒙古大草原上。

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野馬坡鎭山區的九戶貧苦獵戶，才知道有個十分隱密的地方，有不少野馬存在。

不過，他們找了兩三年，間或能發現兩匹三匹野馬，在朝陽中，夕輝下奔馳，却就是無法捕獲，更不用說找到繁生的地方。

九戶獵人中，祇有「野火」學過武技，他始終深藏不露，以野火的性格來說，這絕對不是涵歛，更不是修養已達到遠慮的境地，而是他痛深惡絕當年學習武技的那段時光，才發誓當作根本不會。

會，絕對不是不會，會的人，當突然遇上緊急到沒有辦法深思必須行動時，不自覺的就施展出來他所會的，野火亦然。

於是野火在好奇而緊隨一匹神駿異常的雪白龍駒，登上，再涉下，又登上……終於到達向無人知的水源頭時，赫然發現了萬千野馬的繁生地方，但他却已迷失了路途，找不到歸去的所在。

他奔波終日，所幸有水，勉強穩下心來，找個避風地方幕天蓆地沉沉大睡。

醒來，覓路，依然無望。

就這樣一困七天，野火已變作灰燼，倒在山窪，連爬山的氣力幾乎都沒有了。

他急、恨交加，不顧一切的往前爬，終於昏死過去。

再醒來，竟然是躺在他自己老屋的床上，身旁多了個慈祥而又帶着威嚴的五旬老者。

命是老者救的，老者一家七口，爲避不喜歡而偏偏臨頭的榮華富貴，遠離故鄉，來這邊遠的地方，趕的巧救了瀕死的野火。

一夜懇談，賓主絕然不同的身份，絕然不同的胸襟，却成了生死與共的好友。

一盟天地，創建馬場，他們只是選取水源頭上那有些神秘的野馬種子，共三十四馬，經十年生聚，使野馬坡鎭成了名符其實的野馬坡鎭。

不過他們都相戒嚴守水源頭上的秘密，直到那一家又添了個小兒子，直到那一家慘遭不幸，盜到今天野火去日無多，依然互守着互立的誓言，嚴守着那水源頭上的秘密。

× × ×

一輛雙馬板車，堆滿車上的是成人姆指粗細的草繩，草繩全截成三尺一段一段，繩下，是對鈎鐵釘。

這些都是十名能幹工人，用整整一天做好的。趕車的是田武，押車的是胭脂紅馬上的丁燈，烏斑豹馬上的秋水，和玉龍馬上的印星。

他們四人一車，緩緩駛出野馬坡鎭，目的地不詳。

侯夢熊自然立刻就接到這個消息，也立刻悄悄的通知了三尺半。

三尺半出了高招，叫侯夢熊拜訪昨夜剛剛來到的金砂獅王師徒，請他們分出人手在暗地追踪。

金砂獅王，不僅是江湖上的一名頂尖高手，更是如假包換的「滇苗」金砂寨的族長。

他掌握了苗疆出產金砂地域的十之八，所以他又是天下八大巨富之一。

他手下羣苗兩萬七千，在他十大弟子分作千夫長領率訓練下，早已變作一支鋼般的勁旅，弓矢到處，所向無敵。

他久思蠢動，想染指苗疆王位，不過他着實畏懼一個人，鎭守在昆明，人稱「仁義將軍」的沐總兵。

沐總兵早已看出獅王私心，所以一面密奏朝廷，一面恩威兼施，使獅王未敢有所舉動。

金砂獅王曾經很仔細的考慮：舉兵後的得失，知道一朝舉事，姑不論成敗，必須先將退路打好，所以從兩年前，就慢慢的蠶食各苗部，年半之間，他已經在暗中成了苗疆八寨三十六峒的眞正主人。

沐總兵獲有密報，急奏京章，所以朝廷也在不知不覺間，將四方勁旅調圍苗疆，設若一朝亂生，金砂獅王的苗勇勢難討好。

獅王也知道了這一點，恨恨不已。

他不怕山區作戰，苗勇慣於山野戰鬥，但平原兵陣，萬千人作孤注一擲，獅王心裏有數，他限於山區地狹，限於帳下並無兵法名家，一朝平原攻防，烏合難敵官軍，他尤其缺少的，是步兵尅星的騎軍，他急欲成立一支奇兵，是人不知鬼不覺的奇兵，一人一騎，使特殊武器，當平原戰起時，奇兵突出，必可一鼓大破沐總兵號稱「無敵」的「鐵甲騎兵」。

他必須佔據了昆明，這樣才能和明天子進談退兵條件，確保他久已夢想的「雲南王」。

他消息靈通，早已獲知官兵良駒選自何在，所以他以重金，買通了兩個人，來爲他「奇兵」的馬匹，作極秘密的交易。

皮包骨，是他看中的人選，所以皮包骨別看在野馬坡鎭，沒有一室一地，但在「昆明」，却是個已稱富金的名紳，而名字也不是「古寶皮」，而是「古文存」。

雖說僅僅才兩年，皮包骨已從獅王那裏收到了一萬一千五百兩金砂！

皮包骨也眞正是在這兩年內，替獅王作好了兩件大事。

一是官家在這兩年內選購的馬，凡屬野馬坡鎭侯老馬場供應的，看上去都是神駿異常，骨子裏却不耐久馳，這是皮包骨暗中下的手，侯夢熊都蒙在鼓裏。

其二，他挑了一千騎眞正的健駒快馬，置於「特圈」中餵養，日日嚴訓，馬價超過官家多多，並已付淸，他僅僅告訴侯夢熊說，是大同一帶的大客商要的駝背貨隊隨時會來領取，馬場可以省下解送的費用，並且每月實收代養的工料銀子。

侯夢熊只要有錢可賺，根本不問，再說也着實沒有想到裏面另有文章。

皮包骨事皆熟慮，想個萬全方法，使金砂獅王的首徒，「九條腿」烏猛，認識了侯夢熊，進而再由烏猛引見乃師，於是本就心胸作爲臭味相投的一伙，一碰就熟，成了好友。

金砂獅王，這次親率門衆前五名弟子，繞着遠到野馬坡鎭，並不是管閒事來的，而是押解馬匹回去的，這一點皮包骨清楚，侯夢熊不知。

侯老馬場還來了兩位外鄉客，皮包骨給侯夢熊介紹說，大同客人，名鏢師，一個名叫「四手」駱飛，一個是「神爪」侯活。

侯活沾了和侯夢熊五百年前是一家的光，蒙受着秀秀侍伴的活香招待，另一名嬌嬌，早就被皮包骨說通侯夢熊，送給了烏猛。

烏猛不敢自密，稟知獅王，別看金砂獅王雄心不小，偏偏生平不二色，愛他那比「無鹽」還難看十分的老苗婆，愛到無可倫比的地步，所以揮揮手叫烏猛收下。

不過獅王回敬的東西可不薄，金砂一袋，整整二十斤。

侯夢熊量金開顏，像嬌嬌這種女人，獅王的這袋金砂，在蘇揚二州可以買回六個來，還是一個比一個美。

龍配龍，鳳配鳳，忘八之蛋配雜種，半點全錯不了。

天有月老，暗牽紅綫，是人說的。不是現在人說的，是古人說的。

古人比今人，聰明的太多了。

古人知道「人微言輕」的大道理，所以古人在深受血的教訓，獲得了一件事情的眞理後，總是用「神」來留言後世。

古人就怕被後世人不信「冥冥果報」，「男女因緣」的眞理，借「神」來示敎，「月老」，「紅娘」，就是告訴後世人，姻緣莫强求，配屬早有定。

烏猛，道地「雜種」，父是走方郎中的漢客，母是金砂寨夠標緻的苗娘，雜族而交，生這「雜種」。

嬌嬌，秀秀，不像其他青樓苦命的女子，因爲她們都曾有過不止一次的「從良」機會，偏偏認爲有那天生的本錢，幹起來只多些什麼而不少什麼，並且能錦衣玉食眼皮兒供奉，幹什麼嫁個漢子，整天爲開門七件事而煩，所以是道地的「忘八」無恥之女。

烏猛乍得嬌娘，嬌嬌再使出她一身上下解數，把個烏猛制的是服伏在地，他舒坦到了極點時，自是感念皮包骨的重情，暗地裏皮包骨着實得了不少好處。

所以侯夢熊把印星、田武、秋水、丁燈駕車出鎭的事，和皮包骨一商量，皮包骨向獅王請求協助，烏猛就一拍胸口承担下來。

臨行，獅王曾暗中嚴加囑咐烏猛，只可監視追踪，不得擅自惹事生非，獅王意圖未來大舉，警告烏猛，若引出意外麻煩，誤了大事，必按族規受「日射」酷刑。

烏猛嚇的發抖，知師莫若徒，他曾見過獅王殘酷無情的一面，怎敢不懼。

儘管金獅作事不小，儘管烏猛不敢私自妄行，但侯夢熊早已預謀，通過了秀秀，暗地裏那「四手」駱飛、「神爪」侯活，業已和「三靈觀」的仇眞，及馬場早就隱伏的江湖好手「斬魂」段剛，四騎快馬先站追下。

這是皮包骨的妙計，也是皮包骨的私心。

皮包骨給侯夢熊出的這些主意，包括了借他結交的兩名巨盜，侯活和駱飛名義，實則售馬獅王供作叛亂之用，不論那件，在東窗事發後，都夠叫侯夢熊惹上滅族大罪的。當然皮包骨是有心，侯夢然被蒙在鼓中。

烏猛和他五師弟「飛腿」額洛去的，額洛有個別人不及的絕技，善於追踪，別說這種地方，像苗疆窮山惡水池沼鬼林，都休想瞞過他去，這也是烏猛帶領額洛的道理。

印星的雙馬車，早走了頓飯光景。

侯活他們走的雖然晚着一步，因爲是久行江湖的巨盜，自有一套法門，所以追的很快，最多再有十里路，就會追個頭尾相見。

烏猛走的最晚，第一馬好，第二額洛身懷特長，於是等於和侯活他們不分先後而到。

出野馬鎭，十八里外，就步步艱困，二十五里外，只有羊腸小道，雙馬車絕難通行。

奇怪的是，當烏猛、額洛、駱飛、仇眞、段剛會合，也恰是離鎭正二十五里的「積石崖」，而前面淸淸楚楚的雙馬車的輪痕蹄跡，在這裏突然斷失了踪影！

烏猛飛身下馬，四面搜察。

額洛也下了馬，把馬栓在一株禿枯巴有多年的丈高樹幹下，喚叫烏猛察看坐騎，他說似乎發現烏猛的馬前蹄有些問題。

遠行追踪敵人，仗恃就是健馬，烏猛一驚，自然的跑到額洛身邊。

額洛以苗語低低說了幾句話，手是指着馬的前蹄。

其實他是告訴烏猛別那麼傻到不知「藏拙」，何不要侯活他們去找踪跡，反正保證絕對不丟要追的人。

烏猛人猛力大，武技奇高，但犯了個頭大腦空的先天病，遇事急進不能靜思。

額洛恰恰相反，他既然善長追踪任何逃亡者，心思和觀察的能力自是高人一等，一個心思細密的人，也自然是多智狡猾的，這一點，叨在師兄的烏猛，當然明白，所以額洛聽入耳中，馬上就知道額洛必有所見。

烏猛更知道，額洛在獅王面前，是紅

人，幾乎就是獅王的軍師，也幾乎獅王對額洛的話言聽計從，烏猛想想獅王臨行所囑，更加不求急進了。

侯活，駱飛等人中，說老實話，是以隱身侯老馬場作普通馴馬師的段剛，經驗和本領都高，也以段剛在這些人當中的身份最低，所以段剛雖早有所見却不說明。

仇眞，江湖中第一流的使毒好手，一柄「銀絲拂」，甚少人敵，他和崆峒九道是脾味最最相投的好友，提起仇眞這名字，怕是武林中江湖上知道的人不多，但若有人一提「覆地翻天五全老道」，只怕不知道的就沒有幾個了。

別看這次仇眞作客老馬場，別看他也是被皮包骨所請來的，只因爲他正好和狗道在一起，所以包括侯夢熊和皮包骨，都還不知道仇眞是什麼人物。

段剛知道，段剛認得他，但他却認不得段剛。

三尺半威名震天下，也陰溝裏翻船，沒認出仇眞就是五全老道，不過三尺半以人比人，總算了解能和狗道作朋友，走在一路上的，絕沒有什麼好東西，才在暗中對仇眞也加了份小心。

仇眞在經過一番仔細搜索後，終於發現可疑地方，指着左方羊腸小徑對大家道：「姓印的小子，是從這條路上走的，這一點貧道敢保證沒有錯，只是有一點深覺不解，他們那輛笨重的雙馬車，又到了什麼地方？」

侯活道：「道長當眞能夠保證，對方走了這條路？」

仇眞道：「我敢保證。」

額洛笑了笑道：「我是相信這位道長沒找錯路。」

駱飛道：「怎見得？」

額洛說了句妙話：「他保證了，那怎會能錯。」

侯活不知道額洛的特能，錯當苗人多半不善謊言，尤重誓語，仇眞說是保證，不怪額洛深信。

不過目下除了姑且相信仇眞的判斷外，實在也沒有其他辦法，但是仇眞提的疑問很對，那樣笨重的一輛雙馬車，斷然不可能平空消失，爲求小心，侯活提議大家先分開來搜一下附近三二十丈地方，也許能發現對方把馬車藏在何處。

段剛不願意再虛耗光陰，在一旁說道：「在下拙見，如果對方眞是走了這條小道，我們追上去就行，也許追上里把路，會發現車輪印子。」

聽了這句話後，竟沒有人再有疑問，紛紛上馬順仇眞所指羊腸小徑追去。

都是夠老的江湖了，剛才缺的就是沒人提醒他們，段剛的話，可以說是時候也恰到好處，使他們恍然悟及雙馬車是怎樣的突失輪跡的。

對方恰正四個人，又正好有五匹馬，五匹馬和四個人，如果還沒辦法抬動一輛馬車，誰也不信。

自古疑兵之計，也只能矇混一時，所以諸葛先生那「空城退司馬」的事，識者難以相信。

× × ×

亂石堆積，十里黃沙。

乾，熱，悶。

六匹坐騎，全打着「嘟嚕」，「嚼環」兩側的鋼柱環口緊連轡繩地方，全起了雪白的骯髒泡沫。

侯活翻身下了馬，由不得大眼珠子瞪向仇眞。段剛看不過，半慰勸半解釋的道：「侯爺，這怪不了道長，對方着實太過狡猾。」

侯活正一肚子火沒地方出，對仇眞他總還得留三分情面，至於段剛，侯活一個老江湖，早就摸清了內情。

馬塲的一個起碼的馬師夫，就算是得罪了，也沒甚麼大不了的，於是一頭滿肚皮肝火，全發到段剛頭上。

侯活是直瞪着段剛，一陣冷笑，道：「段朋友，餵馬，養馬和伺候馬匹，侯某自量沒你這個馬師夫內行，至於別的事，你最好給我省點氣力，少和剛才一樣胡出鬼主意，讓大伙跟着你跑這半天寃枉腿！不用說別人，烏猛臉色全發了白，有五分忍不下去。

仇眞不能忍受侯活這種一語雙關的諷嘲話，才待頂上兩句，不料段剛竟然一臉歉意的笑着道：「是是，侯爺說的對，在下也只配伺候馬，今後行止，全聽侯爺您的就是。」

伸手不打笑臉人，侯活反而自覺有些不好意思起來。

仇眞沒想到段剛會忍下那口氣，既然段剛都忍了，自己若不能忍，豈不連個馬師夫都不如，於是把將要說出口的話，又嚥回去。

駱飛和侯活，不僅是好朋友，也是一向焦孟不離的搭檔，名義上是大同地方「朝陽」家的名鏢師，骨子裏却作着恰和鏢行相反的買賣，所以駱飛最清楚侯活，必要時，也能吃定侯活。

駱飛强過侯活的，不僅武技，脾氣和待人處世也强的多，所以他接上話道：「我說老侯，這誰也不能怪，仇道長沒指錯路，段師夫更沒說錯，是對手太刁太猾，也可以說是太高明，我知道你爲大局着急，可誰又不急呢，少說兩句沒用的話，牲口都吃不消了，正好我們也停下來歇歇，然後重作商量，反正路就這麼幾條，頂上天，咱們不追了，在出鎭必經路口上等着，還怕姓印的小子會飛上天去！」

大家全下了馬，說歇着只不過遮遮剛才幾乎爆發的不和，這地方十里無個青影兒，不是黃沙就是亂石，頂着大太陽，乾晒！

段剛首先把水袋取下來，他僅僅喝了兩口，却灌餵坐騎七八口。

額洛示意烏猛，照段剛的辦法給馬灌了幾口水。

仇眞亦然。

段剛並且把鞍子摘落，緩緩溜着馬。

侯活冷哼着，自顧自的摘下鞍上水袋喝水，只是用手捧水濕了濕馬嘴和鼻子。

駱飛一樣，這是他們保鏢在外中途上的習慣，可惜他們忘記，鏢站最多五十里，不像現在，現在誰也不敢說下次能什麼時候歇息。

駱飛覺得應該再開始行動了，可是瞧段剛，段剛將鞍下墊毡，高高支在兩塊丈高岩碑中間，人和馬，竟都在陰影裏打盹。

（未完・三）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豹娘子直斥慕容阿歡背叛，帶恨帝的人佔領桃源金殿，阿歡却不理會，帶領天恨幫殺手橫衝直撞，激怒了血花宮的練驚虹加入戰團，經過一場搏殺，慕容阿歡卒被練驚虹殺掉，展獨行看見勢難力敵，不敢再戀戰，帶着十幾個殺手從金殿側邊溜走，將進犯的匪徒都打跑了。這時藏匿在桃源金殿的慕容雪也現身和衆人相見，請衆人跟她走，忽然後面傳來喊殺之聲，慕容雪發出烟霧彈將敵人阻截，讓衆人安全離去，桃源金殿原來佈有桃花陣，由練驚虹率領岳小玉、小惡女找到慕容雪、展獨飛乘扁舟離開，豹娘子和游出海從天門陣出去……

岳小玉傳

中篇俠義奇情　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療傷失機會　羊牯坑求醫

岳小玉怔了怔，忽然嘆道：「要是穆師妹在這裏，大家一起練功那就好了。」

小惡女聽到這裏，忽然眨着眼問：「穆師妹對你很好嗎？」

「當然好極了，」岳小玉得意地笑了笑：「本來，她是我師姊的，但後來却變成了我的師妹。」

小惡女奇怪極了：「怎會這樣的？」

岳小玉道：「本來，她早巳拜師在我義父門下，而我只是最近才成為乾爹的乾兒子的，若按照入門先後的規矩，年紀大的就一定做師兄師姊，年紀細小的，就得做師弟師妹，所以穆盈盈本來是我的師姊，但結果却還是做了我的師妹！」

小惡女「噢」一聲，眨眨眼說：「原來是這樣，我明白啦。」不知怎的，她說話的聲音越來越細小了。

岳小玉看了她一眼，心想：「女兒家眞是古古怪怪，莫不是她肚子餓了？」

正當他想得有點出神之際，忽然背後有人輕輕叫喚了一聲：「岳小哥兒！」

岳小玉登時兩眼發直，心中暗叫：「媽啊！這不是水瑩兒的聲音嗎？」

他驚喜得呆了好一陣，才能轉過身子來。

只見背後站着一個白衣少女，不是淸麗絕俗的水瑩兒又是誰？

「瑩兒！眞的是妳！」岳小玉高興得直跳起來，若不是在衆目睽睽之下，他此刻必已上前把小瑩兒整個人抱起。

「妳怎會跑到這裏來的？」岳小玉興奮地問。

水瑩兒沒有開口，却悄悄伸手向布狂風一指。

岳小玉哈哈一笑，道：「這便好極也矣，妳師兄武功高明得要緊，妳以後要多點向他討教討教。」

布狂風乾笑着，悠然的道：「我把瑩兒帶來，的確是要她在這裏好好練習劍法的。」

岳小玉道：「布公子劍術超羣，瑩兒是你的師妹，你當然也會教她七八種高明的劍法。」

「七八種？」布狂風笑說道：「你以為劍法是甚麼東西？是養豬養牛養羊養狗嗎？」

岳小玉笑了笑，說道：「劍法當然不是豬牛羊狗，但多練幾種，也是無傷大雅的。」

布狂風搖搖頭，道：「貪多務得，乃練武者之大忌，與其多練幾種，不如集中精神，來練好一套上佳的劍法。」

岳小玉「哦」了一聲，道：「布公子言之成理，小岳子明白啦。」

布狂風淡淡的說道：「但每人資質有所不同，有人窮一生之力，連一種武功也練不成功，但也有人可以輕描淡寫地就把最難練的武功，在極短促時間之內就練成了。」

岳小玉盯着布狂風的臉，笑道：「布公子想必是屬於後者啦。」

布狂風嘆了口氣，道：「江湖中人，近來把布某的能耐渲染得太出神入化了，其實，在當今武林之內，可以擊敗我的高手，最少也有二三十人。」

練驚虹呵呵一笑，道：「老夫可不包括在內。」

布狂風乾咳一聲，微笑道：「練老先生說笑了。」

練驚虹搖搖頭，正色道：「老夫可不是說笑，若以劍法相比，老夫的確自愧不如，除非是比拚內力、掌功，老夫才有機會稍佔勝算。」

布狂風目光閃動，說道：「環顧當今武林，形勢紛亂之極，你老人家有甚麼打算？」

練驚虹想了想，道：「先在這裏歇上一年半載再說。」

布狂風道：「但我却要走了。」

水瑩兒一怔，道：「師兄，這裏不是個很好的地方嗎？為甚麼却要走了？」

布狂風微微一笑，道：「這裏是眞正的世外桃源，當然一切都是很美滿的，但外面的形勢怎樣，妳又可曾知道？」

水瑩兒的眼睛忽然有點濕潤：「我知道，如今整個中原武林，都正在水深火熱之中，但就憑你一個人的力量，又怎能扭轉乾坤，把邪魔外道的勢力一一消滅？」

「妳眞是個傻丫頭，」布狂風親切地微笑：「妳以為我在江湖上是孤立的？」

「不！我知道你有很多朋友，」水瑩兒怔怔地望着她這個偉大的師兄：「但我也知道，你有更多更可怕的敵人！」

布狂風淡淡道：「一個眞正的戰士，就算敵勢如何廣大，也決不能示弱畏縮，否則，這人就不是一個戰士，而是一個怕死的儒夫？」

水瑩兒靜靜的看着他，目光裏充滿着尊崇敬仰之意：「我巳明白了，但有一件事，我想問問師兄。」

「妳是不是想問，甚麼時候才可以和我一樣，在江湖上做一個眞正的戰士？」布狂風微笑着說。

水瑩兒連連點頭：「是的。」

布狂風道：「這就得看看妳的武功練成怎樣了，人在江湖，可以沒有錢，可以穿最破爛的衣服，但却不能武功太差，當然，有些武林人物武功平凡，但却能事事如意，逢凶化吉，那全然是因為運氣十足所致，但我輩中人既以誅奸邪、滅妖魔為己任，倘若手底下功夫不倫不類，那麼縱使可以僥倖逃過一兩場大難，到頭來還是劫數難逃的，所以，妳要在江湖上行走，別的事情還可以慢慢商議，對於武功一事，萬萬不可以掉以輕心，倘若以為可以蒙混過關，實際上却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布狂風這番說話，雖然是對着水瑩兒說，但却也不啻同時在訓諭岳小玉，要他知道勤練武功，是何等的重要。

但是岳小玉却聽得有點懨懨欲睡的樣子。

他並不是不尊敬布狂風，也不是不聽布狂風的說話，只是覺得這種論調沉悶極了。

「武功重要，小岳子早就知道啦，」岳小玉暗暗嘆了口氣，忖道：「打從這一天開始，老子若不勤練武功，就是他媽的裂殼脫尾龜兒子！」

× × ×

布狂風走了。

他把小瑩兒帶到這個恬靜的世外桃源裏，然後就孤身隻影飄然離去。

練驚虹沒有挽留他，也沒有跟隨着他一塊兒走。

岳小玉望着布狂風的背影，一直等到這背影完全消失，才問義父：「布公子是不是有點心事？」

練驚虹微笑，說道：「你怎會看得出來？」

岳小玉說道：「我是從他眼神看出來的。」

練驚虹淡然道：「你認為他有甚麼心

事？」

岳小玉想了想，才道：「他好像正在想念着一個人。」

練驚虹悠然一笑，道：「你認爲他想念着的，是一個怎樣的人？」

岳小玉道：「是……是一個女人。」

練驚虹捋了捋顎下的鬍子，又問：「一個怎樣的女人？」

岳小玉道：「這個女人，一定很了不起，也很漂亮，而且還……」

「爲甚麼不說下去？」

「義父，小玉說不下去了，」岳小玉訕訕一笑，說道：「你代替我說下去好不好？」

練驚虹默然半晌，緩緩道：「我現在唯一想說的只有八個字。」

「這八個字是怎樣的？」岳小玉奇怪地望着練驚虹的臉。

練驚虹揚了揚眉毛，道：「請你馬上開始練功！」

岳小玉當卽楞住，小惡女和水瑩兒却已忍俊不禁，雙雙「噗嗤」一聲地笑了起來……

× × ×

春雨濕了大地，濕了官道，也濕了一輛車廂四四方方的馬車和車伕的臉。

車伕的臉很圓，圓得幾乎不像是一個人的臉，倒像是一個漲卜卜的球兒。

這張臉雖然圓得可以，但一對眼睛却是狹狹長長的。這對眼睛不斷仰首望天，似乎想把雲層望穿，更好像想把太陽從雲堆外找出來似的。

拉動這輛馬車的，是兩匹灰馬。

趕車的人懶洋洋，馬兒也是跑得懶洋洋地，一點也不起勁。

車廂裏忽然鑽出了一張憤怒的臉，這人剛把腦袋鑽出，立時便罵：「老五，你這是幹甚麼的？越跑越慢，簡直就像是蝸牛在牛糞上散步！」

罵人的是常老大，「密底算盤」常掛珠。

這「胖嘟嘟」也似的「老五」，自然就是號稱「鐵杖如山」的鮑正行了。

鮑正行給常老大罵了兩句，登時爲之深深不忿，便道：「越跑越慢的不是俺鮑老五，而是這兩匹像猴子多於像驢子的畜牲！」

「呸！呸你媽的狗屁！」常掛珠怒道：「這兩匹是馬，不是驢子！」

鮑正行嘆了口氣，道：「這兩匹雖然是馬，但却連驢子也不像，只像一對餓壞了的猢猻！」

常掛珠怒道：「在下雨天，灰馬是最好的，你懂不懂？」

鮑正行點頭道：「俺懂！俺懂！但那又有甚麼用了？這裏距離唐門還不知道有多少千里，若倚靠這對灰毛猢猻，只怕一輩子也見不着唐老爺子！」

車廂裏忽然又鑽出了另一顆腦袋。

「你們吵夠了沒有？」那是身材矮小，但却古怪主意多多的「玲瓏妙手」舒一照。

鮑正行立刻把舒一照揪出來，道：「你趕車，俺要進車廂裏歇一歇腳。」

常掛珠瞪着他，冷冷道：「又不是你這兩條胖腿在，歇甚麼鳥腳？」

這三人吵吵鬧鬧的，馬車再也沒有人催趕。

那對灰馬也眞是懶得可以，索性八蹄站立，動也不動。

常掛珠「哼」的一聲，罵道：「果然是餓壞了的猢猻！」

舒一照皺了皺眉，道：「旣然這樣，還是換馬才再趕路好了。」

常掛珠冷冷道：「就算要換，也得先找個有馬的地方才可以換罷？」

舒一照伸手向西北方一指，道：「那邊有座大鎭，鎭長是個養牛的老頭兒。」

常掛珠橫了他一眼，冷笑道：「是不是換一對牛來拉這輛車？」

鮑正行吃吃一笑，道：「牛拉車也有它的好處，最少可以讓咱們的屁股坐得舒服一些。」

常掛珠冷冷道：「但這樣要多久才到得了蜀中唐門？是三十年？還是在三百年後？」

舒一照「唉」一聲，道：「那鎭長雖然是養牛的，但只養了一隻。」

「只有一隻？」常掛珠給他氣得兩眼翻白，「這就更加慢上八九分了，你何不去找個養豬的？」

舒一照道：「鎭長的老婆，就是個養豬的，她養了幾十隻，每一隻都又肥又大的。」

鮑正行「格格」一笑：「你眞的打算用豬來拉車了？」

舒一照道：「當然不是，咱們要找的旣不是牛，更不是豬，而是兩匹好馬。」

常掛珠盯着他：「誰有好馬？」

舒一照說道：「鎭長的兒子就有兩匹好馬，一匹叫做『紫蹄』、另一匹叫『紅尾』。」

常掛珠奇怪地問道：「你怎會這樣清楚的？」

舒一照悠然一笑，道：「因爲這鎭長的兒子，在三年前欠了俺一百両銀子還沒有清還，所以這厮的一擧一動，都瞞不過俺的耳朶。」

鮑正行伸手擦了擦他的耳朶。「桀桀」一笑道：「你的耳朶有多長？照俺看，連一隻剛出世的白兔也比不上。」

舒一照「哼」一聲，說道：「誰說消息靈通的人都有一對長長的耳朶？你不懂就少點開口，別老是像烏鴉似的整天刮刮亂叫。」

常掛珠皺着眉，揮了揮手道：「統統都給俺住嘴！」

他瞪着舒一照，隔了片刻才又再問道：「鎭長的寶貝兒子怎會欠你一百両銀子沒還？」

舒一照吃吃一笑，道：「是他親自向我借的。」

常掛珠道：「借來何用？」

舒一照道：「付帳。」

「付帳？付甚麼帳？」

「天王帳。」

「天王帳？」常掛珠莫名其妙。「酒帳，飯帳、嫖妓帳以至混他娘的帳都聽過，天王帳又是甚麼東西？」

舒一照淡淡一笑，道：「在三年前上元佳節晚上，這公子哥兒跑到賭坊裏賭牌九，他拿了一副地槓，誰知道莊家一張天、

牌一張彎九，於是這副天王便吃了公子哥兒的地槓。」

常掛珠一呆，說道：「這就叫天王帳了？」

舒一照道：「正是。」

常掛珠皺了皺眉，道：「就算地槓輸給天王，那也是稀鬆平常得緊的事，難道他輸了居然會沒銀子付帳嗎？」

舒一照道：「本來是有的，但賭輸之後却沒有了。」

常掛珠說道：「俺越聽越糊涂了，怎麼，忽然間會有，忽然間，又會變成沒有了？」

舒一照道：「因爲這公子哥兒輸了之後，莊家發覺他的銀子是假的！」

「假的銀子？」常掛珠怔住，過了片刻，終於恍然大悟，說道：「是你弄的把戲？」

舒一照悠然一笑，道：「這點雕蟲小技，實在算不了甚麼，那公子哥兒又驚又怒，只好說這一注牌九暫時賒帳，明天再來付清。」

鮑正行道：「他是鎭長的寶貝兒子，賭坊一定答允罷？」

舒一照搖搖頭，道：「偏偏就是不答允，還說要把他綁上公堂治罪！」

鮑正行奇道：「這豈非分明不給面子嗎？」

舒一照道：「那又有甚麼出奇了，你們可知道當時那賭坊的老闆是誰？」

鮑正行盯着他：「總不會是你這個混蛋罷？」

舒一照淡淡的說道：「舒某只是一個不成大器的偷兒，又怎會做了賭坊的老闆呢？」

鮑正行道：「俺也知道一定不是你，但那賭坊老闆畢竟是何方神聖？」

舒一照却忽然不說話了。

常掛珠在他的鼻子上捏了一下：「老四，你怎麼啦？」

舒一照還是不說話。

鮑正行立刻望着常掛珠，道：「是不是你點了他的啞穴？」

常掛珠怒道：「你沒見俺正向他問話嗎？又怎會點了他的啞穴？」

鮑正行奇道：「但他怎麼忽然不說話了？」

常掛珠淡淡的道：「你去問他自己好了。」

鮑正行兩眼一翻，怪聲道：「這豈不是等於問一個啞巴嗎？」

「俺不是啞巴，也沒有給人點了啞穴，」舒一照忽然開口，黯然道：「俺只是感到難過。」

「難過？難過些甚麼？」鮑正行奇怪地注視着舒一照的臉。

常掛珠却仍然在繼續追問：「那個賭坊老闆是誰？」

舒一照又長長的嘆了口氣，良久才說：「是胡老二，胡無法！」

「甚麼？是胡無法？」常掛珠登時直跳了起來，差一點連車篷頂也給他一頭撞穿。

舒一照嘆道：「就是他，他把賭坊買了下來，總共做了三天老闆。」

常掛珠想起了這個已然陣亡的金蘭二弟，不禁也是爲之眼睛濕潤，難過得說不出話來。

鮑正行臉上的神情也是很不好看，但他的嘴巴還是沒有閑上。

他也幽幽的說道：「胡老二就是一個這麼怪異的傢伙，只要興之所至，別說是賭坊老闆，就算是長生店老闆他也會幹一幹的。」

舒一照又嘆息了一聲，道：「他喜歡鬧着玩，更喜歡捉弄那些囂張跋扈不可一世的公子哥兒。」

常掛珠苦笑着道：「所以，他就要你去作弄這鎭長的寶貝兒子？」

舒一照搖搖頭，道：「胡老二買下這賭坊，只是一時高興，可沒有打算作弄鎭長的寶貝兒子。」

常掛珠恍然道：「這麼說，公子哥兒給人換了銀子，只是你自己幹出來的好事了？」

舒一照道：「大概的確如此，但這賭坊若還沒有易主，這公子哥兒怎麼說也不會弄得如此狼狽。」

常掛珠道：「眞是胡鬧！」

舒一照道：「現在俺已痛改前非，決不會再幹這些無聊的事。」

常掛珠說道：「過去的事無聊與否，咱們也不必再提了，你現在有甚麼好的主意？」

舒一照道：「那鎭長的寶貝兒子叫鄒中亭，咱們如今正好討債去也。」

「討債？討回那一百両銀子嗎？」鮑正行問。

舒一照冷冷一笑道：「誰說一百両銀子？」

鮑正行道：「你不是說過那鄒中亭借了你一百両銀子嗎？」

舒一照說道：「但那已是三年前的事了。」

鮑正行冷冷的說道：「三年後又怎樣了？」

舒一照道：「不是一百両，還要加算利息！」

鮑正行道：「合共多少？」

舒一照說道：「三萬九千八百六十二両！」

鮑正行聽得爲之舌頭一伸：「這利息你是怎樣算出來的？」

舒一照冷冷的道：「隨便用口一算便可！」

鮑正行乾笑了一下，道：「你這樣算法就只怕利息太重，連你也給壓得變成肉醬！」

常掛珠却瞪了一他眼，道：「三萬九千多両利息，一點也不算多，咱們這就前往追討可也！」

鮑正行一怔：「但咱們是『江東五傑』呀，倘若眞的這麼幹，豈非變成『江東五盜』了？」

常掛珠乾咳一聲道：「只要盜亦有道，就算偶爾盜他一盜，也是沒有甚麼相干的。」

鮑正行又是一愣，繼而哈哈一笑，道：「還是老大說得對，咱們這就去追討本息可也！」

× × ×

也許因爲曾經歇了一會兒，那兩匹灰

馬再行趕路之際，居然顯得精神奕奕，腳程爽快了不少。

不到半個時辰，馬車已來到了一座鎮甸之中。

鮑正行仍然負責趕車，他忽然回頭，對舒一照道：「這只是一小鎮而已，怎麼說是一座大鎮？」

舒一照「哼」了一聲，道：「這只是鎮南的一個小角落，若要走過整座大鎮，少說也要三幾個月。」

鮑正行冷冷道：「是不是以蝸牛的腳程來計算？」

舒一照道：「不是蝸牛，是烏龜，只有烏龜才有『腳程』三字可言，若是蝸牛，根本連臉也沒有，又怎能說是『腳程』哉？」

「荒謬！」鮑正行說道：「誰說蝸牛沒有腳？沒有腳又怎能一步一步的向前邁進？」

舒一照道：「蝸牛走路，只是憑着硬殼下的那一團軟肉，軟肉一挪動，牠也就向前走動。」

鮑正行道：「那一團軟肉，其實就是蝸牛的腳。」

「軟腳？」

「不錯，若倒轉來說的話，也並無不可。」

倒轉來說？怎樣倒轉來說？」

「軟腳二字倒轉來說，那就是腳軟了。」鮑正行悠然地說。

常掛珠聽得忍無可忍，罵道：「軟腳也好，腳軟也好，咱們現在最重要的是換一對快馬，再這樣消耗時候，沈總調度性命休矣！」他這麼一罵，舒一照和鮑正行才肯住口。

就在這時，迎面有兩騎人馬，徐徐地從長街北方走了過來。

這兩人一個作書生打扮，另一個却是個神氣十足的公子哥兒。

舒一照一見，登時兩眼暴睜，叫道：「來的正好，鄒中亭那混蛋來也！」

他這麼一叫，那邊的公子哥兒登時臉色一變，怒道：「前面胡亂叫喚的是甚麼人？」

舒一照哈哈一笑，從車廂裏跳了出來，向那公子哥兒抱了抱拳，道：「鄒中亭，你還認得舒家大爺嗎？」

鄒中亭眉毛一揚，冷笑道：「估道是誰，原來是你這等不懂進退，不知好歹，不知死活的無賴！」

舒一照又自一笑：「俺是無賴也好，有賴也好，此刻咱們狹路相逢，你欠俺們的銀子，該當清還了罷？」

「胡說！」鄒中亭怒道：「本公子幾時欠你銀子來着？」

「呵呵！眞懂得賴，」舒一照皮笑肉不笑地，說：「你欠俺連本帶利息總共是三萬九千八百六十二兩，今天少還一兩也不可以！」

鄒中亭更怒：「放屁！本公子只是借了一百兩……」語到這裏，倏然住口，接着又對身邊那書生解釋：「其實那並不是借，而是給這騙子騙了才是眞的！」

那書生大概二十八九歲年紀，雖然相貌並無任何突出之處，但却氣度沉穩，與鄒中亭囂張、自以爲了不起的態度絕不相同。

鄒中亭向他說完之後，這書生才「哦」的一聲點了點頭，道：「是借也好，騙也好，區區一百幾十兩，就由在下代爲清還好了。」

鄒中亭大不以爲然，正要反駁，書生已把一錠銀子取出，向舒一照道：「先還二十兩。」

「兩」字出口，那錠二十兩的銀子已徐徐地向舒一照飛了過來。

鮑正行却叫道：「別接，小心銀子上塗上了劇毒。」

他這麼一說，舒一照果然立刻避開，誰知那錠銀子一跌落地上，立刻就爆炸起來。

舒一照雖然已給鮑正行一語驚醒，但却也只是以爲那錠銀子可能會有毒而已，怎樣也想不到那錠銀子居然是一團炸藥。

這爆炸聲雖然不算太響亮，但威力却相當驚人，只聽得「蓬」然一聲，車廂已給炸掉了一截，而舒一照也當場倒下，身上滿是鮮血。

車廂裏還有人。

就在爆炸聲響起之際，車廂裏有兩個人同時冲天般飛起。

這兩人，一個是「翕捲神州」白世儒，另一人則是血花宮碧血樓台總調度沈必理。

沈必理中了唐門劇毒，如今正在昏迷之中，他能夠冲天般飛起，那是因爲白世儒抱着他之故。

鮑正行大怒，鐵杖一蕩，人如出柙猛虎般衝向那個穿白衣的書生。

白衣書生冷冷一笑，道：「鼠輩橫行，眞是可惡可怒！」隨手一揮，十五根透骨釘向鮑正行直射而至。

眼看鮑正行已閃躲不過，忽然一塊長形鐵板檔在他面前，十五根透骨釘立時紛紛落下。

那塊鐵板，其實正是常掛珠的密底算盤。

白衣書生輕叱一聲，倏地從馬鞍上飛躍而起，反手一掌向常掛珠迎面劈下。

掌風陡起，常掛珠已身形一矮，白衣書生這一掌便落了空。

但這白衣書生掌法奇詭，雖然一擊不能中，但却能在這電光火石的刹那間，身子滴溜溜一轉，又再向常掛珠背門直劈過去。

常掛珠生平經歷大小戰陣最少數百，但從來也沒有遇過那樣刁鑽快速的對手。

只聽得「拍」一聲响，常掛珠背上已中了白衣書生一掌，登時臉色變成死灰，蹌蹌踉踉地向前直仆出去。

鄒中亭看得眉飛色舞，興奮地叫道：「二十四少爺好武功！殺得好！殺得妙！最好把這些混蛋全都殺掉了，殺得一個不留……」

白衣書生聽到這裏，忽然住手回頭盯着他的臉：「你說甚麼？」

鄒中亭一怔，隔了半晌才陪着笑臉，道：「我是說，二十四少爺應該重重教訓這些無賴，好讓他們知道，蜀——」

「住嘴！」那白衣書生臉色倏地一寒道：「就算這幾個都是騙子，那也罪不致死，但你却非要我殺人不可，那是甚麼居

心？」

鄒中亭呆了一呆，好一會才能勉强笑道：「殺人的確不好，二十四少爺自己拿主意好了。」

白衣書生臉色一沉：「我現在的主意是不再跟你這種人家交朋友！」

說完，身形一展開，瞬即消失在街角裏。

鮑正行扶着常掛珠，怒聲道：「這龜兒子心狠手辣，事後還說這些風凉話，眞是爛肉瘟神倒路屍，沒你娘鳥與殺他媽的九千九百刀！」

常掛珠這時已臉色稍爲好轉。

他盯着鮑正行，忽然苦笑了一下，問道：「你近來武功進展怎樣？」

鮑正行乾咳一聲，道：「好像還是和從前差不多。」

常掛珠嘿嘿一笑，道：「但你罵人的功夫，却是越來越出神入化，只怕那些老虔婆，潑婦也比不上了。」

鮑正行道：「這傢伙用下三濫手段傷人，難道還要對他客客氣氣？」

常掛珠嘆了口氣，道：「若說別人下三濫，舒老四的手段也好不了多少。」

這時，舒一照已站了起來，鮑正行急問：「你傷得怎樣啦？」

舒一照搖搖頭，道：「不重，只是皮肉損傷。」

鮑正行這才吁了口氣，道：「算你走運！」

常掛珠道：「那些炸藥，本來就是炸不死人的。」

鮑正行道：「如此威力，怎會炸不死人？」

常掛珠道：「那只是虛張聲勢的騙人玩意，否則老四現在還能站起來嗎？」

鮑正行一怔：「這是甚麼意思？」

常掛珠道：「這個甚麼『二十四少爺』武功比咱們都厲害，但却心腸不壞，最少不肯隨便動手殺害無辜者。」

鮑正行哼一聲，從地上拈起一根透骨釘：「這些難道又是騙人的小玩意了？」

話猶未了，臉上忽然現出了怪異的神情。

原來他拈着的那一根透骨釘，居然只是用泥團搓成的。

他用力捏了一下，透骨釘便已完全散裂開來。

鮑正行大奇：「這……這算是甚麼暗器？」

常掛珠苦笑了一下，道：「這個二十四少爺根本就不想傷人，更不想殺人，但他一出手却聲勢奪人，胆子稍爲細小一點的非要給嚇個半死不可！」

鮑正行皺着眉，喃喃道：「這二十四少爺是何方神聖？」

舒一照臉色一沉，道：「問問那個姓鄒的傢伙可也！」

這時，鄒中亭已給白世儒點了穴道，但仍然可以開口說話。

舒一照怒氣冲冲的揪住他的衣襟，喝道：「好小子，你欠老子的銀子，究竟還也不還？」

「還！還！豈敢不還？」鄒中亭苦着臉，道：「但我只借了一百兩銀子……」

「一百兩！哼！」舒一照道：「就算是一百兩也罷，但老子爲了收這筆帳，弄得遍體鱗傷，這又怎麼計算法？」

鄒中亭叫苦連天，只得說道：「這是誤會，閣下海量汪涵，一定不會記掛在心上的。」

舒一照怒道：「你這雜種累得老子皮肉受苦，豈可不了了之？」

白世儒忽然淡淡一笑：「說得好，鄒中亭是個雜種，你却是雜種的老子！」

「呸！呸！呸！」舒一照大叫：「雜種是雜種，老子是老子，兩者之間連一丁點兒干係也沒有！」

常掛珠倏地喝道：「現在是甚麼時候了，還在這裏雜甚麼鳥種老甚麼屁子？」說着，把舒一照推開，兩眼圓睜地瞪着鄒中亭。

鄒中亭給他瞪得汗毛直豎，正想開口說話，常掛珠已在他的鼻子上用力捏了一下：「現在，俺問你每一件事，你都要老老實實回答，否則，嘿嘿……」

鄒中亭忙道：「大俠有問，鄙人一定據實相告，不敢稍有半點隱瞞。」

常掛珠道：「那個甚麼二十四少爺，到底是何方神聖來着？」

鄒中亭乾咳一聲，道：「是蜀中唐門二十四少爺唐飛。」

「唐飛？」常掛珠怔了一怔，「他就是蜀中唐門的二十四少爺？」

鄒中亭點點頭，道：「是的，他的確就是唐門的二十四少爺……」

常掛珠眉頭一皺：「他來到這裏幹甚麼？」

鄒中亭道：「試馬。」

「試馬？試甚麼馬？」

「就是這兩匹……」鄒中亭穴道被點，全身上下不能動彈，只能用目光瞧着身邊兩匹馬作爲示意。

常掛珠也向那兩匹馬瞧了瞧，道：「這就是紫蹄和紅尾？」

鄒中亭大感詫異：「你怎麼知道這兩匹馬兒的名字？」

常掛珠冷笑道：「俺是當世之伯樂，一看就看出這兩匹馬兒不是凡品！」

鄒中亭只得陪笑道：「大俠說的是！說的是！」

常掛珠道：「唐飛願意出多少錢買這兩匹馬？」

鄒中亭一怔，道：「誰說二十四少爺要買這兩匹馬？」

常掛珠道：「若不想買馬，又還試甚麼鳥？」

鄒中亭嘆了口氣，說道：「大俠誤會啦，這兩匹馬兒，本來就是唐二十四少爺的。」

常掛珠一愕，奇怪地望着鄒中亭道：「既是二十四少爺的馬，何以不養在蜀中，居然會養在這等窮鄉僻壤之地？」

舒一照忙道：「誰說這裏是窮鄉僻壤？這鎮上的大財主不知凡幾……」

「閉嘴！」常掛珠叱道：「俺現在要弄清楚的人是唐飛，可不是這鎮上的大財主小財主！」

鄒中亭苦着臉，道：「二十四少爺把這兩匹馬寄養在我家，是因爲準備搬到這鎮上住下來。」

常掛珠更奇：「蜀中唐門的子弟，怎會跑到這兒來居住？」

鄒中亭道：「這就不知道了。」

鮑正行嘆了口氣，道：「管他二十四少爺喜歡住在甚麼地方，總之，咱們把紅尾和紫蹄帶走便是。」

常掛珠冷冷的說道：「帶走這兩匹馬兒又怎樣？難道你沒看見車子已給炸毀了嗎？」

鮑正行皺了皺眉，道：「可以去再買一輛。」

常掛珠道：「但俺現在不想找車子，倒想先去找一個人。」

鮑正行道：「找二十四少爺？」

「嗯，對了，」常掛珠點點頭，道：「沈總調度中的是唐門毒藥，這唐飛既是唐門中人，只要把他抓住，也許很快就能夠得到解藥了。」

「高見！高見！」鮑正行姆指一豎，咧嘴笑笑，道：「常老大不愧是常老大，每隔十年八載，都會想出一個很好的主意來。」

「放屁！」常掛珠罵了一聲。

鮑正行立時又笑道：「屁倒是每天都放七八次的。」

常掛珠給他氣得火惱了，一拳便打在他胖胖的大肚子上。

鮑正行也不閃躲，硬挨了這一拳，接着居然還嘻嘻一笑道：「甘願受罰，大大的不打緊之至。」

常掛珠也不再去理睬他，目光一轉盯在鄒中亭臉上：「唐飛在甚麼地方？咱們找他有事商量。」

鄒中亭苦笑了一下，道：「他是著名的飛少爺，喜歡東飛西走，我怎知道他跑到那兒去了？」

「呵呵，你罵人倒有點本領，眞是一絕！一絕！」常掛珠忽然怪聲怪氣地笑說道。

鄒中亭一楞：「我幾曾罵人來着？」

常掛珠臉色一寒，嘿嘿的笑說道：「你把天下間所有人都當作呆子嗎？剛才你嘛，分明在罵唐二十四少爺是個鷄，是隻狗！」

鄒中亭大吃一驚，駭然道：「我幾時這樣罵過二十四少爺了？」

常掛珠冷冷道：「你剛才是不是說過，飛少爺喜歡東飛西走？」

鄒中亭呆了一呆，說道：「哦，是又怎樣？」

常掛珠道：「這句話分明是從鷄飛狗走這四個字轉變過來的，正是含沙射影，指桑罵槐，你還敢狡辯嗎？」

鄒中亭一聽之下，登時爲之面無人色，扯直着嗓子叫道：「沒這回事，絕對沒有這回事！」

常掛珠冷冷道：「話巳說出了口，這時候才再抵賴，未免是太沒種了，倒不如老老實實跟咱們合作，總之俺答應不把這件事向唐飛說出來便是。」

鄒中亭額上冷汗如醬，道：「要怎樣才算是老老實實？」

常掛珠乾咳一聲，默然半晌才緩緩道：「咱們有點事要找唐二十四少爺相量，你若告訴俺他的下落，俺人頭保證，絕不會把這句話轉送到他耳朶去。」

鄒中亭苦着臉，隔了片刻才說：「二十四少爺也許會在羊牯坑裏作客，但却不一定會在那裏……」

鮑正行掄起了拳頭，喝道：「他媽的，你這種說話模稜兩可，騙得了誰？」

鄒中亭苦着臉，叫道：「正因爲說得模稜兩可，那才是最老實的說話，倘若鄙人一口咬定飛少爺就在羊牯坑中，反而顯得這是騙人的鬼話。」

「他媽的灰孫子臭屁王八還敢嘴刁……」鮑正行聲音更兇，正要一拳揍下去，却給常掛珠伸手攔住。

「算了，這公子哥兒說的話，倒也不無道理。」常掛珠淡淡一笑，盯着鄒中亭道：「那羊牯坑在甚麼地方？」

鄒中亭道：「羊牯坑就是羊牯坑，又會在甚麼地方了？」

常掛珠立刻沉下了臉：「俺是問，從這裏到羊牯坑有多遠，該怎樣走法？」

鄒中亭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常掛珠厲聲道：「你若不知道，又怎曉得說出羊牯坑這個地方來？」

鄒中亭苦笑道：「知道這個地方的名字，可不等於知道它在那裏！」

常掛珠微一沉吟，道：「你不知道，誰知道？」

鄒中亭想了很久，忽然叫道：「對了，有一個人，他一定知道羊牯坑在甚麼地方。」

常掛珠立刻追問：「這人是誰？」

鄒中亭道：「就是『九省棋俠』錢有多。」

「錢有多？」常掛珠登時臉色一變：「你是說那個只會下棋騙人的老騙子？」

鄒中亭一愕，道：「你領敎過他老人家的棋術嗎？」

常掛珠眨了眨眼，道：「俺曾否跟他下過棋，干你鳥事？」

鄒中亭一凜，忙道：「不相干，不相干。」

常掛珠說道：「你知道錢有多在那裏嗎？」

鄒中亭道：「他前兩天到了本鎭，如今大概還在客棧裏。」

「那一家客棧？」

「老悅賓客棧。」

常掛珠在鄒中亭臉上虛劈了一掌：「你不騙俺？」

鄒中亭忙道：「鄙人就算吃了豹胆熊心，也不敢撒謊。」

常掛珠冷冷的道：「看你也沒這個胆量！」

鮑正行道：「咱們眞的要去找錢有多，然後再到羊牯坑，跟着看看是否找得到唐飛？」

常掛珠點點頭，道：「正是這樣。」

鮑正行皺着臉，說道：「如此轉來轉去，能否找得着唐飛巳是大有疑問，就算眞的可以找到這位飛少爺，也未必能夠取到解藥，唉，這種笨人笨事，還是不幹爲妙。」

常掛珠冷冷一笑：「你不喜歡就別幹，俺巳決定如此，總之，咱們非要找到唐飛不可！」

鮑正行無奈，只得跟着常掛珠前往老悅賓客棧。

× × ×

老悅賓客棧，是一間古老得發霉的客棧。

它古老的程度，簡直就像是隨時都會坍塌下來一樣。

這客棧的老掌櫃，也和這客棧一樣，——古老而頹敗，看來全無半點生氣。

常掛珠在櫃枱面前站了半天，這老掌櫃才懶洋洋的抬起臉，兩眼半開半闔地說：「這位客倌，想要房子麼？」

常掛珠在櫃枱上輕輕敲了幾下，才說道：「俺不是要房子，只是想找一個老頭兒。」

「老頭兒？」老掌櫃乾咳兩聲，道：「我也是個老頭兒啦……」

常掛珠搖了搖頭，截然道：「俺要找的老頭兒可不是你這個，而是他媽的錢有多。」

老掌櫃一愣，道：「你要找他媽的還是找錢有多？」

常掛珠道：「當然是錢有多！」

老掌櫃立刻揮了揮手，道：「不必找了，他不在這兒啦。」

「不在這兒又在哪兒？」常掛珠臉色一變。「是不是去了羊牯坑？」

「羊牯坑？」老掌櫃呆住，道：「羊牯坑是個甚麼東西？是個羊牯？還是個深坑？」

常掛珠怒道：「他媽的，你不懂就少問。」

老掌櫃給他忽然粗聲罵了兩句，不禁吃了一驚，再也不敢答腔。

就在這時，一個灰衣青年，從外面匆匆走了進來，道：「掌櫃的，我想找一個人。」

老掌櫃打量了他一眼，半晌才道：「這位哥兒又要找誰？」

「錢有多。」灰衣青年人說：「他住在那一間房子？」

老掌櫃呆了一呆，道：「你也是找錢有多的？」

灰衣青年一怔，看了常掛珠一眼，才道：「尊駕莫非也在找我大哥？」

常掛珠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他一遍：「你大哥？你也姓錢嗎？」

「不，我姓方，叫方孟海，」灰衣青年說：「錢大哥是我的結拜兄長。」

常掛珠眉頭一皺，道：「錢有多最少比你年長幾十歲，怎麼居然和你稱兄道弟起來？」

方孟海冷冷道：「這大概是緣份所致罷。」

常掛珠道：「錢有多不錯曾經在這裏，但如今却巳去如黃鶴，不知去向。」

方孟海一愣，問老掌櫃：「他眞的走了？」

老掌櫃道：「走了就是走了，老漢騙你們作甚？」

方孟海頓足道：「這可苦也，唉，眞是……眞是急煞人也！」

鮑正行走了過來，盯着方孟海笑道：「這客棧準有茅厠，若急得厲害不妨進去解決了然後才慢慢再說。」

方孟海乾咳一聲：「小弟沒有甚麼好說了，茅厠留待尊駕慢慢享用，咱們後會有期……」說着，掉頭便走。

就在這時，一個農村打扮的女子直衝進來，一開口便大聲叫道：「找到錢老兒沒有？」

「還沒找着……」方孟海應了一聲。

「他奶奶——」這女子大不耐煩，但才叫出了這三個字，立刻就當場呆住了。

她呆住，是因爲看見了兩個人——常掛珠和鮑正行。

常掛珠和鮑正行看見了這個女子，也是同樣呆了半天，才異口齊聲地叫道：「是妳？」

「常老大、鮑老五，哈哈！不是老娘又還是誰？」這女子倏地發出了一聲興奮的呼叫：「老娘找得你們好苦也！」

老娘！

一個才只有二十幾歲，而且還是雲英未嫁之身的女子居然自稱「老娘」！

這「老娘」不是呂足金又還會是誰？

「江東老娘」呂足金來了。

× × ×

「江東五傑」在江湖上相當出名。

這幾個盜不盜、俠不俠的漢子之所以會出名，絕不是因爲他們的武功，更不是因爲他們有甚麼特殊的地位或者是過人的權勢，而是因爲這幾個人勇在一個「闖」字。

闖蕩江湖，實際上也可以說成是闖禍江湖。

「江東五傑」在還沒有出道江湖之前，就巳經常在家裏闖禍，街上闖禍。

五人結拜之後，大家聯袂一起闖禍的機會就更多了。

不但多，而且所闖的禍還越闖越大。

但「江東老娘」呂足金比這五個人加起來還更出名。

她父親在江東一帶，是開設客棧的，而且分號有十幾家之多。

五年前，呂足金的父親死了，除了留下這十幾家客棧之外，還留給了女兒一柄刀。

那是一柄金刀，而這金刀的名字，就叫「足金金刀」。

足金金刀並不太鋒利，但却沉重之極，無論是誰的脖子都絕對挨不住她手裏金刀的一擊。

但她在江湖上出名，絕不是因爲她有這一柄足金金刀，而是因爲她實在是一個很特別的女人。

特別的人，總是最容易闖禍的。

她比「江東五傑」更常闖禍，所以，她也比「江東五傑」更加出名。

就在這時候，白世儒來了。

在他面前，有沈必理，還有舒一照。

他和舒一照在鎭上找到了一副担架，而沈必理現在就正躺在担架之上，動也不動。

當白世儒看見呂足金之際，臉上的表情顯得訝異極了，就像是忽然間有幾個肉包子從半天掉進她嘴裏一樣。

呂足金却好像根本沒有看見白世儒，只是兩眼直視着担架上的沈必理，忽然叫道：「啊呀！這是甚麼人來着？嚥了氣沒有？」

白世儒倏地叱道：「妳才嚥了氣！」

呂足金立刻「哇」的一聲：「小白，半年不見踪影，一見面就咒罵老娘，這算是幹甚麼的！」

（未完・二十）

奇俠司馬洛故事

金鏢客

馮嘉·文　可飛·圖



愛侶被殺　怒火填膺

阿梅整個軟了下來，再也無法站得穩。李毛用一條手臂托着她，一面吻她，原來一面就在扯着自己身上的衣服，因為，後來，她就覺得他們是肉貼着肉了。

李毛把她的腿分了開來。

「不！」阿梅叫道：「不，不要在這裏，抱我進房裏吧！」

「不，就在這裏！」李毛吃吃笑着：「第二次才到房裏去吧！」

他的進逼，使阿梅再度尖叫，一掙就掙脫了，轉身就逃。李毛嘻嘻笑着追她，她沒法逃回房裏，而是給李毛逼到了客廳的一角落。

「不要！」她嬌呼着：「不要！」

但是無路可逃。李毛把她逼到了牆角，一隻膝蓋已經伸了過來，使她不能把腿子合上。

他的身體挺前去。

「噢……呀……」她這樣嘆息起來。

他的強勁衝刺，使她很快就失守，而且她不能不用脚尖站高一點。

就這樣站在牆角，李毛劇烈地動作着，阿梅也在呻吟着，扭他的背，搥他。直至最後，她大大地抖了一抖。

李毛也可以感覺到，她的分泌物正在如泉湧出，沿着腿子流下來。她緊閉着眼睛，這樣抖了好一陣，然後就全身都軟了下來，挨在他的身上。她夢囈般地說：「不行了，李毛，不行了，我不能站在這裏，我要躺下來了！讓我躺下來！讓我躺下來！」

李毛把她抱了起來，抱進睡房裏，把她在床上放下。她似乎已經精疲力盡，但是一躺下來之後，她却又像一條鯉魚似的一翻身，壓到了他的身上。

「讓我壓着你！」她氣咻咻地說着：「讓我壓着你！」

李毛格格地笑了起來：「為什麼壓着我？這不是女人應該做的事呀！」

「我壓着你，這樣你就逃不掉了，」阿梅說：「這樣你就眞正屬於我了！」

「別傻吧！」李毛說：「一個人，只要心給你抓着，人雖然在一萬哩之外，也還是要回到你的身邊來的！」

他在她的身子下面移動着，接着忽然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毛和司馬洛合力制住凌敏生，把凌敏生綑綁起來，同時，也逼凌敏生道出殺死張小娟的殺手是謝基和郭文，司馬洛和李毛立卽開車離開，而讓凌敏生綁在樹上，動彈不得，司馬洛和李毛打電話找到謝基和郭文假說凌敏生要殺死他們，讓他們盡快設法逃避，謝基和郭文立卽逃走，却落入司馬洛和李毛所設的陷阱，結果是謝基和郭文對警方供出一切，當凌敏生掙脫綑綁回家時，卽被警方逮捕，因為牽涉到謀殺案，所以卽使以凌敏生的財力及地位，也不能保釋他出去……李毛和司馬洛又準備去對付另三個人……

向上挺，阿梅覺得他又進去了。她不禁又呻吟了起來，而且扭動着身子，好像騎師一樣。

這一次，李毛不容易支持下去了。這個姿勢，這個角度，摩擦是緊密得多的。快感好像火箭一樣向上直升，升上了高峯，然後，迸射的一刻就來臨了。他挺得高高的，身子好像成為了一度橋，後腰也離開了床單的表面！快感好像潮水一樣充滿了他，而由身上最感敏的一點逃出去，洪水也似的直衝出去。

他們一齊痙攣着，當他已經精疲力歇時，她仍然跨在那裏，痙攣着，痙攣着。女人眞是幸福的動物，她們通常可以得到多次高潮，每一次高潮的時間，可比男人長得多，而且她們通常都不需要很努力，自有男人在為她出力。

終於，她也軟了下來，伏在他的胸膛上，好像一團棉絮。

「我可以聽到你的心跳！」她幽幽地說：「跳得那麼响！」

李毛閉着眼睛，很想馬上入睡。男人在事後總是想睡的。

而女人在事後，要說的話却特別多！她又在說話了，她說：「這一次糟糕了，我覺得不大妥當！」

「什麼不大妥當？」她這句話，使李毛把眼睛又張了開來。

「我怕——怕我會有了孩子！」阿梅說：「人家說，女人是感覺得到的！感覺特別强烈的那一次就可能是……」

「這有什麼要緊？」李毛微笑：「人是須要生孩子的！」

「你——你是說你不反對？」

「為什麼我要反對？我不是說過，我要娶你的嗎？」

「但…但…還沒有結婚就有孩子？」

「你怕人笑嗎？」李毛沒好氣地：說「這是我們自己的事，何必管人家怎麼想？祇要我們的心是光明正大的！除非你不想要！」

「呀，我是想的！」阿梅說：「我想替你生個孩子！我想！」

「那麼你就生吧！」李毛說。

「但……但我還不能肯定會有，你得再努力！」她的身子又蠕動起來。

「你瘋了！」李毛說：「你以為我是機械人嗎？一按鈕就可以再來嗎？」

「為了我也不能？」她嬌嗔地。

「為了你是能的，」李毛說：「不過也得讓我休息一下！起碼半個鐘頭！」

「那麼我先去洗一個澡！」阿梅說。她從床上下來，把被子和枕頭都放到他的身上。

這是一個玩笑，而李毛也無力抗拒這個玩笑了，他已經精疲力盡，就祇是這樣躺在那裏，讓被枕埋在下面，就像根本沒有這個人存在，而那裏祇有一張被褥凌亂的床似的。他却不知道，這張被褥凌亂的床，就可能救了他一命了。

且說，阿梅走進了浴室裏，細意洗着。由於李毛說要等半個鐘頭，而一面洗，就一面想着那件事。很奇怪，今天，對於那件事，她就像不會滿足似的。不過，一個女人，一個月總會有幾天是這樣的，而她那種特異的感覺也許是對的，每一個月，的確就是在這幾天最容易出事的。

終於，她從浴室裏出來了，沒有穿衣服，甚至沒有抹乾身子，就這樣濕淋淋地跑回房間裏。她在門口停住，看着那張床。李毛仍然埋在那些被枕下面，看不見人，祇有那輕微的起伏，表示他是仍然在那裏的。

「李毛！」她說：「你睡着了嗎？」

「沒有。」一隻枕頭動了一動：「你過來吧！」

「為甚麼我要過來？」阿梅說：「你是男人，你應該過來抱我才對呀！」

「我很累，你還要我浪費氣力嗎？」

「你要知道，你是男人。」阿梅頑皮地說：「你得拿出男人的氣概來！」

那隻枕頭又移動了一點，露出李毛的半邊臉。李毛的眼睛在打量着她的身體。

「怎麼，你過不過來？」阿梅固執地說。她把身子扭動起來，那彈性的乳房在顫着，盤骨在扭動着，在對他進行誘惑。她記得在電影裏，壞女人都是這樣做的，而且也一向都是有效的。

李毛吃吃笑着把被枕推開，坐了起來：「你這把戲，是從那裏學來的！」

他伸起一隻手指招一招說：「別多問，過來吧！」

阿梅的誘惑不動他，他那反應的地方，却反而把她誘動了。她踏步忍不住地向他衝過去，一面罵着：「你這——」

當她踏出了兩步的時候，到了床與窗口之間的地方時，玻璃窗就忽然「嗆啷」一聲被擊碎了，時間正是配得一秒不差，那是命運的安排。

阿梅的右脚剛剛提起來，但是還沒有着地，左脚就離開了地面了，因為她竟整個人離地飛了起來，向床上直仆了過去。

她也不知道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一回事，她祇是覺得，朝窗口的那邊身子給重重地撞了一撞，在一陣麻痺之後，人便跌了過去。她也很可能永遠不會知道發生了甚麼了。

床上的李毛却是知道的。當她一跌到床上，李毛就把她一抱抱住，敏捷地一滾，兩個人都滾到了床的另一邊，落在地上了。

窗子的玻璃又繼續碎掉，被褥上出現了一個又一個的洞，發出「噗噗」的聲音。那是從窗外遠射來的子彈，不過，現在是射不中李毛了。

「發生了……甚麼？」阿梅在李毛的懷中呻吟地說着，然後吐出一口血，就死去了。李毛呆呆地，難以置信地看着她。

她的左邊身子全是血，因為那裏穿了一個大洞。現在阿梅是不會知道發生甚麼了，李毛却知道的。有人在對面瞄準這窗口開槍。射擊的目標當然就是李毛。因為李毛埋在被子下面，射擊的槍手沒有把握，不能不等一等。

當李毛坐起來時，這個開槍的人看到清楚的目標，就有把握了。然而，命不該絕就是命不該絕的，而阿梅的生命，却是註定到此為止了。就在那人一扳槍機的時候，阿梅就衝上前去，趕到了火綫上，擋住了那第一顆子彈。

這一擋已經夠了。第二顆子彈，是再也不能射中李毛了！

當李毛伏在床的另一邊，呆呆地擁着阿梅的屍體時，子彈又接二連三地再射過來，把那張床射得千瘡百孔的，連彈簧也跳了出來，但是，這些子彈都射不中李毛。李毛緊緊地伏在那裏，不會起來讓他們射中的。

「我要殺死他們，阿梅！」李毛喃喃着說：「你聽見嗎，阿梅，我要殺死他們！現在沒有其他方式了！」

阿梅當然是聽不見的，但唯其如此，更表明了李毛的認眞。如果阿梅聽不見，這也許還會祇是說來安慰她的話，但阿梅不需要安慰的時候他還這樣說，那更表明他是認眞的了！

終於，槍彈不再來了。那人如果不是用完了子彈，就是認為他不再可能成功，而放棄了的！這個時候，李毛才慢慢地爬

出來，爬到房間的另一個角落，槍彈威脅不到他們的地方。他把阿梅也拖了過去。

× × ×

「我們必須殺死他們，知道嗎？」李毛玩弄着手中的幾隻金幣，强調地說：「我們必須殺死他們！這是唯一的辦法！」

「你起碼第一百次這樣說了，」司馬洛說道：「我從來也並沒有提出過一次異議！」

「我們必須殺死他們！」李毛遞起了一隻金幣。

「別擲！」司馬洛連忙按着他的手：「你一擲，我們就先死了！」

因為他們現在是在一架飛機上，飛在高空中，飛機的外面空氣稀薄，而飛機的內部，空氣是濃縮高壓的，如果飛機的玻璃給打破了的話，壓縮空氣逃出來，那麼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李毛冷笑：「別以為我是傻子！我會保護着我的生命的！我會很小心地保護着我的生命的。我不會白白死掉！我會留着我的生命來陪他們！」

「這好一點了！」司馬洛說。

空中小姐走過來了，在李毛的面前停下來：「怎麼了，先生，你有點不舒服嗎？」她也看得出，李毛是神色有異了。

「我？」李毛笑了起來，拋動着他手中的那隻金幣：「我有什麼不對？」

「哦，他是有點不舒服，」司馬洛說：「你知道的，天氣轉變關係，忽然來到了熱帶地方總是不習慣的！給他一杯白蘭地，他就沒事了！」

「好，我替你拿來！」空中小姐殷勤地說着，果然去替他拿來了一杯白蘭地。

李毛一口喝了下去，說：「現在是好一點了！」

「還要不要，先生？」那位空中小姐說。

「不要了，」李毛說：「不要了！我們還有多久時間才到達大溪地？」

「還有四個小時，」那位空中小姐說：「你還有時間睡一覺！睡一睡對你有好處的！」

「謝謝你！」李毛說。

空中小姐走開了，司馬洛說：「你還是睡一覺吧！」

李毛緊握着那些金幣，咬牙切齒地：「睡，我怎麼睡得着？」他在座位上移動着位置和姿勢，顯得神經很緊張的。

司馬洛微笑：「有一件事你還沒有學到的，李毛，那就是如何讓自己鬆弛下來，天大事情，也不去管它！」

「那是因為我還有感情！」李毛說道：「我不是像你，已經變成了一塊木頭一樣！」

這是一句相當侮辱的話，但是司馬洛聳聳肩，沒有和他計較。他明白李毛的心情，他就不會怪他了，這才算是朋友嘛！

× × ×

飛機並不像火車，說到就到，可以半分鐘都不差。飛機的飛航是受到天氣，路綫等等多方面的影响的，所以說四個鐘頭後，結果還是差不多六個鐘頭之後才到達了大溪地，而直到飛機着陸了之後，司馬洛才把李毛推醒。

李毛也是言行不一致的。他說不想睡，結果他還是睡着了。司馬洛一揉，他就一驚而醒，眼睛大大張開來，四面望望：「我們在哪裏？」他問。因為外面天已經黑了，他望不到飛機的窗子外面有些什麼景物。

「我們已經到了！」司馬洛說。

李毛有點失望的：「我還預算會看到一早南海的美麗風光呢！原來祇是看到一片黑暗！」

「本來是可看到的，」司馬洛說：「可是飛機遲到了兩個小時，天就黑了！」

「遲到兩個小時，」李毛搖着頭：「好在沒有人接機！不然可等得祖宗三代也給罵垮了呢！」

司馬洛微笑道：「怎麼知道沒有人來接機呢？」

「有人接我們？」李毛驚異地看着他：「誰？」

「也許陸先生已經派了人來接機！」司馬洛還是微笑着。

陸先生就是他們的黑名單上三個人之中的第一個，陸啓明。陸啓明就是躲到了大溪地來的。正如李毛說，他會眞享受，躲也躲到一個渡假勝地來。

「為什麼他要派人來接機？」李毛說：「我們在酒店裏定了房間，如果他知道我們來這裏的話，他一定也知道我們在那間酒店有房間，派人到那間酒店去等我們，做起來不是更簡單了嗎？」

「也許吧！」司馬洛說。

「我仍然認為，首先打長途電話來定酒店房間，這並不是一個好主意。」李毛喃喃着：「這不是等於預告我們什麼時候會到來嗎？」

「如果他知道我們會來，那我們住在哪裏，他也是一定會知道的，倒不如索性給他一個明確的目標，大家攤牌了！」

李毛並沒有做聲。他不像司馬洛那麼活躍，老是在全世界各個地方飛來飛去。像這一類的事情，還是讓司馬洛來做主好些了！

他們下了飛機，通過了海關的檢查，就上了的士。檢查並不嚴，由於這裏是歡迎遊客的，也沒有太多禁止遊客帶進口的違禁品。李毛作為武器的金幣，固然可以順利通過，就是司馬洛所帶着的槍械，也一樣可以通行無阻。當然，司馬洛的槍在行李中也收藏得很巧妙，就是細心一點搜，也一樣搜不出來的。

他們上了機場的的士，的士司機問：「兩位先生有訂酒店嗎？」

「沒有，」司馬洛說：「你可以介紹一間好酒店嗎？」

「當然可以。」司機很高興有一個賺佣金的機會。

「等一等！」李毛推推司馬洛，用的士司機聽不懂的中國話說：「我們不是已經定了沙地酒店嗎？」

「我定的是明天晚上的房間。」司馬洛說：「但是我們今天已經來了！」

「為甚麼不定今天的？」李毛皺着眉頭看着他：「我們也老早打算是今天來的呀！」

司馬洛微笑：「算我弄錯了吧！」

「我們也可以去試一試的。」李毛說：「說不定今天就有房間了呢！」

「為甚麼要到一個有人等着我們的地方呢？」司馬洛得意地微笑着道：「他們以為我們會到那裏去，就讓他們在那裏等好了，我們到別的地方去，那不是更加安全嗎？」

「哦！」李毛現在明白了：「聲東擊西調虎離山！原來你的詭計多端，確是不由人不佩服的！」

「過獎過獎！」司馬洛微笑。

那個皮膚黧黑，看來土頭土腦的土人司機把他們載到了一間不太豪華但是相當舒服的酒店去，司馬洛和李毛知道，這一定可讓司機賺到一筆相當可觀的佣金，而酒店方面，也一樣不會吃虧的，他們把佣金加在房租上而已，吃虧的祇是司馬洛和李毛而已。不過他們也不會計較，他們是為了大事而來，多花一點錢，也不在乎。

在房間裏，李毛躺了下來，玩弄着手中那幾枚金幣，看着司馬洛把行李解開來，一面道：「我們甚麼時候動手呢？」

「當然是即晚了！」司馬洛說：「今晚，他們以為我們還沒有到，所以防備會鬆懈了一些！但是明天，大清早，他們就會開始戒備了！我們最好不要在這裏躭太久，事情一做完了就走吧！」

他一面說着一面把行李解開來，從裏面取出兩副相當名貴，以及構造複雜的攝影機來。但這些攝影機，却顯然不是用以攝影的，因為司馬洛跟着就動手把它們拆開了。

在攝影機裏，司馬洛揀出了幾件零件，那却不像是攝影機的零件。司馬洛把其中幾件拋給李毛，說：「你反正空着，做點工作吧！」

李毛迅速而熟練地把那些零件嵌合在一起，就嵌成了一把手槍。原來他是把槍的零件分開來藏在攝影機裏面的。這樣，如果不是叫一個對槍及攝影器材兩方面都有研究的人來搜，是也搜不出來的。

李毛是一個槍法專家，他當然是熟手的，閉上眼睛，他也可以把一把手槍嵌起來。他扳動槍機，發出「格格」的聲音，一面說：「子彈呢？」

「別那麼急好不好？」司馬洛說，他也正在把另外二把槍嵌合起來，嵌好了之後就拋給李毛說：「檢查清楚！」

當李毛在檢驗着那二把槍嵌合得有沒有毛病的時候，司馬洛則把箱蓋拆開露出夾層來。裏面排列着一排一排，大小口徑的子彈。他把子彈也拋給李毛。

李毛把子彈納進槍膛，得意地吃吃笑起來。他說：「現在，我們可動身了！」

× × ×

他們這個對象陸啓明，是住在一座山上的。在山上有一座現代化的豪華住宅，可以俯瞰下面的優美的熱帶風光，及那醉人的海面。但是，今夜，陸啓明是沒有心情欣賞這許多美麗的風景了。

他正坐在屋子的大客廳裏，指揮着他的手下們，而這個大廳裏，現在有四名手下。兩個白種西方人，兩個菲律賓人，都是槍手。

膚色不同，本質上則沒有甚麼分別，都是以殺人為業的人。他們以不同的姿勢在聽着陸啓明的吩咐。

總之，他們沒有一個是正正經經，好好地坐着的。一個用兩臂交抱在胸前，靠在牆上，另外一個則一隻腳踏在沙發的扶手上，站在那裏，第三個和第四個，則是並肩蹲在那裏。

陸啓明說：「酒店方面的事情，已經安排好了嗎？」

那二個西方人的其中一個點點頭：「他們在那間酒店所定的房間是三一二號房，我們已經租下了左隣的三一〇和右隣的三一四，對面的三一七，也給我們租下，而且我們已經有人住在那裏了。每間房裏兩個人，一共有六個人。成為品字形包圍着他們！他們來，他們就踏進了陷阱，一進來就出不去了！」

「相當有把握了！」另一個西方人也說。

另外那二個矮得多的菲律賓人，却一點也不做聲。似乎他們沒有興趣發言，或者是沒有權發言吧！

「我還辦妥了一件事。」陸啓明微笑着：「我給那間酒店介紹了二個新的侍者領班！兩個西方人領班！」

那二個人瞪目看看他，不明白他是在說甚麼。陸啓明又得意地微笑着，指指他這二個西方人打手：「這兩個人就是你們了！」

「我們？」

「是的。」陸啓明說：「你們是西方人！這裏的西方遊客多，請二個西方侍者領班，那是很正常的情形，不會有甚麼可疑！想想看，二個領班是我們的人，那是多麼方便？領班可以跑到每一層樓去，可以隨時敲門！二個帶槍的領班！哈哈哈哈哈！」

陸啓明認為這是好主意，但是，那二個打手，則顯然不認為這是好主意，其中一人皺起了眉頭：「哦？做侍者！我做侍者？」

「侍者也是好職業呀！」陸啓明說：「是一種高尚職業呀！」

那人還是不高興這個主意：「我一生從沒有幹過這種工作！」

「又不是眞的要你幹！」陸啓明說：「祇不過幹一天吧了！而且，你們的主要工作也不是服侍客人，而是對付司馬洛和李毛這二個傢伙！他們來，你把他們解決掉，以後就用不着再幹下去的了！」

那二個人無可無不可地聳聳肩。這是工作，不是娛樂，不能夠隨他們選擇的！

「但，」另一個還是不服氣地：「我們的工作，本來是在這裏保護你的呀！我們離開了，你豈不是──！」

「我還有他們兩個人。」陸啓明指指餘下來的那二個菲律賓槍手！他們兩個人，已經夠了！」

「對方也是兩個人！」那人說。

「我不相信他們會有空到這裏來找我。」陸啓明冷笑着：「由於我們已經有人在那裏等着，所以他們一到步，就會忙得很的了，明白嗎？」

「那麼，我們甚麼時候去上任呢？」

陸啓明看看腕錶：「現在起程也差不多了，到酒店去找人事部主任奇勒先生，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當然，他並不知道你們是在殺人的，而你們也千萬別讓他知道！」

「事後呢？」

「事後我們會把屍體移去。」陸啓明說：「奇勒事後自然會知道了，但那時他怎敢聲張？這種新聞，對生意是會有很大影响的！而且，他又要負責任！」

「很好！那麼我們走吧！」

兩個西籍打手去了，陸啓明搓着手掌，躊躇滿志地吃吃笑着：「這個機會，我已經等了很久了！這一次，該可以把他們結果了！」

兩個菲律賓殺手的臉上，却沒有甚麼表情。事實上，這件事在他們的立場而言，是沒有感情作用存在於其中的。他們祇是做工作，這件工作做成功了，他們也不會太高興，如果失敗了，也祇是失敗了一件工作，還有其他工作可以做的。

陸啓明在房裏踱來踱去，喃喃自語着：「爲了他們，我已經好幾天沒下沙灘游泳了！後天，我一定要下水去！在這個地方渡假而不游泳，那實在是太浪費了！」

那二個打手，還是沒有甚麼表情。

「現在。」陸啓明說：「我祇好睡覺去了！」他轉身上樓，但是，在踏上樓梯之前又轉過來指指他們：「不過，你們却不許睡！你們的工作，是不能睡覺的，知道嗎？」

兩個人點點頭。他們白天已經睡足了覺，就是來這裏值夜班的，他們當然不會再睡。

陸啓明上去了。

兩個菲律賓籍的保鑣在靜寂的廳中等着。

他們沒有交談，這種靜寂的等待，他們是已經習慣了的，並不覺得悶。

當然，他們並不知道，今天晚上，他們是不會很悶的，有很多很富於刺激性的事情在等着他們。

陸啓明上了樓上，就在床上躺了下來看書。他在這裏，沒有別的消遣了。他是一個年紀相當大的人，一向對女人不感興趣，現在雖然有財有勢了，也還是對女人不感興趣。所以他的房間裏，也沒有女人了。

他看的並不是一本好書，並不能夠給他以甚麼消遣，祇是使他發悶而已。發悶的結果，就是中途把書擲下，而呼呼入睡了。

他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後來就給熱醒了。因爲年紀關係，他的房間裏雖然裝有冷氣機，他也並沒有打開。不開冷氣，天氣又太熱，開了冷氣的話，半夜裏又覺得太凉，所以結果，他就在半夜裏給熱醒。

他仍然並沒有去開冷氣，祇是決定到下面的花園中去走一走。也許，花園中是會凉快一點的。而且，今夜到花園中去散步一下，應該也沒有很大的危險。他知道，司馬洛和李毛兩個人都是要明天才到達這裏的。

看看錶，已經午夜了。

他出了睡房，走下樓梯，發覺廳中是一片黑暗的。但是，這也沒有使他吃驚，反而使他對那二個打手增加了好感。應該是這樣的，守夜的人。應該熄了燈。這樣，有任何人來偷襲，他們也不會太吃虧了。如果燈光火着地等在那裏，那麼，任何偷襲的人，在窗外開槍，就會像在練靶場上射靶那麼容易了。

陸啓明走下樓去，一面瞇起了眼睛，向那黑暗中觀看着。他看到了他那兩個打手就坐在黑暗的廳中的沙發上。

「有甚麼事嗎？」他問，雖然他也知道，這一問是相當多餘的，既然人也好端端地坐在那裏，還會有甚麼事發生呢？

但是，那兩個人却沒有應他。這使他又有點吃驚了。會不會是兩個死人？他停下來，又問：「喂，你們聽見了沒有？」

其中一人應他的是一陣鼾聲。哦，還好，原來他祇是睡着了！但立即他的心裏又升起了一陣急怒。媽的，睡着了也是不對的呀。他們是在這裏保護他的，怎能睡着？

「喂，起來！起來！」他憤怒地叫着，跑下樓梯，自己去開了電燈。燈一開，他就像墮進冰窖一樣。

因爲那兩個人並非他那兩個手下。這兩個人竟然是司馬洛和李毛，這兩個大仇人！

雖然沒有見過面，但是，他已經有他們兩個人的照片，所以他是認得他們的。

李毛又發出了一聲鼾聲，然後哈哈大笑起來。陸啓明連忙轉身要走，但是司馬洛把槍舉了起來，冷冷地說：「好了，不要走！」

陸啓明便呆在那裏了。

「過來！」司馬洛命令道：「過來，現在是攤牌的時間了！我們來談談吧！」

陸啓明仍然呆在那裏不動。

司馬洛和李毛轉過來對着他。李毛吃吃笑着，伸手到沙發底下去，把兩個人拖了出來。原來那是兩具屍體，就是陸啓明手下那二個打手的屍體了。

屍體上並沒有傷痕。至少沒有陸啓明看得見的傷痕，所以，他相信，這兩個人之死，大概也不是給他們用槍打死的。

「你的走狗已經死了。」李毛嘆了一口氣：「你又害了兩條人命！怎麼，你們是至死不悟的！你們反正是已經死定的了，還掙扎些甚麼呢？」

「李毛！」陸啓明顫聲說：「我們——我們來談談吧！世界上，沒有甚麼事情是不能商量的！」

「現在商量已經太遲一點了！」李毛冷笑着：「現在是攤牌的時間！」

「我——我可以給你——很多錢！」陸啓明吶吶着：「祇要你肯要錢——一切都不成問題的！」

「我是窮一點！」李毛說：「不過，還不至於窮到會受金錢的誘惑！」

「你——究竟想怎樣——」

李毛抛抛手中那二枚金幣：「很簡單，我是想送些錢給你用用！也不很多，祇是兩枚金幣吧了！也許你會毫不在乎的，不過，這兩枚對你却是很重要的！」

「司——司馬洛先生。」陸啓明改變懇求的對象了：「你是可以商量的，你勸勸他吧！」

司馬洛笑道：「本來我也打算和平解決的，但是現在不行了！你殺了我的妹妹！有些人是殺不得的！」他站起來：「我給你最大的帮忙，就是讓你自己來和李毛兄弟交涉！如果你可以弄妥李毛，那是你的本事了！」

說完，司馬洛轉身向外面走了出去。

剩下來陸啓明和李毛單獨相對。陸啓明的身子不斷地發抖着。他有甚麼辦法能把李毛弄妥呢？在他的心目中，李毛已經變成了一個瘋子，這個人簡直是不可理喻的！

李毛說：「我也給你一個機會吧，老陸，我們來公平决鬥！我身上沒有槍！你可以殺死我的話，那你就殺我吧！不然，我就要殺死你了！」

「這是不公平的！」陸啓明苦着臉：「我不能打架！我已經這樣老了！」

「你習慣了找別人替你做骯髒的工作，是不是？」李毛冷冷地笑着：「但是現在世界已經變了，人人都自食其力，你也應該試試自己動手了！」

「我……出得起錢！」陸啓明哀鳴着。他們都是這樣說的。

「當然。」李毛微笑：「寫支票，是沒有打架那麼吃力的！但是，我對支票並不感興趣！我看，還是打架的好！好了，不要浪費時間了，老陸，我們還要趕搭飛機離開這裏的！快點找一件武器吧！」

陸啓明四面望望，找尋一件武器。但是廳中怎會有武器呢，起碼沒有可以有把握地取勝的，例如手槍之類的武器。

「快點！」李毛冷笑着：「我不等你的，我已經說過了，我們要趕飛機！」

陸啓明一手抓了身邊的一隻烟灰盅，就向李毛丟了過去。這一丟，倒丟得相當準確的，可是李毛側身一閃就閃過了。

「哈哈。」李毛哈哈笑，又抛一抛手中那二枚金幣：「現在，輪到我了！」

「不！不！」陸啓明又哀鳴起來，好像一隻老鼠似的團團亂轉着：「不要，救命！救命呀！」

李毛從沙發旁邊一跳，飛身而起，越過了另一張沙發，就在陸啓明的面前落地，攔住了他的去路。

「救命！」陸啓明急急地退後，被一張小几一絆，就跌了個仰面朝天。

李毛又一跳跳了起來，向他落下去，落在他的肚皮上，一彈，又跳開了，就像當他的肚皮是彈簧床似的。

陸啓明痛得縮成了一團。他並不是打手出身的人，祇是一個奸商而已，而且年紀又老，他是無法打得過李毛的，可以說，他是毫無機會的！

李毛站在他的身旁，猙獰地凝視着他：「現在，你嚐到了被逼害的滋味了吧？你這一輩子，逼害人的事情，已經做得太多了，現在就讓你自己來嚐嚐被逼害的滋味！」

「饒了我吧。」陸啓明呻吟着，喘着氣：「饒了我！」

「起來！」李毛喝道：「起來！你不是男人嗎？怎麼一點鬥志都沒有？」似乎，陸啓明不抵抗，李毛就感到不滿足了！

陸啓明勉強地坐了起身，李毛的脚一提，脚尖就踢中了陸啓明的右眼，陸啓明尖叫一聲，在地上倒作一團。

李毛又跳到了他的身上，咀巴裏也不知道叫着甚麼，祇是在陸啓明的肚皮上跳起查查舞來。陸啓明痛得神智都昏了，根本不知道是甚麼地方中招，祇是痛了又痛，痛了又痛，直至痛到全身都痲痺了，也分不出那一個地方比較痛一點！

後來，李毛已經停了下來，他也不知道。他祇是見李毛又在喝道：「起來！你這媽的野獸！起來！」

陸啓明睜開了他唯一可以睜開的一隻眼睛，看看李毛！在他眼中，李毛是模糊的一個影子，而且變得很高大了似的，好像有十呎那麼高了！

李毛正在提起一隻脚，作勢要向他的臉上踏下來似的。

「饒——饒了我！」陸啓明呻吟着哀求着：「饒了我！」

李毛說：「好吧，起來！」

陸啓明聽完他說「好吧」，就覺得這眞是他一生所聽到最好聽的一句話了。他連忙坐了起身——也不知道是那裏來的氣力。

李毛指着門口：「我現在再給你一個機會吧，陸啓明，我讓你逃出這個門口！如果你逃得出去的話，我就放過你！」

陸啓明單着眼睛看看門口。大約在三十呎之外，並不是很遠的距離，然而，以他目前的狀況來說，這一距離却是一點也不近了。他逃得出去嗎？他怎能逃得出去呢？

「怎麼樣？」李毛冷冷地說：「你還想等我改變主意嗎？」

陸啓明不敢再等了！於是，他邁開大步，就向那門口跑了過去。

跑了一步，兩步。似乎距離一點沒有接近；那個門口，仍然是在那麼遠的，似乎他永遠都跑不到了。

而背口有一種緊縮的感覺，似乎隨時都可能有東西射過來。而他也知道這是事實，李毛那隻金幣，是隨時都會射過來的。因此，他用兩隻手掩着背後。這姿勢是相當滑稽的，而且也不實用，兩隻手掩不住背部的很多地方，反而使他的走動速度給拖慢了。

他已經走了一半。

祇要再走半程，走得快一點，就可以到達門口了。他狂喜地加快脚步！可惜，還是慢了一點。

當他還差二步到達門口的時候，李毛的手就揮動了。金光一閃。

陸啓明的後腦就像發生爆炸似的，眼前充滿了白光。他知道他是已經中了一隻金鏢了，而這也是他最後的感覺了。

這之後，他就沒有甚麼感覺，甚至地面向他迎上來，他也不知道，他就這樣仆在那裏，死去了。

李毛慢慢地走過去，低頭瞧着陸啓明。那隻金鏢，已經完全陷入了陸啓明的後腦，連看也看不見了。

「你知道嗎？」李毛喃喃地說：「你臨死也賺了一點錢，我這隻金鏢是相當值錢的！你喜歡賺錢，我給你賺了錢，現在，你死也該死得瞑目了吧？」

陸啓明的一雙眼睛並沒有閉上，他的眼睛是大大地張開着的，他死也死得不瞑目。

也許他仍然認爲，他是不應該死的。

「你完事了沒有？」司馬洛出現在門口，不耐煩地問道。

「完事了！」李毛點點頭。

「那麼我們走吧。」司馬洛說：「我

們還得去趕飛機呢！」

他們離開了。

× × ×

五個小時之後，他們已經在五百哩之外，另一個地方的機場上着陸。那班飛機是飛到西班牙去的，在那裏祇是作過境的暫停。他們在機場餐廳裏打發這一段時間，李毛叫了一個大餐，吃得很寫意。他的胃口忽然很好了。司馬洛則相反地祇叫了一杯茶，而且祇喝了一半就推開茶杯，說：「你慢慢吃吧，我現在去買飛機票！」

「甚麼買飛機票？」李毛愕然：「我們不是已經有飛機票嗎？」

「我們有的祇是去西班牙的飛機票。」司馬洛說：「現在我去買的是到泰國去的飛機票！我們到泰國去！」

「但我們是要去西班牙呀！」李毛說：「已經買了去西班牙的飛機票，也在西班牙定了酒店房間！丁國民是在西班牙的呀！」

「陸啓明已經死了，丁國民一定加倍提防，他當然已經查出了我們是正往西班牙來的，事實上他可能巳經查出了我們在那一家酒店定了房間！我們也不能再用剛才的詭計了，經過了陸啓明的一役，他會知道，我們定了房間，不一定就去取房，而是會提早去找他算帳的！」

「因此我們先到泰國去找戴文森？」李毛問道。

「對了！」司馬洛說：「戴文森以為我們是到西班牙去，他就不會防得那麼緊了！」

李毛聳聳肩：「你的詭計，眞是層出不窮的！」

他們的名單上，剩餘下來的兩個人就是丁國民和戴文森了。

司馬洛走開了，剩下了李毛在那裏吃他的大餐，因為有了司馬洛這個美妙的計劃，李毛的胃口是變得更好了！

司馬洛在十五分鐘之後回來了。

「一切手續都弄好了。」他說：「半個鐘頭之後，我們就可以上機了！」

「那很好，我還有時間再吃一點！」李毛說道。

「你怎麼了？」司馬洛詫異地說：「胃口這樣好？」

「是的。」李毛點頭：「不知道為甚麼，我的胃口忽然間好起來了！」

× × ×

在泰國的戴文森，和陸啓明的年紀相若，他雖然也是黑名單上的人，然而他却和陸啓明以及凌敏生都有很大的不同。不同之處，是在於他的體格。

他是一個糾糾武夫，體格十分强壯。雖然他不是打手出身，也沒有做過打手，但他個性愛好練武，因此他也是有相當强的戰鬥力的。現在，他就是在表現着他的戰鬥能力。

三個泰國拳師正在花園中向他圍攻。他們都是用泰國拳拳攻之外，也經常飛脚去踢。

但是戴文森却能應付裕如。好像穿花蝴蝶一般，四個人在那裏團團轉着，不少時候，戴文森還能夠把那三個泰國拳師逼開。看來，這三個拳師聯手，也還是要敗下陣來的。

看來是如此而已，事實却並不是如此，如果一個內行人在旁邊看着，就會看出，那三個拳師是處處都手下留情的。這三個人都是戴文森用錢請回來陪他練武的，他們當然不能把老板打死或打傷。

嚴格來講，他們之中隨便一個人來和戴文森對打的話，即使不能把他打倒，也能戰一個平手的。

不過這樣，戴文森的身手，也算是比普通人好得多了。以那幾位泰國拳師的身手來說，他們是一個人就可以和好幾個普通人進行交手的了。

總之，對戴文森他們是處處忍讓的。

「蓬！」一個中了一脚，跌了開來！「蓬！」另一個人中了一拳，也跌了開來。第三個退後，擺着手：「好了，好了，老板，我打不過你！」

戴文森滿意地微笑着，走過去拿了一條毛巾來抹着身上的汗：「好了，今天就這樣算了吧！」

他也不曉得是否知道那三個拳師是故意讓他的，但是無論如何，有這個機會讓他運動一下，倒也是一件好事。保持每天運動，身體比較强壯，精神就也會保持旺盛。

「明天早上再來！」戴文森說：「明天下午我請吃晚飯！」

那三個人拍起手來，表示高興。

他們終於走了，戴文森回到了屋中，回到了冷氣間裏。這個地方天氣太熱，熱得他無法習慣，因此，隔一段時間就非回到冷氣間裏去不可。

戴文森在沙發上坐了下來，拿起一疊雜誌，在翻看着。不是裸女雜誌，而是武術雜誌。他的興趣都是在這個方面的。他對武術最感興趣了！

他在這屋中也有二個隨身保鑣。這却是帶槍的保鏢了。他對武術雖然感興趣，但還未至於到了沉迷的程度。他雖然知道武術可以自衛，但主要還是健身而已。眞正要殺起來，還是刀槍佔了上風。

那二個保鑣正守在廳中。也是兩個泰國人，兩個高手，是當地一位有勢力的人物所保薦的，戴文森雖然知道他們會盡力保護他，但是他和他們不很熟，所以並沒有跟他們談他的心事。他也沒有告訴他們，他是正在担心着一些甚麼了。

戴文森巳經知道了陸啓明的死訊，現在他就是在担心了，他並不是可惜陸啓明死掉，而是在担心，他會遭遇了與陸啓明相同的命運。

不錯，他知道司馬洛和李毛現在是正在前赴西班牙，這一點是丁國民告訴他的，丁國民巳經查出了司馬洛他們是在西班牙定了房間，而丁國民是正在作着安排，準備對付司馬洛和李毛這兩個人了。可是，戴文森對丁國民並沒有信心，陸啓明也是安排好了對付他們的，陸啓路還不是死了嗎？

但現在是在担心，萬一丁國民死了之後，他又如何應付呢？不錯，他是還可以逃走的，但他却不打算逃走了！這裏，他有很多朋友，別的地方則沒有朋友，如果到別的地方去，而給他們追上，那是更難攪了！

（未完·七）

珠緣佛劫龍鳳配

紅鏢謎未揭　又傳玉佛謠

武陵客·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金獨白懷疑金鷹鏢局局主受托之紅鏢貨是翡翠玉佛，便到鏢局訪問局主裘觀海，他只說是一箱珍珠古玩，護送到京師鎮北侯府，但否認和皐蘭鏢局江華岳碰過面，更沒有來鏢局作客，金獨白只好離去。而長沙城內外武林人物已絡繹赶至，追查玉佛訊息下落，這些武林人物，其中有雙燕堡總管菊雲和葉玉蓉、程映雪，陰陽雙煞、巧手翻天衞童、趙鼎、白玉峯等人，衆人逕到鏢局由裘觀海展視紅鏢，開箱檢查發現並非玉佛，衆人才離去。而衞童却暗躡燕雲三梟到大羅山藏玉佛之處着令說出原委。金獨白却追躡裘觀海到衙門查問玉佛眞相……

裘觀海面色大變，躬身道：「屬下告辭。」疾奔而去。

烏雲飛、黎環疾掠而回，道：「蘋姑娘，金獨白巳逃回長沙府城。」

幪面少女叱喝道：「咱們也走，暗中監視裘觀海舉動！」

長沙金府在三湘首邑赫赫有名，威震江湖，府邸宛如京師王公巨宅，門前石獅照壁，朱漆銅環，庭宇深邃，曲欄迂迴，花木秀發，園林如畫。

金獨白獨自一人端坐翼亭內，凝望雲天，似不勝重憂，愁碎難舒。

只見一個家院裝束老叟快步走來，步履矯捷，一望而知必身蘊上乘武功。

金獨白發覺家院走來，即道：「金福，探聽如何？」

金福道：「稟少主，死者巳就地殮葬妥事，金鷹鏢局一行人，現在俱巳返回局內。」

金獨白愕然道：「裘觀海不準備追回失鏢麼？」

金福道：「回少主的話，那失鏢確係一箱金珠古玩，價値連城，託鏢人在官面上有極大的勢力，故府衙捕頭朱彥帶裘觀海去見託鏢人具下切結，期以半年務必追回失物。」

金獨白暗道：「如此說來，裘觀海眞的為人用移花接木嫁禍東吳了。」

家院金福乂道：「稟少主，那雙燕堡葉姑娘及程姑娘均離開府城了，命人帶信轉告急於尋出其弟下落，乂與葉老夫人相約，不及走辭深以為歉！」

金獨白聞言面色一變，似有所失，懊喪苦笑道：「葉姑娘艷如桃李，冷若冰霜，我用心良苦，怎不獲一絲青睞，為之奈何？」

家院金福道：「少主不可自苦，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葉姑娘家遭巨變，姐弟手足情深，怎能顧及兒女之事。」

金獨白望了金福一眼，頷首讚許道：「不錯，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

突地一個家丁奔來，手持信函稟道：「陰陽雙煞命人下書，約請少主作生死一戰！」

金獨白兩眼逼射殺機，接過展閱，嘿嘿冷笑連聲道：「雙煞為報刁三維慘死之仇，這筆賬均記在我金獨白頭上，刁三維那班孤羣狗黨也以雙煞為首，端午日約在九華南麓討回公道。」

金福道：「這些宵小鼠輩，自有取死之道，何堪一擊。」

金獨白將書信揣入懷中，緩緩立起，示意金福退下，向宅外走向城外嶽麓金府別業而去。

「江南憶，最憶是長沙？嶽麓秋楓紅似火，湘江春水綠如紗，多少故人家？」

眼前的嶽麓雖無楓林帶醉，滿山紅葉之盛，但谷野開遍了杜鵑玫瑰及雜花，萬紫千紅，絢爛如錦，令人神往。

金獨白飄然走上幽邃的石徑山道，只聽林中傳來一個森沉語聲道：「是金少主麼？」

人影一閃，疾掠出一個四旬開外青衣長衫中年人。

金獨白見是隴南一怪火彈鬼鞭秦嘯陽，不禁欣喜不勝，忙說道：「秦老師回來了。」

兩人就在道旁草亭坐下晤道。

秦嘯陽道：「秦某巳探明裘觀海與幪面少女毫不相識，幪面少女誅殺花家三老後，立即帶着一雙少年離去，與裘觀海未交一語，看來幪面少女與花家三老結有宿怨，專為尋仇而來。」

金獨白默然須臾，嘆息一聲道：「花家三老昔年結怨甚多，仇家尋仇難免，但事由在下而起，非但無力保全，而且對方也不知來歷，傳揚開去，在下何以面對武林朋友。」

秦嘯陽勸慰道：「金少主不可耿耿於懷，那幪面少女終必露面江湖，那時再作道理不遲！」

金獨白面色沉重道：「因刁三維之死，陰陽雙煞束約在下端午在九華南麓作生死之搏。」

秦嘯陽又問道：「金少主是否應允赴約？」

「當然要去，」金獨白冷笑道：「在下幾曾怕過事來，只是……」說着忽而現出悵惘，長嘆一聲。

秦嘯陽心中恍然明白，哈哈大笑道：「金少主別業內粉黛鶯燕無數，怡情悅目，南面王不易，何獨不能忘情葉姑娘。」

金獨白面上一紅，道：「昔漢光武曾言爲官莫如執金吾，娶妻應如陰麗華，庸俗脂粉，在下怎能放在眼中。」

秦嘯陽笑道：「金少主情有獨鍾，難能可貴，願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即面色一整，接道：「秦某聽得一些風聲似對金少主不利。」

金獨白駭然一驚道：「對在下有何不利，快說！」

秦嘯陽說道：「燕雲三梟身後主使人放出風聲，謂『葉楚雄昔年聯合同道施展偷天換日手法，偷去返魂珠，可惜葉楚雄不明用法，如同廢物一般，恨功敗垂成，故丘象賢葉一龍罹有此難，但長沙金府、澄波鄧府亦不例外。』不測之禍當接踵而至。」

金獨白大詫道：「這與我長沙金府何干？」

秦嘯陽正色道：「擁翠山莊莊主丘玄璣及雙燕堡主葉楚雄在江湖上行跡無端消失，諒陷入羅網，死活不能。」

金獨白眉頭深皺，道：「既然擒住葉堡主，何愁葉堡主不吐實話。」

秦嘯陽笑笑道：「此乃秦某猜測之詞，也許葉堡主遁跡天涯，從此不出，無形中掀起軒然大波，燕雲三梟失踪，似受葉楚雄之命藏起，試問主使人偷鷄不到蝕把米，如何能善罷干休。」忽地面色微變，右掌望林中一揚。

金獨白亦覺有異，肩頭長劍應手脫鞘而起，指力一帶，一股青虹寒電離指飛射向林中而去。

只見濃葉密枝中火光閃了兩閃，金獨白那柄長劍竟自動飛回。

金獨白伸手斜攫握住，猛感劍勢甚沉，震得虎口一陣酸麻，不由心神暗凜。

突聞林中傳來森冷語聲道：「金兄，擲劍手法委實高明！」

隴南一怪火彈鬼鞭秦嘯陽正欲撲入林中，金獨白似察覺語聲稔熟，忙伸手攔住，目露駭詫驚極之色，高聲叫道：「丘賢弟麼？何不現身相見，雙燕堡賢弟誤中暗算，愚兄不勝憂心，看來賢弟已逢凶化吉了。」

秦嘯陽不禁一呆，知來人必是丘象賢了。

只聽丘象賢語聲傳來道：「小弟極願與金兄相見，但不可能，小弟已是毒人一個，恐害了金兄，還是如此的好？」

金獨白面現淒然之色道：「故人情誼，不啻手足，怎堪咫尺天涯，無法把敍，良用感慨，但不知賢弟有何賜教！」

丘象賢道：「小弟神智模糊出得雙燕堡不辨東西南北信步走去，遇上一玄門前輩施治，神智武功雖復，却毒性未除，仗着奇毒激發生機，但不能觸及任何有生命之體，否則對方立時倒斃。」

金獨白詫異問道：「如此豈非生不如死？」

但聞丘象賢傳來一聲憤極苦笑道：「螻蟻尚且貪生，何況小弟，那相救小弟的玄門前輩說，要袪除體內奇毒，非找到毒珠及返魂珠不可，否則，小弟僅有七年壽命。」

金獨白心中暗驚，道：「愚兄無時不刻亦在追覓二珠下落。」

「這個小弟知道，但小弟此來是爲了一樁不解之謎請教金兄？」

金獨白道：「賢弟請說。」

「天未黎明之際，小弟偶經洞庭湖岸，無意發現金伯父與一幪面老叟相偕疾奔，似望江夏而去，小弟未便現身，只隱約耳聞金伯父言說：『老朽要向葉楚雄問個清楚明白！』」

金獨白大感驚詫，道：「家父現在別業，他老人家年已老邁，多年不問外事，昨晚愚兄尚與家父晤面，莫非賢弟認錯人了。」

林內寂然無聲，須臾才聽丘象賢答道：「也許小弟匆忙之際認錯了人，不過金兄不如趕往別業察視金伯父仍然在麼？小弟身有他事，告辭！」

金獨白忙道：「丘賢弟暫請留步！」

靜悄悄地一無回聲，顯然丘象賢業已離去。

金獨白面色一變，喝道：「秦老師，你我速去查明丘象賢之言眞假！」

秦嘯陽目泛疑慮之色道：「此人眞是丘少莊主麼？」

金獨白問道：「莫非秦老師聽出破綻麼？」

「這倒不是，」秦嘯陽搖首答道：「僅聞其聲，未睹其人，只恐有詐！」

忽見山道上紛紛奔下五個帶刀勁裝漢子，神色匆徨，爲首一漢子發覺金獨白在，忙飛掠近前躬身抱拳道：「少主可見過老爺子麼？」

金獨白聞言即知有異，駭然大驚道：「老爺子不在別業內麼？」不待那漢子回答，即右手一拉秦嘯陽，忙向金府別業奔去。

× × ×

五月初夏，在江南尚無炎陽似火，流金礫石的感覺，但人手一扇，揮汗如雨，早晚又自清風徐來，涼爽宜人。

柳絮飛綿，鶯聲催老，暮春季節已是過去，又是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採紅的時光到來，長沙「天心閣」那日斜陽入暮時份，遊客不絕如縷登臨。

天心閣矗立長沙府城中心，登高一望，湘江一碧如帶，遠山蒼翠擁屏，閣下小池一弘，荷葉田田，蓮花嫣紅，風送清香，沁人心脾，使人留連忘返。

憑欄一張茶座上坐定一個俊美如玉少年，金冠勒髮，眸若黑漆，懸鼻如胆，唇紅齒白，身着一襲藍鑲如意嵌肩乳白緞衫，手握一柄黑骨摺扇，丰神俊逸，倜儻不羣。

閣內擺設得十幾張茶座，其時正是夕陽一抹，晚霞驚天之際，喝茶休閒的却坐得不少，談笑風生。

在那少年隣座坐了三人，一雙背劍少年，年均在二十五六開外，面膚黝黑，濃眉虎眼，英悍之色溢於眉宇。

另一玄衣少婦，面如滿月，貌像姣好，却神態豪邁不讓鬚眉。

只聽一面龐瘦削少年道：「師叔他老人家怎還未到來？」

少婦笑道：「瞧你們兩個，師叔是個有名的酒罈子愛說話，不知碰上了什麼故舊，三杯酒落肚，話匣可也打開了，趕他也趕不走，不過你們放心，三更之前他老人家必然趕到。」

那少年鼻中冷哼一聲道：「他老人家準談個沒了沒完，準誤事。」

話尚未了，突聞一個沙沉語聲傳來道：「猴崽子，你越來越胆大包天了，敢編排我老人家的不是，我老人家若然冒火，管教你這猴崽子倒爬出這天心閣外！」

只見是一個身高不及五尺的短裝老者，頭頂牛山濯濯，突顎尖頷，蓄着疏落落的一部短髭，雪白如銀，火眼金睛，神光熠熠，背插一柄寒鐵點穴鐝，生似一隻靈猿。

在座三人聞聲嚇得面色大變，慌忙立起，面龐瘦削少年愧赧面帶笑容，道：「你老人家知小侄一向口沒遮攔，大人不見小人過，宰相肚裏好撐船，下次不敢就是了。」

老者翻眼一瞪，怒道：「下次看我老人家不抽了你的筋才怪哩！」

少婦目睹老者一手提着荷葉大包小包，另一手提着一罈泥封未揭的陳醴，噢了一聲，道：「師叔，你還帶了這麼多酒菜來？」

老者道：「吃飽了喝足了，才有力氣打架！」

少婦詫異地問道：「今晚就要動手拚搏麼？」

老者頷首道：「誰說不是！」說着將荷葉一包包的打了開來，但見俱是牛肉醬鷄辣醬，罈酒啓封，芳香撲鼻。

隣座俊美如玉少年暗道：「好酒！」却不便偷窺別人進食，仍自端坐椅上擎箸啜飲香茗。

其時雲山四合，蒼茫入眼，萬家燈火，閃爍如星，俊美少年忍不住遊目四顧，突發現對角茶座上坐着一個面目森冷漢子，兩道狠毒眼神不時盯着矮小猴面老者。

突又見一個三旬開外姜黃臉膛中年人走上天心閣，就在面目森冷漢子對首坐下來。

敢情他們都是夙識，中年人一坐下，立即低聲道：「是他們四人麼？」

俊美少年正是那葉一龍，不知爲何對這兩人心底泛起一股無名的厭惡，瞧出兩人神態眼神均屬邪惡，似不利于矮小老者，不禁凝耳傾聽。

只聽面目森冷漢子道：「他們四人三更時份須往嶽麓書院赴約，趁此一網打盡，須知等他們一越過洞庭湖，事情就難辦了。」

「就憑他們四人也值得這麼小題大做，天心閣下便是他們埋骨之所！」

「不可，那猴形老者正是那威震西川的川東二矮老二六眼神霍獮元揆，另外兩人乃川東二矮老大笑面如來邱浩東首徒葛林李如霜兩小口子及次徒郝元霸，別的不論，僅就霍矮子而言，武功卓絕，而且心狠手辣，我倆決不是對手！」

「哼，你別長別人威風，滅自己銳氣，川東二矮在兄弟目中也不過爾爾。」

「小弟只是實話實說，最重要的是，瓢把子所需之物，對方却是分開携帶，今晚三更時份於嶽麓書院不遠禹王碑會齊予以合璧，對方却未料到瓢把子俱已探悉，定計一網打盡，動手過早，反而打草驚蛇，反爲不美！」

「如此說來，我等僅嚴密監視不予他們可逃之機便了！」

「不錯，霍矮子狡詐如狐，防他瞧出我倆破綻。」隨即轉過話題。

一株虬柯奇松，龍鱗飛鬣緊傍着天心閣簷柱，合抱翳空，針葉斜攫閣簷，搖曳迎風，松針撒落在葉一龍座上。

只見葉一龍似若無意捏起數根松針揮丟而出。此乃極平常的舉動，決不致引人注意，但却都落在六眼神獮霍元揆眼中。

霍元揆本不料葉一龍會武，因葉一龍翩翩俊逸風采所吸引，暗道：「此子紫芸眉宇，玉樹不羣，眞個人間龍鳳，老猴兒行走江湖多年，還未曾發現如此曠絕人品。」不禁留下意來。

但見葉一龍甩落松針，數根松針突又平飛而出，疾如飛弩般射向對角茶座促膝談心的一雙面目森冷漢子而去，不禁心神一驚。

數根松針根根釘入一雙漢子膝眼穴內，兩人只覺膝眼如被蚊噬，接着一縷酸麻循着行血泛佈全身，不禁面色慘變，即知遭受暗算，意欲逃出天心閣外，怎奈雙腿不聽使喚，竟然軟癱無力站不起來。

一雙漢子面無人色，汗流如雨，目露驚悸之色。

霍元揆火眼金睛，胸中已是瞭然，輕笑一聲立起，步向一雙漢子座前欠身坐下，愕然詫道：「兩位是怎麼了，瞧兩位神色想是病情沉重，出門在外的人怎不知保重身體。」隨即高喚葛林郝元霜兩人攙下天心閣尋醫求治。

葛林三人矇若無知，只覺霍師叔太喜歡伸手多管閒事，却又不敢違忤，雙雙立起走去。

一雙漢子認是被霍元揆瞧出破綻，着了他的暗算，本欲破口大駡，忽感脅下一麻，口噤不能出聲，不由神色慘變。

霍元揆走回座上低聲向李如霜密語數句。

李如霜迅忙離座與葛林郝元霸攙着一雙漢子跨入天心閣。

這時，霍元揆咧牙望了葉一龍一笑，道：「盛情心感，我老猴兒亟願交你這個年輕朋友，倘不嫌棄，何妨同行。」

葉一龍微笑道：「前輩先行一步，晚輩隨後就至。」

六眼神獮霍元揆道：「就此一言爲定，老弟台，你我長盛客棧見。」一轉身快步走下天心閣而去。

長盛客棧位於北門外，瀕臨湘江，門前懸着一盞燈籠，火光暗黃，不時迎風搖

曳，長櫈上卻坐着六眼神獅霍元揆，有一句沒一句與小二閒聊着，兩隻眼珠卻不時骨碌碌注視着過往行人。

突地霍元揆眼中一亮，身形一躍而起，迎着飄然走來的葉一龍笑道：「老弟台眞是信人，你我入內一敘！」

葉一龍含笑道：「承蒙前輩邀約，晚輩不敢不來。」

霍元揆忙道：「好說。」牽着葉一龍進入一間潔淨上房內。

屋內早備妥美酒佳肴，霍元揆哈哈大笑道：「老弟，你我一見如故，坐坐。」

葉一龍道：「晚輩恭敬不如遵命。」欠身坐下之際，又道：「前輩不是三更時分要赴嶽麓書院之約麼？莫非已改弦易轍了麼？」

霍元揆嘻嘻一笑道：「原來老弟都知道了，不錯，原定之計已有改變！」

葉一龍說道：「晚輩並不知情，因在天心閣上聽一雙匪徒相互計議，意欲不利前輩，故而晚輩暗中出手，卻不料前輩神目如電發現晚輩微末之技，眞是未免貽笑大方。」

霍元揆先是一怔，繼又哈哈大笑道：「老弟台，不要前輩晚輩的，如瞧得起我老猴兒，就叫我一聲老哥哥便了。」說時在葉一龍面前滿滿的斟了一杯酒。

兩人對酌，葉一龍自承姓葉，世居隴邊，他並未說謊，其母原就住在隴西。

六眼神獅霍元揆也眞的與這位年輕人一見投緣，盡了三杯酒後說出此行經過。

× × ×

原來梧州金沙嶺法藏寺住持方丈虛無禪師年逾七旬，禪師半路出家，知命之年悟出人生虛幻，毅然落髮皈依，他本武林隱名怪傑，所收兩徒一名杜衡一名朱懷仁，俱皆在禪師未皈依之前藝成離去闖盪江湖。

二徒一正一邪，朱懷仁現爲白骨魔教外三堂堂主，作惡多端，罪行如山，那杜衡卻是名動武林的英俠之士。

朱懷仁與杜衡日漸疏遠，以致積不相容，割席斷義，而朱懷仁只覺技遜杜衡一籌，心疑其師藏私，不料其師皈依佛門後隱禪法藏寺，四處探覓其師下落。

霍元揆鯨喝了一杯酒後，長嘆一聲道：「虛無禪師早就瞧出朱懷仁心術不正，必走入歧途，但師徒情深，諄諄告誨，期使朱懷仁改惡向善，自然身懷絕學不可傾囊相授，不然日後無法可制，反之杜衡卻更上層樓。其實虛無禪師早年行道藏康，無意在天涼石窟覓獲一冊羊皮紙卷，除鳥獸圖形外，文字似梵文卻非梵文，無可悟解，卻知是冊上乘武功秘笈，潛心推解之下，僅從鳥獸圖形上悟出飛鷹三招，並以相授杜衡，朱懷仁不知在何處得知並知其師隱禪之處，因怨毒於心，唆使白骨教主逼虛無禪師獻出秘笈，虛無禪師一怒之下出手相拚，幸得崑崙名宿鐵筆震九洲田先生路經該處出手相救，才得轉危爲安，但虛無禪師身受重傷，自知不免，遂重託田先生將羊皮紙卷送與鎭北侯府其徒杜衡之處……」

葉一龍默然傾聽於此，才微笑道：「前輩此行必然身懷武功秘笈？」

「不錯！」霍元揆道：「鐵筆震九洲田先生事先不知原委，只覺甚是棘手，因白骨教橫行西南，勢力龐大，門下網羅不乏好手，一有不愼非但有負重託，更爲崑崙帶來無窮隱患，虛無禪師託付後便撒手西歸，田先生携帶武功秘笈出得法藏寺後，白骨教窮追不捨，遂隱入江邊漁村飛書我等趕去，將武功秘笈拆散，命老朽等分途至長沙會合，田先生則朝相反方向而行，不知爲何白骨匪徒悟出田先生之計，並探悉我等行踪，此事原委如此。」

葉一龍道：「在下還有不解之處，難道武功秘笈送往杜衡處便可參悟麼？更既然分開紙笈，索與逕往京師，何必在長沙會合。」

霍元揆哈哈一笑道：「老弟台問得好，要知白骨教匪徒既然料中田先生之計，寧可毀掉，決不能讓我等送抵京城，間關萬里，長途跋涉難免失閃，是以定在嶽麓會合，再商後計，鎭北侯有一通儒，能識多國文字或能參悟，可惜老猴兒無巧不巧遇上了難題了。」

葉一龍詫道：「遇上何事？」

霍元揆笑笑道：「老弟當有耳聞，事因翡翠玉佛而起。」

葉一龍大感困惑，道：「在下已有風聞，但與翡翠玉佛何關？」

霍元揆嘻嘻一笑道：「江湖之事雲詭波譎，瞬息萬變，金鷹鏢局因翡翠玉佛失鏢……」繼將此事梗概敘出，接道：「裘觀海偵騎四出，探得失鏢下落，金府少主金獨白與陰陽雙煞結下樑子，訂定端午九華之盟，那知金獨白竟然爽約不知何往，陰陽雙煞業已邀約甚多牛鬼蛇神紛紛趕至長沙，這本是風馬牛不相關，那知白骨教竟放出謠諑，謂老猴兒等身懷之物就是金鷹鏢局失鏢！」

葉一龍目露關懷之色道：「這一來前輩等陷入寸步難行困境了？」

霍元揆冷笑道：「非但陷入困境，而且面臨無數强敵，不過老弟放心，川東二矮並非易與之輩，鐵筆震九洲田非吾先生亦要趕來，老猴兒正嫌手癢難熬，殺掉幾個爲非作歹萬惡匪徒也好，免得匪邪凶焰猖狂不可一世。」

葉一龍道：「兵凶戰危，止戈爲武，能不引起血腥殺劫是爲上策。」

霍元揆道：「江湖中事決非如此簡單，老弟武功雖高，但究竟年輕，慢慢就知道了。」

葉一龍忽轉言道：「前輩三位師侄及一雙匪徒何在？」

六眼神獅霍元揆哈哈大笑道：「如非老弟提起，老哥哥尚忘懷向老弟致謝，白骨匪徒詭毒歹謀即從那一雙匪徒口中得悉，現已葬身魚腹，至於三個師侄現出外辦事，天明之前必可趕回，老弟如不見嫌，你我就在此作竟夕之飲如何？」

葉一龍道：「前輩看重，本無推辭之理，只因晚輩尚有友人候晤，晚輩明晨日出之前必再來拜謁。」

霍元揆知是實言，當即笑道：「老弟明晨一定要來，毋使老哥哥望眼欲穿。」

葉一龍頷首應允，立即告辭。

霍元揆送出長興客棧外作別而去。

滿天星斗閃爍，一鈎新月高懸，江風如吟，葉一龍飄然行走，不到半盞茶時分

，忽聞身後起了一片衣袂振風之聲，似是來人不在少數，不禁暗暗冷笑一聲，止步緩緩轉身望去，只見距身丈外立即五個散髮怪人，似面目猙獰，兇光逼射。

葉一龍微笑，道：「五位追踪在下爲何？」

其中一散髮老者陰惻惻冷笑道：「老夫兩個同伴方才在天心閣上是尊駕暗算傷的麼？如今他倆何在，最好實話實說，不然休怨老夫心狠手辣！」

葉一龍面色一冷，道：「閣下似無事生非，在下何曾傷害閣下一雙同伴？」

散髮老者獰笑一聲道：「尊駕委實口緊，老夫明言相告，霍老猴兒那三個徒侄俱一網成擒，就煩尊駕轉告霍老猴兒以二換三如何？」

葉一龍聞言暗驚，心知五散髮怪人諒係白骨匪徒，從葛林郝元霸李如霜口中逼出六眼神獅霍元揆與自己兩人落在長興客棧內，爲懼霍元揆手辣心黑，不敢貿然入侵，發現自己走出來，欲制住自己走馬換將。

散髮老者說話時身形緩緩逼向葉一龍走來。

葉一龍似若無睹，仍淵停嶽峙，面含微笑。

那散髮老者似爲葉一龍氣度所懾，不覺停步不前。

驀地——

只聽在後四散髮凶邪同聲發出悶嗥，栽臥在地，現出一高大微駝老叟，目中神光烱烱。

正是白眉神駝莫潛。

那散髮老者聞聲面色大變，忙閃身疾飄開去。

怎料葉一龍身法如影隨形掠出，右手摺扇疾敲散髮老者肩骨，左手五指迅如電光石火抓出。

散駁老者肩頭如中千斤重擊，拍的一聲，肩骨粉碎，右臂亦被五隻鐵鉤扣了一個正着，悶哼一聲，痛得幾乎昏死過去。

白眉神駝莫潛目睹葉一龍制住散髮老者，目中泛出愉悅笑容，兩手分抓起四具屍體，望江邊疾奔而去。

葉一龍在出手之際，似耳聞一細如蚊蚋驚噫之聲，夜風中吹送一縷似蘭非麝幽香送入鼻中，暗暗一怔，別面四顧，卻一無可疑。

這時一散髮老者目露怨毒神光，厲聲道：「老夫不惜一死，只恐爲尊駕帶來殺身之禍。」

葉一龍道：「說此狠話無益，被擒三人現在何處，速領在下前往。」五指立即一緊。

散髮老者只覺萬蛇攻心，恨不得一死了之，卻又不能，忙顫聲道：「就在江邊漁村，老朽立即帶路。」

白眉神駝莫潛疾掠而回，葉一龍牽着散髮老者望江邊走去。

夜色蒼茫，身影尚未消失，樹上忽翩若驚鴻般飛落一少女。

那少女彷彿絕美，明眸皓齒，羅衣飄飄，晶澈如水眼神凝望葉一龍即將消失的身影，不由心頭泛起陣陣漣漪。

良久，才輕咬櫻唇，喃喃自語道：「也罷，我只當不曾瞧見就是。」

這絕色少女卻又不捨葉一龍那玉樹臨風，倜儻不羣翩翩丰采，倏又掠向江岸而去。

× × ×

月色迷濛。

暗中又是數條身影撲往江邊。

絕色少女已瞧出身影是誰，不禁芳心一顫，嬌軀疾如電射而出。

只聽一森冷語聲道：「不好，毛老大遭人暗算……」

聲猶未了，驀感腰脅一冷，眼前昏黑，不由自主地頹然倒了下去。

另一人發覺，驚詫道：「你這是怎麼了？」

夜風中傳出數聲悶哼，接着倒地聲響，倏然寂滅。

片刻——

只見葉一龍救出葛林郝元霸李如霜偕同走來，獨不見白眉神駝莫潛及散髮老者兩人。

葉一龍警覺地面倒着數具軀體，就知有人暗中相助，但猜不出是誰，忙道：「三位速回客棧通知霍前輩遷地爲良！」

葛林道：「家師說躲躲藏藏總非良策，就算避過了今晚，也躲不開明日，反不如叫開了一決雌雄，是以家師言明午改在清風峽會晤，不要自亂脚步。」

葉一龍道：「如此甚好，珍重再見！」抱拳一揖，飄然離去。

身後一條形如淡烟嬌俏身影暗暗遙綴着。

× × ×

一鈎新月，高掛天際，繁星閃爍，迷濛光輝，嶽麓如披霧縠，風動林木，濤起天籟，如吟如訴。

金府別業深處嶽麓之西，羣峯圍繞，翠篁籠碧，丹楓凌幹，奇松古柏，亭亭如蓋，傑閣崇樓，掩映其中，不啻是世外桃源。

林木叢中忽紛現人影，疾如鷹隼掠上別業之外。

來人着實不少，月色映照之下，爲首兩人正是陰陽雙煞，相隨而來者其中不乏黑道高手，更有刁三維狐羣狗黨，莫不磨拳擦掌，欲代死者復仇。

別業內一星燈火都沒有，黑漆漆地像一座荒廢已久無人居住的宅院。

羣邪恃人多勢衆，洶洶氣盛尋釁生非，但長沙金府威震三湘七澤，介乎正邪之間，獨多黑道友朋，陰陽雙煞亦不敢昂然侵入宅院。

驀地——

牆頭亮起數十支火把，光亮如晝，宅院中忽邁出一神態悍鷙少年。

羣邪中只聽傳出一聲驚詫道：「澄波少主鄧雅飛！」

少年正是鄧雅飛，只見鄧雅飛面寒如冰，森冷目光打量了陰陽雙煞一眼，冷冷的笑道：「兩位想必就是陰陽雙煞鄺氏兄弟！」

鄺乾傲然一笑，道：「老朽等人來此須請問金少主爲何爽約之故？」

鄧雅飛笑笑道：「原來如此，兩位尚不知金府突生變故，金少主早在端午前離開嶽麓，現已失去下落，不知生死存亡，試問金少主爲何赴約？」

羣邪不禁面面相覷。

陰陽雙煞將信將疑，暗道：「那有這麼巧法？」

大煞鄺乾道：「鄧少主之言是眞？」

鄧雅飛哈哈狂笑道：「兩位眞個認爲金少主胆小怕事麼？其實原是兩位理虧，尚敢尋仇生非，委實令人齒冷！」

雙煞聞言面色一變，鄺元厲喝道：「爲何說是老朽弟兄理虧？」

鄧雅飛掃視了羣邪一瞥，道：「看來諸位尚不知金府發生什麼變故？金府老主人金萬森突然無故失踪？」

羣邪聞言不由同聲驚詫，簡直不相信他自己耳朶。

鄺乾道：「金萬森自何處失踪？」

「就在嶽麓別業！」

「難道就無一人發覺麼？」

鄧雅飛面色一肅，道：「就在金府少主接獲兩位九華邀約來之後，奔返別業途中突聞林中傳聲告知金萬森爲一幪面老叟挾持，被此人無意發現在洞庭之濱似奔往江夏而去。」

羣邪面面相覷。

鄧雅飛說道：「諸位可知林中傳聲之人是誰？諒諸位未必沒有耳聞嶺南雙燕堡發生之事？此人就是擁翠山莊少莊主丘象賢！他爲何隱匿不見，因他巳變成一具毒人！」

毒人二字入得羣邪之耳，不由駭然色變。

鄧雅飛道：「丘象賢變爲毒人後，只有近身三尺，對方必沾染奇毒無可解救，是以避不見面。」說着長吁了一聲接道：「目前尚不知丘象賢之言是否是實，抑或別有用心，金府少主寧可信其有，是以兼程追踪而去，諸位若是純爲助拳而來，俟金獨白返回，自有一個交待，但在下心疑是否受丘象賢身後主使人指使，今晚金府別業之外就是諸位埋骨葬身之處？」

羣邪聞不禁暗暗心驚，此行純係助拳與刁三維索償血債而來，非但犯不着揹此黑鍋，而且雙燕堡之事巳引起天下武林注目，俠義道人物無不在明查暗訪，若引來殺身之禍未免不値。

鄺乾道：「老朽實乃找回過節，別無他意，與丘象賢毫無關係。」

鄧雅飛哈哈大笑道：「在下與金少主均在雙燕堡爲葉堡主賀壽，壽誕之前遭此變故，在下與金少主誼屬晚輩，自不能袖手旁觀，夙夜不寐追查主凶及燕雲三梟下落，風聞金鷹鏢局保了一批鏢貨係翡翠玉佛，試問金少主需否查明？」

羣邪中飛天蜈蚣章洪咳了一聲道：「當然要查明，但刁三維老師竟慘死在金少主劍下！」

鄧雅飛怒道：「刁三維暗中施展其成名辣毒暗器，金少主如技遜一籌豈不喪身慘死，何況刀劍無眼，諉言金少主出手狠毒不嫌太過麼？」說着目注陰陽雙煞道：「兩位傷在兩女俠劍下，這筆賬也要張冠李戴算在金少主的頭上麼？」

陰陽雙煞不禁面紅耳赤，鄺乾憤極厲聲喝道：「刁老師之死係由老朽兩人而起，難道老朽不該找回過節麼？」

鄧雅飛淡淡一笑道：「應該，應該，如今金少主不在，兩位應該如何？」

陰陽雙煞雖不知鄧雅飛所言是否眞實，但如此重大的事決不致信口雌黃，自損威望，然大舉而來，就此掉面而回未免心有不甘。

兩人互望了一眼，鄺乾抱拳道：「好，金少主既然不在，我等也師出無名，請轉致金少主，只要老朽兄弟活在世上一天，遲早終須找回過節！」說着一揮手，喝道：「咱們走！」

羣邪紛紛轉身走了一乾二淨。

鄧雅飛如釋重負，長吁了一聲。

一個藍衣短裝老者搶步飛出，躬身致謝道：「若非鄧少主片言解紛，別業定必慘遭血腥殺刼！」

鄧雅飛道：「在下與金少主誼同手足，他的事就是我的事，何分彼此，只是此事太離奇怪誕了，令少主只聞丘象賢語聲，又未目睹其人，怎能遽而相信？未必不就是丘象賢神智受控，受人脅迫而爲！」

老者道：「敝少主亦有此想法，但未明眞象前寧可信其有，不過老朽有句話不知該說不該說？」

鄧雅飛道：「松老請說！」

老者略一沉吟道：「不知鄧少主有沒有想到這點，先是擁翠山莊丘少莊主首當其衝，繼而雙燕堡也遭殃及，再爲長沙金府，老朽認爲……」似有所碍難，無法出口。

鄧雅飛面色不禁一變，道：「松老莫非認爲澄波鄧府亦無法倖免？」

老者惶恐一笑，道：「鄧少主委實睿智無匹，老朽只是有此猜測而巳，鄧少主切莫見責。」

鄧雅飛忙道：「松老說那裏話來，不是松老提醒，在下還在夢中，這就趕回澄波。」言畢雙拳一抱，身影一鶴冲天拔起，穿空如電，瞬眼無踪。

老者轉身右掌一揮，那數十支火炬頓時熄滅，金府別業倏地隱入陰暗中。

× × ×

楓林中翩然負着手的葉一龍，目睹金府別業外方才情景，但也察覺他那身後暗隨着有人，從江邊一直追踪不捨。

葉一龍不知暗躡其身後的人是誰？但從夜風送來陣陣幽香，似蘭非麝，不言而知是一少女，在未明白其用心何在之前，決不能打草驚蛇，更不便無故結怨樹敵，却予他猛生剔念，喃喃自語道：「這麼一來江湖之事，更變得情勢雲詭波譎了。」

突然一條龐大身影疾閃在葉一龍面前，正是白眉神蛇莫潛。

葉一龍忙向莫潛示了一眼色。

銀白月華映在葉一龍臉上，更顯得眉目如畫，秀雋飄逸，神采奪人，但眼神却閃出一抹懾人寒芒。

莫潛自動伴隨葉一龍，自然對葉一龍神情擧止心意知之甚深，巳知其意，垂手低聲說道：「公子，夜巳深了，似可回至旅邸歇息，老奴始終不明白公子來此的用意！」

葉一龍微笑道：「望江樓上無意伸手管了這一檔閑事，你一直暗中腹誹，以爲我不知道麼？」

莫潛惶恐答道：「老奴怎敢！」

葉一龍道：「你不是常對我說，救人要救徹，送佛要送上西天麼？是以要管到

底。」

莫潛道：「其實川東二矮均是武林怪傑，武功登峯造極……」

葉一龍不禁朗笑道：「微末螢光，怎能與中天皓月相比，這話你不說我也知道，但川東二矮縱屬智者，必有一失，我料定白骨教匪徒明午必不肯善罷干休，是以又從客棧趕至嶽麓查明匪徒潛跡之處，不想却又遇上一樁駭人聽聞的奇事。」

莫潛詫問道：「公子又發現了什麼奇事？」

葉一龍道：「你我回去再說。」

兩人聯袂步出松林，雙雙向長沙府邑而去。

翠葉叢中現出一張麗絕天人的面龐，眸露迷惘之色，却一現倏隱。

南大街大鴻福客棧，距金鷹鏢局僅一箭之遙。

時逾午夜，南大街闃無行人，只有敲更擊柝人映着迷濛月色踽踽獨行，篤篤之聲響刺破了如水沉寂的夜空，那大鴻福棧一盞紙糊燈籠隨風搖曳，散發暗黃光芒，顯得深夜格外地沉寂蒼涼。

一陣奔馬如雷響，夾着轔轔車輪聲傳來，只見一輛烏篷套車奔抵大鴻福客棧門前，車把式是一虎背熊腰的大漢，一躍下得車轅，抱拳說道：「兩位姑娘，大鴻客棧到啦！」

客棧內一陣風似的奔出一個店小二，似方入夢境又被輪蹄之聲驚醒，睁着惺忪雙眼，只見車篷一掀，先後走出二女，爲首一女面態婀娜，嫵媚剛健，一雙杏眼泛出兩道利劍寒芒，一身玄衣勁裝，肩頭兵刃絲穗飄揚，緊隨着一女面覆薄紗，彷彿甚美，羅衣霓裳，宛如仙女下凡。

車把式俟二女下得車後，立時躍上車轅，揮鞭疾馳而去。

玄衣勁裝少女問道：「小二，有上房麼？」

店小二連聲稱有，領着二女進入客棧而去。

大鴻福客棧廳屋院落各有格局，花木扶疏，佈置典雅，不啻達官貴人宅第，老實說常人還眞住不起。

小二領二女看了幾處都不合意，最後才選定一間院落，這院落南北各有一廳兩房，南廂巳住有葉一龍莫潛，二女便住入北廂。

俟店小二送上茶水酒看退出後，那幪面少女才揭除面紗，眞可比之於國色天香，沉魚落雁，人間殊色絕不爲過，礬起銀鈴語聲道：「蘋兒，妳可曾嚴囑烏雲飛黎環兩人不准前來找我麼？」

蘋兒笑道：「小姐放心，婢子巳說過違者立即處死，他們那有這大胆子，何況他倆正得其所哉，無人管束，花天酒地去了。」

絕色少女面色一寒，道：「他倆巳有家室，怎可在外胡來。」

蘋兒道：「小姐就別管了，本門持身嚴正者猶若鳳毛麟角，他倆尚稱得上中規合矩的。」說着忽悄語道：「小姐所謂的那位公子就住在南廂麼？」

絕色少女不禁玉靨霞生，嗔了蘋兒一眼。

蘋兒道：「婢子去偷窺這位公子一眼，爲小姐看中之人必是人品絕佳，才華無匹的龍鳳。」

絕色少女嗔道：「妳若把事弄壞了，我可不饒妳！」

蘋兒抿嘴一笑道：「婢子決錯不了。」驚鴻疾閃掠出房外，只見南廂燭光仍自閃躍，忙矮身一掠，貼在窗下點破窗紙向內窺視。

葉一龍正面向窗外與莫潛相對而酌，低語談心。

蘋兒不由目迷神眩，暗道：「難怪小姐對他一見傾心，果然好人品！」

只聽葉一龍道：「不知何故竟然風聲傳聞，說是川東二矮人身懷之物就是金鷹鏢局紅鏢，居心叵測，意欲掀起瀰天殺刼，令人不勝憂慮。」

莫潛答道：「川東二矮及鐵筆震九洲田非吾均非易與之輩，公子，未免太多慮了。」

葉一龍搖首答道：「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我憂慮的是鄧雅飛口中所說的毒人突然出現。」

「公子認爲確有其事？」

「誰也未曾目睹，縱使冒名危言聳聽，亦是一樁極其狠毒的陰謀詭計，我既然伸手管了，焉能半途而廢。」葉一龍說至此處微笑道：「我知道你又想勸我，夜巳深了，你回房安歇去吧。」

莫潛立起道：「老奴告辭。」轉身走入隣室而去。

葉一龍右掌輕輕一揮，燭光頓熄。

蘋兒嬌軀疾掠回北廂而去。

但見絕色少女業巳幪上面紗，不禁吃吃嬌笑道：「怪道小姐今晚神情有點無法自巳，這位公子確美如冠玉，婢子衷心祝福小姐早日得諧連理，比翼雙飛……」

少女叱道：「妳胡說些什麼？」

蘋兒發現小姐瓠犀綻露嫣笑，知猜得不錯，忽正色道：「方才婢子聽得公子言說，似有一毒人在此？毒人是何來歷？」

少女道：「這就是妳我奉命出來須辦的事其中之一。」

蘋兒道：「小姐妳眞守口如瓶，婢子絲毫不知情。」

少女幽幽發出一聲曼嘆道：「不知道還好，否則徒亂人意，蘋兒，我只覺有助紂爲虐之感。」

蘋兒胸中泛起一陣無名感慨，道：「小姐不說，婢子也不敢說，無論如何，婢子願追隨小姐誓死不二，但正邪不兩立，水火難相容，那位公子如是正派中人，恐好事難免多磨。」

少女曼嘆一聲，道：「我就因此心煩，不過他若是邪惡之人，我也未必對他有意！」

蘋兒暗道：「心性不端之人，小姐怎會傾心救他。」深深注視了少女一眼，嫣然嬌笑道：「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遂附耳密言良久，接道：「事難兩全，望小姐三思而行！」

絕色少女嬌啐了一聲，道：「虧妳想得出來。」

蘋兒正色道：「結之以恩，再動之以情，何愁不得！」

絕色少女不禁霞泛雙靨，嗔道：「狗嘴裏吐不出象牙，越說越難聽露骨嘛！倦

極欲眠，早點睡吧！」

× × ×

朝陽正上，長沙府邑南大街上行人往來絡繹不絕，肩挑負販，滿街喊賣，金鷹鏢局對邊湯記茶樓生意鼎盛，座客幾乎八成都是武林豪雄。

這些武林人物莫不爲了川東二矮一行而來。

因風聲傳了開去，謂川東二矮等人身懷之物，就是兩月前金鷹鏢局所失紅鏢。謠諑無憑，言人人殊，是以注視金鷹鏢局舉動。

金鷹鏢局門前站立着一雙帶刀鏢夥，仍自雄糾氣昂，顧盼威武，鏢局兩月來拒接生意，全力追覓失鏢下落，裘觀海傳柬同道相助探查，自己坐鎭金鷹鏢局，一有下落立即兼程趕往。

這時，一個瘦長黑袍中年道人望金鷹鏢局門前走去，道人痲面鷂目，木冠攏髻，三綹短鬚，面色陰森，雙肩佩戴兩柄外門兵刃鷄爪鐮，步履輕靈矯捷。

一個鏢夥目睹痲面道人走來，忙抱拳笑道：「道長可是找人？」

痲面道人道：「不錯，貧道求見裘施主？勞駕通稟就說白骨敎門下求見。」

那鏢夥一聽，忙道：「道長請稍候，小的立即通稟。」轉身疾奔入內。

片刻，裘觀海親自出迎，肅容引入大廳分賓主落座。

痲面道者道：「貧道來此非爲別故，謠諑川東二矮等人身懷之物就是貴局所失紅鏢，其實不是！」

裘觀海聞言愕然詫道：「道長如何知之？」

痲面道者冷冷一笑道：「他們身懷之物乃係敝敎外三堂練魂堂堂主朱懷仁師門遺寶，貧道等奉命一路從蒼梧追踪而下，遺寶經折散携出，是以敝敎不願打草驚蛇，欲一網成擒，特此走告裘施主不可爲謠言所惑。」

裘觀海長長哦了一聲道：「眞個如此麼？雖說謠諑無憑，但並未絲毫提及貴敎朱堂主師門遺寶之事！」

痲面道者目中冷芒一閃，陰惻惻一笑道：「那是川東二矮自知已陷危境，故放出風聲，激使敝敎與貴局鷸蚌之爭。」

裘觀海不由哈哈大笑道：「川東二矮武林名宿，一身武功已臻化境，何況還有鐵筆震九洲田非吾先生在內，更是難纏，他們未必如此示弱。」說至此面色一正，接道：「總之，道長盛情心感，裘某自有道理！」

痲面道者冷笑道：「施主不信貧道之言麼？」

裘觀海道：「倘眞如道長所言，裘某決置身事外！」

痲面道者霍地立起，道：「好，施主一諾千金，貧道信得過，這就告辭覆命。」稽首爲禮。

裘觀海送出大廳外，痲面道長轉身之際，忽大叫一聲，面色慘變，轟隆栽在天井中，一動不動。

突如其來的變化，使裘觀海手足無措，目瞪口呆。

不言而知痲面道長遭受暗算而死，裘觀海近在咫尺，竟毫無所覺，鏢局之人聞得慘叫紛紛趕來，見狀不禁面面相覷，駭然失色。

裘觀海忙命檢視道長致死之因，發現背上顯露一隻瘀青掌印，與自己施展的摔碑手重手法一般無異。

如此一來倒應上了一句俗話「禍不單行」，裘觀海如中雷殛，面色慘白如紙。

一名鏢師低聲問道：「局主，此事怎麼處理？」

裘觀海猛一頓足，道：「此又必是借刀殺人，挑起裘某與白骨門爲仇，此人心機委實歹毒狠辣！」

那鏢師乃金鷹鏢局以心機狡智著稱，忙道：「局主，現在莫說這些，局主不妨放出風聲立即前往清風峽，道長之死則須守秘，命人速偷偷移至清風峽近處！」

裘觀海眼神一亮，面色立即舒展，哈哈大笑道：「羅賢弟不愧爲智多星。」立命兩個武功甚高的鏢師將道長屍體由後門移出。

金鷹鏢局門前頓現忙碌，牽來許多馬匹，鏢夥們忙着套鞍緊轡，這情形不言而知金鷹鏢局中人有事外出。

對街湯記茶樓中武林羣雄見狀均知裘觀海率領鏢師欲趕往清風峽，顯然傳言是眞。

茶樓食客中僅有一名白骨敎門下，白骨敎追踪川東二矮的人不在少數，均在清風峽附近隱伏，等待川東二矮等人入甕，却聞得謠諑入耳，爲了不願多樹敵結怨，是以另遣數名弟子注視武林中人行動，更遣痲面道者前往金鷹鏢局有所說明，並阻止裘觀海不可聽信傳言。

那名白骨敎匪徒但覺痲面道者同門只見其入，不見其出，去金鷹鏢局目的就是阻止裘觀海，却適得其反，不禁愈想愈不對，立即起身會賬快步下樓穿過對街去，向一壯健鏢夥詢問那痲面道者至今未見出門，莫非與裘局主同行麼？

鏢夥故作驚愕道：「那道爺想必就是尊駕同門？這就奇怪了，道爺方才告辭趕往清風峽而去，爲何尊駕未見。」

白骨匪徒不禁呆住，詫道：「他竟然先走了麼？那麼貴局主意欲何往？」

「自然是去清風峽了。」鏢夥答道：「那道爺言說川東二矮與白骨門乃係私怨在清風峽解決，並非與外紛傳所言，是以敝局主亟須查證是否確實。」

白骨匪徒聞言，立抱拳告歉轉身疾奔而去。

× × ×

大鴻福客棧內，絕色少女及蘋兒早就起身梳洗了，小二敲門進入，只見蘋兒站在廳內似在沉思，忙哈腰欠身道：「姑娘要用些什麼？小店已準備得有可口小菜稀粥點心。」

蘋兒道：「好，就請送來，我們小姐最喜愛可口美味點心。」

店夥喜笑顏開，道：「敝店酒肴點心在府城最是拿手，小的這就送上。」

蘋兒又喚住小二，問道：「對面住的是什麼人？」

小二道：「回姑娘的話，對邊住的是主僕二人，似是讀書的富家公子，那公子年少俊秀文質彬彬，待人極是和藹，一主一僕現正在飲酒談心哩！」（未完・七）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

藍田玉・文
可飛・圖

鬼谷天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海天碧影和武家騏在山神廟叙會，相對痛飲，二人被斷魂羅刹在酒中下毒，海天碧影身亡，武家騏再由斷魂羅刹救起，要求再度合作，武家騏怒將她趕走，此時又來了一紫衣幪面女子想了解有關天魔敎肯放走他妹妹的事，武家騏受到威脅，答應救出妹妹後再相告，然後依約和天魔敎陸婉婷相會，由她交出妹妹，立約爲憑，互不侵犯。他對妹妹武曉卿解除昏穴，原來曉卿同樣受了「催神術」影响，失去神智，狂奔入莽林，武家騏躡尾狂追，突然斷魂羅刹又出現，聲言協助，却將曉卿擄走，再要脅合作，武家騏遍找不獲，悔恨不已……

有奸細可用 派潛藏臥底

可是罵盡管罵，武家騏心中却知道斷魂羅刹說話素來是一不二，眼前情形，可沒有選擇的餘地，要保護妹妹的生命，唯有照着她的話去做，先探查那塊神龍寶玦再說。然而要找那塊神龍寶玦必須先找到那神秘的天魔敎主，要找神秘的天魔敎主，必先找到他秘密巢穴，難道現在再去找桃面玉狐威脅她說出？

武家騏考慮至此，倏然想起了那個神秘的紫衣蒙面女子，一頓脚喃喃道：「對，她也是天魔敎主的夫人，我何不在她身上想辦法！」

想起那紫衣人尚有一次約會，於是不再猶豫，緩步回到東塢嶺小鎭的客棧中。

一路上，他愈想愈覺得斷魂羅刹可恨，但桃面玉狐更可恨，既答應放人，就該把妹妹的神智恢復過來，那麼，自己此刻豈不煩惱俱無，已在歸家途中了。

於是他覺得像桃面玉狐這種陰猾蕩婦，殺之不爲過，若能借紫衣蒙面女子之手，讓她們窩裏反，也等於替騷動的俠義道省了不少事。

就在這些雜七雜八的情緒中，武家騏進了小鎭，回到了那間小客棧，直奔自己租賃的後院，手剛推開房，目光瞬處，只見房中滿滿是人，迎面座位中是三個神態威嚴的老者。左邊一排，坐着兩個中年劍手，三名中年女子。右邊一個是虬髯大漢，一個瘦小老者。

這些人個個目光烱然，俱集中在門口武家騏身上，從這些烱然的目光中，武家騏發現俱是武林中的高手。

這剎那，武家騏吃一驚，劍眉一挑，喝道：「各位是誰？何以不告進入區區房中？」

迎門坐在中間一位皂衣老人開口反問道：「小友可是姓武名家騏？」

武家騏冷冷道：「不錯，各位呢？」

那皂衣老人這才微微一笑道：「老夫點蒼程公放……」

武家騏猛然一震，道：「原來老前輩是名震西南，人稱點蒼三子的程掌門人，

小可失敬了！」

點蒼掌門程公放，這才微微一笑道：「江南武家，三代以還，顯赫武林，老弟這聲前輩，老夫不敢當，在此能見少俠，也屬三生有幸，老夫爲你介紹！」

說着一指身左的灰衣老人道：「這是老夫二弟趙無極。」

返手指着身右坐着的白衣老人又道：「這是老夫三弟蔣石樵。」

武家騏一聽敢情點蒼三子全到了，慌忙長揖爲禮。

程公放又指向左邊坐着的兩名中年劍手，道：「這是名聞西北的『太行雙傑』熊氏兄弟。」

又一指二名女子：「這是『太原雙燕』馬氏姊妹，也是西北馬家牧場場主冀博人的夫人。」

武家騏忙又抱拳道：「小可行踪未止黃河以北，今日有緣目睹各位高人，實感高興。」

程公放這時又指着坐在窗下的虬髯大漢道：「這是老夫首徒雷鳴三。」

掌門首徒，無異是未來的點蒼掌門人，武家騏抱拳稱呼了一聲，說道：「雷世兄！」

程公放接着一指瘦小老者，道：「老夫要特別爲少俠介紹，這就是名震武林的『鐵面神行客』戴宗行。」

瘦老兒鼻子一哼，道：「程老者，別再嚕嗦了，談正經事要緊！」

武家騏聽名，心頭不禁駭然，「鐵面神行客」在武林中聲望與「劍中雙奇」白氏雙老齊名，而素聞個性之怪僻，與一身功力同樣地令人莫測，尤其輕功方面，出類拔萃，想不到竟在此地出現，這時慌忙鄭重一禮道：「戴老丈盛名如雷貫耳，晚輩武家騏拜見。但不知何事勞駕，俠踪倏駕客棧？」

鐵面神行客鼻中一哼，冷冷道：「程老兒是頭兒，一切情形，他會對你說！」

武家騏一怔，暗忖：傳言果然不虛，這人性情喜怒莫測，實在怪得令人不敢親近。

却見程公放神色肅然，緩緩落座，道：「事情簡單爲少俠說明，老夫兄弟三人遠離天南點蒼，是承劍中雙奇函邀，負責在此西北一帶偵查人口失踪奇案，同時老夫門下行道江湖的弟子中，亦有三人失踪，自必要究查清楚……」

武家騏一聽失聲道：「晚輩曾見過貴派一位李世兄。」

程公放毫不驚奇的點點頭道：「老夫按黃河兩岸負責偵查的同道飛函傳報，聽說本門弟子李志揚在黃河南岸，與少俠一路，少俠可知他現在何處？」

武家騏嘆息一聲，搖搖頭，道：「前輩若是爲此而來，恐怕要失望了，晚輩自黃河南岸與那些人失散後，就不知道李世兄等現在何處了！」

說完正想把黃河南岸，三湘大俠冀正阻車激戰經過說出，却見程公放嘆道：「黃河南岸那次經過，已經有人調查清楚傳報老夫，可嘆俠義道首戰即遭敗績，而且連劍中雙奇白老大也損軀，不過，據說少俠已探知魔踪了？」

武家騏點點頭，心中却暗暗詫然點蒼三子這一批人怎麼會知道的？

却見程公放接下去道：「或者少俠會懷疑，老夫等怎能得到這個消息，又能會摸到此地來的，是麼？」

武家騏點點頭道：「晚輩確實有些奇怪！」

程公放道：「其實並不怪，黃河區偵查的同道正分函天下武林查你少俠行踪，老夫接獲眼綫密報才知少俠到此的。」

武家騏恍悟所以然，道：「原來如此，晚輩慚愧無法與郭大俠連絡……」

一直不吭聲的鐵面神行客却突然冷冷地接口說道：「無法連絡尚可解釋，但你故意混亂他們偵查綫索，不知該用什麼回答？」

武家騏一驚，急急道：「晚輩並沒有如此做啊！也沒有這樣做的理由啊！」

程公放嚴肅地道：「但郭大俠的『追魂青錢』，少俠一路撒下百里！」

一聽這番話，武家騏大驚，急急道：「糟了，晚輩僞裝被那批魔爪識破，受制被監，那些青錢，已被他們搜去，並不是晚輩所留，難道沒有人去通知他們？」

程公放及所有人神色皆是一怔，道：「原來如此，少俠會叫誰去通知？」

「斷魂羅剎戚沉香。」

程公放神色一變，道：「少俠怎會與這女魔頭在一齊，又怎能把這種重要的事託付這種人？」

武家騏也不遑再解釋，急急道：「郭大俠等發現青錢標記後追踪了沒有？」

程公放道：「那時郭大俠不知就裏，通知同道十餘人，自然要循跡追踪！」

武家騏想起斷魂羅剎曾說過那些天魔教人物曾密議借追魂青錢作誘敵設伏，意欲一網打盡，不由冒出一身冷汗，頓脚嘆道：「唉！這一下完了……」

程公放笑道：「少俠這話却是太過慮了，郭大俠等只不過是摸了一個空，故而極力想獲得少俠行踪消息。」

武家騏聽完這番話，先是一呆，旋即鬆過一口氣，放鬆緊張的情緒，苦笑道：「前輩何不早說，眞是急死晚輩了！」

這時，他恍然明白，郭明等俠義道撲空，必是斷魂羅剎從中做了什麼手脚，否則決不會如此太平，看來自己剛才是錯怪了斷魂羅剎。

程公放微微頷首道：「少俠對同道如此關心，實是性情中人，老夫此來主要是詢問這件事，其次，少俠隱伏於此，想必已偵查到魔窟，是否能告知老夫？」

武家騏點點頭道：「晚輩至今已發現三所，却盡是天魔教下分舵壇，一處在三湘地區，一處在圻城山，這裏的就在太岳山中。」

程公放神色一振，接下去道：「既有發現，就該走一趟，遠處的立刻飛函傳訊各處同道，這太岳山中，今夜就煩少俠帶路。」

他却不知圻城山天魔教十二巡壇已遷移一空，以此類推，虛幻魔府也不見得會在原處。

武家騏這時却感到「點蒼三子」威名雖盛，但天魔教中藏龍臥虎，以眼前人數而言，實太冒險，忙道：「前輩就憑眼前這些人？」

程公放雙目威稜驟射，道：「難道不妥麼？」

一見這位點蒼掌門的神色，武家騏自知失言，心想：自己若按天魔教潛力直說，豈非等於輕視了眼前這批高手，但若不實說，無異是叫他們送死，以名列黑道十六魔中的青面白手魔也不過僅是天魔教的一位堂主，眼前九人，在實力上究竟嫌單薄了些……

他心念轉了一轉，立刻技巧地回答道：「晚輩並不是說有什麼不妥，而是覺得目前還不宜有所行動！」

鐵面神行客却冷冷地說道：「這爲什麼？」

武家騏嘆道：「俠義道門下弟子，失落在虎口中的，已將近百人，然而晚輩至今尚未探到天魔教總樞設在何處，眼前已知是三處，不過僅僅是嘍囉而已，依晚輩所知，他們之中，極大多數也同樣不知教中總樞地點，如此冒然行動，前輩不覺得打草驚蛇，投鼠忌器麼？」

程公放神色頓時一霽，深思道：「百餘生命，在對方手中，這點的確頗有點顧忌。」

一旁的「點蒼三子」老二趙無極嘆道：「天下武林爲此奇案，亂得像熱鍋中的螞蟻，偵查至今半年餘，毫無頭緒，現在既然有了綫索，也該盡力而爲，等下去總不是辦法。」

「點蒼三子」老三蔣石樵接口說道：「武少俠對這批賊子有過接觸，比較我們對他們瞭解得多，何妨請少俠提供一點意見。」

武家騏忙說道：「不敢，蔣前輩太謙虛了！」

「太行雙傑」老大熊斌接口道：「蔣三俠說的是實情，少俠不必客氣。」

武家騏這才道：「以晚輩意見，當務之急，莫如救人要緊。」

鐵面神行客道：「怎麼救法？」

武家騏道：「要先救人，必須先查探對方魔窟總樞？」

鐵面神行客又問道：「怎麼才能查到對方魔窟總樞？」

武家騏說道：「這點……晚輩已有計較！」

程公放神色一振，道：「少俠何不說出來聽聽！」

武家騏想了一想，道：「最近天魔教中有一個重要人物，會來找晚輩，屆時晚輩想從她口中打聽一切！」

鐵面神行客突然哈哈一笑，說道：「想不到你與那批魔崽子，還有這麼深的交情……」

武家騏一想話不對頭，慌忙道：「晚輩對他們也恨之切骨，怎會同他們攀交情，只不過是相互利用而已！」

鐵面神行客冷眼瞅着武家騏，臉上漠無表情地哦了一聲道：「那麼老夫倒要問問清楚，你有什麼地方可以給他們利用的？那人又怎肯被你所利用？」

武家騏想不到鐵面神行客會打破砂鍋盤問到底，不由呆了一呆，腦中迅速考慮着許多問題：「我現在說出紫衣幪面女子之間的約會，若再被盤問下去，勢必透露出神龍寶玦這件事！海天碧影雖然死了，可是斷魂羅剎却因這件事，硬把自己拖入漩渦中心，不肯放鬆一步，而且自己妹妹生死此刻却在她手中，若我此刻洩露了這件事故，風聲傳播出去，勢必又震動整個江湖，被斷魂羅剎知道後，她必會遷怒自己，這一來妹妹的處境，豈非又陷入險惡環境！」

思索至此，想起在虛幻魔府，斷魂羅剎初次現身說明情形後，嚴厲威脅自己不得洩露秘密時，那種冷峻的神色，不由有點顧忌起來。

同時轉念一想，昔年萬刦門散佈在江湖中的後代，諒不在少數，現在雖不知誰是誰？可是一旦神龍寶玦已現的消息傳開去。這些人必會紛紛以本來身分風起雲湧，也勢必增加情勢的複雜性，對救人摧毀天魔教之舉，有利抑有弊，不可預卜，與其如此，自己何必造成這種形勢呢？

武家騏把這許多利害關係，迅速衡量一下後，覺得眼前還是以不透露爲宜，將來是否需要透露，也只能看情勢發展如何了。

於是他抱着歉然的神色道：「戴前輩問的話，晚輩本來應該坦誠相告的，可是目前，晚輩自有苦衷。」話說完，担心對方仍會逼問。

那知鐵面神行客却道：「你既有困難，老夫也不便多問，不過知道了魔窟總樞後，你覺得用什麼辦法比較好。」

見他不再追問，武家騏心頭一寬，笑道：「到時不妨大舉包圍，一股作氣，殲滅這些魔窟。」

鐵面神行客冷冷道：「失陷魔掌那麼多人不要救了？」

「當然要救，晚輩的意思是說，先把陷入魔窟的人救出來，再行圍殲，才是萬全之策。」

鐵面神行客頷首道：「依你剛才形容對方的實力，似乎非同一般佔山刦路的賊子可比，那麼救人怎麼救法。」

武家騏對他這種周密的考慮，不由感到極爲欽佩，覺得以對方聲望地位，這麼詳細地垂問，要自己提出意見，無異是特別看重自己，遂考慮了一下，回答道：「若以晚輩設計，要救那麼多人，並非以強襲拚命所能完成的，天魔教中不乏奇材能士，明槍交陣，勝敗姑且不論，以救人來說，必不能完全成功，萬全之策，不如用計！」

鐵面神行客似被提起了興趣，問下去道：「計將何出？」

武家騏隨卽建議：「選一個精明能幹，功力深厚的同道，設法潛入臥底，相機行事，待時機成熟，再裏應外合，一勞永逸。」

武家騏謹愼地說出自己的想法，只見鐵面神行客連連拍手，哈哈的笑道：「高明，高明！」目光接着移視點蒼掌門程公放，道：「程老兒，你認爲武少俠之言如何？」

程公放皺眉道：「計是好計，可是要找這麼一個人可不容易！」

鐵面神行客哈哈一笑道：「容易，容易，我戴宗行可以保舉一人，各方面的條件，都切合武少俠的構想。」

點蒼三子、太行雙傑等神色同時一振

道：「是誰？」

只見鐵面神客擧起枯瘦的手掌，指着武家騏道：「就在眼前，各位同意麼？」

「是我？」武家騏不由大吃一驚，頓時失色。

他怎麼也想不到，鐵面神行客套問了半天原來是個圈套，目的在把自己套住。

這倒並非武家騏有怯意，而是因斷魂羅刹有三個月限期，事關胞妹生死，不能不去。再說自己在天魔教中，是張熟面孔，若去臥底，豈非送死。

却見鐵面神行客目射精光，冷冷道：「老夫當然是指你，看你面有難色，莫非有什麼困難？」

武家騏苦笑道：「晚輩與天魔教多次接觸，實不是適當人選！」

鐵面神行客哈哈笑道：「這話老夫就不能同意了，以老夫想，沒有人能比你更適合担當這件難任了！一、你天質深厚，反應機敏，至於功力，嗯！老夫可以替你另外設法以補不足。再說，你與天魔教有交往，深知他們情形，若遇危險比別人容易設法應付，我不知道你還有什麼理由推却。」

武家騏不禁語塞，長嘆聲：「晚輩另有困難！」

鐵面神行客臉色一沉，道：「老夫不輕易看重一個人，想不到你竟如此不識抬擧！」

武家騏心頭一緊，目光一瞬下，見所有人的目光，都灼灼注視自己，像針一般地尖銳，不由暗暗一嘆，感到自己再無法推却了。

若再推却，不但使武家三代盛名，付諸東流，也使許多名高望重的高手，看輕了自己的人格，甚至會懷疑到自己與天魔教人物交往的用意。

想到這裏，立刻神色一肅，毅然道：「前輩這麼責難，晚輩不能不勉任艱難了，但晚輩並不想別人抬擧，所以勉强答應，只是自己看重自己。」

他傲性使然，對鐵面神行客那番話不禁有氣，故隱隱地把話頭頂了回去。

但鐵面神行客非但不怒，反而哈哈大笑道：「好，要得，小老弟，衝你後面兩句話，老夫非成全你不可，老實說，此擧不但將使你大振江南武家聲威，也將使你踏上未來武林頂尖兒的地位。」說到這裏，目光一移，望着點蒼三子，道：「老夫剛才說過，武少俠能力有餘，功力則不足，答應他另外想辦法，現在這辦法就請你們三位一齊帮忙！」

程公放神色一怔，道：「戴老，要老朽兄弟怎麼帮忙？」

鐵面神行客微微一笑道：「很簡單，你們三個老兒，加上我四個人，各輪十年修爲……」

一聽這番話，武家騏反而汗顏了，他想不到個性怪僻的鐵面神行客是如此的面冷心熱，想趁機造就自己，於是慌忙道：「前輩千萬不可如此，值此非常時際，强敵環伺……」

話說一半，鐵面神行客已接口道：「小子，你別嚕嗦，不能保己，何以保人，老夫此擧只是爲許多陷身魔掌的各派門人着想，倒並非是爲了你！」

目光一轉，望着點蒼三子道：「你們三個老兒同意不同意？假如不同意，老夫包辦了！」

話已說絕了，點蒼三子想不同意也無法不同意了，於是同時點點頭。

鐵面神行客這時才露齒一笑，起立道：「事不宜遲，說辦就辦，武老弟，你要去臥底，也不宜躭誤時間，就現在盤膝運功，讓咱們下手，事情一完，咱們就走，今後你與咱們連絡，就以『卍』字作記，一個『卍』字表示你行踪及平安，二個以上就語示要我們馳援了。切記。好了，其餘人就請出房，暫充護法吧！」

武家騏這時只能俯首聽從擺佈，不過心中却暗暗苦笑，覺得自己命運太過離奇。碰來碰去，都是些怪人！

第一個斷魂羅刹要自己偽裝臥底！第二個海天碧影也是如此，雖不叫自己臥底，却充任談判使者，而現在這位鐵面神行客又復如此。

難道自己就是作奸細的材料？

想到這裏，倏想起斷魂羅刹三月限期，忙對鐵面神行客道：「晚輩尚有一事相託，三月以後，請前輩到洞庭湖一行，轉告斷魂羅刹，求延約期。」

鐵面神行客道：「你與她之間究竟有什麼事？」

武家騏一想，斷魂羅刹看不到自己，決不會將胞妹交出，說了反而誤事，遂嘆道：「這事晚輩以後再奉告，現在實無法對前輩細說！」

鐵面神行客一哼道：「老夫看你比那個什麼敎主更神秘，好，老夫一定跑腿，現在你可以坐好了！」

於是太行雙傑，太原雙燕及點蒼首徒雷鳴魚貫出房，武家騏上炕，端正而坐，按吐納口訣，潛默行功，這時，一隻手掌貼緊他命門穴，武家騏只感到一股熱流，滾滾而入……

他立刻連暗運本身眞元疏導，但當換一隻手掌時，他已忍不住那股灼熱的氣流，漸漸失去了知覺。

於是，在武家騏失去知覺中，平空增加了四十年修爲。

× × ×

待武家騏醒來時，窗紙上光綫已是灰濛濛地，時間將近薄暮了！然而房中靜悄悄地，沒有半個人影。

點蒼三子，鐵面神行客都走了，但却把一副千斤重担，留給了武家騏。

武家騏睜目停神，回憶剛才情景，遙望將來，不知此去是福是禍？

於是他嘆息了一聲，一低頭，却看到懷中放着一本小册子，封面上赫然六個草字：「留贈藉以逃命。」

武家騏暗暗一怔，正想，這是什麼玩意兒？

拿起迅速打開一看，封裏又是六個隸書正字：「雲絮輕功要訣！」

這時，他心頭驟然一震！

鐵面神行客的輕功，在武林中獨樹一幟，無出其右，豈不就正是這「雲絮身法」！

他倏然明白過來，鐵面神行客並非是僅叫自己冒險送死。反之，特別囑咐自己應珍視生命，見機行事。故而留下這本獨

門輕身法要訣，以使自己修習。那末以後縱遇强敵，保命是足足有餘了。

武家騏手捧着這本小册，心中浮起一層莫名的感激，對鐵面神行客還剩餘的一絲誤會，全部蕩然無存。

但隨這陣又驚又喜而來的，却是一種更沉重的責任，一轉念間，他心頭反而沉重了：「人家這麼對自己，自己也只有一死酬知己，何況眼前肩負的担子，並不僅僅是一個人，而關係着許多人的生死，關係着天下武林的機運！」

想到這裏，武家騏再也沒有心情去先看「雲絮輕功」的口訣了，盤踞在他腦中的是見了那神秘的紫衣女子後，該怎麼利用她與桃面玉狐之間的矛盾，造成自己進身天魔教的機會？

本來，他祗不過想以桃面玉狐的隱私，交換對方說出神龍寶玦藏處，及天魔教總樞地點。

可是現在，他不得不調整一下計劃，同時考慮許多問題。

他暗暗告訴自己，既然把這麼艱困的責任担承下來，就必須完美地完成。這樣才能對得起人家，也問心無愧。

想着，想着，不知天色巳黑了，等他預擬好一個概略步驟後，時間却已近初更了。

武家騏轉過神來，發覺眼前一片黑，敢情房中燈光也沒有點上，同時腹中也感到陣陣飢餓。

他啞然一笑，挺腰一躍而起，這一用力，身像飛燕一般騰起，差些一頭撞在屋樑上。這時他才感到身輕如燕，毫不費力，慌忙沉氣落地，點上燈火，接着招呼店夥叫了菜飯進食。

吃飽肚子後，他才想到，計劃也有了，說什麼話也考慮過了，但這一切必須等那紫衣幪面女子來啊！

她什麼時候來呢？現在唯一只有等候了！

於是武家騏在房中，索性躺在炕上瞑目假寐，靜靜等候着紫衣女子光臨。

初更，二更，窗外始終沒有動靜。

武家騏漸入矇矓，正在這時，窗外倏有了動靜！

一陣衣袂飄風之聲，鑽入武家騏耳朵裏。

他猛想驚醒，翻身起床，隔着窗子沉聲喝道：「什麼人？」

窗外果然響起一陣女人輕笑，道：「公子好敏銳的聽覺，有事相訪，請出來一見！」

武家騏心想，果然來了，口中忙道：「是夫人麼？」

語聲依然在窗外響起：「不，是夫人的侍婢！」

武家騏緩緩起立，訝聲道：「夫人何以不來？」

「夫人在店外相候，特命婢子前來引接！」

武家騏笑道：「在下房中清靜得很，比客棧外舒服，何不請夫人來此？」

「不！」那侍婢的語氣非常堅決，道：「夫人所命，奴婢只有這麼做，公子認爲客棧外不便，何不自己去請！」

武家騏一想外面就外面，於是迅速拉開房門，掠身而出，却見一條人影，屹立矮牆上，向自己招了招手，揚聲道：「隨我來！」

他不再猶豫，脚下一墊，人如電光一閃，已上了矮牆，只見前面是個青衣女婢，身形凌空一翻，已到了店外街上。

照武家騏目前的功力，只要一個縱身，就可以超越對方，但是此刻他却不願炫露功力，慢慢地跟在青衣女婢身後，保持一段距離。

出了鎭外，只見對方身形疾如飛馳，武家騏一辨方向，正是朝着太岳山，不由懷疑地忖道：「那紫衣夫人既欲打聽桃面玉狐的隱私，决不至於明目張胆，讓桃面玉狐知道，怎麼現在這侍婢却領我朝太岳山走？」

這麼一想，口中立刻揚聲道：「喂！夫人究竟在何處？」

那青衣女婢頭也不回，伸手一指前面道：「就在那裏。」

武家騏目光一掃，那是太岳山半途中的一帶丘陵地帶，夾着一片亂墳崗，墓碑林立，灌木參落，地勢起伏，極爲僻靜陰森。

他不禁暗暗忖道：「她怎麼會選這種邪門地方？」

不過地頭就到眼前，也懶得再多問，默默二個掠躍，已上了亂墳崗。

可是目光一掃下，却沒有半個人影，只欲再問，前面的青衣女婢啊了一聲，用驚奇的口氣，道：「夫人怎麼不在了？」

武家騏有點氣起來，冷冷喝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青衣女婢迅速回眸答道：「請公子稍待，婢子找一找！」

身形迅速向斜縱去，幾個起落，已沒入一片矮木後不見。

武家騏愈想愈不對，心頭方自驚覺，倏地覺得這空無人影的亂墳崗四周，實在隱有不少人。

驚覺既生，他巳知道自己是有計劃的被誘來此地，念頭方落，四周陡然湧起幢幢黑影，四方八面的包圍過來，個個手執寒光閃閃的長劍，陰森的墳堆中，立刻浮起一層殺機。

武家騏轉身四下一數，對方人數不下四五十名，心頭頓時暗吃一驚，但表面却鎮定如恆，朗聲一笑，道：「區區在等人，想不到有這麼許多朋友在此等候，頭兒是誰，不妨先出來見見面！」

「哈哈，哈哈，武家騏，你等的是不是我！」

隨着這番揶揄的回答聲中，兩條白影凌空而落，香風撲面，落在兩丈遠處一座墳頂上。

武家騏星眸一瞥，兩條人影，一男一女，男的一身白衣，年輕英俊，女的也是一身白衣，艷光四射，媚態十足，不是別人，正是桃面玉狐及天魔教三堂總舵主袭無忌。

這時四周黑影巳漸漸逼近，左邊一羣爲首的赫然是青面白手魔。

武家騏心頭一驚，頓時大感意外，立刻喝道：「原來是你，擺出這種陣仗，有什麼企圖？」

桃面玉狐獰笑道：「那還用說，袭舵

主及一干兄弟已替你在這亂墳崗上選好了一塊風水地，要埋你一堆白骨，讓你做個孤魂野鬼！」

武家騏大怒道：「想不到妳如此不講信義……」

桃面玉狐接口媚笑道：「我並沒有不講信義……」

武家騏厲聲道：「既講信義，妳我交易已了，無仇無寃，反而將我誘來此地，欲施毒手！」

桃面玉狐道：「因爲我恐怕你不講信義！」

武家騏暗暗一怔，喝道：「胡說，我那裏不講信義，妳不妨說來聽聽！」

桃面玉狐笑道：「現在當然沒有，不過我始終放不下這顆心，比如說：你妹妹已接到了，反而交給斷魂羅刹，自己却留在此地，顯然不懷好意，故而我與裘總舵主回去仔細反覆一想，覺得我以前那麼信任你，實在不妥當，俗語說得好：屁股無毛，嘴巴不牢。故覺得最好的辦法，只有送你上西天去！」

這番話聽得武家騏更加怒火冲天，冷笑一聲道：「陸婉婷，其實如講信義兩字，在下還正想找妳算賬哩，妳既放了我妹妹，爲什麼不使她恢復神智？」

桃面玉狐哈哈一笑道：「這倒並非是我留一手，因爲我根本不懂這套玩意兒，不過，嘿嘿，現在反正你是死定了，你找我，我找你都是一樣！」

說到這裏，對一旁的裘無忌揮揮手道：「總舵主，時間不早，可以動手收拾他了！」

裘無忌點點頭，目光頓時露出一片殺機，驀聞一聲厲喝：「總舵主，就讓卑職先來收拾他！」

一條人影，急掠入場中，不是別人，正是青面白手魔，醜怖的臉上，充滿了猙獰之色。

武家騏心頭不禁也湧起一陣殺機，暗思自己剛遇奇蹟似地增了四十年功力，就拿這些人發個利市，開開刀也無不可。

想着星眸中射出一片如炬火，可是，僅一剎那間，他眼中的神光突然收斂，心中的念頭再起了變化。

他覺得這些人雖然該殺，目前却不宜過份開殺戒，否則對自己想進身天魔敎的計劃，難免有所妨碍。

這些想法掠過腦際，只是在一剎那，眼見青面白手魔緩緩欺近，忙喝道：「在下還有話說，等我說完了再打不遲！」

青面白手魔獰笑道：「有什麼遺言快說！」

武家騏壓住怒氣，淡淡一笑，目光却注視着桃面玉狐道：「七夫人，妳既然要殺我，又何必放我妹妹後，又再殺我？」

桃面玉狐媚笑道：「現在一樣來得及，至於令妹，嘿嘿，在她未恢復神智前，早晚是籠中鳥，插翅難飛。」

武家騏哈哈一笑道：「不過在下想提醒妳，今天縱然殺了我，還有一個孫老丈，恐怕也不會與妳干休的！」

桃面玉狐大笑道：「少一個人知道秘密，總是好的，至於那老匹夫，嘿嘿，姑奶奶已想過了，另有辦法對付他，反正我已橫下了心！」

武家騏還想說話，欲避免這一戰，却見青面白手魔厲喝道：「小子，那有這麼多的廢話，到陰間去說！」

身形如電直欺，一雙白得像女人一般的手掌，略分武家騏眼神，倏然一沉，右掌猶如鬼魅一般，印向武家騏前胸，無堅不催，粉石碎骨的「白玉陰屍手」夾着沉如山岳，寒如玄冰般的壓力，向武家騏劈至。

快！狠！毒！猛！青面白手魔幾乎把上次沒有發洩的怨恨之氣，全部落上這一掌之間，恨不得把武家騏碎成一塊肉餅。

但是武家騏雖在說話，暗中却早有準備，見狀心頭大怒，決心拿對方試試自己增加四十年修爲後的掌力。

這剎那，他嘴角一撇，對青面白手魔冷冷一笑，眼中煞氣驟盛，不避不讓，右掌迅速一翻，竟硬生生地迎了上去，全身眞力，却蓄勁不發，口中喝道：「姓巫的，滾回去！」

話聲中，雙掌已經接實，拍地一聲暴響，却見青面白手魔一聲狂嚎，身體如被一股巨大的力量一震，像風吹落葉一般地彈了回去，口中鮮血，像噴泉一般，向外一陣一陣的狂噴。

這情形看得四周包圍的天魔敎弟子神色劇變，尤其是裘無忌及桃面玉狐臉色更加難堪無比。

他們想不到武家騏的功力竟會超過青面白手魔這麼多。只見裘無忌身形騰起，急速抄住空中的青面白手魔身體，落地疾出三指，點向他「氣海」、「冲門」、「丹田」三穴，急急道：「巫堂主，我爲你凝氣止血，你感到傷勢如何？」

這時的青面白手魔身體軟得像條蛇一樣，軟癱在地上，氣咻咻地喘息着，慘笑道：「總舵主……我不行了……我……死不瞑目……千萬別放他！」

最後一句話變成悽厲的慘叫，斷斷續續的話聲一落，頭一歪已寂然無聲，魂歸黃泉了。

裘無忌輕輕縮手，猛然起立，只見武家騏仍迎風屹立，冷冷地望着，他——這時心中也暗暗驚奇，剛才那一掌，他雖用了十成眞元，但本意却並不想置青面白手魔於死地。同時在估計上，他自覺最多只能把對方震傷。

可是現在，青面白手魔却被自己震得心脈寸斷，這種結果，武家騏覺得意料所不及，呆望着地上的屍體，他不知是驚是喜！

驚的是局勢變成這樣，一場生死搏殺，已無可避免，喜的是自己的功力，竟已如此深厚了。

果然，只見裘無忌神色鐵青，厲聲道：「好功力，上次本座幾乎看走眼了，難怪你胆敢孤身一人闖寨施脅，來來來！本座再領教領教！」

右手一按腰際，一道寒光，翩然彈出，赫然是一柄百鍊的軟劍。

武家騏暗暗一凜！

在自己露了這手外，這位外三堂總舵主還敢挑戰，顯然有着一身絕藝，反過來說，對方的功力，絕對在青面白手魔之上，否則死者也不會對他那麼服貼恭順。這一仗既不能不打，自己倒要小心爲是。

武家騏心中雖然緊張，可是表面仍是鎮靜如恆，不露聲色地朗笑一聲道：「裘總舵主既要賜敎，在下只能奉陪，不過，在下的意見，寃家宜解不宜結，能夠不打，最好還是不要動手！」

裘無忌一抖軟劍，冷笑道：「要不打也可以，你立刻屈膝受縛！」

武家騏搖搖頭，笑着道：「這點辦不到。」

裘無忌厲聲道：「辦不到就看劍！」

銀光一閃，劍勢筆直，隨躍身之勢，猛向武家騏刺到。

武家騏自離圻城山後，至今未佩長劍，見勢急忙一滑身，避過劍勢，那知銀花耀眼，那柄劍如長了眼睛似地，猝然一變，劍尖所指，仍是胸前「七坎」死穴。

武家騏大吃一驚，翻手劈出一掌。

這一掌用上了八成眞力，武家騏決心試試裘無忌劍上眞力究竟有多少深……那知掌勢方出，陡見裘無忌一聲驚嗚，收劍暴退，目光睜得大大地，表情又驚又疑。

武家騏不由一呆，掌勢也迅速撤回，心想：對方難道也怕自己不成？目光一瞥，才發覺裘無忌的目光並不注視自己，因爲剛才交手一招間，已昜了方向，裘無忌的目光却遙遙望着太岳山。

一旁觀戰的桃面玉狐也訝然揚聲道：「無忌，是什麼事？」

只見裘無忌伸劍一指黑沉沉的太岳山，急急道：「妳看！」

衆人隨着所指之處望去，只見太岳山層疊的山嶺中，冲起一股濃烟，黑沉沉的夜空，隱隱冒出陣陣火光。

桃面玉狐驚呼失聲道：「那不是總舵的方向麼？怎麼失火了！」

武家騏也暗暗驚疑，在這深夜，照理不會失火，除非是有人乘機潛入縱火，那麼，會是誰呢？

想到這裏，心頭不由一震，暗忖道：「莫非這把火是點蒼三子等人去放的？」念頭方自昇起，却見裘無忌惡狠狠地道：「姓武的，算你狗運好，本座暫讓你多活一晚！」

說完急急向四周黑衣大漢揮手道：「快趕回去！」

一陣呼嘯，所有天魔敎徒，連同桃面玉狐返身就向太岳山急掠而起，瞬眼走得一乾二淨。

只有武家騏還呆立遙望，只見那冲天火光及濃烟，在片刻之間，又漸漸弱了下來。

他暗暗奇怪？點蒼三子等人白天已經同意自己的見解，不想打草驚蛇，何以會放這麼一把野火呢？

正自推測間，陡聽得左邊響起了一陣輕笑，道：「武公子是在等人麼？」語聲嬌滴滴地，分明是女子。

武家騏一驚，微微轉身，目光一瞬，只見左邊一叢亂草中，屹立着一個身裁苗條的女子，紫衣紫裙，紫紗蒙面，赫！不是那神秘的紫衣夫人還會是誰？

這剎那，武家騏由驚轉喜，朗笑一聲道：「在下正在等候夫人！」

紫衣蒙面女子微微頷首道：「公子果是信人，不枉奴家用調虎離山之計救你一塲！」

武家騏一怔，失聲道：「原來剛才那把火是妳放的？」

紫衣蒙面女子道：「公子知道就好，奴家不宜多留，公子也該速速離開，現在請履行諾言，回答奴家上次問的問題。」

武家騏想不到剛才那把火是對方放的，此時心念一轉，立刻笑道：「在下自然樂意奉告，只是未說出之前，在下先有兩個問題相詢！」

紫衣蒙面女子語氣倏然一沉道：「希望公子不要出什麼刁難問題。」

武家騏一本正經地道：「不，在下絕對保證並非故意在找藉口賴皮。」

紫衣蒙面女子點點頭道：「好，你問吧！」

武家騏把神色裝得正經無比地說道：「第一個問題，請問妳在天魔敎中身居何職？」

紫衣蒙面女子道：「這問題我不想回答！」

語氣恢復了剛才的寒峻。

武家騏決心欲擒故縱，微微一笑道：「其實夫人不說，在下也已經知道……」

話未說完，只見紫衣蒙面女子嬌軀一顫，厲聲道：「你怎麼知道的？莫非你已把我來找你的情形，透露給那妖狐賤人知道了？」

武家騏雖然看不清對方面紗後的臉色，但從這番嚴厲的語氣中，也覺察出對方又驚又怒的心情，不由暗暗一震。

但他由此也證明桃面玉狐的推測和心中一番假設，心中頓時大定，微微一笑，道：「夫人不必驚怒，不錯，在下因爲對夫人好奇，故而曾形容過夫人外表，問了桃面玉狐一下，但她並未完全猜出夫人是誰……」

紫衣蒙面女子怒哼一聲道：「除非她是死人……」

「不！夫人請聽在下說明，桃面玉狐當時又驚又疑，猜測不定夫人是敎主原配髮妻抑是三夫人，九夫人或是十夫人！」

紫衣蒙面女子沉默片刻，才道：「不錯，我就是三夫人。」

語氣已鎭定了不少。

武家騏微微一笑道：「在下失敬了，現在請問第二點，夫人何以急急要知道七夫人的隱私？」

三夫人又怒聲叱道：「這點關你什麼事？」

武家騏依然一本正經地道：「在下是爲夫人設想，其實夫人不說，在下也能推測出來……」

話未說完，三夫人已一聲長嘆道：「我知道你的想法，不錯，在那妖婦未勾搭上敎主以前，敎主對我是言聽計從，但自她進入天魔敎後，唉！……」

武家騏接口道：「夫人就被打入冷宮了！」

「哼！豈止打入冷宮，把我親信手下排擠得幾無容身之地，想起這賤人，我郭蕊馨恨不得咬她二口，方能洩恨！」

武家騏暗暗好笑，覺得女人終是女人，醋勁兒一發，簡直不可理喩，但神色上故作驚奇，問道：「難道夫人沒有一點辦法？」

三夫人郭蕊馨一哼道：「若有辦法，

我何必找你掘她的把柄？」

武家騏忙道：「不！在下是說，夫人終究有幾個舊人，找機會暗中幹掉她豈不得了！」

郭蕊馨嗤了一聲道：「你少跟我出什麼歪主意，要像你說得這麼簡單，我還會把這口氣憋到今天？天魔教中，已等於是那賤人天下，那賤人也知道我對她怨恨已極，再不抓到她一點毛病，我早晚也會完蛋！」

武家騏聽到這裏，心頭已是一片雪亮，情形已很清楚，這位三夫人與桃面玉狐明爭暗鬥，已非一日，對峙之勢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這也正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時候，心念一轉，立刻正色道：「郭夫人，在下非常同情妳的處境，俗語說：帮忙帮到底……」

郭蕊馨急急接口道：「那麼請你快點說！」

武家騏慢條斯理地道：「桃面玉狐與貴教外三堂總舵主有染，在下就是抓住他這個把柄，才迫她不得不放舍妹……」

那三夫人郭蕊馨不等武家騏說完就道：「多承相告，告辭了！」

語氣中充滿了驚喜，說完福了一福，轉身就欲離去。

武家騏忙道：「三夫人慢走。」

郭蕊馨停步轉身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武家騏故作同情地嘆息一聲道：「若夫人這麼就走，不但達不到目的，恐怕會自尋死路，在下實不忍夫人將罹得一悲慘的下場！」

郭蕊馨訝然怒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武家騏沉聲道：「夫人這番回去是否想告訴貴教主？」

「不錯。」

「唉！若這麼做就大錯而特錯了！」

「那要怎麼做？」

「唉！夫人說過天魔教中已是桃面玉狐天下，夫人也知道，貴教主已對她色迷神授，試想，話說諸夫人之口，貴教主會相信麼？若傳入桃面玉狐耳中，後果又會如何？」

郭蕊馨低着頭，凝思片刻，道：「你考慮得不爲無理，依你看，該怎麼辦？」

武家騏看不透這位三夫人面紗後的表情，但從對方要自己拿主意這番話中，已感到自己的計劃達到了效果，那番話已深深擊中了她心坎。於是微微一笑，不作正面回答，道：「若我是夫人，必依然不露聲色，暗中利用別人之口傳播。」

郭蕊馨輕嘆了一聲，緩緩在搖搖頭。

武家騏一怔道：「不對麼？」

「不是不對，而是辦不到，教中職司弟子都投向她那邊，誰肯傳這番話。」

武家騏輕笑一聲道：「這點夫人無須顧忌，在下會辦！」

郭蕊馨驚訝地道：「交給你辦？唉！更沒有用。」

「怎麼沒有用？」

「唉！你在外面，根本無法見到教主，有什麼用？」

「哈哈……」武家騏大笑道：「夫人頭腦不靈了，不會介紹我入教麼？」

這句話一出，只見郭蕊馨蹬蹬退了兩步，露出面紗外一雙秀眸睜得大大地，充滿了意外的表情，脫口驚呼道：「你想找死？」

「找死？哈！」武家騏反問了一聲，笑了一笑，搖搖頭，道：「我不懂夫人是指那一點？」

這刹那，只是郭蕊馨目光恢復了平靜，冷冷道：「你公子在本教中來說，已有不少人認識，而且那妖狐已恨不得早點殺了你，你若入教，豈不是自投羅網？」

武家騏傲然道：「哈哈，憑那批人麼？不見得？」

接着指指地上那具青面白手魔的屍體，笑道：「這個就是區區力量的表示。」

郭蕊馨搖搖頭道：「公子別看輕了天魔教，不說別人，就是剛才那位袭總舵主，若眞與你動上手，誰勝誰敗，未可預卜，何況教中比袭無忌功力高的人，還有五六位。」

武家騏暗暗吃驚，但這番話更激發了他胸頭豪氣，微笑道：「這點不需夫人担心，在下就是死了，也不關夫人的事，何況在下自信足以能自保。」

郭蕊馨依然搖搖頭道：「依立場來說，你是本教之敵，不過憑你剛才坦誠知心之言，我勸你還是打消這念頭，因爲介紹你入教，根本辦不通。」

武家騏暗暗着急，道：「爲什麼？」

郭蕊馨道：「凡外人入教，必須經過三道關口，那些都是那妖婦親信主持，你休想通得過。」

武家騏問道：「三道什麼關口？」

「盤查底細，審查忠心，較量武功，還要先反覆調查與介紹人的關係，你自己想想吧。拉了你進去，連我都會保不住生命！」

武家騏暗暗一震，覺得這條路好像是斷絕了。

當初在盤算言詞時，想不到還有這麼多困難，但是現在形勢是逼上梁山，騎虎難下，無論如何，也必須要擠進去啊！

他心念一轉，有了計較，故作神秘地低頭輕聲道：「這點還是有辦法，夫人可以設法不通過那些關口，把在下直接介紹給教主。」

說到這裏，特別加重語氣，道：「夫人應該清楚，在下是完全爲夫人着想，弄翻那個桃面玉狐！」

郭蕊馨那雙秀眸，驟然射出兩道精芒，注視着武家騏臉上。

四目相接，武家騏暗暗一驚，他倏然覺得自己剛才低估這位三夫人的智慧與功力，看樣子，這位三夫人也非易與之輩。

果然，郭蕊馨凝視片刻，似欲看穿武家騏心底，半晌才冷冷道：「公子，你也別作違心之論，甘心冒死險想進去，有着什麼企圖？」

武家騏知道，若是一昧欺騙，是辦不到了，俗語說得好：要拿什麼，先得給點什麼！不論給的東西成色如何，至少要有點眞貨。

於是他故作誠懇地道：「夫人明察，在下不敢瞞騙，確有一點企圖……」

郭蕊馨冷冷地沉默着，等着武家騏說下去。

（未完・八）


常服
氣
事
業
腦活